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比目鱼
桃花扇
浮生六记

 **eBOOK**
内容资料 非卖品

内容提要

本书是清代五部言情小说《比目鱼》、《燕子笺》、《锦香亭》、《桃花扇》、《浮生六记》的合集。

《比目鱼》前部题为《戏中戏》，描写刘藐姑和谭楚玉的爱情故事，共七回。后部《比目鱼》自刘藐姑、谭楚玉双双投水殉情写起，叙述刘藐姑和谭楚玉在水中得宴公神灵护佑，一息尚存，被莫渔翁救起，二人遂成婚配。谭楚玉在莫渔翁的帮助下，乡会两试俱登高魁，除授汀州司理。夫妇赴任途中在殉情投水的埠镇，与刘藐姑之母相认。谭楚玉后来破贼有功，补漳南兵宪，为慕容石公（莫渔翁）雪耻，辞官后夫妇晚居严陵，与慕容石公共享天年。

《燕子笺》叙述唐朝才子霍都梁与妓女华行云热恋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活泼而富有情趣。

《桃花扇》以孔尚任传奇《桃花扇》为蓝本缩编而成。突出了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揭露了南明弘光王朝在国破家亡之时仍选优征歌，纵情声色，勾勒了一幅“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的历史场景。

《锦香亭》叙唐玄宗天宝年间，新科状元钟景期与葛明霞一见钟情，私订终身。因安史之乱和权奸构陷，情侣分离，历经艰险，终于团聚的故事。作品以历史的大事件作为爱情故事的背景，寓温柔儿女之情于悲壮气节之中，把历史演义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糅合一体。文字清隽晓畅，细节描写精致。

《浮生六记》是沈复在清嘉庆年间所写的一部回忆录。全书以抒情散文写成，撰情入语，感人至深。书中以较多篇幅，记叙了作者和亡妻陈芸的家庭生活。一对美满伴侣，终至悲剧结局。作者将欢愉与愁苦两相对照，重笔渲染，凄恻动人。女主人公亡妻陈芸的形象，林语堂谓之曰：“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俞平伯亦称赞该书：“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开的图画，却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

出版前言

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蔚为大观，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为弘扬华夏文化，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编成《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丛书奉献给读者。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选题宽。除了《三国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红楼梦》这“四大名著”外，还选收了诸如《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说唐》、《说岳全传》、《隋唐演义》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

第二，读者面宽。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语句以及方言、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

第三，附人物表。这些作品内容复杂，人物众多，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有助于理解和记忆。

第四，配插图。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增强审美情趣。

希望《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

比目鱼 桃花扇 浮生六记等五种

比目鱼

[清] 不署撰人 著

第一回

谭楚玉远游吴越 刘藐姑屈志梨园

诗曰：

无事年来操不律，古今到处搜奇迹。

戏在戏中寻不出，教人枉费探求力。

这四句诗，只为人生在世，最大者莫过于人伦，最重者莫过于夫妇。男婚女配，是人间一件大事。佳人才子偏于其中，做出多少奇文，许多异事。且说本传中一人，家住襄阳，姓谭，名士珩，字楚玉。万有在脑，一贫彻骨。虽叨世胄，耻说华宗，尽有高亲，羞为仰俯。襁褓识过人，曾噪神童之誉，髫龄游泮水，便腾国瑞之名。夙慧未忘，读异书如逢故物；天才独擅操弱管，似运神机。不幸早丧二亲，终鲜兄弟。只因世态炎凉，那些故乡的亲友，见他一贫如洗，未免罢肉眼相看，不能知重，故此离了故土，遨游四方。学太史公读书之法，借名山大川，做良师益友，使笔底无局促之形，胸中有活泼之气。一向担簦负笈，往来吴越之间，替坊间选些诗艺，又带便卖些诗文。那些润笔之资，也可糊口。只是年已弱冠，还不曾聘家室，未免伶仃孤寂，尽有那不解的事。只说他手内空乏，不能婚娶，那里知道才人的妻子，不是有了钱钞，就容易娶得来的。正合着古语两句：若非两间之尤物，怎配一代之奇人。这段姻缘好难遇。

谭生一日想道：“我今来到三衢地方，闻得这边女旦极多，演的都是戏台。今早有几个朋友，约我一同去看。我有些笔债未完，叫他先去。如今文字完了，不免去走一遭。”及至谭生走到中途，那些看戏的人都回来了。谭生道：“也罢，我且立在路旁，待他们过去，我自有道理。”话犹未了，只见那些人，也有老的，也有少的；也有秃的，也有瞎的；也有俗人，也有和尚。正行之间，有一妇人高声叫云：“谁人拾了我的鞋去了？若拿出来便罢，若不拿出来，我就叫他背了我家去。”叫罢，众人都不理。惟有一个四五十岁的一个和尚，微微的冷笑。旁人说：“一定是你这个秃驴拾去了。”和尚不肯拿出，众人上去一搜，果然藏在和尚袖里。众人说：“给我一齐动手！”和尚说：“不要如此，我所以藏这支鞋的缘故，我实有用他处。”众人说：“你用他做甚？”和尚说：“别无用处，待我面壁九年之后，将来挂在杖上，做一个双履西归。”众人大笑之间，和尚一溜而去。

又见女旦前行，背后那些没皮的人，挨肩擦背，眼邪脚歪，就像推车的一般。谭生云：“这些男子妇人，好没要紧。那戏有甚么好处，就这等的挨挨挤挤，弄出这许多的丑态来！”正说之间，见那约他的两个朋友，也在其中。遂上前问说：“这戏有甚么好处呢？”二人答云：“这戏名为舞霓班，一班之中个个都好。最难得的又有那个女旦，叫做刘绛仙。那声容不必说了，我若说出她的容貌，兄就是老道学，恐亦难于不动心了。有几句现成的批语，你且听我道来：施粉则太白，施朱则太红，加之一寸则太高，损之一寸则太短。”谭生云：“恐怕将誉过实。”二人说：“兄若不信，迟一两日，还有台戏要演，亲来观看就是了。”谭生云：“如此最妙。”遂口唱数语云：

世胄（zhòu，音宙）——古代称帝王或贵族的子孙。

髫（tiáo，音条）龄——指童年。

国色从来不易逢，休将花眼辨花容。

饶伊此际施高论，眼到花前自解庸。

话说刘绛仙丈夫，名唤刘文卿，也在班中做戏。自从得了绛仙，遂挣起一分大家私。如今世上做女旦的极多，都不能够致富，为甚的独他一个偏会挣钱？只因他的姿色原好，又亏二郎神保佑。走上台去，就像仙女临凡一般，另是一种体态。又兼他的记性极高，当初学戏的时节，把生旦的脚本都念熟了。一到登场，不拘做甚么脚色，要他妆男就做生，要他妆女就做旦，做来的戏又与别人不同。老实的看了，也要风流起来，慳吝的遇了，也要撒漫起来。况且拣那极肯破钞的人相与几个，到那庄事上，其风流更不必说了。所以多则分她半股家私，少则也得他数年的积蓄。不上十年，挣起许多家产，也够得发了。谁想生个女儿出来，名叫藐姑，年方一十四岁。她的容颜记性，又在他母亲之上。止教他读书，还不曾学戏。那些文词翰墨之事，早已件件精通，将来做起戏来，还不知怎么样得利。

绛仙一日无事，将他唤出，不过是要传授他挣钱的秘诀，动人的方法。绛仙说：“我儿，你今年十四岁，也不小了。你爹爹要另合新班，同你一齐学戏，那些歌容舞态，不愁你演习不来。只是做女旦的人，另有个挣钱的法子，不在戏文里面，须要自小学会方好。”藐姑说：“母亲，做妇人的只该学些女工针指，也尽可度日，这演戏不是女人的本等。孩儿不愿学他。就要孩儿学戏，也只好在戏文里面，趁些本分钱财罢了。若要我丧了廉耻，坏了名节，去做别样的事，那是断断不能的。”

绛仙说：“做爹娘的，要在你身上挣起一分大家私，你倒这等迂拙起来。我们这样妇人，顾甚么名节，惜甚么廉耻，只要把主意拿定了，与男子相交的时节，只当也是做戏一般。他便认真，我只当假，把云雨繆绸之事，看得淡些。一则身子不受亏，二则这就是守节了，何须恁般拘执呢！古语说的好：烟花门第怎容拘泥，拚着些假意虚情，去换他真财实惠。把凤衾鸳被，都认做戏场余地。我做娘的，也不叫你十分滥交，逢人就接，遇人就睡。有三句秘诀，传授与你。你若肯依计而行，还你名实兼收，贤愚共赏，一生受用不尽。听我道来：叫做许看不许吃，许名不许实，许谋不许得。”藐姑说：“怎么叫做许看不许吃呢？”绛仙云：“做戏的时节，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被人看到，就是不做戏的时节，也一般与人玩耍，一般与人调情。只有这香喷喷的一盘美包子，不许他到口。这就叫做许看不许吃。”藐姑道：“那许名不许实？”绛仙道：“若有富贵大贾、公子王孙，要与我做实事的，我口便许他，只是你故延捱，不使到手。这叫做许名不许实。”藐姑道：“那许谋不许得呢？”绛仙道：“若遇那些痴心子弟，与我相处厚了，要出大块银子，买我从良，我便极口应允，使他终日图谋，不惜纳交之费。到了后日，只当做场春梦，决不肯把身子嫁他，这叫做许谋不许得。”藐姑云：“既舍不得身子，为甚么不直言回他，定要做这许多圈套呢？”绛仙道：“我儿，你不知道，但凡男子相与妇人，那种真情实意，不在粘皮靠肉之后，却在眉来眼去之时，就像馋人遇着酒肉，只可使他闻香，不可使他到口。若一到口，他的心事就完了。那有这种垂涎咽唾的光景，来得热闹！”

他二人正说之间，刘文卿来到门内说：“合的小班，今已十有八九，要起个班名才好。我儿，你是极聪明的，想出两个字来。”藐姑说：“既是小班，取个方盛未艾的意思，叫做‘玉笋’班罢。”文卿说：“两字甚好，只是班中尚少一个脚色。待我写个招帖，贴在门首，自然有人来做。”上写云：

“本家新合玉笋班，名色俱备，只少净脚一名。愿入班者，速来赐教。”藐姑说：“既要孩儿学戏，孩儿不敢不依。只是一件，但凡忠孝节义，有关名教的戏文，孩儿便学。那些淫词艳曲，做起来要坏廉耻，丧名节的，孩儿断不学他。”文卿说：“这是容易的。”藐姑口虽不言，心内暗想云：“那个做正生的，不知是怎生一个人物？倘是俊俏的，也就是我的福了。”遂作诗一首。诗曰：

玉笋佳名确不易，小班更比大班奇。

饶伊擅尽当场巧，究竟原非妇所宜。

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倾城貌风前露秀 概世才戏场安身

却说谭楚玉自从那日听了二位夸美刘绛仙的好处，时刻在心。两三日后，二位朋友说：“今日有戏，不知老兄可出去看看否？”谭生云：“如此，妙，妙。”三人遂携手而行。及至到了戏场台上，还不曾有人。其友云：“想是梨园子弟未到，我们且在这总路口上，站上一会，等刘绛仙走过的时节，先把他凌波俏步，领略一番，然后跟他去看戏，有何不可！且是那些做戏的妇人，台上的风姿与台下的颜色判然不同。我和你立在此处，到可以识别真才。”谭生说：“同是一个人，怎么有两样姿色？”其友云：“这种道理也有些难解，场上那件毡条，最是一件作怪的东西，极会凌丑妇，帮佳人。丑陋的走上去，愈加丑陋；标致的走上去，分外标致。兄若不信，请验一番就是了。”说话之间，见一夥人拥挤而至。谭生云：“所谓刘绛仙者，就是前面那一位么？”其友云：“正是。小弟的说话，可也赞的不差。”谭生云：“也不过如此。”其友云：“妇人的姿色，到这般地步，也够得紧了，难道还有好似他的不成！”

谭生云：“方才在后面的那个垂髻女子，难道不是天香国色？为甚么对了人间至宝，全不赏鉴，倒把寻常的姿色，那般抬举起来？”其友云：“那是他的亲生女儿，叫做藐姑，带在身边学戏的。据小弟看来，好便是好，也未必在他母亲之上。”谭生心内想道：“这位女子，就像胎里的明珠、璞中的美玉，全然不曾琢磨的。非具别眼的人，那能识认得出！这种道理，不但他们不知道，也不可使他们知道。若使见知于人，则天下之宝，我必不能独得矣。也罢，我且依他说个不好，自己肚里明白就是了。虽如此说，既要结识他，须是在未曾破瓜的时节，相与起头才好。我且随众人看戏，待他戏完之后，回去的时节，尾在后面，看他家住那里，然后好想个进身之法。”遂转身云：“毕竟是兄识货，方才那个女子，初见便好，过后想来他没有甚么回味。还去看戏要紧，不要耽搁了戏。”这正是：

当场一刻胜千金，莫把闲词误寸阴。

其友也口号一绝云：

拉友观场破寂寥，评声论色兴偏饶。

非关举世无明眼，天与忽然秘阿娇。

及至到了戏场，早本已开演的是《西施归湖》，接的是《挑帘成衣》。真个是人人的夸好，个个称强。只是谭生心中，别有所属，所以唱的虽好，也恨他不一时散场，早些归家。到了杀戏的时节，谭生挤在人空里，一直送他到家，还觉余兴未尽，亦唯赞叹而已。及归到下处，饮了几杯闷酒，用了几杯闷茶，心即欲睡，那里一时睡的着。这正所谓：不见可好，不动所欲。遂自叹云：“我自遇刘藐姑，不觉神魂飞越。此等尤物，不但近来罕有，只怕自古及今，也未曾生得几个。我是个种情人，怎肯交臂而失之？日间遂他回去，认了所住的地方，又访问他邻人，知道此女出身虽贱，志愿颇高，学戏之事，也非其本念。若是遇了小生，不怕不是个夫人之料。只是一件，闻得他的父母，虽然教他学戏，又防闲得极严，不是顾名节，单为蓄钱财。韞

棣而藏之心，正为待价而沽之地。我也曾千方百计，要想个进身之阶，再没有一条门路。止得一计可以进身，又嫌他是条下策，非是我读书人所为。他门上贴着纸条，要招一名净脚。若肯投入班中，与他一同学戏，那姻缘之事，就可以拿定九分了。只是这桩营业，岂是我们做得的！”

辗转久之，祇觉舍此别无可图之机。也罢，学戏之事，虽有妨于名教，钟情之语，昔见谅于前人，我如今说不得了。且从入班去，或者戏还不曾学成，把好事先弄上手。得了把柄，即便抽身，连花脸都不消涂得，也未可知。竟收拾前去罢。

荆棘 原非凤所栖，求凰因使路途迷。

生前结下姻缘债，借口贤人赋简兮。

却说刘文卿一向要合小班，只少一名净脚。前日贴了招帖，也不见有人来应允。文卿与绛仙道：“我已约了一位名师，定于今日开馆，等不的脚色齐备，先把有的教习起来。等做净的到了，补上也未迟。叫孩子们把三牲祭礼，备办起来。等先生与众人来了，好烧纸，我且在门首站之。”说罢，遂走出门来观望。正值谭楚玉。谭生上前拱手云：“此位就是刘师付么？小生姓谭名楚玉。闻得府上新合小班，少一名净脚，特来相投。”文卿听说，喜不自胜，答道：“怎么，你是一位斯文朋友，竟肯来学戏？这等说，真小班之福也。既然如此，等众人来了，一同开馆就是了。你且在里边请坐！”

少顷，众人俱到，大家见过了礼，师父也来了。文卿说：“叫孩子们，一面请姑娘出来，拜见师父；一面取三牲祭礼，好祭二郎神。”谭生云：“甚么叫做二郎神？”文卿说：“你不知道，凡有一教，就有一教的宗主。二郎神是做戏的祖宗，我们这位先师，极是灵显的。不像儒释道的教主，都有眷，不记人的小过。凡是班内有些暗昧不明之事，他就会觉察出来。不是降灾降祸，就是生病生疮。你都记在心中，切不可犯他的忌讳。”谭生说：“这等忌的是甚么事？求师付略道几件。”文卿云：“最忌的是同班之人，不守规矩，做那不端之事。或是以长戏幼，或是以男谗女，这是他极计较的。”谭生听了，心中想道：“这等说起来，我的门路又走错了。如今来到这边，又转不去了，却怎么处？”正在愁闷之际，见文卿从内领出藐姑来，说：“我儿，这是你师付，朝上行礼。”又指着众人说：“这是你同班兄弟，都过来见了。”藐姑一见谭生，不觉惊讶道：“这是一位书生，前日在路上遇见的，他怎么也来学戏？诘非是件异事。”既而见楚玉，不时将他暗窥，遂恍然大悟道：“哦，我知道了。虽是如此，只因奴家一人，遂将这辱身贱行之事，不惜躬亲。叫奴家心中，如何承当的起。”二人眉睫之间，自不必说。

且说文卿对师付云：“脚色已竟派定，老师请将脚本散于他们。我从今日起，把他们的座位也派定了。各人坐在一处，不许交头接耳。若有犯规的，要求先生责治。”藐姑与楚玉各自心中祷告，说：“我若与他坐在一块，就便易多少了。”谁知众脚色里面，独有生旦的戏多，又不时要登答问对，须要坐在一处，其余却是任意派定。藐姑是个旦角，楚玉是个武角，他心虽勉强，如何能到一处！及至派定，先生随意拈曲一只，众取筋作板，唱了一只同场曲子。文卿说：“小弟今日备了一杯薄酒，请一同进来饮了。一则是敬

棣 (yùndí, 音运读)——韞，蕴藏，这里指怀才不遇。棣，匣子。

积 (zhī, 音止) 棘——是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茎上有刺，浆果球形，味酸苦。

诘 (jù, 音巨) 非——岂，表示反问。

先生，二则是会同窗。”正是：

同班兄弟似天伦，男女何尝隔不亲。

须识戏房无内外，关防自有二郎神。

到了散席之后，藐姑归到绣房，心中想云：“我看这位书生，不但仪容俊雅，又且气度从容，岂是个寻常人物！决没有无故入班，来学戏之理。那日在途间，他十分顾盼我。今日此来，一定是为我了。谭郎，你但知香脆之可亲，不觉倡优之为贱。欲得同堂以肄业，甘为花面而不辞。这等看来，竟是从古及今，第一个种情人了，我如何辜负的你。奴家遇了这等的爷娘，又做了这般的营业，料想不能出头。不如认定了他，做个终身之靠罢。今日这一拜，只当是暗缔姻亲，预拜天地，那些众人，权当是催妆姻戚，扶拜的梅香，是便是了。你既有心学戏，就该做个正生。我与你夫妇相称，这些口角的便宜，也不被别人讨去，为甚么做起花面来。”这正是：

莫怪姻缘多错配，戏场生旦也参差。

“我从来是心劲的人，今日一见了他，不觉神情恍惚，至今不能成寐，这便如何是好。也罢，我且把那云雨的风境，繆绸的衷情，枕边的言语，床上的鸳鸯，想像他一番。虽不能饥食渴饮，亦未必不望梅止渴。等明日见了他的时节，再作道理。”欲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定姻缘曲词传筒 改正生戏房调情

藐姑思念楚玉，自是不必说的了。楚玉也自想道：“我为着刘藐姑，不但把功名富贵丢过一边，并弃终身的名节。只道入班之后，就与至亲骨肉一般，内外也可以不分，嫌也可以不避，谁想戏房里面的规矩，更比人家不同。极浑杂之中，又有极分别去处。但凡做女旦的，普天下之人，都可以调戏的，独有同班弟兄，倒调戏不得。这个陋习，不知甚么人创起。又说有个二郎神，单管这些闲事，一发荒唐可笑。所以这学戏里面，不但有先生拘束，父母提防，连那同班的人，都要互相稽察。小生入班一月，莫说别样的事难行，就是寒暄，也不曾叙得一句。只好借眉眼传情，规模示意罢了。这刻刻相见的想思，更比那不见面的难害！”

且说这班人，除谭生之外，俱是本处后生。凡两餐与夜间俱各回家，惟有楚玉自从入班之后，昼夜俱在馆内。楚玉与藐姑，虽是面目相关，其实话也不曾说。一日早饭后，藐姑到了馆内，恰置别的俱各未来，惟有楚玉一身。楚玉一见，又喜又惧。迎着藐姑道：“这可怎么样呢！”藐姑捏着楚玉的手，楚玉也攀着藐姑的臂，虽是两口相亲，却无一言相对，正合着古语二句：

满怀尽是心腹事，及至相逢半句无。藐姑道：“这屋后有闲房半间，虽是茸茅不堪，却是人迹罕到。你我到彼，略偿素愿何如？”楚玉说：“如此最好。”

二人足方出门，忽闻户外有人进来，遂各慌忙上位。藐姑桃腮添朱，楚玉手足无措。毕竟是个小小的丑儿，那些事全然未晓，所以不曾看出马脚。一步三趋，进门来道：“暖哟！我说我来早，还有早行人。咱三个趁之师父未到，想个法儿玩玩罢。若师父来，又要受他的拘束了。”藐姑道：“做什么玩呢？”丑说：“背趟趟罢。”楚玉有些不肯，藐姑以目视之，楚玉道：“如此妙极！谁先背谁呢？”丑说：“你先背我。”楚玉道：“你先背我。”二人争论不已。藐姑道：“你二人各先背我一趟，我再各背你们一趟，就均匀了。”藐姑心里，虽是立意要站他们的便宜，其实还别有所思，小丑那里知道？遂推楚玉说：“你先背他。”楚玉说：“你先背他。”藐姑道：“论长幼，该谭兄先背我。”楚玉说：“如此，你就上在西头椅子上，我背到你东头，回来还送在你椅子上，就算一趟。”丑说：“我也是如此，叫我多背一步也不能！”藐姑遂将一双小小的金莲挠起，又把两支掺掺的柔荑，搭在楚玉的膀臂上。先摸他嘴，继摸他喉。楚玉遂笑不能止，丑亦欢天呼地。那楚玉的两手，在藐姑臀下，亦自不必说了。

谁想到东头，尚未及转身，先生来了。闻的馆内呼唤不相，遂咳嗖了一声。他三人就像迷窝的老鼠一般，各自寻位坐定。先生进来道：“你三个为何这等的喧哗？”快些与我说来！”小丑说：“我三个在这里念的是脚本，并没胡闹。”先生道：“且自由你，待明日背不会脚本，我再与你们算账。”自此以后，任他两个欲火炽盛，听的先生咳嗖一声，就如倒倾北海的一般，将那火儿灭的干干净净。所以将近三月，并不从相续片时。

茸（róng，音容）茅——谦词。指杂草丛生很简陋。

柔荑（tí，音提）——荑：初生的茅草。比喻女子手的纤细白嫩。

楚玉道：“我如今没夸何，只得把入班的苦心，求婚的私意，写下一封密札，团作一个纸团，等到念脚本的时节，趁着众人不见，丢在他怀里去。他看见了，自然有个回音。只是一件，万一被众人拾了，却怎么处！也罢，我有道理，这一班蠢才，字虽识得几个，都是不通文理的。我如今把书中的词意，放深奥些，多写几个难字在里面，莫说众人看见全然不解，就是拿住真脏，送与他的父母，只怕也寻不出破绽来。我想有心学戏，自然该学做正生。一来冠裳齐整，还有些儒者气象，二者就使前世无缘，不能与他配合，也在戏台上面，借题说法，两下里诉诉衷肠。我叫一声‘妻’，他叫一声‘夫’，应破了这场春梦也是好的。只可恨脚色定了，改换不得。我今把这个意思也写在上面，求在他令尊面前，说个方便，把我改做正生，或者邀天之幸，依了他也不可不知。

将书缩做丸，不但传幽秘。

聊当结同心，稍示团圆意。

到了次日饭后，一班俱到。生对众人说：“我们这一班兄弟，学了个月戏文，还不曾会得一两本。谁想做旦的刘藐姑，与做净的谭楚玉，他两个记性极好。如今念熟了许多，我们只是赶他不上。师父昨日说，今日要考较我们，大家都要仔细。”丑说：“都是净旦两个不好，他俩个要卖弄聪明，故此显得我们不济。藐姑是师父的女儿，不好打他。小谭那个畜生，断然放他不过。我今日不受打便罢，若受了打，定要拿他出气。”生说：“别样也还可恕，最恼他戴了方巾，要充个斯文的模样。我和你一齐动手，定要扯他的下来。师父来了，我们各人上位。”

正说之间，先生来了。说道：“你们把念的脚本，都拿上来，待我提你一提，提一句，就要背到底。背得出就罢，背不出的，都要重打。”藐姑与楚玉是昨日背过的了。叫末说：“拿你的来！”末说：“学生只念得一本。”先生说：“他们极不济的，也有两本，你只得一本，这等且拿来。‘提云风尘暗四郊’这是那一本上的？”答云：“这是《红拂记》上的牌名，叫做节节高。”先生说：“且饶你，下次务期多念几本。”又叫净云：“拿你的来！”净答云：“我的极熟，不用背罢。”先生云：“胡说，快拿来！”净暗叫楚玉说：“我若背不出，烦你提一提，我有酬谢你的去处。”小丑方才说：“都是你卖弄聪明，显得他不济，要拿你出气哩！你若肯提我，我就帮你打他；你若不肯，我就帮他打你。”楚玉说：“你放心去背，我提你就是了。”先生提云：“寄命托孤经，史载。”楚玉低声对丑云：“这是《金丸记》上的牌名，叫做三学士。”丑遂高声背下。师父又叫正生说：“拿你的来背。”正生说：“他央人提得，我难道央人提不得么？藐姑于我坐在一处，不免央她。”对藐姑说：

“好姐姐，央你提一提，我明日买汗巾送你。”藐姑说：“使得。”正生遂将脚本送上。先生提云：“叹双亲把儿指望。”正生对藐姑做眼色，藐姑背笑说：“我恨得打死这个狗才，好把谭郎顶替，为甚么肯提他！”先生打正生头云：“怎么全不则声？”正生说：“曲子是烂熟的，只有牌名不记得。”先生说：“这等免背牌名，只背曲子罢。”正生遂将叹双亲句唱了一遍。先生说：“怎么我提一句，你也只背一句，难道有七个字的曲子么！”正生说：“我原是烂熟的，只因说了几句话，就打断了。”先生说：“如此再提你几句：教儿读古圣文章。”正生也只将二句高唱一遍。先生说：“往下背！”正生说：“我念念再背就熟了。”先生怒说：“有这等蠢才，做正

生的人，一句曲子也说不得。谭楚玉是个花面，这等聪明，只怕连你的曲子，他也记得哩。谭楚玉与我背来！”楚玉答云：“这是《浣纱记》上的牌名，叫做江儿水。”先生说：“好！记又记得清，唱又唱的好。你听了羞也不羞？如今起来领打。”遂将他打了十余下说：“以后再背不出，活活的打死你。快去念来！”

先生说：“我出去拜客就来，不要吝气，也不可交头接耳，说甚闲话。”众人说：“晓得。”遂拂衣而出。正生下位，对丑说：“先时说的话，你都记的么？”丑说：“记得。”心中想云：“他要打小谭，叫我做个帮手：我想小谭〔提〕我的曲子，怎么好打他？也罢，口便帮他骂几句，待他交手的时节，我把拳头帮着谭郎，着实捶他一顿，岂不是个两全之法。”对正生说：“我帮你就是了。”正生遂向楚玉说：“你学你的戏，我学我的戏，为甚么在师付面前，弄这样聪明，带累我吃打。”谭生说：“是师父叫我唱来，与我何干。”正生说：“就是师父叫你唱，你该回他不记得罢了。为甚么当真唱起来！”遂以手拉楚玉的方巾说：“你既然学戏，自然该像我们，也带一顶帽子。为甚么顶了这个龟盖？难道你识几个字，就比我们两样么？众位快动手！”净说：“大家捶这狗头。”

三人打在一团。净口里骂的是楚玉，手里打的却是正生。三转两扭，遂将正生扑在地下。藐姑心下想道：“我假意去拉劝，一来捏住谭郎的手，与他粘一粘皮肉，也是好的；二来帮着谭郎，也捶他几下，替谭郎出口气儿。”上前捏住谭生的手，谭生会意，遂将藐姑一拉，藐姑遂将身一就，趁着众人不防，虽未能尽情如意，亦不免两口相亲。净按着正生的头，楚玉一手拉着藐姑，一手去打正生。副净在旁解劝，正生在地下哭骂。

外说：“劝他们不住，待我假装师父的声口，吆喝他几声，他们自然惊散。”遂到门外，大声叫云：“是那几个畜生，在里面胡吵，快些开门！待我进来。”果然惊散，各坐原位，去念各人的脚本。外遂并手摇摆而上。方才罗唛的那几个，教人好不生气。众人见不〔是〕师父，又各吵闹起来。外说：“当真待来了，大家念几句罢。”藐姑上位，心中说：“方才劝他的时节，谭郎递一件东西与我，不知甚么物件，待我看来。”及至看了一遍，遂点头云：“原来如此，我有心写一回字，又没法递与他。也罢，我看这一班蠢才，都是没窍的，待我把回他的话，编做一只曲子，高声唱与他听，众人只说念脚本，他们那里知道。”遂对众人说：“这两只曲子倒有些意味，待我唱他一遍：

金络索来缠，意太微。知是防奸宄，两下里，似锁钥相投，
有甚的难猜迷。心儿早属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相依。你为我无
端屈志，增憔悴，好教我难为意！

将他改作伊，正合奴心意。欲劝爹行，又怕生疑忌。我细思，
有妙机，告君知，会合的机关在别离，这成群鸷鸟 不忌喉！

楚玉听道：“有这等聪明女子，竟把回书对了众人高声朗诵起来。只有小生明白，那些愚人，如在梦中一般。这等看来，他的聪明还在小生之上。前面那一只，是许我的婚姻；后面那一只，是叫我改净为生之法。说这一般

奸宄（gu，音鬼）——坏人（由内而起叫奸，由外而起叫宄）。

鸷（zhì，音志）鸟——凶猛的鸟，如鹰、雕。

忌喉（lì，音力）——作语助。

之中，只有我好，其余都是没干的。教我在他父亲面前，只说不肯做净。要辞他回去，不怕不留我做生，果然是个妙法。等师父回来，依计而行，便了。”他师父回来道：

“出访戏朋友，归教戏门人。

般般都是戏，只有撰钱真。

问你们的功课都做完了么？”众人说：“做完了。”先生云：“你们都去罢。”惟有楚玉端然不动。先生说：“你为何不走？”楚玉说：“有话要讲，所以不去，求先生唤东家出来。”文卿出来道：

西席呼声急，东家愁闷深。

不因催节礼，定是索束金。

“先生叫弟，有何商意？”先生云：“这个学生，叫我请你。他说拜别师父，叩谢主人，明日要家去哩。”文卿说：“如今学会了戏，正要出做生意，怎么倒要回去呢？”楚玉说：“我初来的时节，只说做大净的，不是扮关云长，就是扮楚霸王。虽然图几笔脸，做到慷慨激烈之处，还不失英雄本色。谁想十本戏里面，止有一两本做君子，其余都做小人，一毫体面也没有，岂是人做的事。”先生说：“你既不肯做花面，就该明说，为甚么要走呢？”文卿说：“既然如此，你就拣一个脚色就是了。正旦是我儿，移动不得，老旦认一脚色罢。”楚玉说：“把个须眉男子，扮做巾幗妇人，岂不失了丈夫之体。”文卿说：“做小生何如？”楚玉说：“这个脚色，还将就得，只是一件，那戏文里面的小生，不是因人成事，就是助人功名，再不见他自立门户，也不像我做的。”先生云：“这等说起来，他的意思，明明要做正生了，我看他的喉咙身段，倒是个做生的材料。不如依了他罢。”文卿说：“众脚色里面，惟有生旦最苦。上场的时节多，下场的时节少，没有一只大曲子不是他唱，只怕你读书之人，受不得这般劳碌。”楚玉说：“不将辛苦意，难取世间财。只要令爱受的就受的，我和他有苦同受，有福同享，就是了。”文卿说：“把那做生的与你调过来，你做正生，他做花面，再没得说了。”楚玉说：“既然如此，只得勉强从下。我老实对你说罢，起先入班还是假的，如今倒要弄假成真了！”

从来净脚由生改，今日生由净脚升。

欲借戏场风仕局，莫将资格限才能。

楚玉自从改净以后，学戏的时节，与藐姑坐位相连；唱曲的时节，与藐姑夫妻相称，虽未能同衾共枕，较视从前，也就便宜多少了。欲知他二人的故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一乡人共尊万贯 用千金强图藐姑

楚玉与藐姑以手示意，以目传情，自是不必说了。且说埠镇上，有一个财主乡官，名唤钱万贯。他家金银堆积如山，谷米因陈似土，良田散满在各邑，纳不尽东西南北的钱粮。资财放遍在人头，收不了春夏秋冬的利息。用豪奴，使狠仆。叫做画虎未成君莫笑，安排爪牙始惊人。娶美妾，蓄妖姬，叫做乞食齐人尚有家，富人怎不骄妾妻！这也还是件小事。自古道：“财旺生官。就是中了举人、进士，也要破几两少钞。做纱帽的铺户，不曾见他白送与人。又听得官高必险，反不若他异路前程。做不到十分显职，卷地皮的典史，不曾见有特本参他。这等看将起来，他这一位大大的财主，小小的乡绅，也甚做得过。所以他出门则顶其肚皮而摇摆，居然员外气象；在家则高其声而吆喝，宛然官府排场。

一日，对众人说：“我钱万贯自从纳粟以后，选在极富庶的地方，做了一任县佐。趁了无数的银子，做了未及三年，就被我急流勇退，告了终身的假，急急的衣锦还乡。如今凡拜县官，都用治生帖子，他一般也来回拜。那些租户债户见了，吓的毛骨悚然。欠了一升一合，一钱一分，就要写帖子送他，谁敢不来还纳！看来不亏别样，亏我这个住处住的好，不在城而在乡。若还住在城市之中，那举人、进士，多不过我这个小路前程，如何能充人呢。只是住在乡间，也有一件不好，那些公祖父母，无故不肯下乡。我这些威风，一年之中装不上一两次，白白的把一顶纱帽，一件圆领，都收旧了。今日闻得本县三衙要巡历各乡，清查牌甲。少不得一到本处，就要来拜我。地方上办了酒席，少不得请我去陪他，这场威风又使得着了。叫家僮，你乘此机会，把一应田租账目清理一番，有拖欠的，不免开送三衙，求他追比起来。一则清理今年的账目，多得些利钱；二则借此示从，免的与我啣气。”

说话之间，见十数个身穿蓝布粗衣，头带卷边毡帽的乡里人，都跪下道：“我们是地方总甲。只因本县三爷要来清查牌甲，其实往年的旧规不过要些常例钱，少不得出在这里中。如今都敛齐了，只是我们送他，恐怕客多嫌少，不肯就接。要求钱爷，发个名帖，然后送，觉得有体有面些。从来官府下乡，定有一桌下马饭。我们也预备下了，要请钱爷做个陪客。凡有不周之处，官府计较起来，都要求钱爷方便一声。”万贯说：“我的帖子，是从来不肯轻发的。况且身子有些不受用，陪不得酒，你们去另请别人罢。”众人说：“我这镇上，只有你一位乡绅，那里还有第二个。”万贯说：“就是你们自己罢了，何必定要乡绅。”众人说：“钱爷取笑了，我们做百姓的，如何敢用帖子，如何敢做陪客。”万贯说：“哦！原来官民二字，也有些分辨么？既然如此，你们平日为何大模大样，全不放我在眼里？”众人说：“我们尊敬的是钱爷，怎么倒说我不敬呢？”旁边一个家人，跪下禀道：“这些人，不是租户，就是债户，个个都有些账目，不曾清楚。”万贯道：“如何？你们既然尊敬我，为甚么不肯还账？我如今正要开送三衙，叫他当面追比，恨不得打断你们的狗筋，还肯管你这样闲事！”众人听说，魂不附体。说道：“不消送官，待我们还就是了。”万贯说：“既然如此，我看地方面上，替你们装个体面，把敛来的银子，都放在这边，待我替送。请官的筵席，要齐正些。必有一两样海味才好，那些俗菜，是用不得的。且是我这两日懒待出门赴席，

也要抬到这边来。地方上面，就有些不到之处，我也替你们说个方便。只是以后知事些，你们这些人，莫说别样放肆，就是称呼之间，也有些欠通。难道钱爷两个字，是生漆粘住的？那钱字下面，爷字上面，就夹不得一个字眼进去么？”众人说：“这是我们不知事，自今以后，加上一个字眼，叫钱老爷就是了。”万贯说：“既然如此，你们就多叫几声，补了以前的数。”众人连叫了几声，万贯连应了几声。众人叫的紧，万贯应的也紧。及至叫完，万贯将大头点了数点，笑道：“这才是个道理。你们说的话，都完了么？你老爷身困倦，要进去睡了。你们有事者奏来，无事者退班！”众人说：“还有一件大事，要禀告钱老爷。那平浪侯晏公，是本境的香老，这位神道，极有灵验的。每年十月初三，是他的圣诞，一定要演戏上寿。请问钱老爷，该定那一班戏？你分付一声，小的们好去办。”万贯说：“往年的戏都是舞霓班做。那女旦名叫刘绛仙，又与我相厚，待我差人去接他便了。”众人各唯唯而退。

万贯见众人散了，随将双膝一拍，笑道：“妙，妙，妙！我钱万贯的威势，不拿来恐吓乡人，叫我到那里去使！明日官到的时节，拿他们的银子、酒席，装自家的体面威风，何等不妙！还有一件上门的生意，不可错过，等他拿了银子来，待我取下一半，只拿一半送官，且做个小小的抽丰，再做道理。叫家僮，你打听舞霓班的戏子，在哪里做戏，好着人去唤他。”家僮道：“禀老爷！舞霓班虽好，还不如玉笋班，更有名声。近来的戏，都是他做。”万贯说：“我不单为做戏，要借这个名色，与绛仙叙叙旧情，你那里知道。”家僮说：“玉笋班也有个女旦，就是绛仙的女儿，名叫藐姑。他的姿色，比他母亲更强十分。况且绛仙为照管女儿，近日离了大班，也在小班里面。”万贯说：“是他有个绝标致的女儿，我从前见过他的，如今也出来做戏了？既然如此，你速速去接。待我央他母亲做牵头，也和他相与相与！”

仆说：但闻姊妹同归，不见娘儿并嫁。

万贯：阿婿就是阿爹，一身兼充二夫！

欲知后事，观下回便明。

第五回

刘绛仙将身代女 钱二衙巧说情人

话说刘绛仙自从女儿出台，又喜又恼。喜的是藐姑姿色概世，恼的是藐姑矢志不淫。一日，绛仙想道：“我刘绛仙苦了半世，只生得一个女儿，实望他强宗胜祖，挈带父母，谁料戏便做得极好，当不得性子异样，动不动要惜廉耻，顾名节。见了男子莫说别样事不肯做，就是一颦一笑，也不肯假借与人。如今来到这乡镇之间，搬演神戏。那为首的是个财主，别处虽然吝啬，在我们身上，倒肯撒漫使钱。是我的旧相识，见了我的女儿，岂有不劝喜的！只是我儿性子如此，恐也不能趁他的银子。”

及至到了镇上，见那座庙坐北向南，离庙五十余步，有一道急湍沙河。那台子的后台，在南岸上。前台一半，搭在水里，生板是正对庙口。你说这是为何？只因是台女戏，若不搭在水里，那些没皮虎，就弄出多少事来。将台子如此一搭，台子在水里，离看戏的约有四五尺，使他只能远看，不能近前，到也甚妙，谁知竟为藐姑与楚玉的便宜之地呢！及至吃了早饭，搭起浮桥。令戏子上台，上完了，遂将浮桥撤去。先唱了三出参神的戏，然后开了本戏。及至藐姑出台，真个如海上的仙女，令人可望而不可即。未及唱到半本，那些看的人，愚鲁的俱各口呆目邪；那些风流的，俱各手舞足蹈。真是人人夸强，个个称好！

再说那钱万贯，心中想道：“我嫖了一世的婊子，见过多少妇人，只说刘绛仙的姿色，是人中第一了。谁想生个女儿出来，比他更强十分。看了他半本戏，将我的魂也消出了一半，这便如何是好？”又想道：“他如今虽是台上的，到晚间，不过多加几两银子，就是我怀中之物了。此处难道还有挣我的不成！是便是了，怎奈我欲火炽盛，如何等的到晚上呢？也罢，等他下台用饭的时节，不免先调戏他一番，再作道理。”谁知到了饭时，别的俱各下台，目中惟少藐姑。那藐姑自从唱演以来，只在台上点心点心，就到黑方才下来，今日也是如此。所以万贯愿望甚急，至此不觉情兴索然，虽是威振一方，却也无可奈何。因此罢刘绛仙也无心与他亲热了。

及至吃饭，上台演过晚本。万贯道：“家僮把绛仙叫来，我看他说些甚么，再作道理。”家僮道：“绛仙到了。”万贯叫他进来。绛仙见了万贯，一手摸着万贯的胡子，说道：“是你老人家，我二人一年没见，如今你反少面起来了。总是财主人家养的好，真真令人可爱！”万贯道：“你可好嘛？”绛仙答道：“我可好从何来呢？日子不如那二年，生意又不济，孩子又不听说，那像你老人家这等的受用呢？可是咱二人一年不见，不知你老人家也想我不？”万贯道：“不惟常常的想你，就是夜日也还想你。到了今日，却一毫也不想了。”绛仙说：“见了面还想个甚么呢？”万贯道：“却不是如此。我从前只说你的容貌世间无双，所以放你不下。自从今日见了令爱，谁知更比你来俊俏，我一见，就把爱你的心肠，移在令爱身上去了，所以夜日还想你，今日一毫也不想了。不知你还念往日旧交，把令爱也送来，教我享受享受不？”绛仙心中想道：“我若说不能，今夜就不能趁他的银子了。也罢，我自有道理。”对万贯道：“他的皮味与我不同，虽是一样接客，他偏要嫌

挈（qiè,音切）带——携带；带领。

好道歹，像你老人家，自然是不嫌的。但自今晚也骤然叫他就来，却是断然不能的。你老人家若果不嫌他，待我明日合他细细的商议，再来说。”万贯见这番光景，不觉动起兴来了。叫家僮：“对他班内人说声，不用等他，今夜在我这里睡罢。”绛仙说：“如此，又在这里打搅你了。”万贯说：“你若不要钱，我情愿叫你常常的打搅。”绛仙说：“爷们相厚，谁合你要钱来！”万贯说：“跟我借的粮食也是钱。”两个遂各宽衣裳，同入帐内。其中的情景声音，自是不必说了。

到了次日起来，万贯说：“今日是余账未了一齐清楚罢。”绛仙遂起身而去。及至演戏的时节，万贯左右不离，又是一天。到晚来想道：“我也曾千方百计去勾搭，他一毫不理。想来没有别的意思，一定是不肯零卖，要拣个有钱的主人，成堆发兑的了。我如今拚着一主大钞，娶他回来做小，他母亲是极喜我的，也未必十分拒绝。自古道：见钱眼开。我兑下一千两银子，与他说话的时节，就拿来排在面前。他见了自然动火，我又有许多好话到他，不怕他不允。叫梅香与我暖起酒来伺候。”

见了绛仙道：“我前夜把令爱的事，再三托你，为甚么不见回音？”绛仙道：“不要说起，都是前世不修，生出这个怪物来，终日里与我淘气。我几次要对他讲，他见我几次要张口，就走开去了。料想那没福的东西，受你培植不起，如今还是我来替他罢。”万贯道：“我有句好话，和你商议，不知你肯不肯？若肯了，不但送你一场富贵，还替你省下许多是非，只怕你没有这般造化！你令爱不肯接人，也是有志气的所在。无非是立意从良，要嫁个好丈夫的意思。你何不依了他，多接些银子，打发他去！把银子买了妇人，教起戏来，一般好做生意。你莫怪我说，做女旦的人，若单靠做戏，那挣来的家私，也看得见。只除非像你一般，真戏也做，假戏也做；台上的戏也做，台下的戏也做，方才趁的些银子。若像你令爱那样性情，要想他趁人家的银子，只怕也是件难事。”绛仙说：“倒也说得不错。”万贯说：“他趁不得银子来，也还是小事，只怕连你趁来的银子还要被他送了去。把人家败的净光，然后卖到他身上。那卖来的银子，又没得买人，只够还债。这件生意，就要做不成了。”绛仙说：“虽则如此，也还不到这般地位。”万贯说：“你还不知道哩！有多少王孙公子，都是有才有力的人。说他大模大样，不理人也罢了，又私意动人的风景，弄的人有面皮没处放，起了火没水泼，都要生法送你到官，出他的丑，不到散班地步不止哩！”绛仙听了道：“这等说起来，是一定该嫁的了。但不知甚么样人家才好打发他去呢？”

万贯说：“富贵二字，是决要的了。只是一件，富也不要大富，贵也不要大贵，若富贵到极处，一来怕有祸不能够享福到头；二来怕他做起官势来，得意便好，若不得意，就苦了令爱一生。须是不大不小的财主，半高半低的乡宦，像我这样人家，才是他的主顾。”绛仙说：“这等说起来，是你娶他了？”万贯拱手答云：“不敢，颇有些意，只是不敢自专。你若肯荐贤，少也不好出手，竟是一千两聘金。”叫梅香：“把我兑下的财礼，抬将出来！”指着银子道：“这是五十两一封，共二十封，都是粉边细系，一厘潮的也没有。”绛仙说：“他起先那些话，说得一字不差。我若有了这些银子，极少也买他十个妇人。就教得一般女戏，个个趁起钱来。我这份人家，那里发积得了？为甚么留下这个东西，终日与他淘气！”对万贯道：“就依了，只是嫁过门来，须要好生看待。”万贯说：“搁在头上过日子，决不敢轻漫他！”

万贯见他说了，满心欢喜。遂将绛仙搂在怀中，要与如此如此。绛仙

说：“起先无乎不可，如今我是老长亲了，你不得无礼。”万贯说：“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明日做丈母，今日为夫妻，有何不可呢？”两个不觉又做起旧日的营生来了。顷刻之间，云收雨止。万贯道：“几时过门呢？我好预备预备。”绛仙说：“晏公的寿戏，只落明日一本了，等做完之后，就送他过来。”未知藐姑果嫁万贯不曾，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赖婚姻堂前巧辩 受财礼誓不回心

却说那日戏完之后，藐姑自己想道：“奴家自与谭郎定约之后，且喜委身得人，将来料无失所。又喜得他改净为生，合着奴家的私心。别的戏的，怕的是上场，喜的是下场。上场要费力，下场好粹悚的缘故。我和他两个，却与别人相反，喜的是上场，怕的是下场。下场要避嫌疑，上场好做夫妻的缘故。一到登场的时节，他把我认做真妻子，我把他认做真丈夫。没有一句话儿，不说得钻心刺骨。别人看了是戏文，我和他做的是实事。戏文当了实事做，又且乐此不疲，焉有不登峰造极之理！所以这玉笋班的名头，一日忝似一日。是便是了，戏场上的夫妻，究竟当不得实事。须要生个计策，做真了才好。几次要对母亲说，只是不好开口。如今也顾不得了，早晚之间，要把真情吐露出来，方结果了这件心事。

看见绛仙回来，道：“母亲，你往那里去来，为何至今方回，这箱子里面可是甚么东西？”绛仙道：“我心是极明白的，你且猜上一猜。”藐姑猜道：“是添的新行头？不是！是母亲清歌换来的诗千首？不是！如此孩儿知道了，但自说不出口来。”绛仙道：“你既然猜着，就明说何妨！”“莫不是母亲遇着好事的财主，因此送来这些物件么？”“都不是！我对你说了罢，这皮箱里头的物件，就是你的替身。做娘的有了他，就不用你了。”藐姑说：“怎么，不用孩儿做戏了，这等谢天谢地！”绛仙道：“我生你一场，我只说与我一样。谁料你动不动要顾廉耻，要惜名节，所以如今弄出这件事来。”藐姑说：“母亲说的话，孩儿一些也不懂，倒求你明白讲了罢。”绛仙说：“我老实对你说，你这样心性，料想不是个挣钱的，将来还要招灾惹祸。不如做个良家的妇人，吃几碗现成饭罢。这边有个钱乡宦，他是这块的一个大财主，从前也做过一任子官，如今告终养回家。年纪也不甚大，做人又极慷慨。他一眼看上你，要娶你做个二房夫人。等你过了门的时节，不惟你却奴使婢，受用一辈子，就是做娘的，也就托你的福了！你说好不好？做娘的已经许下他了。这箱子里面，就是他的财礼。明日戏完之后，就要送你过去了。”

藐姑听说，大惊道：“呀！有这等的奇事！我是有了丈夫的，怎么如今又许旁人？烈女不更二夫，我岂有改嫁之理！”绛仙惊问道：“你有甚么丈夫？难道做爹娘的不曾许人，你竟自家做主，许了那一个不成！”藐姑道：“孩儿怎敢自家做主，这头亲事，是爹娘一同许下的。难道因他没有财礼，就悔了亲事不成？”绛仙大惊道：“我何曾许甚么人家，只怕是你见了鬼了！既然如此，你且说我，许的是那一家，那一个？你且讲来！”藐姑说：“就是那做生的谭楚玉，难道你忘了么？”绛仙道：“这一发奇了！我何曾许他来呢？”藐姑说：“他是个宦门之子，现今身列学宫，负了概世之才，取功名易如反掌。为甚么肯来学戏？只因看上了孩儿，不能够亲近。所以，借学戏二字，做个进身之阶。又怕花面与正旦配合不来，故此要改做正生。这明明白白是句求亲的话，不好直讲，做一个哑谜儿与人猜的意思。爹爹与母亲都曾做过生旦，也是两位个中人，岂有解不出的道理！既然不许婚姻，就不该留他学戏，就留他学戏，也不该许他改净为生！既然两件都依，分明是允从之意了。为甚么到了如今，忽然又改变起来，这也觉得没理。”绛仙说：“好，好，好！好一个赖法！这等说起来，只消这几句巧话，就把你的身子

被他赖去不成！且是婚姻大事，不论贫富，都有个媒人。就是告当官，也要有个干证。你说你的媒人是谁？你的干证是谁？”藐姑道：“你说我没有干证么？那些看戏的人，谁不说我与他，是天配的姻缘呢？且是我和他，交杯酒也不知吃过多少，夫妻也不知叫过多少，难道还不是真的么？”绛仙说：“你看这个孩子，痴又不痴，乖又不乖，说的都是些梦话！那有戏场上的夫妻，是做得准的呢？自古来做戏的甚多，你见谁做生的与旦作俦，做旦的把生认做真夫呢？”藐姑说：“天下事，别的都戏的，惟有婚姻戏不的。既要弄假，就要成真。我不像别个女旦，夜间睡的是一个，白日叫的又是一个。一些廉耻也不惜，也不顾名节是何物！孩儿是个惜廉耻、顾名节的人，不敢把戏场上的婚姻，当做假事。这个丈夫是一定要嫁的！”绛仙说：“好骂！好骂！这等说起来，我是不惜廉耻，不顾名节的了？我既然不惜廉耻，不顾名节，还有甚么母子之情呢？就逼你嫁了人，也不是甚么奇事！我且进去睡觉，待明日戏完了，我再同你讲话。难道我的货，到由不的我么？不怕你飞上天去！”

任你百口挠婚约，
还我千金作枕头。

藐姑道：“你看他竟自进去了！谭郎，谭郎！我和你同心苦守，指望守个出头的日子。谁想到了半途，忽然生出这样事来！我那母亲见了这些银子，就如馋猴遇果，饥犬闻腥的一般。既然吞在口里，那里还肯吐将出来！这场劫数，是断不能逃的了！也罢，谭郎如今现在在外边，我不免将我的软细东西，收拾收拾，跟他夤夜逃走。明日意在一个幽密去随，连日奔往别处，再作道理。”及至到了二门，已被上了锁了。又不敢高声叫，又不能越墙而过。站了半日，回到自己房中，叹道：“谭郎，谭郎！我今既不能生随你身，我岂肯负了你的心么？罢，罢，罢！惟有一死相报了。”遂将系腰的带儿解下，系在梁头以上。又搬了一个杌子，将身一竦立在上面。此时死与未死，再听下回便知。

夤（yín，音银）夜——深夜。

杌（wù，音务）子——凳子（多指矮凳）。

第七回

借戏文台前辱骂 守节义夫妇偕亡

话说藐姑将带儿挂在颈下，意在必死。心中怒转道：“且住！做烈妇的人，既要拚这一条性命，就该对了众人，把不肯改节的心事，明明白白诉说一番。一来使情人见了，也好当面招魂，二来使文人墨士闻之，也好做几首诗文，留个不朽！为甚么死得不明不白，做起哑节妇来！毕竟用个甚么死法才好。有了，我们这段姻缘是在戏场上做起，就该在戏场上死节。那晏公的庙宇，恰好对着大溪，后半個戏台，虽在岸上，前半個却在水里。不如拣一出死节的戏，认真做将起来。做到其间，忽然跳下水去，岂不是自古及今，烈妇死难之中，第一件奇事么！有理，有理！”

阿母亲操逐女戈，人伦欲变待如何。

一宵缓死非无见，留取芳名利益多。

却说次日，楚玉闻知此事，心中想道：“我为刘藐姑，受尽千般耻辱，指望守些机会，出来成就了这桩心事。谁想他的母亲，竟受了千金聘礼，要卖与钱家为妾！闻得今日戏完之后，就要过门，难道我和他这段姻缘，就是这等罢了不成！岂有此理。他当初念脚本的时节，亲口对我唱道：心儿早属伊，暗相期，不怕天人不肯依！这三句话，何等的决烈！难道天也不怕，单单怕起人来？他毕竟有个主意，莫说亲事不允，连今日这本戏，只怕还不肯做哩。定要费许多凌逼，方得他上台。我且先到台上伺候，看他走到的时节，是个甚么面容，就知道了。”正是：

入门休问荣枯事，

观着容颜便得知。

藐姑道：“奴家昨日要寻短计，只因不曾别得谭郎，还要见他一面。二来要把满腔的心事，对众人暴白一番。所以，挨到今日，被我一夜不睡，把一出旧戏文，改了新关目。先到戏房等候，待众人一到，就好搬演。只是一件，我在众人面前，若露出一点头容，要被人识破，就死也死不成了。须要举动如常，倒装个欢喜的模样，才是个万全之策。”正是：

忠臣视死无难色，烈妇临危有笑容。

话说众人见藐姑上台，齐道：“刘大姐，闻得你有了人家，今日就要恭喜了！”藐姑笑道：“正是！我学了一场戏，只落了今日一天，明日要做，不能够了。全仗列位扶持，大家用心做一做，好结我终身之局，未知列位意下如何？”众人说：“我们的意思，也要如此，有何不可呢！”楚玉心中暗气道：“怎么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寡情的女子，有这样无耻的妇人！一些也不烦恼，也就去不得了，还亏他有这张厚脸，说出主样话来！我当初早知如此，岂肯辱身贱行，学这个营生来呢！再想到，是我差矣！独不思做女旦的，名为戏子，其实无异于娼妇。娼妇如何能养出贞节女子来，岂不叫人后悔不及！又想他，或者心上烦恼，怕人看出破绽来，故意装出这等笑容，说出这样言语，也不可。”远远望见那姓钱的来了，自古道：

仇人相见，分外眼明。

且看他如何相待。

万贯到了台下，指着藐姑道：“他如今比往常不同，是我的浑家了。你们就是做戏，也都要离开些。别了挨挨挤挤，不像个体面！”藐姑说：“我

今日戏完之后，就要到你家来了。我的意思，还要尽心竭力做几出好戏，别了众人的眼睛，你肯容我做么？”万贯说：“正要如此，有甚么不容。”藐姑说：“这等有兩件事，要依我。第一件，不演全本，要做零戏；第二件，不许点戏，要随我自做，才得尽其所长。”万贯说：“这等，你意思要做那几出呢？”藐姑说：“我最得意的，是那《荆钗记》上，有一出抱石投江，是我新近改造的，与旧本不同。要开手就演，其余的戏，随意再做。”万贯说：“领教就是，只求你早些上台。”

楚玉听了道：“这等看起来，竟是安心乐意，要嫁他了？是我这瞎眼的，不是当初错认了人，如今悔不及了，任他去罢！”藐姑说：“列位快敲锣鼓，好待我上台。”又叫楚玉云：“谭大哥，你不要忧愁，用心看我做。”楚玉答云：“我是瞎眼的人，看你不见。”藐姑也不做声，对众人云：“天已将午，可开戏了。”只见万贯身穿丝服，头戴一顶蓝色毡帽，取一把交椅，在台面近前坐定。看戏人，两旁挨挤。藐姑扮钱玉莲上场。唱道：

遭折挫，受禁持，不由人不垂泪。无由洗恨，无由远耻，事到临危，拚死在黄泉作怨鬼。

白：

奴家钱玉莲是也，只因孙汝权那个贼子，暗施鬼计，套写休书。又遇着狠心的继母，把假事当做真情，逼奴改嫁。我想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焉有再事他人之理？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只得前往江边投水而死。此时已是黄昏，只索离生门，去寻死路。我钱玉莲，好苦命也。

唱：

心痛苦，难分诉，我那夫呵！一从往帝都，终朝望你偕夫妇。谁想今朝，拆散中途。我母亲信谗言，将奴误。娘呵！你一心贪恋他豪富，把礼义纲常全然不顾！

白：

来此已是江边，喜得有石块在此，不免抱在怀中，跳下水去。且住！我既然拚了一死，也该把胸中不平之气，发泄一场。逼我改嫁的人，是天伦父母，不好伤他。那套写休书的贼子，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为甚么不骂他一场，出口气了好死！（指着万贯道）待我把这江边的顽石，权当了他。指他一指，骂他一句，直骂到顽石点头的时节，我方才住口！

唱：

真切齿难容！（怒指万贯道）坏心的贼子，你是个不读书，不通道理的人。不与你讲纲常节义，只劝你到江水旁边，照一照面孔，看是何等的模样，要配我这绝世的佳人？几曾见鸚鵡做了夫，把娇鸾彩凤强为妇？

唱：

（又指道）狠心的强盗，你只图自己快乐，拆散别个的夫妻。譬如你的妻子，被人强娶了去，你心下何如？劝你自发良心，将胸比肚，为甚的骋淫荡，恃骄奢，将人误！

唱：

（又指道）无耻的乌龟，自古道，我不淫人妻，人不淫我妇。你在明中夺人的妻子，焉知你的妻子，不在暗中被人夺去？别人的妻子，不肯为你失节，情愿投江而死。只怕你的妻子，没有这般烈性哩！功伊家回首，回自把闺门顾。只怕你前去寻狼，后边失儿。

万贯点头，高叫道：“骂得好，骂得好！这些关目，都是从前没有的，果然改的妙！”藐姑道：“既然顽石点头，我只得要住口了。如今抱了石头，自寻去路罢。”抱石回头，对楚玉云：“我那夫呵！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一心要嫁你，今日不能如愿，只得投江而死！你须要自家保重，不必思念奴家了。”说罢，遂跳下台去。

万贯见了，喊道：“快来捞人！”众人也喧闹起来。楚玉跑道台边，高叫道：“刘藐姑不是别人，是我谭楚玉的妻子。今日之死，不是误伤，是他有心死节了。这样水之中，料想打捞不着他。既做了烈妇，我也要做义夫了！”向水中叫道：“我那妻呀！你慢些去，等我一等！”说罢，遂也跳下水去了。要知端底，再听下部书分解。

下部书名是《比目鱼》，紧接着，钱万贯为色被打，县三衙巧讯得赃。东洋海晏公显圣，水晶宫夫妻回生。山大王被火兵败，慕介容归隐渔翁。慕主仆钓鱼聚乐，谭夫妇被救重生。贺婚配四耆 劝酒，谐琴瑟二次叙情。谭官人衣锦归里，刘绛仙认女船中。谭楚玉赴任平寇，慕介容无辜受惊。真兵备面骂楚玉，假兵备遗害慕公。谭楚玉报恩雪耻，慕介容招隐埋名。俱在下部《比目鱼》书中说明。

四耆（qí，音齐）——耆；六十岁以上的人，指四个老年人。

第八回

钱万贯为色被打 县三衙巧讯得赃

前部书名是《戏中戏》，说的是谭楚玉远游吴越，刘藐姑屈志梨园；倾城貌风前露秀，概世才戏房安身；定姻缘曲词传简，改正生戏屋调情；一乡人共尊万贯，用千金强图藐姑；刘绛仙将身代女，钱二衙巧说情人；赖婚姻堂前巧辩，受财礼誓不回心；借戏文台前辱骂，守节义夫妇偕亡。俱在上部书《戏中戏》内说的。

这部书，紧接着谭楚玉与刘藐姑俱投水而死，众人齐惊喊道：“钱万贯倚势夺人妻子，逼死两命，我们先打他一顿，然后送官！”遂一哄而上，将钱万贯打了一个臭死。这正是扬扬得意的钱财主，忽而变为垂首丧气的矮胖官。其中一人道：“打的也够了，锁起他来罢。”

再说刘绛仙在台上，一面向着水里哭，一面指着万贯骂。背后刘文卿骂绛仙道：“都是你这个娼妇，只因图人家的财礼，把我的女儿活活的逼死，我岂与你干休！”遂要拉着绛仙打。绛仙也要望着水里跳，俱被众人揽住，这且不提。

再说那众人牵着万贯道：“城里县官没在家，不如趁着三爷查牌甲未回，先在他手里告了罢。”万贯道：“列位大哥！”众人说：“我们素日叫你钱爷，你还不依，必定叫我们叫你钱老爷哩！你今日却叫我们大哥？”万贯道：“列位大爷，我和你素日无冤，往日无仇，为何这等替姓刘的出力呢？”众人说：“我们欠你的债，一日也不缓，一厘也不让。但少你一分半厘，就要将我们送官追比。且是动不动要装官与我们看，我今日却顾不的你这官了。”万贯道：“列位大爷，今日若放了我，不惟把你们从前的账目一笔勾消，从今以后，你们若用银子使的时节，但只要本，决不图利。庄乡以平等相称，再不敢有官民之分。就是今日，我也拿银子出来，每位敬银十两，就上我家取去。”其中数人论云：“他逼死的是姓刘的，与我们何干？今日若放了他，不惟目下得利，异日的好相见。”众人对万贯道：“方才你说的那些话，可是作的准的么？”万贯说：“岂有食言之理！”众人从着万贯到家，各取白银十两，遂一哄而散。万贯想道：“我这个模样，不惟家中旁人难见，就是我那结发的妻子，也是难见了！我从前要娶藐姑的时节，我妻柔氏再三阻我，我都不听。今日落得这个模样，岂不教他畅快么！左想无法，右想无门，不如也寻了无常罢！”又想道：“且住！我只顾惜这一时的廉耻，岂不失却这富厚的家资么？也罢，我且到在内书房中，再作道理。”

且说刘绛仙与文卿在台上，吵闹了一回，被众人拉开。绛仙想道：“我的性子，只爱银子，不顾恩情。女儿不肯嫁人，活活的逼死。虽是我做娘的不是，也是钱万贯的晦气！顾不得甚么由情，也许他一诈。他若把这一千两银子不和我要了，我就与他干休。他若不允，我就写状子告他。前日卖女儿是为银子，今日告情人也是为银子。他若说我寡情，我就把古语二句念来作证，叫做：自家骨肉尚如此，何况区区陌路人！不免寻着他，方与他同去。”远望着地方来了，不免上前去问一声儿：“列位，莫非去出首人命么？”众人答云：“正是。”绛仙说：“这等我已有状子在此，烦众位与我同去。”

再说，万贯自从众人放了他，只说从此无事。不料家僮急忙来报道：“老爷不好了！如今刘绛仙和地方又去告状哩！”万贯说：“现今可曾告了不曾？”

家僮说：“方才上城中去了，此时想还在路上哩！”万贯遂拿了几封银子，急忙赶去。及至赴了二里有余，方才赶上。万贯一手扯着绛仙，一手拉着地方，道：“列位高亲贤表，快不要如此！都是我老钱的不是，最不该为色伤人。但自令爱如今已是死了，你就将我与他抵了命，也还有活了的么？且是你们不告我，我自自有道理。这路上不是说话的地处，你随我到前边酒店里去。”三人遂一同到了一家店里，让地方与绛仙坐下，道：“这是银子五十两，送地方大哥的，只求免动纸笔。”绛仙说：“你就不肯去报，我是一定要告的！”万贯道：“绛仙，绛仙，你就不念旧情，也看一千两银子面上，我不问你退就是了，你还告我做甚呢？”绛仙说：“你果然不问我退银子，我就不去告你。”万贯说：“你若不告我，不惟那一千两银子不要，如今还有银子五十两送你。”绛仙遂接过银子来，藏在怀里，对众人说：“钱爷素日是最好的，如今又给我这些银子，我们不用告他。从此散了罢。”万贯谢了众人，往外就走。谁知祸起不测，这些话，早已被人听去。

却说那个三衙，原是一个吏员出身，做了六年巡检，才升了这三衙之职。一日想道：“本厅到任三年，地方上的财主不论大小，都曾扰过，我的吏才，也可谓极妙了。谁想来了一位堂尊，比我更强十倍。地方上有利的事，没有一件瞒得他。我们才要下手，不料那银子钱财，已到他的靴筒里面了。如今城里的事情，件件都是他自行，轮我不着。没奈何，只得借个题目，下乡走走。往年下乡，定要收几张状子，弄个钱使。不免将我的衙役叫来，与他商议商议。”正说之间，他的善办事的头来了。叫道：“王头，你们来到乡间，也该把放告状牌挂在口上，弄几张呈状出来；也好把票子差你。”王头道：“呈状到有，只怕被犯的势头大，老爷的衙门小，弄他的银子不来。”三衙说：“是件甚么事呢？”王头说：“这边有个钱乡宦，为强娶女旦的事，逼死两条人命。这岂是咱爷们敢当的事么？”三衙说：“是呢，我们断不敢揽这人命，这宗财不要想他罢。”王头说：“老爷这也不妨，老爷出张票子，小的们将他拿来。三堂两堂只管审，却不用给他定案。难道我们的衙门虽小，就是白进的么？多少也弄他几个钱使。等堂上老爷来了，给他呈到堂上，我们还弄两个干净钱哩！”三衙听道：“好，妙！就差你与他们去办办罢。”王头遂与二班的头目，各带索子一挂，竟往埠镇上来。

及至走到半途，远远望着一伙男女，悻悻而来，忽又转进酒店去了。王头说：“那个矮的，恰像钱万贯。”李头说：“那个女的，就是刘绛仙。”王头说：“如此，是他们无疑了。我二人走向前去，先听他说些甚么，再作道理。”恰好那座酒店，坐南向北，外面两间门面，内边却有佩房，东西两邻，只有西邻东面却是一所空基。两个差人，就立在空基外面。钱万贯与刘绛仙、地方，又恰在东房说话。所以从头至末，二人无不得闻。及至内边刘绛仙许了不告他，外边李头暗对王头道：“他们和了，这状子告不成了。”王头说：“不妨，我们立在这边，等他们出来的时节，一把拿住，说他私和人命，锁去见爷。料想他状子也在身边，银子也在身边，有赃有据，不怕他不认。”李头道：“有理，有理！”所以万贯、绛仙一出酒店，就被二人锁住。及至一锁，万贯与地方惊道：“这是为何！”王头、李头喊道：“你们私和人命，还装不知道么？”万贯道：“我们并无此事，不要错拿了人！”王头说：“错与不错，自有着落。奉了官法拿人，不敢私自开索。”遂将三人带着就走。及至走了二里有余，王头对李头道：“你先去回话，自说我带人就到。”李头果急行，见了三衙道：“犯人拿到了。”三衙云：“这庄上

又无刑具，又无法堂，如何审的呢？”王头：“不妨，这庄东首有三官庙一座，即着本庄地方，预备桌凳在彼，老爷也先在内坐定。等到了的时节，先问他一问，就知真假了。”三衙道：“妙，妙！”一面摧桌凳，一面就到庙中去。及至到了庙中，犯人已经带到。王头将犯人交付李头，先到庙内，附三衙耳边说道：“如此，如此。”三衙喜道：“妙绝！快些带进来。”王头带着万贯、绛仙、地方，跪下禀道：“犯人当面。”三衙指着绛仙道：“你的女儿，怎么被人逼死，给我从实讲来。”绛仙道：“小的女儿，投水是实。原为母子之间，有几句口过，所以自寻短计，并不曾有人逼他。”又问地方道：“好大你一个地方，竟敢私和人命！叫衙役与我先打他二十。”地方告饶道：“小的一向守法，并不曾私和人命，这话是那里来的呢？”又指着万贯道：“这个站而不跪的，是谁呢？”万贯道：“原任县佐钱万贯，昨日在舍下相陪，难道今日就忘了么？”三衙道：“你不提还好，你提起，教本厅怒气复生！你把众人给我预备的下马席，当了你的情面，这也还可恕，你竟把众人敬我的银子，留下一半，这是何说？你只说我管你不着，今日怎的也犯在本厅手里来了呢？还不给我跪下！”万贯道：“若论官职，我还在你以上，为甚跪你？”三衙道：“岂不闻皇亲犯法，庶民同罪么？叫衙役与我将他按倒。”万贯遂跪道：“还求老父母少存体面。”三衙对众人道：“你们俱不承认，难道我就没法审你么？”毕竟三衙想出甚么法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东洋海宴公显圣 水晶宫夫妇回生

话说三衙将他们审了一堂，俱不肯呈招。正在愁闷之际，忽然想起王头耳边的密语，遂指着绛仙道：“我且问你：你有几个月身孕呢？”绛仙道：“小妇人没有身孕。”三衙说：“你既没有身孕，为何顶了这个大肚子？”三衙又指着地方道：“你也是有鼓胀病的么？”地方说：“小的没有。”三衙说：“既然没有鼓胀病，为甚么胸腹之间，觉得有些饱闷呢？你老爷虽则做官，却亦颇明医道。”叫皂隶：“快替他们脱去衣服，待老爷好与他们治病。”皂隶听说，即上前去解他们的衣服。他二人俱各按住不准。三衙怒道：“你这些狗男女，人也不识，见了我这样青天，还要弄鬼。莫说带在身边的脏，没有教你藏过的，就是吃下肚去的，也要用粪青灌下去，定要呕你的出来。”叫左右：“与我快搜！”一衙役跪道：“禀老爷，这妇人身边搜出状子一张，银子一封；地方身边也搜出状子一张，银子一封。”三衙道：“何如？我这三个访犯，拿得不错么。如今没的赖了，可从实讲来！”众人说：“人命是真，小的们不敢胡赖，情愿把两张状子，孝敬了老爷，只求给赏原银，待小的们领去。”三衙道：“你们也忒煞欺心，老爷不要你再拿出来，也够的紧了。连追出的脏，还要领去！这等叫左右，把那妇人拶起来！男子夹起来，问还有余脏，藏在那里？”地方与绛仙慌道：“不领，不领，一毫也不领！”三衙道：“这等押出讨保，只把钱万贯带进城去寄监，等堂上回来，好呈堂听审。”这且搁住不提。

再说那宴公神圣，原是权司水府的。一日升殿道：“我平浪侯分封水国，总理元阴，代天司振荡之权，御世有澄清之志。今日十月初三日，是小圣的诞日。天下庙宇，到了今日，定要祭奠演戏。圣知庙宇虽多，神灵总是一位。到了祭奠的时节，少不得要乘风取电，往各处享受一回。”于是带领判官神，从各处巡幸。及至到了埠镇行宫，里面看那供献神食，却也极其丰盛。正当饮乐之际，忽闻外面喊云：“土豪逼死人命，大家出来报官。”平浪侯传本庙土地问道：“那叫喊的，是甚么人？逼死人命，是真是假，你从直讲来。”土地禀道：“刘旦冰霜作操，谭生义烈为肠，曾将片语订鸾凰，不肯朱陈再讲。射虎挥金逼娶，两人矢节当场，似真似假最难防，忽地身投巨浪。”平浪侯闻道：“这等说来，是一对义夫节妇了。孤乃正直之神，见此贤人遇难，岂有不救之理！他处虽还有行宫庙宇，孤家一心要腾云回府。”叫：“神从们！随路搜捞，若遇男女尸首，即来通报。”不时间到了水晶宫，通宵殿坐下。只见一水兵报道：“小的搜捞的有两口尸首，抱在一处的，想必就是了。”平浪侯道：“他两个相继而亡，如何又能在一处？这越发奇了！”分付判官：“快与我追魂取魄，赦他醒来，看是若何。”那判官用了些手段，两个死尸俱各复苏。见有宴公在上，遂叩谢道：“谢爷爷救命之恩！”平浪侯问道：“你两个从何日定婚，因何事寻死？俱从实说来，孤家好送你还阳。”藐姑、谭生遂将前事诉告了一遍。平浪侯道：“孤家有心送你还阳，保你夫妻团圆。但如今你的恩人未到，不免且在孤处暂住几时，你们意下若何？”楚玉二人叩谢道：“愿依钧旨。”平浪侯分付道：“紫宫以外，任谭楚玉游玩观览，

拶(z n, 音赞)——旧时用来夹手指的刑具。此处用作动词。

不许少有拦阻；把刘藐姑送在宫内，与孤的老母相见。到晚间时，孤家叫你二人拜谢天地，夫妻团圆。”楚玉、藐姑听了，俱各欢喜不胜，叩头而起。

楚玉游于宫外，见了些水兵水将、水宫水殿。那长剑将军，是虾体曲而成精；那八卦军师，是龟头老不能伸；那铁甲大王，是螺螺身带重壳；那双戟先锋，是蟹精巨步横行。真个水族盛似百万兵！

再说藐姑到了水宫，见圣母端坐琉璃宫上，有仙女排列两旁，左边仙女拿的如意玉钩，右边仙女捧着丝帨金盆。藐姑上前叩首道：“小妇人参见圣母！”圣母问道：“你是那里人氏，缘何到此？与从实禀来！”藐姑又将前事诉告了一番。圣母道：“你夫妇两个竟是节义中人了。”叫仙女领他到各处游走游走，消此白昼，到晚间就要使他夫妻团圆了。于是藐姑随了仙女，往后就走，把那宴公的三宫六院，暖阁凉亭，俱各游了一遍。

用过午饭，到了日沉西山，兔升东海的时节，只听宴公吩咐道：“外边叫鼓乐伺候，将那二殿以内，三殿以外的东理房，就给他作了喜房罢。”又取绣花红绫女袄一身，猩猩花红裙一件，与藐姑穿了。楚玉也换了一身天蓝满花新衫，带了一顶贡缎元方巾。及至齐备，宴公与圣母俱各到三殿以外，教两个侍女，扶着藐姑与楚玉拜天地。楚玉与藐姑又谢了圣母、宴公。宴公道：“挑灯笼二对，送新人入洞房。”四个侍女，前边打的是料丝琉璃宫灯一对，后边打的是珊瑚垂穗宫灯一对，及至藐姑、楚玉进了洞房，侍女就出门引着宴公、圣母回宫去了。

却说楚玉与藐姑进东房，看道上面列着玻璃帟屏一架，中间画着文王手持玉环，端坐凉亭以上，旁边画的是文王百子图，武王侍立文王左首。其余也有乘船采莲的，也有骑马射箭的；也有三五成群的，也有抱在嫔妃怀中的。楼阁相接，山水相连，数来数去，恰是一百个小人。下边放着条几一张，两头列着红绉纱高照一对，内边银烛辉煌。往北一看，两间相通，往南一看，却是铁里木打就的一间断间。楚玉与藐姑进去，见南边列着鱼骨砌就八棱床一张，床上挂的是红绢帐子一付。及至挂起帐子，见上有团龙锦被二件，被上又有绣花墨绿缎褥二件，旁搁退光金漆顶子枕头两个，一头是做就的麒麟送子，一头做就的金玉满堂。床前上又有八棱杌子一对，前檐却是金椽开窗一个，窗下放着岱里石琴桌一张，桌上列着销金烛台一对，上边点着鱼油红烛二支。二人观罢屋里的铺设，复转身到了北间。见前檐也有玳瑁罗汉床一张，上面铺设俱全。楚玉指着向藐姑道：“这是何说？”藐姑道：“虽是如此，我们今宵岂还有异床之理么？”

他二人说罢，复回到南间里面，藐姑坐在床边，楚玉坐在杌上。楚玉向藐姑道：“此时、此事，是耶、梦耶！岂犹夫人闻耶！”藐姑尚未及答，只见有十五六岁的仙女一个，左手持着银壶一把，右手拿着珊瑚酒杯两个，进来向藐姑、楚玉道：“这是圣母叫我送来的合卺酒，祈相公、小姐多饮几杯。”遂斟一杯送于藐姑，又斟一杯送于楚玉。斟罢，执壶倚门而立。须臾之间，酒过三巡，侍女遂执壶而去。楚玉对藐姑道：“天已夜半，我们关门就寝罢。”门尚未关，只见两个侍女来，道：“奉圣母之命，叫我们来侍奉你二位新人哩！”楚玉道：“不敢奉烦，还是回宫去睡罢。”二侍女云：“宫里禁门已关，我们欲回也不能了。此间已有我们的床铺，若不用我们，我们就先在此睡罢。”说完，就在北间去睡了。

丝帨（shuì，音睡）——古时用丝做的佩巾，像现在的手绢儿。

楚玉关上外门，又对上了内门，上前搂着藐姑道：“今日是梦，我们就在梦里相会；今日是真，我们就真真相逢，不知你还有何说之辞呢？”藐姑道：“我从前与你学戏时，曾要为云为雨，又被小丑惊散。以后虽是夫妻常叫，却未能骨肉相贴。事至如今，自是不敢推辞的了。”两个遂各解衣宽带，露出那如玉如锦的一对身体。楚玉止住藐姑道：“事已至此，不必过急。我有赠鳏夫娶寡妇的对联一付，念来与妇人听，不知与吾二人相合否？”藐姑道：“愿闻。”楚玉念道：

洞房内一对新人，

牙床上两般旧货。藐姑道：“此联不惟不相合，以奴看来，还是大相反哩！我和你相处已久，如可算得是新人？他两个虽是相知，未曾侷面，如何算的是旧货？一丝也不切！奴家也有对联一付，不知相公愿闻否？”楚玉道：“敬领教。”藐姑笑道：

洞房内一对旧人，

牙床上两般新货。

楚玉笑道：“这是鄙人腹内故物，如何到了夫人肚内呢！”藐姑低声向楚玉云：“相公腹内的故物，从今以后恐怕不能不到奴家肚内了。”说罢，遂将被窝铺开，颠鸾倒凤起来了。这且不提。

却说那两个侍女，虽未及髻，此事颇晓。及至听到热闹中间，他两也并到一头道：“我们若有一个男的，今日之乐，就不让他们独擅了。有心进去，与他分甘，又恐怕徒落伤脸。不如将妹妹当个男子，我两人做一番假的罢！”那个说：“也只好如此。”他两个也遂装出那般模样，直弄到他屋里的云收雨止，他两个方才住手。

及至到了次日，藐姑梳妆完备，随侍女上内请安去了，楚玉只在外闲游。早兴晚宿，将及半月。一日，宴公对楚玉道：“你的恩人，不日就要到了。”未知恩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侷 (móu , 音谋) 面——见面。

第十回

山大王被火兵败 慕兵备挂印归田

却说西川人氏，由进士出身，历官吏职谏垣，外补漳南兵宪之职，双姓慕容，名仆，字石公。有才不屈，无欲无刚，半世迂儒，屡犯士林之忌。十所微吏，频生海上之波。一日，与他夫人商议道：“屡疏乞骸未蒙见允，今日从野外练兵而回，闻得山沟有警，不日就要用兵了。”叫院子：“取令箭一枝，传与中军，叫他点齐人马，备办行粮，本道即时调发。我的谋略，如今要展布出来了。”夫人道：“请相公说来，待奴家参此未议。”石公道：“行兵大事，岂可谋之妇人！况且机谋重情，虽是妻子面前，也泄漏不得，你不必问也罢了！”夫人道：“也说得是，这等别样事不敢多口，只是行兵之事，最忌杀戮，奉劝相公，只可保全地方，护全生命，积些阴德罢了。那焚巢捣穴之事，不但自家冒险，损伤的性命也多，不若留些余地罢！”遂赠诗一首。

诗曰：

行兵事事有先筹，慷慨临戎自不忧。

非是热中来媚主，纓冠祇为挂冠谋。

石公遂辞了夫人，即日起兵。行不三日，已与贼营相近，遂扎下营栅，相候再说。

那个山贼虽生在深山之中，却也甚是凶勇。前人有赞曰：

状类天魔性类熊，拔山膂力少人同。

休言蠢类无长技，猿臂从来善引弓。

一日，山大王坐在帐中，自夸其能道：“孤家赋性怪异，秉性狰狞。生于虎豹丛中，长在狐狸队里。茹毛饮血，令人窃太古之风。枕石眠云，山鬼享神仙之福。孤家少无父母，不知生自何人。只听得乳养的老妪说，俺未生之先，这深山里面，出了一个异人，不但有伏虎降魔之术，又惯与牲畜交欢。忽然一日，只见深林里面，有个带血的孩子，就是孤家。生得十分怪异，这等老妪知道是异人之子，猛兽所生，将来必定有些好处，就抱回来抚养。及至长大之后，官骸举动，件件都带些兽形。遇了豺狼虎豹，就像至亲骨肉一般。不但不害俺，都有个顾盼温存之意。闻得数十年前，曾有几句童谣道：

人面兽心，世界荆榛。

人心兽面，太平立见。

这几句谣言，分明应在俺的身上。故此，就在万山之中，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训养二十余年，方才成了气候。孤家生在山中，就把山子做了国号。上应天心，下从人愿，暂就大王之位，徐图天子之尊，一向要举兵出山。只因有个司道官儿，复姓慕容，精通武略，终日里练兵聚饷，虽不知他实际若何，却使俺这赫赫的军威，也被他名声所夺。近来闻得他的宦兴渐衰，归心颇急，所以乘此举事，好逼此老辞官，省得他犹豫不果。只是一件，从来兵法贵奇，若只靠几个兵丁，那里成得大事！喜得孤家原是兽类，平日蓄有几队奇兵，都是山间的猛兽，把他做了先锋，杀上前去，还怕谁来拦挡！闻得

谏垣——即谏院。垣，旧时用作某些官署的代称。

膂（lǚ，音旅）力——体力。

慕老儿已到军前，不免叫将校吹起号来，好待那虎、熊、犀、象四队兽兵，先去开路便了。”

再说那石公，次日升帐，吩咐道：“闻得贼头是个异类，性子骠悍异常，所用的先锋，都是猛兽，想来只可智擒，料难力取。我闻败兽之法，莫妙于火攻。你们在总路头了，掘下深坑，埋下地雷、飞焰，使他踏地机动，地雷自响。一响之后，弥天遍野，都是火星，毛虫遇火，浑身都着。烧得他疼痛，自然反奔，你们伏在要害之处。听见炮响，合兵追斩，待得胜之后，再议搜山。都要小心奉行，不得违吾军令！”众人遂各领命去讫。及至次日，到了对垒的时节，山大王的前队恰好踏着机关，机动炮响，将那些兽兵烧的毛净肉烂。山大王见势不好，遂收兵回山去了。

话说石公闻得贼兵大败，遂吩咐众将道：“本该乘胜收山，只是屡战之后，马倦人疲，恐怕有些挫折。记得临行时节，夫人再三叮咛，只劝我保全生命，如今也杀得够了，就留些余地罢。”遂亦班师而归。

及至回到衙内，闻得许告病的旨意已下，喜得面带笑容，遂口道一绝：

“凤诏颁来许迓身，劳臣今喜作闲人。

凭今莫说成功事，最怕恩纶下紫宸。我慕容介，前日出奇遇贼，侥幸成功。又喜得未曾出师以前，蒙朝廷准了病疏，容我回籍调理。我想这个旨意，亏得在捷书未到之先。若是圣上见了捷书，知道这悉功绩，方且慰留不暇，岂肯放假还乡？我如今若不早行，只怕又有别事下来，就脱身不得了。快请夫人出来商议，就此起身方好。”夫人出来道：“纶旨既下，就该速速抽身，为甚么还要迟疑观望呢！”石公道：“不是我迟疑观望，只因有心辞官，要辞个断绝，不要辞了官头，又留个官尾。待我回去的时节，这蓑衣箬笠才穿得身上，那纱帽圆领又要争起坐位来，就使不得了。”夫人道：“依你意思，要怎么样呢？”石公道：“依我看来，皇上见了捷书，一定要起我复任。我若回到本乡，那些父母公祖，如何放得我过！一定要催促起身，不如丢了故乡，驾着一叶扁舟，随风逐水而去。到了那深水万山之处，构几间茅屋，住在中间，消受些松风萝月，享用些藿食菰羹，终你我的天年方好。”夫人道：“正该如此。”叫院子过来：“你先取十两银子，到境外去等候。买下一只小小的渔船，备下一副蓑衣、箬笠，一到就要用的。”院子遂果照样置办妥当去了。石公与夫人遂将软细物件，收拾收拾，将印锡悬在公堂以上，坐了两顶二人小轿，竟到郊外来了。

及到了湖边，果见有小船一只，蓑笠俱备。石公就上了船，换上了蓑衣笠帽；夫人也换了缟衣布裙，对院子道：“我如今替你改了名子，不叫院子，叫做渔童了。渔童快些开船。”及至行了数里，石公对夫人道：“这顶纱帽，如今用不着了，待我做篇祭文，祭他一祭，然后付之流水。”遂口道数句，将纱帽拿在手中，一掷而去。夫人道：“你的纱帽既然付之东流，我这顶凤冠也要随去做伴了！”遂也值之水中。石公道：“取钓竿来，待我发一个利市！”渔童遂将钓竿递于石公。石公道：“老天！若还慕容介保得无荣无辱，稳做一世渔翁，待我放下钩去，就钓起一个鱼来！”渔童道：“我买得一副罾在这里，也和我老婆张他起来。”渔童道：“老天！我夫妻两个，还不曾

恩纶、紫宸——恩纶，指皇帝施恩于臣的诏书。纶，古代系印用的青丝带。紫宸，指皇宫。

藿食菰羹——粗食、清汤。

罾（z ng，音增）——渔网。

生子，若还有后，保佑下去就罾起一个鱼来！”未知他二人钓上网内，果得何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慕渔翁主仆聚乐 刘藐姑夫妻回生

话说石公主仆二人，一个手持钓竿，一个手挽搬罾，皆有得鱼之想。石公将竿挑起，果得一尾大鱼，及至取来看，道：“原是一个鲈鱼！昔人思莼鲈而归隐，鲈鱼乃隐逸之兆，这等看来我和你一世安闲了。”渔童也将罾儿搬起，他老婆子上前看道：“鱼倒没有，罾起一个鳖来！”渔童道：“这网鱼之有无，是我夫妻的子嗣所关。今罾起一个鳖来，这采头欠好！”其妻李氏云：“这正是得子之兆，怎说不好呢”。渔童说：“怎见得？”李氏说：“天公老爷也知你无用，教导你，若要生儿，除非与此物一样。不然，我只靠你一个，如何生得儿子出来！”两个遂一笑而散。

却说石公自从得了这鱼，心中不胜欢喜，对他夫人道：“从来第一流人，不但姓名不传，连别号也没有，所以书籍上面载无名氏者甚多。我如今只在慕字下面去上几画，改姓为莫，有人呼唤，只叫莫渔翁便了。夫人也要更改过，从今以后不得再唤夫人，只叫娘子罢。风儿顺了，叫渔童挂起帆来，待我烧壶酒儿，烹此鱼为肴，享用他一回。”叫道：“娘子我和你神仙两位，就从今日做起了。”及至行了二日，娘子道：“相公你看一路行来，山青水绿，鸟语花香，真好风景。”叫渔童：“问那岸上的人，这是甚么地方了？”渔童下船问了地名，回覆莫翁道：“这是严陵地方，去七里溪，只有十里之遥。”莫翁道：“这等说起来，严子陵的钓台就在前面，不如就在此处盖几间茅屋栖身罢。”遂拿了二十两银子，走到岸上，买了现成一所房子，坐北向南，北边是座大山，足东边紧靠大溪，只有西房两间，北房四间。莫翁道：“夫妻住在上房，渔童夫妻住在西房，编竹为墙，拥棘为门。”他四人遂将船上物件收拾下来，安置停当，仍将渔船牵在溪边柳树以上。不时的莫翁坐去钓鱼，又买了临溪间田数亩，一半为田，一半为园，钓鱼之暇，与渔童亲往耕种。

及至过了几日，渔童清晨起来，对其妻道：“今日天气清明，你在家里面暖着酒，我去溪边去下罾，等你暖热了的时，好叫我来吃。”说罢，遂带了全副的家伙，到了溪边树阴以下，将网收拾停当，下在水里。方要找个坐儿去坐，闻得他妻隔篱叫道：“酒热了，快来吃了去！”渔童遂跑将进来，饮了十数杯，说道：“这一会，想有了鱼了，我去收网罢。”及至到了溪边，将绳一拉，觉得有些沉重。心中想道：“必定有大鱼在网里！”用力一搬，仍然搬不动。叫道：“老婆子快来！”他妻听见道：

酒后兴儿正浓，闻呼不肯装聋。

去到溪边作乐，画幅山水春宫。

来到溪边说：“你为何叫我，莫非酒兴发作么？”渔童说：“你也太好事，夜间才做了这个营生，怎么又想这事呢？”他妻子说：“不是这事，你叫我做甚呢？”渔童道：“快来帮我起罾！”两个遂用力搬起。渔童道：“妙！妙！罾着这个大鱼，竟有担把多重，和你抬上岸去，看是个甚么鱼。遂将网拉的近岸，两个抬到岸上。渔童看道：“原来一对比目鱼！”他老婆也低头一看，道：“噫！两个并在一处，正好作那件事哩！你看他头儿并摇，尾儿同摆，在我们面前，还要卖弄风流。幸而奴家不是好事的人，若是好事的人，见了他，不知怎么眼热哩！”渔童道：“不要多讲，这一种鱼，也是

难得见面的。我和你把蓑衣盖了，你去请夫人，我去请老爷同出来看看。”两个遂进去，对莫翁夫妇说知此事。莫翁夫妇，就随了他二人来到溪边。渔童将蓑衣一揭，大惊道：“方才明明是一对比目鱼，怎么变做两个尸首？又是一男一女，搂在一处的，莫 怎么有这等奇事！快取热汤来，灌他一灌。”李氏跑到家里，取了些热汤来，与他两个一家灌了些下去。渔童低头看道：“好了，好了，眼睛都开了！”说话之间，楚玉、藐姑立起来道：“你们是甚么人？这是甚么所在？我两个跳在水里，为甚么又到岸上来？”莫翁听说：“你们两口是何等之人？为何死在一处，细细说来！”楚玉答道：“我们两口都是做戏的人，为半路逢奸，慈亲强逼，故至于此。”莫翁道：“这等说来，是一对义夫节妇了，可敬可敬！”莫娘子问道：“你两个既然先后赴水，就该死在两处，为甚的两副尊躯，合而为一？”这也罢了，方才瞿起的时节，分明是两个大鱼，忽然半时间又变做人形，难道你夫妻两口，有神仙法术的么？”藐姑道：“我死的时节，未必等得着他，他死的时节，也未必寻得着我。不知为甚么缘故，忽然抱在一处，又不知为甚缘故，竟像这两个身子原在水中养大的一般，悠悠洋洋，绝无沉溺之苦。不知几时入网，几时上岸，到了此时竟似大梦初醒，连投水的光景，却在依稀恍惚之间，竟不像我们的实事了！”又对楚玉道：“这等看来，一定又是宴公的手段了，我们两个须要望空拜谢。”遂望空叩首而起道：“老翁二位请上，待愚夫妇拜谢活命之恩。”莫翁扶住道：“这番功劳，倒与老夫无涉，是小价夫妇瞿着的。”楚玉道：“这等也要拜谢！”莫翁道：“取我的衣服与他二位换了，一面煮酒烹鱼，又当压惊，又当贺喜，未知尊意若何？”楚玉道：“活命之恩尚且感激不尽，怎么又好取扰。”莫翁道：“这有何妨，未知你二人曾完配否？”楚玉与藐姑想道：“若将水中的事情说出，不惟旁人不信，就我二人也觉荒唐无凭。”遂对莫翁道：“虽有此心还不曾完配。”莫翁道：“既然如此，待我拣个吉日，就在此处替你二位完婚，在茅舍暂住几时若何？”楚玉、藐姑遂到了莫翁家中，换了衣服，用了饮食。莫翁遂将自己的住室，夹开了两间，给他两个做了喜房，就于晚间给他成亲。这且不提。

再说那庄村上，闻的此事，一班男女老幼无不来看。莫翁就将今晚成亲的事，也告诉了一遍。众人俱说：“我这去处，有这等奇事，凡我庄乡理宜送礼来贺。但乡间所事不便，不如各献所有罢。”莫翁道：“如此最好！”未知庄乡果拿何物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贺婚姻四友劝酒 谐琴瑟二次合卺

却说到了晚上，庄西头有一个五十四五岁的樵叟，中间有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农，比邻有一个四十余岁的老圃，各出所有道：“我们三个与新到的莫渔翁，结为山村四友，最相契厚。闻得他备了花烛，替谭生夫妇成亲，我们各带分资，前来贺喜。借此为名，好博一场大醉。来此已是，莫大哥在家么？”莫翁开门道：“正要奉邀三位，来得恰好。”众人道：“闻得你替谭生成亲，我们特来奉贺。”一人道：“小弟砍柴的人，谨具松柴一束，权当分资。”农夫道：“小弟是种田的人，没有别样，谨具薄酒一壶，权当分资。”圃夫道：“小弟是灌园的，谨具芹菜一束，正合野人献芹之意，权当贺礼。”莫翁道：“小弟做主人，怎么好扰列位，既然如此，只得收下了。”众人道：“成亲的事，定要热闹些才好。乡间没有吹手，不免把我们赛社的锣鼓拿来，大家敲将起来，也当得吹手过。只是这个傧相没有，不免将牧童叫来，问他能否？”樵夫辞了众人，去取锣鼓，兼叫牧童。

转盼间，牧童合着锣，樵夫提着鼓，从外鸣锣击鼓而来。牧童道：“我是学过戏的，唱班赞礼之事，是我花面的本等，快请新郎出来！”莫翁对楚玉道：“这几位敝友，是我同村合住的人，特来相助。”楚玉道：“时辰尚早。”莫翁道：“趁着众人在这，完了好事罢。”莫娘子陪出藐姑来，道：“新人来了！”众人遂拥着谭郎与藐姑，同拜了四拜，谭生又谢了莫翁与众人。众人道：“谭郎娶得这样一个佳人，我们定要奉敬二人一杯。”楚玉道：“小弟尊命，贱室是不饮酒的。”牧童说：“我有一个法儿，不怕他不饮。”众人道：“甚么法呢？”牧童道：“每人奉敬一杯，他要不饮的时节，我们就将谭先生尽打，必等他饮了方才住手。料他没有不痛他的！你们说这个法儿好不好？”众人说：“妙极！”樵夫说：“我先奉敬一杯！”遂酌满满一杯酒儿，放在藐姑面前，藐姑笑而不饮。樵夫拉着楚玉的左手，道：“我不动手，令妇人是不吃的，待我打起你来！”遂在楚玉肩臂上，认真打了两拳。楚玉叫道：“疼的紧，娘子快吃了罢！”圃夫、农夫、牧童俱是如此，藐姑一连吃了数杯。莫翁道：“酒已够了，将新人送入洞房罢。”莫娘子与藐姑遂都进去了，楚玉与众人又同饮了一回。众人说：“天不早了，我们散罢，别落新人的埋怨。”遂各大笑而去！

楚玉到了房内，见莫娘子与藐姑还在那里说话，莫娘子见楚玉来了，遂也抽身而去。楚玉将门闭了，向藐姑道：“今日之事，未知又是梦中否？”藐姑道：“今日较视从前，大不相同，想是不是梦中了。”两个遂解衣就寝，楚玉以手去摩他的那话，宛然豆蔻谨含，瓜未曾破。低声向藐姑道：“以此看来，乃知前日成亲之事，只是神交，并未形遇了。”说罢，遂将藐姑的金莲高擎，藐姑也就以手导其先路，这种情趣又在不言之表了。事毕睡去，直到次日红日高升，尚未醒来。渔童对他妻李氏道：“昨日搬起他来的时节，明明是对鱼，忽然变作两个人！倘然这一夜之内明明是两个人，仍然又变为一对鱼，这事就越发奇了。我是个男人，有些不便，你去到窗棂间，看他一看。”李氏遂到了窗户底下，用舌将窗纸润开，看了一回来道：“虽未变成鱼，如今却又是两首相并，两口相对，竟成了一对比目人了！”说罢，遂大笑了一回。

楚玉与藐姑亦惊悸而起，到了莫翁屋内，感谢不尽。莫翁道：“我看你姿容秀美，气度轩昂，料不是寻常人物，何不乘此妙年，前去应举呢？”楚玉道：“我少年间，也曾悬梁刺股，其如丧敝囊空何。”莫翁道：“这等不难，老夫虽是钓鱼的人，倒还有些进益。除沽酒易粟之外，每日定有几个余钱，兄若肯回去应试，这些资斧都出在老夫身上。”楚玉道：“若是如此，是前恩未报，又蒙厚恩了！”莫翁道：“这也不妨，但自今已近期，不日就起程方好。”楚玉道：“事不宜迟，老公若肯帮助，小生今日就起程了。”莫翁道：“所关甚大，不便久留，我就给你将行李收拾停当，你与令夫人商量商量，好送你二位起身。”楚玉遂到屋里，与藐姑说知，又来到这边道：“二位恩人请上，待愚夫妇拜辞。”莫翁道：“不敢，俺们也有一拜。”四人遂各拜了四拜。莫翁道：“渔童挑了行李，送谭官人一程。”楚玉再三推辞道：“多蒙救命之恩，已经感激不浅，何敢又劳远送。”渔童道：“这个何妨。”遂挑起行李前行，楚玉夫妇相随，竟往京城而去。要知后事，再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谭楚玉衣锦还乡 刘绛仙船头认女

却说楚玉与藐姑到了京城，乡会两试，俱登高魁。只因有衔无职，所以将近一载，尚在京都。一日，楚玉笑容满面，得意而归。藐姑道：“想是相公恭喜了！不知你授何官职，选在甚么地方，何日起程，可与奴家同去否？”楚玉道：“叨授司李，选在汀洲，明日就要起程。我和你死在水中，尚且不肯相离，岂有上任为官，不带你同行之理么！”藐姑道：“我不为别的，要别上任的时节，同你去谢一谢恩人，不知可是顺路么？”楚玉道：“就使不是顺路，也要迂道而行。”藐姑道：“我和你这段姻缘，为做戏而起，以戏始之，还该以戏终之。此番去祭奠公，也该奏一本神戏。只怕乡村地面上，叫不出子弟来，却怎么处呢？况这十月初三日，又是宴公的诞日。此时已是九月，路途遥远，只是赶不及了。且到那边再作区处，或者晏公有灵，留下了戏子，等我们去还愿，也不可。知。”楚玉道：“少不得差人去打前站，叫他先到那边料理还愿之事。再写一封喜信，寄与莫渔翁，使他预先知道也好。”遂写书吩咐院子，如此，如此。

院子遂持书而往，早行夜宿，已到严陵地方。问着七里溪，敲莫翁的门道：“我是谭老爷家人，差来下书的。”莫翁开门道：“是那个谭老爷呢？”院子道：“是去年被难到此，蒙你相救的人。如今得中高科，选了汀州司李，不日从此经过，要来拜谢恩人，叫我来下书的。”莫翁道：“在下即姓莫，如此请里面坐下。”院子与莫翁叩头，起来道：“前途有事，不敢久留，即此告别了。”莫翁送了院子，回来对夫人道：“娘子，谭生的功名已到手了，赴任汀州，从此经过。先着人来下书，他随后就到了。”娘子说：“叫人可喜！他既然选在汀州，就是我们的田治了。你有心做个好人，索性该扶持他到底，把那边的土俗民情，衙门利弊，对他细说一番。叫他也做一个好官，岂不是件美事！”莫翁道：“如此就要露出行藏来了。”又想道：“也罢，我自有个道理。”遂作诗以见意。

诗曰：

自笑痴肠孰与同，助人成事不居功。

一般也有沽名具，耻向名场作钓翁。

这且不提。

再说那楚玉夫妇，一路行来，已到严陵地界。楚玉在船上戏藐姑道：“前面山坡之上，有两个人影，只怕就是莫公夫妇，也未可知。”及至到了跟前，莫翁看见楚玉，早在船头站立。遂高声道：“那不是谭老爷么？”楚玉道：“那不是莫恩人么？”泊岸下船。莫翁道：“溪边路湿，不便行礼，请到荒居相见。”楚玉夫妇遂跟莫翁夫妇到了里面，望上就拜。莫翁扶住道：“高中巍科，两番大喜，都一齐拜贺了罢。”遂一同拜了四拜。又请渔童夫妇，谢了打捞之恩。楚玉道：“念小生初登仕籍，未有余钱，輶仪先致鄙意。图报尚容他日，取土宜过来。”莫翁道：“山居寒俭，不曾备得贺仪，怎么倒承厚贶！别无可敬，必在寒舍暂留一日，明日就不敢相强了。”楚玉叫院子

輶(yóu, 音由)仪——薄礼。

厚贶(kuàng, 音况)——厚赠。

取下行李，就在莫翁处过宿。次日，莫翁向娘子道：“昨日的事情，可做妥了？”娘子点头示意。楚玉道：“有言在先，小生略有寸进，与二位同享荣华。如今我们上任，要接你们去了，千万莫要推辞！”莫翁道：“多谢盛情，念我二人，是闲散惯了的人，这是断不敢领的。”楚玉道：“既是如此，我们再图后报。”遂辞别上船而去。

却说那前站先到了埠镇上，问道：“这边可有戏么？”其一人道：“这晏公的诞日，原是十月初三，只因被大雨数日耽搁了，如今改在十一月初三，方才替他补祝。如今那些优人，都现在这里，名为玉笋班。不知尊客问他作甚么呢？”院子道：“我家老爷从此经过，有晏公愿戏一台，要来为戏。不知这玉笋班中的人物若何？”那人道：“这班从前一生一旦，都投水死了。现今做正生的就是当初做旦的母亲，叫做刘绛仙，是正旦改的。那做旦的妇人，是别处凑来的角色，如今生旦俱是女的了。”院子道：“不知今年庙会首是谁？”那人道：“就是在下。”院子道：“原来如此。有一锭银子，烦尊贺拿去做定钱，说老爷明日就到，一到就要做的，这桩事在你尊贺身上。我如今赶上船去，回复老爷一声。”及至到了船上，对谭爷说知此事，楚玉喜道：“妙极，妙极！这一定又是晏公的手段了。”藐姑道：“只是一件，我母亲既在这边，如今一到就要请来相见了。难道相见之后，还好叫他做戏不成！”楚玉道：“我们到时且瞒着众人，不要出头露面，直等做完之后，说出情由，然后请他相见罢了。”藐姑道：“说得有理。既然如此，连祭奠晏公都不消上岸，只在舟中遥拜罢。”

及至次日到了，见那戏台仍是搭在水里。楚玉即叫将船湾在台子西面。吩咐道：“对戏上说，不做全本，止演零出。开剧要做王十朋祭江，完了之后，再拿戏单来点。”院子遂吩咐下去。藐姑道：“怎么点这一出？”楚玉道：“如今正生是你令堂，你当初为做荆钗，方才投水。今日将荆钗试他，且看做到其间，可有伤感你的意思否？”说话之间，台上参神已毕，见绛仙扮王十朋上。唱道：

一从科第凤鸾飞，被奸谋，有书空寄，毕萱堂无祸危。痛兰房，受岑寂，捱不过，凌逼身，沉在浪涛里！

白：

禀上母亲：“你是高年之人，受不得眼泪，请在后面少坐，等孩儿代祭罢。”斟酒向江道：“我那妻呵！你当初在此投江，我今日还在此祭奠，料想灵魂不远，只在依稀恍惚之间。丈夫在此奠酒，求你用一杯儿。

唱：

呀，早知道这般样拆散呵，谁待要赴春闹？便做腰金衣紫待何如！端的是，不如布衣倒不如布衣，则落得低声啼哭，自伤悲！

唱罢，一面化纸，一面高叫道：“我那藐姑的儿呵！做娘的烧钱与你，你快来领了去。”遂号啕痛哭起来。台内高叫道：“祭的是钱玉莲，为甚么哭起藐姑来！”绛仙收泪道：“呀！睹物伤情，不觉想到亡儿身上，是我哭错了。”藐姑在船上，揭起帘子高叫道：“母亲起来，你孩儿并不曾死，如今现在这边。”绛仙立起，望船上一看道：“不好了！两个阴鬼都出现了。你们快来，我只得要回避了。”台内人一齐都出来，看了一看道：“活人见鬼，不是好事，大家散了罢！”船上院子高叫道：“你们不要乱动，船里坐的不是鬼，就是谭老爷夫人的原身。当初被人捞救，并不曾死，如今得中高

魁，从此上任。你们不信，近前来看就是了。”台上道：“不信有这样奇事！叫人快搭扶手，待我们上岸去看。”及至到了船上，看道：“呀！果然是原身！不消惊怕了，一同出去相见。”绛仙、文卿见了道：“谭生、大姐，你们果然不曾死？竟戴了真纱帽，顶着真凤冠了！”藐姑道：“爹娘请坐，容孩儿拜谢养育之恩！”楚玉道：“养育之恩不消谢，那活命之恩到要谢谢的。”文卿与绛仙道：“惭愧，惭愧！”

绛仙道：“我儿，你把那下水之后，被人捞救的事情，细细讲来。”藐姑道：“这些原委，须得一本戏文的工夫，才说得尽，少刻下船，和你细讲罢。只是一件，女婿做了官，你不便做戏了，快些散班，同我们一齐上任去罢。”文爷说：“去倒要去，只是这两副子脸没有放处！”众人道：“不妨，戏箱里面，现成鬼脸，每人带着一个，叫做牛头丈人，鬼脸丈母就是了！”楚玉道：“不要取笑，未知那钱万贯怎么样了？”众人道：“只因为你，把一分无数的家资，化了个干干净净，方免了死罪！如今充军出去了。”楚玉道：“这个是理当！”话犹未了，只见来接新官的衙役来报道：“禀老爷，不好了！地方上生出事来了。”毕竟所生何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谭楚玉斩寇立功 莫渔翁山村获罪

话说谭老爷闻得差人来报，究地方有何事情，遂叫众人退后，问差人道：“地方果有何事，给我细细说来。”差人道：“山贼破了汀州，十分猖厥。还喜得不据城池，单抢金帛子女，如今又到别处去了。”谭爷听了，惊道：“这等说起来，竟是一块险地了！下官既受国恩，就是粉骨碎身，也辞不得了。只是地方多事，不便携眷。差人，你们先去，我不日就要到任了。”差人遂叩头而去。楚玉向藐姑道：“夫人，你且在莫渔翁家暂住几日，等地方宁静之后，我差人来接你。”藐姑遂将行李分开，只见行囊里面，有字一封，上写“平浪侯封”四字。楚玉拆开一看，竟是一本须知册，把汀州一府的民情利弊，与贼营里面虚实的情由，注的明明白白。叫我一到地方，依了册文做去，不但身名无恙，还有不次之升。这等说起来，晏公的意思，竟要扶持到底了：“夫人，我你快些拜谢！”楚玉对绛仙道：“不便来接，要去自去罢。”即就告别。绛仙听了，也自觉无味，这且不提。

再说楚玉自从到任以后，一举一动，俱照册文行事。所以未及一月，歌声载道，民心欢悦。一日想道：“下官到任以来，喜得民安吏职，官有余闲。只是山贼未除，到底不能安枕。前日蒙晏公显圣，把治民御盗之略，造成册子见遗，我把治民之事，验他御盗之方。谁想一字不差，前功如此，后效可知。所以往各处申详，力任征剿之事。蒙上台批下详文，把各路兵马钱粮，都属我一人提调。又虑官卑职小，弹压不来，因俺未到之先，有个慕容兵道，在阵上降贼去了。就委俺暂署此职，以便行兵。若能灭贼成功，即以此官题授。今乃出师吉日，不免把随征将校号令一番。”遂齐集众将，吩咐道：“本道今日用兵，不比前人轻举，智图必胜，虑出万全。料想那几个小贼，不够本道诛夷。只是一件，要防他战败之后，依旧入山。到了巢穴之中，再去剿除，就费力了。左营将校，领一枝人马，守住入山的要路，使他无门可入；右营将校，带一枝人马，先入山中焚毁他的巢穴，使他无家可归。斩将擒王，就在此一举了！小心用命，不可有违！”众人遂各领命而去。楚玉也自领全军杀将前去。及至两军相对，真个人强马壮，一以当百。杀得那些山贼，抱头而窜。及至到了山前，又见满山火起，山大王知是被人焚了巢穴，就拨马从小路而奔。谁知小路也有埋伏，一鼓之间，将山大王活擒过来。楚玉吩咐，就此奏凯收兵。

及至归到衙门，赏劳众将已毕。查点贼寇，八个都有，惟少投降的那个叛贼慕容兵备道。楚玉道：“待我移会各衙门，画影图形，定要拿住此贼，然后献俘。你们众将之中，有能密访潜拿，解到军前者，就算首功，另加升赏。”内有一将道：“小将有个朋友，前日从浙江回来，说在山中遇见一人，分明是他的模样。求大人赏宪牌一纸，待小将扮做捕人，前去缉获。若果是他，只消协同地方拿来就是了。”楚玉道：“既然如此，有宪牌在此，就委你前去。”那人拿了宪牌，遂同手下一人办就捕役。行了三日，已到严陵地方。牌将对那人道：“来此已是，大家都要小心。”那人道：“那边松树底下有个睡觉的，不免去唤他醒来，预先问个消息，再讲。”二人遂到松树底下，看道：“这就是他了，快取家伙出来！”叫道：“慕容老爷，快醒来！”石公起来道：“我是个深山野人，并无相谢，与诸公绝不谋面，不要错认了。”

牌将道：“不错不错，你原任漳南巡道，我是你标下的将官，岂有认错之理。快不要推辞，随我到原任地方去。”石公道：“你们既然认得我，也不必遮瞒了。只是出山一事，我是断断不从的。烦你去回复本官，放过了我罢。”牌将道：“快些下手！”遂将索子与他带了。

石公大惊道：“这是甚么缘故？就要我去，岂有用官法拘拿之理！是那个官儿差你来的？”牌将道：“奉汀州谭老爷的军令，特来拿你，有宪牌在此，你自己看来。”石公道：“呀！果然是他的。我对你讲，你那本官，与我最相契厚。他未遇之先，夫妻两口的性命，都是我救活的。为甚么恩将仇报，竟把叛犯二字，加起我来！既然如此，待我从家里过一过，他的夫人现在，你若不信，去问她一声就是了。”牌将道：“既然如此，就带便过一过。”及至到了门首，叫道：“娘子，快请谭夫人出来！”二人出来见道：“这是怎么说，他们三个是何等之人，为何没原没故，锁住了你？快些讲来！”石公对藐姑道：“不奉别人的官差，是你那位有情有义的尊夫，感激我不过，差他来报恩的，多谢多谢。现有宪牌在此，是亲笔标的，不信拿来请看。”藐姑接来看道：“呀！果然是他标的。这等说起来，竟不是个人了！”对差人道：“有我在，不怕他险到那里。快些放了，待我去回复他。”牌将道：“噫！好大体面，你既是夫人，为甚么不随去上任，倒住在反贼家里？莫说不是，就是真的，也没有老爷拿贼，夫人释放之理。快些起身，不必再说闲话。”藐姑道：“夫妻二字，岂是假得的，既然不信，连我也带去，一同审问就是了。”牌将道：“这句话还说得有理！既然如此，雇下一只大船，我们带了犯人，坐在前舱，你同他的妻子，住在后舱，一同前去便了。”牌将着一人前去雇船不提。

再说慕娘子向藐姑道：“谭娘子，想是我家男子，当初说话之间，不曾谨慎，得罪了谭官人。所以公报私仇，想出法来害他。全仗你去周全，夫归二人的性命，就在你身上了。”藐姑道：“他是个有心人，决不做负心之事。我仔细想来，毕竟有个缘故。既然如此，快些料理船只，即便起身，且看到了那边，是怎样处治。”

要知后事，观下回便明。

第十五回

真兵备面骂楚玉 假兵备遗害慕公

却说楚玉自从破了山贼，蒙圣恩不次加升，就补了漳南兵宪。一日想道：“昨日左营牌将，有塘报寄来，说叛臣已经拿住。我的夫人现在他家，这等讲来，就是莫渔翁了？我不信那位高人，肯做这般反事；或者是差官拿错了，也未可知。我细想来，若果是拿错的便好。万一是他，叫我怎生发落。正了国法，又背了私恩；报了私恩，又挠了国法。这桩事情，着实有些难处。且等他解到，细细审问一番，就知道了。”

一日，见差官禀道：“叛犯拿到。”楚玉道：“你在那里获着的，他作何营业，家口共有几名，可曾查访的确，不要错拿无罪之人。”差官禀道：“他住在严陵地方，钓鱼生理，夫妻两口，仆奴二人。不但面貌不差，他亲口承认说，在此处做官是实。此外更有一位妇人，说是老爷的家眷。小官不辨真假，只得也请他同来，如今现在外面，要进来替他伸冤哩！”楚玉道：“这等是他无疑了！国法所在，如何徇的私情，我有道理。”吩咐道：“那位女子，原是本道的亲人，当初寄在他家，并不知本人是贼。如今既已败露，国法难容。不但本犯不好徇情，连那位女子，也在嫌疑之际了。”吩咐巡捕官，“打扫一处公馆，暂且安顿了他。待本道处了叛贼，奏过朝廷，把心迹辨明了，然后与他相见。”再吩咐将犯人带上来。

楚玉指着石公道：“哦，原来那殃民误国、欺世盗名的人，就是你么！你既受朝廷的厚禄，就该竭节输忠。即使事穷力尽，也该把身殉封疆，学那张巡、许远的故事。为甚么率引三军，首先降贼，是何道理？从直招来！”石公道：“你又不丧心，不病狂，为何白日青天说这般鬼话！我何曾降甚么贼来？”楚玉道：“怎么到骂起我来，这也奇极了。哦，你说没有见证么？”叫各役过来，你们仔细认，三年之前，在本衙做官的，是他不是！不要拿错了。”众人上前看了道：“一毫不差，他是我们的旧主。终日报事过的，恐有认不出的道理。”石公道：“我何曾不说做官，只问降贼之事，是何人见证？你何为当问不问，不当问的反问起来？”楚玉道：“也是，叫众将过来，他降贼之事，是真是假，你们可曾眼见？都要从直讲来不可冤屈好人。”众人道：“是将官们眼见的，并非虚枉。”楚玉道：“何如？还有甚么话讲。”石公道：“这些将官衙役，都是你左右之人，你要负心，他怎敢不随你负心！这些巧话，都是你教导他的。”楚玉道：“你犯了逆天大罪，倒反谤起我来。你道这些将官、衙役，都是我左右之人，说来的话不足信。也罢！”叫左右：“去把地方上的百姓，随意叫几个来，看他们如何？”衙役遂到外边，叫了十数个人来。楚玉道：“你们上前去认一认，他可是降贼的兵备不是？都要仔细，不可冒昧，有致误伤好人。”众人看道：“是不差！只是一件，他起先一任，原是好官。只是后面再来，不该变节。求老爷将功折罪，恕了他罢。”楚玉道：“别罪可以饶恕，谋反叛逆之罪，岂是饶恕的！你们去罢。”楚玉道：“料想到了如今，你也没得说了。本道夫妻二人，受你活命之恩，原无不报之理。只是国法所枉，难以容情。”叫左右：“暂松了绑，取出一桌酒饭来，待我奉陪三杯，然后正法！合着古语两句，叫做：今日饮酒者私情，明日按罪者公议。今日之事，出于万不得已，并非有意为之。你是读书明理之人，自当见谅，求你用了这杯酒罢！”石公大怒道：“你这些圈套，总是

要掩饰前非，有谁人信你！你当初落水，是我救你性命；回去赴试，是我助你盘费。这些恩情，都不必提起。只说你建功立业，亏了谁人？难道是你自家的本事！你若不是我暗用机谋，把治民剿贼的方略，细细传授与你，莫说不能成功，只怕连你这颗狗头，也留不到今日，在阵上就失去了。”楚玉道：“别的功劳，蒙你厚恩，那剿贼之事，与你何干？也要冒认起来！何曾你授甚么方略，这句话从那里说起？”石公道：“哦！你还不知道么？我且问你：赴任的时节，那本须知册子，是何人造的？”楚玉道：“是晏公给我的！”石公道：“那是俺旧令尹，把精神费尽，谁知今日到惹出这等事来！”楚玉道：“那本册子竟是你造的了？既然如此，为甚么不自己出名，写了平浪侯的神号呢？”石公道：“只为刻意逃名，不肯露出做官的形迹，所以如此。我一来要替朝廷除害，二来要扶持你做好官。谁想你自己得了功名，到生出法来害我！”楚玉道：“呀！这等说起来，你竟是个忠臣了，为甚么又肯谋叛？”石公道：“我何曾谋叛，想是你见了鬼了！”楚玉道：“你入山之后，皇上因贼寇难平，依旧起你复任。地方官到处寻访，从深山里面请你出来，指望你仍似前番替朝廷出力，谁料你变起节来！因有这番罪孽，才有这般风波。难道你自己心上还不明白么！”石公听道：“这等说起来，不是你有心害我，或者地方官寻得急切，有人冒我姓名，故意出来谋叛，也未可知道。求你审个明白，不然性命还是小事，这千古的骂名，如何受得起！我起先不肯屈膝，如今没奈何，到要认做犯人，跪在法堂上听审了。”楚玉道：“既然如此，待我提出贼头来问个明白。若果有此事，就好释放你了。只是一件，等他提到的时节。你到要认做降贼的人，只说与他同谋共事，我自有巧话问他。真与不真，只消一试，就明白了。”叫左右：“取监犯出来！”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审问便明。

第十六回

谭官人报恩雪耻 慕介容招隐埋名

却说将监犯提出，楚玉问道：“圣旨已下，叫本道不消献俘，待拿着叛臣与你一同梟斩。如今那叛臣已拿到了，本该一同正法，只是一件，我才问他，他说不是真正叛臣，乃冒名出来，替你做事的，情有可原，罪不至死。我心上要释放他，所以提你出来，问个明白。这冒名之事，可是真的么？”监犯道：“真便是真的，只是此人险恶非常，小的恨他不过。要杀同杀，求老爷不要放他！”石公道：“我与你是同事之人，为甚么这等恨我？”监犯道：“你未曾出山的时节，得我千金聘礼，后来假装兵道，在阵上投降。我把你带在军中，凡得来的金帛，都托你掌管，你就该生死不离，患难相共才是。你见风声不好，就把财帛卷在身边，飘然而去。难道我做了一场大贼，单单替你事不成？要死同死，决不放你一个！”楚玉道：“天下人尽多，那一个假装不得，为甚么单去聘他？”监犯道：“只因他的面庞与慕容兵道一模一样，所以把千金聘礼，去聘他出来。”楚玉大笑道：“原来如此！这等说起来，他不是你的仇人，你的仇人还不曾拿到，待拿到的时节，与你一同正法便了。”监犯道：“明明是他，怎么说个不是？”楚玉道：“这是慕容兵道的原身。他解任之后，并不曾出山。你若不信，走近身去，细认一认就是了！”监犯看道：“果然不是，这等不要屈他。当初是我该死，不该把假冒的事，坏了你的名声，得罪得罪！”楚玉亲自下来，扶起石公道：“下官多有得罪，还求见谅！且请衙内去，换了衣服。”

说话未完，只见有一衙役禀道：“假兵备拿到了，求老爷发放！”楚玉道：“带进来！”遂将假兵备带进。楚玉将此人一看，果然与石公分毫不错。楚玉道：“是何人获住的？”其中一人跪道：“是小的拿住的！”楚玉道：“你姓甚名谁，家住那里，如何知他是个叛贼？从实说来！”那人道：“小的姓王，名叫大元，离城五十里，三角山茅屋庄居住，耕种为业。只因那日，忽然来了一个，要在小的庄上住。当日就拿金子一千，买了房子，并无家眷，小的就知来路不明。及至过了几日，小的进城卖布，见城门上挂的一个影子，与他一样，方知他是叛贼！小的所以同着地方拿来的。”楚玉道：“有何见证呢？”王大元说：“现有金银一箱，腰刀一把，是小的从他家里翻出来的。”楚玉道：“抬金银过来。”地方遂将箱子抬上。楚玉道：“王大元获贼有功，赏金子一百两，地方也赏银子百两，俱各去罢。”叫：“将冒犯与我用夹棍夹起来！”冒犯道：“不用夹，小的招来就是了。小的好好住在山里，一日山大王着人抬了一千两金子，来到说我如此如此。我想世上要做官，必定要拿银子出来；如今又得做官，又得金子，那里有这等好事！所以小的就应承了他了。谁知有这等事呢？求爷爷活命罢！”楚玉道：“如今贼头已获，冒犯又有，就绑出去斩首示众！”遂将二人斩讫。

楚玉退堂，向石公道：“下官昏聩无知，不能觉察，致累大恩人受此虚惊，多有得罪！”石公道：“若非秦镜高悬，替老夫雪冤洗耻，不惟陨身一旦，亦且遗臭万年。待老妇到来，一同拜谢。”院子禀道：“二位夫人到了。”楚玉向藐姑道：“我平贼的功劳，又亏慕先生指引，快来拜谢恩人！”石公对他夫人道：“娘子，我降贼的奇冤，全亏了谭先生昭雪，快来拜谢了恩！”四人俱各拜了四拜。石公道：“老夫素抱忠良之愿，忽蒙不轨之名，虽然无

愧于心，形迹之间，也觉得可耻。如今所望于知己者，不但保全骸骨，还求洗濯声名。辨疏一道，晓谕几通，只怕都不可少。”楚玉道：“岂但奏闻皇上，晓谕军民，还有特本奉荐，定要请你出山！”石公道：“快不消如此！我是有泉石膏盲、烟霞痼疾的人，你若叫俺出山，俺何如那时不辞官呢？”楚玉道：“原来高尚之心，这等坚决。既然如此，倒不敢奉强了。”石公道：“老夫是个迂人。不但没有出山之心，还有几句招隐的话。虽然逆耳，也要相告一番。凡人处得意之境，就要想到失意之时。譬如戏场上面，没有敲不歇的锣鼓，没有穿得尽的衣冠！有生旦就有净丑，有热闹就有凄凉。净丑就是生旦的对头，凄凉就是热闹的结果。仕途上最多净丑，宦海中易得凄凉。通达事理之人，须在热闹场中收锣罢鼓，不可到凄凉境上挂印辞官。这几句逆耳之言，不可不记在心上。”楚玉道：“这几句话，竟是当头的棒喝，破梦的钟声。使下官闻之，不觉通身汗下。先生此番回去，替我在尊居左右构茅屋几间，下官终此一任，即便解组归隐，与先生同隐便了。”于是，石公告辞回归。楚玉苦留不住，二人洒泪而别。

且说楚玉自石公去后，思想仕宦之途，如浮云之过太虚，何不趁此把拿获叛逆之事，奏明朝廷，好为归山。遂以便修本，以便辞官，挈妻子赴严陵去了。自去之后，绛仙同文卿来寻女儿，及至衙门见印锡高悬，不知去向。文卿对绛仙道：“楚玉高居驷马，尚且不恋，其高尚之心，人自不及。况你我乃下贱之辈，岂可同居！”遂索然而回。

再说楚玉在严陵时，与石公不时相聚，昼或持竿同钓，夜或清谈不倦，悠悠荡荡，以乐天年。后石公纳妾生子，楚玉亦得二子。后嗣仍为科甲人物，绵绵延延，荣华不断。皆以存心忠厚，故有此报也。岂比目鱼之细事，益可忽乎哉！

诗曰：

迩来节义颇荒唐，尽把宣淫罪戏场。
思借戏场维节义，系铃人授解铃方！

燕子笺

[清]澹园 著

主要人物表

霍都梁	字秀夫、扶风茂陵人氏，后中状元
秦若水	与霍家世交
郗安道	科甲出身，朝中礼部尚书
鲍氏	郗安道夫人
郗飞云	郗安道、鲍氏之女，封诰为节度夫人
鲜于佶	
贾南仲	郗安道同年，天雄节度使
华行云	妓女、封诰为状元安人

第一回

别恩师来都应试 馈良朋水墨观音

扶风才子，嫖姚后裔，霍姓都梁。挈友长安取应，为试期尚远，追欢笑，暂过平康。丹青笔，听莺扑蝶，小像写云娘。不料朱门有女，与青楼一样，窈窕相当。把春容笺咏，燕子衔将。被同侪计构，更名姓，决策勤王。二美并，麒麟高阁，走马状元郎。

——汉宫春

天地间，惟婚姻一道，总由天定，莫可人为也。有三媒六妁得就姻缘的，也有始散终成才全匹配的。更有那东床坦腹是择婚眼高的，屏风射雀是宿缘暗合的。还有那红叶流水竟结丝萝，纁衣题诗欣成眷属的。自古及今，难以枚举，独有才子佳人凑合最难，往往经多少离合悲欢，历无限是非口舌，才能完聚。总而言之，须得月下老人婚姻簿上注了姓名，虽然受些险阻，到底全美。我故说：“婚姻一道，总由天定，莫可人为也。”闲话休题，我且举一件最奇的故事，说与看官们听。

且说大唐元宗年间，有个才子，姓霍，名都梁，表字秀夫，扶风茂陵人氏。原是嫖姚后裔，近来流寓西京。生得貌赛潘安，才过班马，浑身潇洒，满腹文章，不止歌赋诗词，还晓丹青妙技，只是双亲早逝，室家未偕，异地漂流，萍水游荡。幸蒙玩任广文先生，姓秦名若水，是位老成前辈，与霍家世交，因爱霍生才学，邀在署中读书，朝夕谈论，甚是相合。这日，霍生独坐书斋，忽生感叹。说道：“近蒙秦先生以国士待我，甚深感激，但念自己景况，孤身无倚，不免凄凉，不知何日能遂凌云之志，得效于飞之欢，才完我终身大事。今当春明时候，景色撩人，不能到郊原闲玩，且在这书院周围池苑游赏，一面清遣消遣。你看：池中梅花倒影，岸上莎草铺茵，才过残冬，又临明媚，果然另是一样景象。闲常想那潘安仁容颜美丽，每逢游玩妇女见了，掷果满车，偶因元宵佳节，遇佳人遗金雀一只，结了姻缘。后住河阳，名为花县，千古流芳。我霍都梁虽有才学，功名未就，红鸾未盟。为何这样命薄？”正自己嗟叹，忽见本学一个门斗，走到跟前，手里拿着一封书信，见了霍生，说：“这封书是鲜于相公捎来的，说道长安今岁黄榜招贤，他已起身，在路上客店中，专等相公同行。”遂把书递过来，霍生接在手中，拆开封口，暗暗念完，说：“既是鲜于相公已行，我就收拾早晚赶上，与他同去极好。”门斗说：“在下极承相公看顾，但斗胆有句话，不好说得。”霍生道：“但说何妨。”门斗说：“我看那鲜于相公做人，比不得相公。猫头鼠眼，不是至诚人，况且花柳场中，不觉着意，不要学坏了，不如各奔前程才好。”霍生道：“多谢你好意。只是我与他同窗日久，暂与共事，也自无碍。等我登科后，自然好歹分明，不能相染。你与我请秦爷出来，当面辞过，明早好行。”门斗遂把话传进去，秦学官闻听，说：“今日报来，我已升汧

挈友——情意相投的朋友。“挈”同“契”。

同侪(chái, 音柴)——同辈, 同类的人。

纁(kuàng, 音况)衣——丝棉作的上衣。

嫖(piào, 音票)姚——勇健, 轻捷貌。

未偕(xié, 音鞋)——未成婚的意思。

阳县令，文凭限定，走马上任，正要与门生霍秀夫一别而行，不知请出来有何话说。”霍生见老师出来，施下礼去，秦公答还。霍生道：“门生数年深蒙教训，今日有同窗书到，说试期已迫，约同一齐取应，特请老师出来拜别，明早便可登程。”秦教官道：“原来如此，可喜可喜！贤契高才博学，国士无双，此去南宫，定占魁选。老夫今日闻信，升任汧阳，目下也要打点上任，有些微卷价，聊代饯行。等候登科，再申薄贺罢！”叫斋夫把卷价取来，送于相公。霍生接过来，说：“多谢老师费心了。”然后拜下揖去，秦教官道：“好说。但愿此去鸞迁上苑，鱼跃龙门，便不负吾属望之心了。”霍生道：“门生菲材，恐不能如老师之愿。书籍、剑匣俱已齐备，就此拜别，明早好行。”遂拜辞起来。秦教官道：“明早老夫也不亲送，一路保重，须要小心。”霍生道：“承教。老师请回罢。”遂各寝，准备明早起身。正是：

玉壶春酒正堪携，野店山桥送马蹄；

此后长安望明月，陇头流水咽东西。

按下霍生别师赴约不题。却说朝中礼部尚书姓郦名安道，原是科甲出身，现膺此职，为人端正，不徇私情。夫人鲍氏，治内幽贞，止生一女，名唤飞云。性格贤淑，容貌俏丽，不但针指百巧百能，又且甚通文墨，诗词歌赋，件件皆精，但是老年乏嗣，未免不足。这日退朝回来，衙门无事，欲在园中花下消散片时。因吩咐院子，快请夫人、小姐出来。院子进内传禀，只见夫人领着小姐，同到堂中。施礼已毕，郦尚书道：“夫人、女孩，我年过六十，齿发渐衰，宦场中原该知足，早避祸灾。但我屡屡上本，求告归休，圣上总是不允，却怎么样好？”夫人说：“相公，如今国家正当多事，况你年纪未甚衰老，须当努力公家，岂可遂图私便。”郦尚书道：“夫人也说得有理。”飞云道：“孩儿见此春光明媚，爹爹退食馀闲，今日办下春酒一杯，与母亲一同为寿。郦尚书道：“如此生受孩儿了。”遂各安席，小姐亲自送酒，郦尚书饮了几杯，乘着酒兴，说道：“我少年登第，屡受皇恩，今已衰残，常欲告老还家，祭奠祖宗，拜扫坟墓，将里中亲朋族人，朝朝宴会，才慰老怀。争奈安禄山在汉阳谋成不轨，难以脱身。”夫人道：“相公！我夫妻两个举案齐眉，彼此相依，休因乏嗣，只管凄凉。”遂指着飞云小姐说：“女孩知书达礼，真是女中魁元，将来择个佳婿，尽可欢畅。”飞云闻言，重新再拜道：“但愿爹妈康健，情甘服侍终身，何必定结丝萝，反多隔碍一家。”正在叙谈饮酒，看花赏梅，忽外面击鼓传事说：“有天雄军节度使、同年贾老爷，差人有书，在外伺候。”郦尚书吩咐：“与我取进来。”这门官从转桶送进，院子接过说：“禀老爷，书扎在此。”郦尚书接书拆开，看得明白，然后对夫人、小姐道：“这是我同年天雄节度使贾公，名唤南仲，与我交厚，如同胞兄弟一样，是他差来问候的。只是礼物太多，那有全收道理！”夫人道：“这来意甚远，受他一两件，才觉使得。”尚书看完礼单，踌躇了几番道：“也罢，受了他吴道子《水墨观音》像罢！取过来看。”院子疾慌展开，尚书仔细端详道：“此画果是吴道子真笔，如今是难得之物。”小姐从旁观看，道：“这一幅像，给了孩儿供养罢。”郦尚书道：“使得。”遂叫院子：“你可领了这幅画，装裱齐正，送与小姐供养。”院子说：“晓得。老爷，本衙门应官、裱背繆继伶，裱手甚好，发与他裱罢。”尚书道：“这也由你。”

汧 (qǐ n, 音千) 阳——县名。在陕西，今作千阳。

菲 (fēi, 音匪) 材——谦辞。知识浅薄。

你可吩咐贾爷的差人，明日领回书便了。”院子应声：“晓得。”郝尚书道：“明日衙门有事，早早安息，我们一同回院去罢。”只因这轴画，生出许多事来，且听后回分解。

第二回

候场期店里栖身 谋叛逆途中打猎

话说鲜于佶在途中等候霍生，不住在店门口盼望，口里说道：“我为何约霍秀夫同行？预备场屋中倘不结局，求他代作，代作是我的救命星儿。我想幼年与他同窗共读时，他生得聪明，又且勤学，手不释卷，所以养成这样学问。我偏拿起书本来，便生困倦，离了书房，分外精神起来，这却是甚么缘故呢？”又想：“我别样事情，件件精通，若要哄我、骗我，是万万不能够的，惟有文墨上偏偏糊涂起来。再论我家道不乏银钱，油、盐、酱、醋、柴、米、茶，诸班俱有。要说腹中墨水，之、乎、也、者、矣、焉、哉，半点全无，如此不装斯文也罢了，无奈心坎上又要博个虚名，每逢进场，称了人家。无数老兄交卷出来，我又大模大样妄说：“头名显然是我。”这事不过自己知道耳。今年大比将近，前日曾托门斗约同窗霍秀夫一同应试，此人才学过人，且为人忠厚，易於撮弄，料场中未免烦他改正，求他代作，他一定不阻绝我。想他此时也就来了。”抬头一望，只见佩剑乘马速速行来，将到面前，见了鲜于佶，攀鞍下马，彼此拜揖。鲜生道：“霍兄来了，可喜可喜！昨日寄去书，想已到了，小弟在此专候。”霍生道：“前日承兄相约，多有感激，因与学中秦先生相别，故此来迟，有罪了！”鲜生道：“今日天气晴和，正好行路。请，请！”霍生道：“如此有僭了。”二人一路上走了些垂杨古道，接岸长桥；宿水餐风，晓行夜歇，不觉已到长安地面。进了城门，绕街越巷。鲜生道：“此处就是向年姚店主门首了。这人小心，还在他家寓罢。”霍生道：“使得。店主在那里？”店主出来说道：“原来是二位相公，请里面坐。”二人转进店房，施礼已毕。鲜生对店主道：“别来数年，还是这样强健，不象是七十岁的老头。”店主答道：“好说，好说，二位相公风采，也比往常大不相同，今来必定一齐高发了。只是一件，如今场期改在四月初头了。”霍生问道：“这是甚么缘故？”店主道：“为着安禄山有作乱消息，故此朝中有事，把科场权迟一迟。”鲜于佶向霍生道：“如此说，我们来早了些，还去家中看看再来，何如？”店主道：“功名大事，没有个打回头的道理，就在寒舍将就住一住，一两月光阴，也是容易过的。”鲜生道：“也说得有理。只是清清的，住在这几间房子里，面朝日家‘子曰’、‘子曰’，这却挨不过。还在有趣的所在走一走，耍一耍，才好。”霍生笑将起来。鲜于佶道：“老兄笑怎么？想是笑小弟才到这里，就要闲游，如此没坐性的？”霍生道：“不是笑老兄，小弟有桩心事。”鲜于佶道：“老兄心事，小弟猜着了。”遂附霍生耳边道：“可是这个人？”霍生大笑道：“瞒不过了。店主人，我问你，我昔年在此相会的女客华行云，在家好么？”姚店主答道：“闻得云娘自别了相公，一心心只要相从，如今也不十分留客了。”霍生闻听，遂念道：

轻风细雨梅花润，走马先过碧玉家。

按下鲜、霍二生在店中等候场期不题。

却说安禄山现为范阳节度使，天生异种，滥受国恩，聚草屯粮，私畜铁骑。凡他节制诸镇，受他要挟，论起理来，朝廷待他何等隆重；论他自己，

富贵已极，也该知些进退才是。谁想他偏偏不安本分，要生妄想，说道：“争奈杨国忠这老儿，与那达奚珣一班的人，常在朝廷说谮咱家，说咱原是奸人，必萌异志，仔细思量起来，咱在边境，他们在里面，到底出不得这狗头算计。因此上整顿人马，直犯长安。你看所过州县，望风瓦解，近日又差何千年、高邈两人，假献射生手为名，掳了杨光翊，赚破太原城池，好歹歇马数日，刻期就要渡河，这都不在话下。今日天气晴和，众军士，前去帐外沙地上打围一遭。”众军闻听，不敢怠慢，摆开围场，一齐喧喝，草坡中烘起兔来。或撒犬，或鹰或箭射，纷纷扬扬，乱乱腾腾，打猎一番，得了许多野物。军士上前道：“禀大王，可以消停片时，等众人马略歇一歇。”安禄山道：“使得，使得。”只见禄山坐在毡上，命女乐奏乐、奉酒，真个美女递酒，弹起琵琶，歌的歌，唱的唱，舞裙飘洒，韵响叮当，痛饮了一会，天色已晚，吩咐回围。正是：

乱云飞磧满渔阳，旧是蚩尤古战场；

飞骑归鞍挂双兔，弯弓犹自射黄羊。

将禄山欲犯长安，暂且按住，至于行云故事，须待下回分解。

达奚(x，音西)珣(xún，音旬)——人名。

翊(huì，音会)。

飞磧(qì，音弃)——飞起的沙石。

第三回

旧知交款留文士 重相会写赠春容

话说长安一个妓女，姓华，小字行云，生得雅秀，天然姿容，真是门户班头，平康领袖。虽然品贱，绝不轻狂，胸中常常有从良之心，但未遇厮称儿郎，所以未敢轻举。自从前年逢着茂陵才子霍秀夫，与他有旧。只因初逢，不肯起齿，也存着交浅，不敢言深之意。幸喜日前又来应试，因场期尚远，寄遇京师，行云因接来暂同居住，以便读书。说道：“你看霍郎聪后多才，至诚不假，私心暗约，可托终身。今日小雨初晴，瓶花香绽，明窗净几，甚是宜人，不免请霍郎出来闲话一回。霍相公，有请！”霍生闻听，转出画阁，见了行云说道：“曲意款留，一言难谢！”行云道：“霍郎说那里话。只是陋巷茅檐，恐怕不是你看花人住的所在。”霍生含笑道：“各色花都不讲，只这一朵解语花儿，饶他踏遍曲江，也没处寻得。”行云微笑。霍生望桌上看了看，问：“云娘，这桌上手卷是什么画？”行云答道：“邻舍女伴家借来看的，是一卷《昭君上马图》。”霍生展开一看，道：“果然画得好。云娘我看你的天姿出色，与这画上昭君，分明一般模样，不差甚么。”行云道：“诸般不像，只是桃花薄命，流落青楼，也与他出塞的苦，没甚差别！”说完，不觉伤感起来。霍生道：“云娘，不必烦恼，小生一向略晓得几笔丹青。你看，今日流莺啼树，粉蝶过墙，风景宛然如画。我与你画一幅《听莺扑蝶图》，描写得十分喜洽，免得你欢处生愁，啼痕界面，如何，如何？”行云道：“久闻霍郎丹青妙绝，只是奴家风尘陋质，怎好相烦大笔。”霍生道：“好说。”遂将绢铺在桌上，调起颜色，把笔在手道：“云娘，待小生将你细看一看，方好落笔。”因从头至脚看去，一面画着，一面又看道：“怎么腮边这一点红得如此？果然人面桃花了。”行云闻听，忙取镜子自照，又将画一看道：“果然像到十分。霍生道：“像只象得你的样儿标致，至于带笑含颦、无情有意的天然一段韵致，教我怎么画得出来？”重新又把《昭君图》与画的比看，笑说道：“昭君，昭君！我说云娘一定不让的。我岂肯学那毛延寿，故添黑痣，坏你娇容？”行云起来拜谢，霍生拦阻。行云道：“奴家的意思，还要霍郎把自尊容，也画在上面，方才有趣。”霍生道：“这却也好。只是小生是下界文魔，怎敢与个玉天仙并在一处，可不惶恐！也罢，趁此余红残粉，也不得出丑出丑！”遂起笔来，向池中顾影，又向镜中窥照一番，方才落笔。不多一时，染抹停当。行云仔细一观，说道：“风流标致，果然活现，只是你一付文心，连你自己也描写不出。霍郎！你不但文词压倒一世，就是那丹青，世上那有这样出色的才子？难得！难得！”

两人正欢欣时候，那料鲜于佶思量要访霍生。说道：“这几日身欠些爽利，不曾去看得霍兄。今日不免去寻他，温存一温存，帮衬一帮衬。到那入场期，才得如此，如此。你看转弯抹角，已是华行门首。”叫门进去，对霍生道：“这几日小弟在寓中，有些小恙，不曾时常来看老兄与云娘，违教，违教。”霍生道：“小弟也有些小恙。因此失候鲜于兄。”鲜于佶道：“兄的病，我都晓得。”因附耳低语，笑将起来道：“可是这样？”霍生也笑道：“休得取笑。”鲜于佶因看见桌上的画，问道：“这是那个画的？”霍生道：“不瞒兄说，是小弟胡诌的。”鲜于佶细细瞧瞧，笑说道：“原来是你两口，老人家传子孙的神影了。如何象得这样！”将画贴在自己面上。霍生道：“这

却怎么说？”鲜于佶道：“一向不得沾云娘，一沾恐怕老兄有些吃醋。今日在画上略讨他些便宜，莫怪！莫怪！”霍生笑一笑。鲜于佶道：“云娘，我还有一句话对你说，如此一幅好画，切莫被人裱坏了。那贡院门首繆酒鬼，手段极高，是答应礼部衙门的，可着人送去与他裱才使得。”行云道：“这个一定尊命的。”鲜于佶道：“今日小弟要发兴吃几杯酒了。云娘也请破例，唱一个极锁心的曲儿，等霍兄大家乐乐才足。”行云道：“就请到暖阁中小饮便了。”鲜于佶又道：“霍兄！你与云娘今后不要叫甚么，只叫做那画儿罢。”霍生道：“休要取笑。”三人饮酒到起更时候，方才归去。正是：

云想衣裳花想容，美人图画领春风。

流莺巧作周遮语，痴蝶深穿宛转丛。

只这一幅画，生出许多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回

臧书吏陈说场弊 缪室婆醉施酒疯

话说长安一个书辨，姓臧，名不退。他说道：“一切场内编号誊卷，皆是我掌案。每年有人来打点，也要做一两桩事儿，故此主顾越多。上年有茂陵一位鲜于的朋友，来央我办办，因机会不凑，不曾与他成全。那晓有这样好人，分文也不来倒取。今年不知此人可曾到否？若到时，须去望他一望，或者又要央我也不定。”正是：闭门家里坐，钱从天上来。这老臧正在猜望，谁料鲜于佶恰来相访。说道：“此是老臧的门首，待我敲门。”问道：“有人么？”臧不退闻听开门看视，见是鲜于佶，拜下一揖，说道：“小弟正在这里念老兄，向年做事不周，甚是羞愧，反叨厚惠，何以克当！”鲜于佶道：“这些小意思，何劳挂齿。常言说得好：‘有心来拜年，端午也不迟。’今年一定要烦老兄，与我着实设个法儿，务必弄得十拿九稳方好。”臧不退把眉头一皱，说道：“有了。我想代作传递，未必一时凑巧，今科关仿严，字眼关节，一毫不通风，只有一个计较在此：这些号数都在我手里编过的，只出场时，上心访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极好的，便将他甚么号数，察得明白，我悄悄打进去，把两家卷上号改了，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没形迹，此是十拿九稳必中的计较。何如？何如？”鲜于佶道：“如此极好。”遂上前拜谢，说：“我家广积银钱，只想顶纱帽戴。倘能成我功名，不忘大恩。”说过，“如今现封银五百两，待榜上有名，那时加倍相赠。”臧不退欢喜道：“只一件：老兄事成高中后、做官时，还要许我一两次肥抽丰才使得，那时莫要做张智，诸事不应。”鲜于佶道：“说那里话！我们往酒馆内痛饮一回，临时再作商量便了。”按下他两个计较作弊不表。

却说缪裱背，名唤继伶，他说道：“因我平常喜用几杯儿，人人都叫我做缪酒鬼，且喜手段高强，生意利市，只为礼部衙门是我当官，时常要去答应。日前礼部郦老爷衙里发出吴道子《水墨观音》一幅，又有一位甚么霍相公，亲自送来《春容》一幅，手工倒是加倍，嘱咐我与上心装裱。”说完，望壁上头说道：“这两项都干透了。今日天气晴明，不免揭将下来，装上轴头，恐怕他们来取，妈妈，快拿出糴盆、糊刷来！”老婆闻听，走来说道：“老儿，糴盆、糊刷都在此。”缪继伶道：“妈妈，有要紧主顾家一两件生意，你可帮衬一帮衬，完成与他，免得他来取讨絮聒。你来，你来！”遂拿条凳子，扶着老儿，把画揭下来。说：“这一幅是霍相公送来的《春容》，”又揭起《观音》像，说：“是郦家的。待我洒些云香末子，装在里头，这是辟那蠹鱼的缘故。”只见老婆子拿酒肉来，说道：“老儿，我晓得你的尊姓，裱完时，就要几杯饶刀儿到口了。”缪继伶喜道：“这是本等。老人家劳劳碌碌，未免要饮几杯，和和筋骨才好。”这老婆儿遂把酒斟上，劝丈夫饮了，又把肉几片塞他口中，说：“是烧羊肉，多吃几块。”饮来饮去，不觉醉将上来。说道：“醉了，我们睡去罢。”缪裱背道：“青天白日怎生去睡觉？”老婆儿正然扯住酒鬼胡吵，却说礼部当值的走来，说道：“这是缪酒鬼的铺面了。里面有人么？”缪裱背惊问道：“是甚么人？”役人道：“俺是礼部

絮（xù，音序）聒（gu 音郭）——唠叨不休。

蠹（dù，音妒）鱼——蛀蚀书籍、衣物等的小虫。

提调衙门，叫你当官的。” 缪裱背开了门，醉醺醺的。役人道：“我们来，无别的事。今年大比场中，又要糊房，提调老爷叫你去领钱粮出来，好早叫众人上心快做。” 缪继伶道：“好苦恼，真倒运！赤春头上，生意还不曾做得几件，就要去当官。” 众役道：“说不得。你是个当行的头儿，怎么装憨打呆的？” 遂扯着就走。缪酒鬼对他老婆说：“我去到衙门中，见过就来。这桌上两轴画，一轴是大堂酆老爷的《观音》像，一轴是那茂陵霍相公拿来的《春容》，倘来讨时，便递与他。” 缪婆道：“你去，你去，我晓得！这几件难道就打发不开么？” 只见丈夫随众役去了。缪婆道：“好没兴，刚刚吃得象意，要与老头儿叙一叙，答一答，又叫当甚么官。当你娘的官！当你家奶奶的官！还剩下半壶在此，老娘不免一齐消缴了罢。” 遂口对壶吃将起来，吞咽有声。忽听外有人叫门，只当是丈夫转来，开了门，一把抱住，满口叫道：“我的老猪肉、老宝贝！你来得正好，我的酒兴儿动了，两个去睡觉罢，再休装乔了！” 这院子啐了一口，说道：“这婆子疯了！你睁开眼看，谁是你老儿？我是酆老爷衙里取画的，你老儿那里去了？多时发与他裱的《观音》像，小姐要供奉，催得紧，快拿与我去！” 缪婆子手指桌上说：“画么，画在这里不是？你就不是我老儿，便同吃两杯，乐一乐去，何妨？” 院子道：“这是那里说起！一个女人家，醉得这样一个模样。” 拿起画来，抽身走了。缪婆起身，犹向外边望着说：“呸！原来这样不识趣的，这样好热腾腾的酒儿。” 遂扭着头儿，走了数步道：“老娘这一表人材，难道是歹货儿么？好没福，好没福！” 望桌上一看，道：“画原来拿去了呀。怎么拿着没袋儿的去？这一轴有袋的落在这里，想是霍家的，且拿进去，等霍家来讨，交与他罢。” 正是：

老表千年惯作精，阿婆老去有风情。

不因一轴丹青错，怎得鸾交两处成？

院子将画拿去，既然错误，不知还退回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错取画来惊容似 赠诗笺去任燕传

话说飞云小姐想起《观音》像来，遂叫梅香：“前日老爷与我供奉的那幅《观音》像，许久不见院子送进来，想是未曾裱得？你可催他一声，浴佛日子将近，我要挂在小阁中，朝夕供奉。”梅香道：“晓得。老院公那里？”院公走来，梅香道：“小姐教我问你，昨前老爷吩咐你裱得《观音》像，可曾停当否？目下就要供奉哩！”院子道：“已裱完备在此，正要交与小姐，烦你送进去罢。”梅香接过来道：“晓得。”遂回覆小姐，画已取来。小姐道：“梅香，这轴画不比寻常，乃是菩萨示现，须要虔敬。你可焚起香来，待我先展拜过，然后供奉才是。”梅香将画展开，小姐一见惊讶道：“好奇怪！原来不是《观音》像，是那一家姑娘的《春容》，胡乱拿来了。”梅香指着画，说道：“小姐，你看与那姑娘同扑蝶的人儿，好不画得标致。”小姐道：“羞人答答的，一个姑娘家，怎么同那书生一搭儿耍戏，那有这般行径？”梅香道：“这幅《春容》也不让《水墨观音》。”遂背身说道：“怎么模样与小姐一般呢？”遂转身向小姐说道：“这画上姑娘与小姐并没半点差错，是何缘故？”小姐仔细又看道：“只怕是那个随手画的，偶然相像，未必有心。”梅香道：“你看他安黄点翠，般般相似，那里有没草桥庞儿信笔写成的？”小姐又端详道：“呀！上面还落得有款，待我看来。‘茂陵霍都梁写，赠云娘妆次。’”梅香闻听道：“这也奇怪，怎生也叫做云娘？小姐，你看他螺点眉峰，斜露笋指，满腮红晕，犹如桃花一般立在苍苔上；莲步轻稳，逞着风流，样儿到觉可爱。又喜那寻花蝴蝶，又一对黄鹂穿柳鸣啼，景致更觉有趣。”小姐道：“看他画上光景，莫不是刘阮误入天台，再不然或是相如偶陪文君，真教猜也猜不来的。梅香，我本待要将画发与院子换来才是，只是画的有此奇怪，等我再仔细看看。”梅香道：“不消换得，小姐留下，当做自己春容正好。”小姐道：“只是多了一个人儿，恐爹妈看见不得妥当。”梅香又笑道：“若与老爷、夫人看，真个多了那个人儿；若是小姐自己看，只怕正好不多哩！小姐喝道：“休得再说！”遂归香闺去了。正是：

最是芳心那得似，梦魂应入百花丛

话说飞云小姐自从看过画后，不知不觉添些愁闷。一日，徐步亭前，只听春风飘荡，吹得群花零乱。忽抬头一看，说道：“呀！这一对蝴蝶儿，怎么飞得如此好，只管在奴家衣裙扑来，却是为何？你看，他又飞去花树上探花去了，不多一时，怎么又在我裙儿上不住旋绕？才待欲去，却又飞还。你看，他又在桌上去了，待我扑着他。”扑了一回，那里扑得着？不觉困倦起来，遂伏桌睡去。梅香走来，说道：“呀！小姐才梳洗了，原何睡在妆台边呢？待我轻轻唤醒他，做些针指。”遂咳嗽一声，小姐醒来。问道：“梅香，檐前是甚么响？”梅香道：“是檐前铁马无风转得，却被啄花小鸟翅儿挂得响了。”小姐道：“我这两日身子有些不快，刚才梦中恍恍惚惚，像是在花树下扑打那粉蝶儿，被茶叶刺挂住绣裙，闪了一闪，便惊醒了。”梅香道：“是了，是了！前日错了那幅《春容》，有那许多的景在上面，小姐眼中见

了，心中想着，故有此梦。不知梦里可与红衫人儿在上答么？”小姐道：“莫胡说！你且取画过来，待我再细看一看。”梅香不敢怠慢，将画取来。小姐端详一会，道：“若说是偶然落笔，如何像得这般？梅香取镜来。”一面看画，一面照镜，不觉笑将起来。说道：“画中女娘，真个像我不过，只是腮边多了个红印儿。”梅香道：“小姐，看那莺儿与一双粉蝶儿，怎么画得这样活儿。小姐，这画上两个人，还是夫妻一对，还是秦楼楚馆、买笑追欢的？若是好人家，不该如此乔模乔样的妆束；若是乍会的，又不该如此熟落，你看这穿红郎君，乌纱小帽，红杏衫儿，十分标致。常闻有个掷果香车的潘安仁，谅也不肯让他。”小姐道：“即落款的叫做霍都梁，笔迹尚新，眼前必有这个人，我细看这幅画，半假半真，有意无意，中心着实难解。且喜桌上有文房四宝在此，不免写下一首词，聊泻幽闷。”遂取过一幅小小花笺，提笔在手，沉音一霎，挥毫而就。上面写道：

风吹雨过百花残，香闺春梦寒。起来无力倚栏杆，丹青放眼看。扬翠袖，伴红衫，莺娇蝶也憨。几时相会在巫山？丽儿画一般。

——《醉桃源》飞云题

小姐道：“我这一首词，也抵过这画了。”遂把笔搁下。只见梅香喊道：“好古怪！怎么梁上这燕子，只在镜台前飞来飞去，与往时不同，待我扑下他来。你看，这燕泥将妆盒都点污了。呀！怎么把小姐题的诗笺竟衔去了？燕子。转来！转来！还我家小姐的笺！”小姐笑道：“傻丫头，这燕子怎能晓得人言，只得凭他罢了。”梅香道：“也罢，我收拾笔砚先进去，小姐就在亭中歇歇。”打发梅香进去。小姐道：“咳！适才这妮子在此，我心事不好说出。”笑了一笑，又说道：“果然那画上穿红衫的，委实可人，我方才题词，被燕子衔去，也与御沟红叶故事一样，凑合才好。”正是：

燕子不归花着雨，春风应自怨黄昏。

燕子衔去的笺，不知落在何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霍秀夫曲江拾字 贾南仲虎牢安营

话说霍生住在行云家，等候场期。他说道：“小生前日为云娘写一小像，十分得意，谁想拿去装裱，被一个裱背匠人错送到别处去，倒取了一幅《水墨观音》来，那像倒是吴道子真迹。咳！小生笔迹，虽然比不上吴道子，但云娘模样，恐怕与南海水月争差不多。这桩事也可笑，叫我那里去寻访？只得由他。只是试期尚远，客路无聊，不免悄悄地去曲江堤上，散步一回。你看柳丝如金，桃颜似火，东风阵阵，满地落红，真是春天景色。我也无心赏玩，腹内事却按纳不下。想起前日那轴画，描写云娘逼真，就别人错取去，断没有这一个标致女子，可以借用，纵收了也是枉然。只是偏不错了别样画，偏错了一幅《观音》。如今他就挂在小阁中，焚香换水，也着实有趣。来此是曲江边了。新晴风景，真个撩人呀！你看这燕子飞得好奇，怎么只管在我头直上，幌来幌去，似认熟的一般！你看他，随风往来，为何掉一撮红毛衣（羽）来？待我看是什么东西。”抓起瞧了瞧，惊讶道：“不是毛羽，是一片红叶大的笺纸，写了许多蝇头的细字在上面，待我看来。”遂把《醉桃源》词念了一遍。细细看这词，像是收了《春容》画的，怎生语气、笔法件件精细，分明似个女儿家模样。咳！我刚说天下未必有像行云的人儿，那知道就有一位在此。那末句说：“丽儿画一班，”就是一纸供状了。霍都梁，霍都梁，你却难以消遣！且住，昨日行云为错失了春容，早间尚在那里纳闷，如今不免疾忙回去，与他说这画有了下落，省得他烦恼。转弯抹角，已到门首：“开门！开门！”行云闻听，开门问道：“霍郎，你早间出去，在那里行动来？”霍生答道：“云娘，早起在曲江堤上步了一回。”行云道：“曲江光景如何？”霍生道：“那边光景甚好，忽见一个燕子，衔着一片花笺，从空落下，拾起来看时，却有词在上。你看词上，分明是为错收了你《春容》而题。你莫要闷，待从容访问，取来还你。只是叫做甚么飞云！”行云道：“霍郎，你与我画的《春容》，奴没福分时得展玩，那燕子衔来词笺，定有奇缘，好好收藏，待场后从容寻问这画的下落便了。”二人说话中间，忽保儿走来，道：“霍相公，方才鲜于相公寄信来说，今日礼部出了告示，明早就要进场，请五更头早去。”霍生答应：“知道了。”对行云道：“怎么陡然就开起科来，我身子受了晓风，有些不爽，且在小阁中将息将息，这笔砚各件烦云娘替我打点打点。”行云道：“一齐应用之物，奴俱明白，自然收拾停当，不必记怀。”把霍生预备进场，暂且不题。

却说天雄节度使姓贾，名南仲，就是前次送《水墨观音》像与郦尚书的。他本邢州，立功边境，因渔阳一带有些举动，他说道：“俺蒙皇恩，简任节镇天雄地方，我的丹心如斗，常想裹革以酬圣主。争奈安禄山这厮，本是庸流，滥邀天眷，闻得他起兵范阳，连破许多州县，下官只得整兵秣马，赴阙勤王。我想：潼关有哥舒老将军在彼把守，定然牢固；只恐禄山从虎牢小路抄袭商南，长安未免震动。众将士们！你可扎住营盘，在虎牢关口，不许兵范阳一人一马闯将过去。传来烽火，上心探看，梆铃器械，务要整齐。但逢贼骑来冲，便当奋勇截杀，如有退缩，军法从事。”众军一齐答应：“得令。”贾节度吩咐起营，真按着队伍一齐前进，不敢错乱。贾节度一路上，恨恨不平，说道：“禄山，禄山！你这鼠子！朝廷待你不薄，辄敢纵横，出穴弄兵，

教那些生灵，受此涂炭。可恨！可恨呀！前面就是虎牢关了，可抢上去扎住营盘。”众军应声：“得令。”不多一时，一队一队、一层一层把虎牢关周围如铁桶一般。又传下令来，断不许放贼奴过关。正是：

白马将军频破敌，肯教胡骑度牢关。

毕竟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机关泄漏梅香口 丑态翻成皂隶言

话说郇尚书、鲍氏夫人，忽见飞云小姐茶饭懒进，只是要睡，面貌瘦损，十分放心不下。因传院子过来，吩咐道：“小姐身上不自在，快去请位医生来看看。”院子禀道：“老爷不在衙内，医生不便唤进来。这街上倒有个女科医婆，叫做孟妈妈，人人道他的药灵，不若请他来看。”夫人道：“如此快去请来。”院子闻听，不敢怠慢，走到孟家门首，问声：“有人么？”却说这女医是个驼背，走来问道：“是那个？”院子道：“我是郇老爷府中，请你去看病的。”孟妈道：“如此同去便了。”不多时，进了衙内，见了夫人，说：“老妇叩头。”夫人道：“请起，女先生，老身只有一个女儿，这几日有些小恙，烦你诊看，调理好了，重重相谢。”孟妈道：“夫人，女科是我的本行，自然用心的。”夫人道：“梅香，你可领他进去。”夫人遂后跟来，问道：“女孩儿，你今日身子好些么？”小姐道：“不见得。无别样症候，只是再打不起精神来。”孟妈近前说：“小姐，恕不见礼罢！待我来看看脉息，好用药。”诊脉一会，说道：“小姐，你虚怯怯的，最怕当风，午后就要浑身发热，是患怔忡病症。”小姐道：“都说得对病。”孟妈道：“我从十七八岁看病起，到如今，那有认错了病症的。这病容易治，待我撮药一服，就要好的。”梅香问道：“此剂药是什么引子？我好去煎。”孟妈道：“姜三片，枣二枚，煎至八分，还请老夫人亲去熬方好。”夫人道：“如此你且略坐坐，待我看人煎好了，劳你亲送小姐吃下方好！”孟妈道：“这个使得。”夫人抽身往前去了。孟妈扯着梅香，往背地说道：“梅香姐，我问你，我看小姐脉息，有思郁在里面，像是伤春病。你实对老娘说，是怎么起得？”梅香道：“实不瞒妈妈说，小姐一向是极重端的，再没有一思儿胡思乱想。只为前日裱轴观音像，供奉供奉，不想裱背铺里错发了一轴画来。”孟妈道：“敢是错了吃恼么？”梅香道：“却不恼，倒是好笑。”孟妈道：“怎么好笑？”梅香道：“那晓得错来的是轴春容画，上面的一个女娘，与俺小姐相貌一个印板儿印的不差。那女娘身边，又画一个如花似玉的郎君，生得标致。我小姐看了，像是心上就有几分想着那人儿一般，偶然把这节事情，在笺上题一首词，又古怪得紧。”孟妈道：“怎么又古怪？”梅香道：“刚刚住了笔，却被梁上燕子飞下，衔将去了。故此，从那日起，小姐心上，只是这等恹恹 答答的。”孟妈道：“梅香姐，你这些都是鬼话，哄你老娘不得。从来那里有个不见面害相思的？我不信。”梅香道：“真话与你说倒不信，你看小姐睡熟了，我悄悄取那画与你看，便分明了。”孟妈道：“你可取来，取来！”梅香取到。孟妈展开一看，惊讶道：“原来果有此事！只是我也像认得这个女娘，一时想不起来。”又偷将小姐对看，说道：“实是像小姐不过。”梅香道：“妈妈，我不识字，小姐说还有作画的人名姓在上。”孟妈道：“我为写药方引子，粗粗认得几个字，待我看来。”遂看遂念道：“茂陵霍都梁写赠云娘妆次。真个有名姓。这桩事也奇不过了，所以他便这等胡思乱想，害出这伤春病了，只是这不见面的相思，到底感得轻松，也不

怔忡 (zhèngchōng, 音正冲)——中医指心悸。

恹恹 (yān, 音烟)——形容患病而精神疲乏。71

难治。你且收了画去，怕老夫人出来看见不便。”正说话间，夫人随人把了药来，命小姐吃完，吩咐梅香：“打发小姐睡睡方好。”忽报老爷回衙了。夫人迎着道：“相公回来了。”酈尚书道：“夫人，女孩好些么？”夫人道：“适才接这位女医来看，说不妨事的了，药吃方才睡了。”孟妈上前叩头。尚书道：“有劳你了，小姐的病不干碍么？”孟妈道：“小姐的病，是略伤了风，心上也有些烦郁，只消用一两服药，就平安了。”尚书道：“如此却好。夫人，女儿病尚未好，下官又奉命知今科贡奉，即刻便要入场。这女医可赏他一两银子，以后要药，差人去取。为帖回避关防，你不便进来。小姐好时，待我出场后，重重相谢。”孟妈答应，拜谢而去。院子来禀，巡绰官俱在外厢伺候。酈尚书道：“下官就要入场，夫人请道内去罢。”然后走到外庭，叫巡绰官过来：“我有关防告示一道，可即行刻出印了，遍处张挂，不可迟慢。”巡绰应声去了。众役禀道：“请老爷起行。”院子道：“送老爷。”尚书吩咐院子：“你年纪老成，衙中一切，着实要严紧，进去罢。”院子说：“晓得。”众役随着一拥而去。

却说监试官早到贡院，吩咐巡绰官掌号开门，应试举子务要搜捡明白，鱼贯而入，点名各归号房，不许挨越。巡绰官遵谕。只听辕门吹打起来，进了院门，巡军上来排列两旁。那些儒生们也有老的，也有少的，挨名答应。巡官喊道：“仔细收。”众军齐道：“搜检无弊。”或归东号房，或进西号房，还剩一位无号。巡绰说：“坐满了怎么处？也罢，到这边席号坐罢。禀老爷，点名搜检已毕，请封条封门。”遂将门封完。监试官道：“可喜今科规矩严明，一毫无弊，天气又且清爽，可为大典庆贺。今日起早了，不免进去歇息歇息，到明朝好来放关便了。”到了次日晚间，只见众人各执高灯，来接进场相公的。说道：“伙计们，今年规矩森严，莫挤近栅栏边去，大家远远站立，等候各人家相公出来，上前迎罢。”正说话间，又见一个执板皂隶走来，说道：“今年规矩严得很，你们赶闲人不许挨近栅栏，但有举子们出来，清清楚楚放出。凡有挤者，着实打去。”听得内打云板三声，吆喝开门，外巡官道：“内里打点，放头牌出来了。”皂隶道：“你们众人站开些，待相公们好走。”众人向里张望，出来一位老相公，被人背去，又有一个平头来接霍生的，望见霍生出场，说道：“相公，定是得意的了。”忙把笔砚接过，跟随而去。又有个姚店主，说道：“鲜于相公进场去，怎么日色老高，老汉在家中吃过早饭了，还未见出来？放心不下，不免向贡院前看看，是怎么说呀。此是贡院门首，还封在那里。”听那皂隶嚷道：“悔气，悔气！这些相公，不知是果真有本事的，在里面着实鏖战；又不知是墨水干了，一点儿榨不出。遭他家娘的瘟！要我们辛辛苦苦在此伺候。平日惯赌惯嫖，瞳你娘的道！”姚店主道：“咳！你听这些人埋怨话头，就像晓得鲜于相公平日行径的。”忽听院里一片声叫抢卷，打云板开门。皂隶道：“谢天谢地！好了，出来了！”店主见鲜于相公出来，迎着道：“小人在此接场。”鲜于佶道：“好辛苦。”皂隶向前道：“我问你，你这样辛苦，就在家自在自在，休来现世也罢了。为你一个，苦了我们守到如今。我看这付嘴脸，也不像是个发迹的。”鲜于佶反戏说道：“下次再不敢如此，再若如此，但凭，但凭……”回身与店主回家。路上说道：“那里说起。里边文字做得簇锦般，

巡绰(chuò,音啜)——巡逻。

瞳(chuáng,音床)——毫无节制地狂吃狂喝。7373

这是想得动了火，牙齿忽然疼起来。哎呦，恨不得要死，只得慢慢的誊写，故弄到此时出来，难怪这些狗头说话。”遂进店中，姚主人道：“相公，请用些饭，将息将息，小人也要去安歇。”鲜生道：“有劳了！请自便罢。”店主告辞去了。鲜生回身笑道：“鲜于佶，鲜于佶！我问你：这是怎么说？活现世，受了许多辛辛苦苦、劳劳碌碌，三年出场一番，走到场里面，一个字儿写不出，倒反被那些狗头如此作践，不是观场，倒是来受罪了。且坐下，把这些酒饭消缴在肚子里，也是我老鲜走科场一遭。”吃完了，即又道：“想场中做文字时，心上慌得紧，不知写了那套嫖经，那一宗酒帐，鬼画符一般。若要中，除非是乌纱满天，像那乌鹊飞，我把这头往上一撞，撞着了，才使得，不然一生一世，也只是这样糟骨头，如今说不着，断断要去与老臧商量做那法儿了。”且先到霍秀夫他那里去走一遭，问他什么字号便了。正是：

且从河汉旁边路，偷取天孙织锦囊。

毕竟怎样偷换字号，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换坐号试探口气 因医病细说情由

话说霍生出场后，甚觉文章得意，对着云娘道：“小生文字甚佳，可不负你一番指望。只是身子有些不爽快。”遂把袖中文字取出，说：“今早又不该在窗下亲把文章誊写，这一会，头目更加眩晕，心儿上又烦躁得紧，恐怕书生没福，不能承当功名两字了。”行云道：“说那里话！尊体清癯 又着劳碌，故此有些不耐烦。奴家记得昔年有病，曾请过一个女医姓孟的，用药甚效，已着人去请。等他来看看，吃一两剂药便好了，你且放心。”正说话间，鲜于佶忽进门来，霍生勉强拱手，鲜于佶道：“霍兄怎么是这样一个光景？”霍生道：“偶尔小恙，不能相迎，得罪得罪！”鲜于佶道：“想必是场中忒用心了。”行云道：“正是如此。”鲜于佶将椅移近，说道：“好事将近，须要上心调理，莫作儿戏。场中得意，不消说了。”霍生道：“风檐之下，草草完篇，胡话写在此。”鲜于佶接过哼哼的暗读，何曾念出一字来？夸奖道：“这样七篇簇锦，定然高中无疑，怎么倒说草草？天下有这样草草的？你肚子里怎么有许多好东西？胀也该胀病了。”霍生问道：“老兄也一定得意，文字倘写出，也要请教请教。”鲜于佶笑道：“小弟是瞒不过老兄的，只好混场中一两顿酒饭吃，到家时节，去哄吓那些乡里的人，说鲜于相公又观场一次了。里边文字，不过胡乱写几句出来，那里记得？取笑，取笑！还有一件，今科场中规矩，与往年不同，要各人认定自己卷面上的字号，到发榜时，只写号数，不写名字，直至进呈过，磨对明白，方才写名姓传胪。”霍生道：“这个记得。”鲜于佶道：“小弟编的是昷字号。”霍生道：“小弟是日字号。”鲜于佶道：“记得真么？”霍生道：“自己号数怎么记得不真？”鲜于佶笑道：“云娘，莫怪我说，你以后但遇着日字号，便抱住说，这是我的霍相公，我的霍相公。”行云道：“鲜相公，也莫怪奴家说，你也真是个贼字号相公了。”霍生拦住道：“休得取笑。”

忽保儿领着一个驼背医婆进来，鲜于佶道：“那里走出这个婆子来？”行云道：“是位女先生，是我请来替霍郎看病的。”孟妈见过礼，背身说道：“我说前日郾府里那轴画，像个人儿，彼时急忙想不起，原来就像昔年请我看病的这位华云娘。”行云请霍郎抬起头来：“请得女先生在此，好诊诊脉。”孟妈仔细一望，又转身说道：“好古怪！这位相公面孔，也有些面熟，急忙想不起。哦，原来也像郾府里看过那画上穿红衫的秀才。我晓得了。”遂把行云扯住，问道：“适才听见这位相公姓霍，他可叫做霍都梁么？”行云道：“果然是他。”孟妈道：“可晓得画几笔画儿么？”行云道：“画得极好的。妈妈，他的名字，与他会丹青，你却怎生知道？”孟妈道：“你莫管，有些话说在里面。”又背说道：“那里撞得这样巧，恰好就是他！且莫就说，待我看脉时，把些言语惊他一惊，看他如何？”遂诊起脉来。说道：“呀！这病根由为何憔悴，既然依旁青楼红衫，那隔墙儿花如何轻窥的？”行云道：

清癯（qú，音渠）——瘦。

传胪（lú，音卢）——科举制度中，在殿试后由皇帝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的典礼。古代以上传语告下为胪，即唱名之意。

昷（zè，音仄）。

“妈妈，只请你看病，怎么说起这些闲话来？”孟妈道：“不是闲话，病根都是从这里起的。还有一件，不该涂抹丹青缎，有灵丹难医此病。若得好时，除非破了痴情，结成凤侣才好。”鲜于佶闻听，含怒道：“这婆子，霍相公请你来看病，病症不说，一些胡柴鬼话。好可恶，好可恶！”孟妈道：“倒不是鬼话，倒是上轴《春容》画。”鲜于佶道：“还是这般胡言。”孟妈道：“不是胡言，倒是一片诗笺。”鲜于佶道：“这是那里说起？”孟妈道：“说起，说起，反劳动了那燕子。”霍生惊疑，悄悄与行云问道：“这妈妈讲得话，像是知道那丹青的下落，你可问他一问。”行云说道：“妈妈，你才说得话，有些来历，你可说明白罢。”孟妈道：“实不瞒你说，老身前日郾府里请去看小姐的病，那小姐症候，像是伤春的。细细问他梅香，说：“日前因为裱轴《观音》像供养，错讨了一轴《春容》来了，那画上女娘像得他得很。”霍生、行云惊讶道：“原来有这等事。”孟妈道：“那画上有个穿红衫的郎君，生得标致，小姐看见，着实想念，故此害出这病来。老身彼时不信，那梅香悄悄地取画与我看来。”霍生道：“妈妈看过画，画上面是怎么样？”孟妈道：“上面么？那像小姐的女娘，就是云娘活现；那穿红衫的，就像相公。”霍生笑道：“天下人相貌同的尽多，那里就是小生。”孟妈也笑道：“相公，你还要瞒我？那上面还落得款，我记得是‘茂陵霍都梁写，赠云娘妆次’。说得不差么？难道是鬼话胡言？”鲜于佶道：“你画的《春容》，送与缪酒鬼裱，我晓得的，后来这些话，却不晓得。”霍生道：“那晓得老缪是个酒徒，想是醉了，错发别处，今听孟妈之言，分明错到郾府中。”鲜生问孟妈道：“郾府中可就是今年知贡举的么？”孟妈道：“正是。”霍生道：“《春容》原为云娘写的，那知郾小姐生得与云娘一样。如今认作自己，在那边疑惑。怪得小弟在曲江闲步，见燕子衔幅笺来，上头字迹、语气，像个女郎。今经孟妈说明，方知是郾小姐题的。”孟妈道：“梅香也曾提此事，待你高中，老身与你做媒。”行云道：“媒不敢劳做，烦你婉转说与小姐，还我《春容》感激多了。”孟妈道：“若要取回，无个凭据，他怎肯相信？”行云想了想，道：“有了，你将笺儿拿去，与小姐验过，他便信了。还我《春容》，送去《观音》，如何，如何？”遂与霍生讨出笺来。鲜生接过，念道：“这就是郾小姐亲笔？”孟妈道：“便是。”行云拿过笺，递与孟妈，又拿凤钗一只，说道：“送与妈妈的，换得画来，再加重谢。”孟妈喜欢，道：“多谢！多谢！如今还不能进府，郾老爷临入场时说，关防严紧，吩咐我休要走动。待出场来，我看小姐去，或肯发来也未知。”霍生听了这一段话，身子爽利起来，病已去了九分，打发孟妈回去。鲜于佶道：“原来有这一段奇事，霍兄好生修养，小弟要到下处收拾行李待放了榜，不济事时节，就要学这驼婆娘，弯起腰来，背了包，一溜跑了！”霍生道：“休得取笑，恕不送了。”鲜于佶辞去，不知又生出什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不凑合难成吏舞 生奸谋易吓友听

话说鲜于佶辞了霍生出来，路中说道：“适才听那驼婆子许多话，总为《春容》弄出许多把戏在里头，这也由他。可喜把他字号问得详细，我虽不懂他文字妙处，看他病中得意光景，文章决定是好了。不免去寻老臧办那件心事来。”此已是他家门首：“开门！开门！”臧不退闻听，开了门，说道：“原来是鲜于兄，请里面说话。”二人进厅坐下。臧不退问道：“昨日场中得意么？鲜生笑道：“若得意，不来寻老兄了。幸喜问了一位朋友字号来了。”臧不退道：“是甚字号？”鲜生道：“敝友是日字号，小弟是昃字号，特来相烦，早早割换，恐怕迟误就不济事。”臧不退闻听，细细想道：“这样连割卷也不消，只把老兄的字号，下半截洗去了，那位朋友的字号，下半截添几笔儿，可不凑巧？”鲜生道：“有理，有理！想得好。”臧不退道：“只是一件，还要文章十分好，才中得稳。”鲜生道：“方章不消说得。”臧不退道：“且住！贵友是那里人？”鲜生道：“就是小生同学的，茂陵霍都梁。”臧不退道：“幸喜问得明白，险些弄出事来。这割卷的勾当，除非用旁州别县的人，两不相识才使得；若是同学，一放榜时节，墨卷传出，改判不及，那姓霍的讲出话来，怎么样处？连我也脱不干净。这个万不得的！除非再寻一位方好。”鲜于佶道：“这却怎么处？急忙又无别位朋友做得文章好的，可以那样。”踌躇道：“有了！有了！这霍朋友近来干下一樁不好的事情。”臧不退道：“甚么事情？”鲜生道：“他前日画了一轴《春容》，传入到郾尚书府中，去勾引小姐。小姐见画，就想起他来，着实害病。”臧不退道：“可就是这知贡举的郾老爷么？”鲜生道：“正是，正是。那小姐亲笔题一幅诗笺，递与他，他收着了。”臧不退道：“这越发不该了。”鲜生道：“老兄，这分明是破坏他的闺门，借此暗通关节，罪名非小。”臧不退道：“这事情可是真的？也要有个凭据才好。”鲜生道：“这是的确！如今在两边牵马的，全是那驼背医婆。他还送那婆子金钗一只。小姐诗笺现在婆子手里，但拿住考问，便见明白。”臧不退道：“那驼背医婆，可是姓孟的么？”鲜生道：“正是。”臧不退道：“这个不难，他也时常在我家用药。不瞒兄说，我有两个小厮，现当缉捕，就叫他先去请他来，只说治病，待他哄出他口里话来，骗出诗笺、金钗到手，就锁起来。把他做个拿手，好去提那姓霍的，送官便了。”鲜生道：“甚妙！甚妙！但拿到官去，便弄大了，转难收拾。不如吓得他私自逃避，他到手功名，不愁不是我的。这到浑融些。”臧不退道：“见得老成。”遂叫小厮们走来。二人走来说：“老爷叫小人们有何吩咐？”臧不退道：“这位相公姓鲜，着有件事叫你去做，你过来！”遂附在耳上，唧唧啾啾说了一遍，问道：“可晓得么？”二人听得明白，齐说：“晓得。只是那姓霍的住在那里，告诉明白；也还得鲜于相公到那边，妆神捣鬼，解了交，方可歇手。”鲜生道：“有理。众位，你明日捞住了驼婆娘时，便悄悄地通个信与我，我做不认的来到那厢，自有道理就是。这个主意，你们散去，事成之后还要酬劳。”二人应诺而去。正是：

计就月中擒玉兔，谋成日里捉金乌。

毕竟怎样擒捉驼婆，恐吓霍生去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霍秀才潜逃旅邸 安禄山大破潼关

话说华行云在观音像前焚香拜祝，说道：“昨因霍郎有病，曾许下心愿，今幸喜好了。奴家今自虔诚拜谢，蒙大士打救，不胜感激”。遂倒身祝赞起来，那知霍秀夫悄悄在暗地听得明白，说道：“原来云娘在此为小生祷告。”遂对行云道：“我们是露水夫妻，这般情重，今日就在菩萨前，说下誓来。”两人一齐跪倒。霍生道：“小生霍都梁，目下功名有分，便与华行云夫荣妻贵，永不相忘。”二人拜起，霍生道：“小生还有一句话要先说过，若是日后倘迂那题笺人儿，只得双谐姻缘。”行云道：“到那时再讲他。”两人发誓叙谈，不题。

却说昨日两个捕役，竟把孟驼婆锁住，扯扯拿拿来寻霍生。孟婆道：“可怜那，我那里晓得甚么别样勾当！我为霍秀才的病，这笺词、钗子，他付我叫换《春容》的，是甚么牵头？”捕役喊道：“你不必巧言花语，此间已到华行云门首，不可大呼小叫，哄他出来才好。”遂轻轻叩门，行云里边问道：“寻那个的？”捕役道：“来寻霍都梁。”霍生闻听，觉得诧异，遂抽身回避，行云方才问道：“寻他怎么？”开了门一看，捕役撞进道：“还问怎么？怎么包关节，勾良女，现有女驼供状。”孟婆道：“华行云！快唤霍秀才来，当面对一对，我与他做甚牵头，把我无原无故这样拷打？苦恼！苦恼！”正在辨理，忽见鲜于佶走进门来，问道：“那里一班闲人在此罗唆？”捕役道：“不是甚么闲人罗唆，为的是打关的。”鲜于佶道：“打关的是那个？”捕役道：“是霍都梁。”鲜于佶道：“哇！哇！哇！霍相公是我好朋友，是个有才学本分的人，那里干这样事？休来胡撞。有何凭据呢？”捕役道：“这位相公说得有理。常言道：拿贼拿赃，获奸要双。”遂把笺钗递与鲜生道：“这是甚么物件？”鲜生道：“是一幅笺纸。”捕役道：“这笺纸你说那个写的？是如今知贡举的老爷的小姐笔迹，那霍都梁先画一幅《春容》小像，偷送与小姐，又勾引小姐，写出诗笺来答他。意思无非借此风月传情，暗通关节，这金钗是与这驼婆子的，央他两边走动，就是真赃。实犯拿去还要拶夹，自作自受，怎说俺是挟诈斯文？况且，郗老爷关防甚严，若知道了，岂肯轻放？连这华行云也是紧要人犯。快说！霍都梁在那里？若隐藏了，就了不起。”华行云闻听，害怕哭诉道：“出场后已竟收拾回去，实不在此。”捕役道：“既不认帐，锁他去罢。”鲜于佶拦阻道：“且慢慢的商量。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遂把行云扯在背地，轻轻说道：“不好了，前日与这驼婆笺钗，都被这些人拿获到手，是硬做不得的，快快收拾些物件，好生打发他们，出门便了。”行云心慌道：“奴家身边没有别物，只有金镯一付，金簪环一匣，凭鲜相公给与他们，销了这事罢。”鲜生道：“快取来”。行云转后取来，递与鲜于佶。鲜生接过说道：“我自有的。”转身说道：“列位班头，如今霍相公，场完就回去了，不在这边；这华行云不过暂与他相处，一个女人家，那里晓得他来踪去路？有些薄敬，列位收下，做个人情，看学生面，放了罢。”遂把东西塞在捕役袖中。捕役道：“一桩天大事，这几件

哇（d u，音都）——怒斥声。

拶（z n，音攢）夹——旧时用来夹手指的酷刑。

东西怎生了帐？来不得，来不得！”行云道：“这却没法处了。”鲜于佶道：“也罢，我为着朋友分上，我腰间还有剩下两锭银子，凑出遂与他罢。”行云道：“多谢了！只一件，那诗笺不可留在他们手里。既添银子，须索取还才好。”鲜于佶对捕役道：“列位，这小娘子身边委实没有什么东西，我替他再添你二十两雪花银，宽释了他，还了他那诗笺罢。”捕役道：“相公，你先前讲的话，忒不通，如今怎样知起道理来了？千看万看，看你尊面，真个人情大似法度了。”把诗笺递过，行云收讫。鲜生向捕役道：“多谢了。”孟婆开口道：“列位老爷，可怜我是个残疾人，也放了我罢。”捕役喝道：“哇，你是放不得的，还要拿去法司衙门，申明定罪，才见得我们不是讹诈；还要在霍都梁原籍关提勾当。”遂把驼婆锁牵而去。鲜于佶方问行云道：“这事怎么起的？”行云道：“连奴家也不知怎么起，好好在家里，忽然这些差人一拥进来，那里容人分辨。”鲜生道：“想是那驼婆口才不稳当，把前事对人讲说。哎呀！如今是甚么时节，略不谨慎，便弄出事情来了。我问你，霍兄在那里。”行云道：“在后面房里，进去相会罢。”霍生见了鲜于佶，不觉泪下。行云道：“太亏了鲜于相公，自己破费许多，方才免得罗唆。奴家词笺也赎过来了。”霍生接过收了，遂拜谢鲜生。鲜于佶扯住说：“我两个幼年相与朋友，是何等交情，怎么倒谢起来。”霍生道：“鲜于兄，你晓得我平生那里吃过这苦？倘若到官，不分皂白，审问起来，却怎生抵对。”鲜生道：“也不妨。”霍生道：“那丹青秉然是我画的，恰好像那小姐；那诗笺又是那小姐真笔，供说燕子衔来，就浑身是口，谁人肯信？定是要受刑问罪，我的命定是没有的了。”行云闻听，不胜伤感。鲜于佶道：“霍兄，这桩事，看起来不妨，我帮了你承个头，与那些狗头们当官辩论一场，料不输与他，不消远去得。若去了，却不误功名大事。霍生道：“老兄，如今性命要紧，功名二字也题不起了，只得与兄相别，别后事情，还要与我照管一二。”鲜于佶道：“果然要去，这别后事情，小弟自然为兄打点，安顿得妥贴，不必挂心。”霍生背地说道：“也罢。往汧阳寻秦老师罢。”转回身来，遂与行云并鲜于佶洒泪而别，匆匆去了。这鲜生也别了行云。走到路上，欢喜道：“果然算计的好，去也去得帮衬，我不免再说与老臧，叫他放心，打进字号去便了。”把鲜于佶作弊事，且按下不表。

却说老将哥舒翰，奉命把守潼关，一声吩咐将士们：“你看渔阳兵马，纷纷如蚁，抢上潼关来了。待逼近时，并力冲杀前去，不可退缩！”众军遵令，紧紧守定。再说那安禄山，领着何千年并数万雄兵，向前进发。禄山道：“此去潼关不远了！哥舒翰兵马在此，你与我杀将上去。”言犹未了，两军对垒，浑杀一阵，哥舒翰败走。禄山大笑道：“你看哥舒翰这老儿，不过一两阵，那些兵马都纷纷鼠窜。牙将何千年，你可领铁骑五千人，杀进潼关，径撞长安便了。”何千年得令去后，不知打破潼关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郾尚书出闹扈驾 贾经略收女全交

话说飞云小姐，服养之后，病体渐愈，老夫人甚是喜欢。说道：“孩儿，你爹爹为知贡举，入场将近一月了。今日又是端阳，厨中备得菖蒲酒，与你在石榴花下小饮几杯，应个节气。”小姐道：“孩儿病体才好，有些怯风，就在这中堂内陪侍母亲罢。”夫人道：“这也由你。”夫人坐定，小姐送酒，然后陪坐。梅香送过酒去，母女二人正赏花饮酒，忽见郾尚书随着院子，急急忙忙走进内堂。夫人起身，惊问道：“相公，何事这等匆忙到衙呢？”尚书道：“不好了！为哥舒翰失利，安禄山这厮闯进潼关来了。圣驾已经西巡，我只得追随前去，待事定再传牒了。”夫人道：“这却怎么处？”尚书吩咐：“快取我衣来换上，把印信缚在臂上，随身行李先发去，权且乘车出了城，再乘马赶去未迟。”遂把衣更换，辞别夫人、小姐说：“家中事情凭伊照管，不能细讲了。”夫人、小姐洒泪相送，不胜伤感。只见院子忙跑来说：“不好了！老爷才出得城门，贼兵四面焚掠起来。梅香，快请夫人、小姐换了衣服，往南山鄠杜庄子上去等候。”又听外边鸣锣呐喊，夫人、小姐领着院子、梅香，随众人出城逃难去了。这且按下不题。

却说华行云自与霍生别后，魂梦长牵，音书不至。心中反覆思量道：“不知他归向茂陵，或是浪游他乡？那词笺牵连的事，也不见有个下落，不能访个实信，捎信与他，教人好生愁闷。且住，他前日单身出门，行李留下在此，别的都没有紧要，只是平日诗文稿，与场中文字，乃是才人一片锦绣心肠，须索与他简点明白，收拾了才好。”刚收藏停当，忽听有人叩门。开门一看，说道：“原来是鲜于相公，前日多多有劳。”鲜生道：“云娘，你这几日家里好么？”行云道：“有甚么好处？奴家正要相问。霍郎去后，有消息没有？”鲜生笑道：“天杀的，我就猜你当头定要问这一句，消息有在这里。”行云喜道：“他如今现在那里？”鲜生道：“呀！你还不晓得，就在那厢来了。”行云眼向前望，说道：“不见那？”鲜生上前抱住，说：“在这里！”笑了一笑，道：“我与霍秀夫极相好，你晓得的，原是一个人。你如今与我也如此，如此。”行云推开道：“那里说起？好不识羞，这般舍着皮脸，尽来胡缠。”鲜生道：“你们门户人家，乐旧近新，呼张抱李，原有旧规的，何必如此拘执？”行云道：“你莫差了念头。奴家与霍郎，是在佛前焚香，曾发下誓愿，做了夫妻，永不相忘的。”鲜生道：“他做得，我老鲜也做得的。”行云道：“你好没道理！既说是与霍郎相厚，怎么他才起身，便欺心调拨奴家？请！请！请！”鲜生道：“好了，请我进房去了。”行云把鲜生推出门外，忙将门闭上而去。鲜于佶怒道：“噯哟，如此惫赖，真个是这样起来了。啐！华行云，华行云！你还做梦哩！痴心想着霍都梁，再续旧盟，那晓得他是身上有事的人，一去再不回头了。”忽见店主人跑来说：“鲜于相公，不好了，如今长安城中，被贼兵焚掠起来，人人逃窜，你可回下处，收拾行李，搬移搬移，老汉各自逃难去，顾不得你了。”耳边厢又听呐喊之声，两人惊慌而走。

鄠(hù, 音户)——古邑名，即夏代的扈，秦改名。在今陕西户县北。

惫(bèi, 音备)赖——调皮，不顺从。

却说那郾府中夫人、小姐，领着梅香，背着行李、画轴，慌慌忙忙出得城来，随定逃难人东走西撞，忽被贼兵撞散。只见安禄山先锋何千年，因哥舒翰败绩，乘势抢入潼关，他说道：“争奈天雄节度贾南仲，领了五千铁骑精兵，从商南小路紧追上来，着实利害。军士们，长安不可久恋，将子女金珠上紧抢掠一番，疾速望陇西一带，去攻犯便了。”众人应声：“得令。”所以惊得长安士庶，走的走，逃的逃，心慌意乱，一家人失散的尽多，这且按下不题。

却说节度贾南仲说道：“向因贼兵犯难，领重兵把住虎牢关口，防他小路抄袭长安。谁知哥舒老将军败绩，贼奴乘势直抢潼关，真个可恨！因此统领五千铁骑，昼夜兼程，紧追到此。幸喜到灞上地方了。众军士，且暂扎住在此，待探马到来，得了消息，再作道理。”众军道：“晓得。”不多时候，听得铜铃阵响，马蹄齐鸣，军士禀道：“老爷，探马到了。”探子进营，节度问道：“贼势如今怎么样？你慢慢说来。”探子道：“官军从西去十里，与贼兵抵住了，打了一个狠仗，我兵大胜，何千年败走西走。”贾节度道：“可喜，可喜！”探子又道：“但哥舒将军的败兵，倒在城中掳人家子女，反觉为患。”贾节度道：“如此，你快传令箭一只去，但有官兵掠人口家资者，即时禀示；如收得避难子女，俱还各家，仍具册申报，不许隐匿。”探子得令去后，贾节度道：“这也可恨，怎么贼兵西遁，到是哥舒营中残兵如此无礼？”只听又有人报道：“报老爷，各营把令箭传到了。收留妇女，但有认识的，已各各送还，内中只有两个女人，一个说是大家小姐，但无人识认；一具是残疾老婆子，没处收养，请老爷钧旨发落！”贾节度道：“如此，且先唤过那大家女子来，我问他个来历，才好发放。”众军领命，即将女子唤到。贾节度举目一观，说道：“看这女子举止，果然是大人家的。你何处居住？何家宅眷？可详细说明，便与你察访，送你回去。”飞云小姐含羞，哭诉道：“不瞒大人，我爹爹就现任礼部郾尚书，讳做安道的。”贾节度惊讶道：“呀！原来你就是我郾年兄的令爱了？郾年兄呀！常怜你伯道无儿，谁知道弱女又受颠连。小姐，我与你令尊是极相厚的同年，今春曾寄书问候他，你可知道么？”飞云想了想，说道：“大人莫非是节度贾公么？”贾节度道：“正是。”飞云道：“今春蒙差人问候家父，曾收下吴道子《观音》像一轴，奴家还记得。”贾节度道：“如此的是我郾年兄令爱无疑了。如今军马纷纷，令尊尚在行间，你独自一个，就送你到府，也无人照管。我意欲收你为女，待平定后，送你回去，意下如何？”飞云道：“奴家听得爹爹常说，与大人相厚，犹如同胞；今日见大人，就是见了爹爹一般的了！只是此恩此德，邱山难报！”遂倒身拜了四拜，起来。贾节度受礼道：“但军中少个服待的女人，怎么处？左右先前报说，还有一个婆子，可唤来。”役人道：“晓得。”不多时候，只见一个驼婆，背着包袱画卷，走到面前，叩下头去，起身见了飞云，说：“呀！这是郾小姐，怎么也在这里？正要寻你，我在贼兵中，亲见梅香姐被害了，遗下了包袱在此，交付与你。”飞云闻说下泪。贾节度道：“原来认得这婆子的？”飞云道：“这是个医婆，孩儿用过他药的。”贾节度道：“如此恰好就留在军中，与你作伴罢。”驼婆谢了起来。贾节度道：“你们离乱中路途辛苦，且同去房中将息将息，待我前营察点军马去。”也竟自去了。孟妈亦同小姐回房，二人相会，不知说些甚话？且听

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夫人错认亲生女 秀士新邀入幕宾

话说酈小姐到了房中，问道：“孟妈妈，奴家那日自服了你的药，身子就好些了，谁想遭了乱离，又在此相会。”驼婆道：“再休提起了，说起来话长哩！小姐，你那病儿，梅香妹细细说与我缘故了。”小姐道：“甚么缘故？”孟婆道：“是画儿上缘故。”小姐微笑了一笑。孟婆道：“老身实对你说，果然茂陵有个霍相公，叫做霍都梁的，来请我看病。”小姐道：“霍都梁是怎么样个人儿？”孟婆笑道：“这是你心坎上第一句话，不知不觉就在喉咙里溜出来了。你问怎么样儿么？他的样子，就与这画上差不多的呢。还有一件，你的笺词，被燕子衔去，到曲江堤上，恰好不东不西、不高不下，也落在他的面前，是他拾去了。”小姐道：“这一发奇得紧。”孟婆道：“看病时，他曾取出来教我送还与你，换那错的《春容》。我拿在身边时，那晓得倒是个祸根，被那些兵番狗彘的把我拿住，说与他勾通牵马，打甚么关节，后面费了许多事，才得放手。”小姐道：“如此，多累妈妈了。霍秀才如今在那里？”孟婆道：“那霍秀才听得拿了我，他不知吓得走在那里去了。”小姐闻听下泪，背说道：“他既飘泊，难讲缘分了。”孟婆笑道：“只是还有一椿事，不好对你说。”小姐问道：“又有甚事不好说？”孟婆道：“那霍秀才好不风流，与一位青楼小娘，叫做华行云，打得热不过。这《春容》是替他画的。那华行云与你一般相貌，你却错认了头，便做替你画的了。”小姐道：“怪道我当初看时，见那般乔模乔样，也就猜道是个烟花中人了。”孟婆道：“小姐，你不会面的相思，害得不曾好，莫又去吃不相干醋，吃坏了身子。”两人相笑一声，这且不题。

却说华行云肩背包袱与画，也随众人逃难。说道：“呀！此处已到兴庆池边。天那！自出了长安城门，走不上几里路，怎么就走不动了？且在这草丛中坐坐。霍郎，霍郎，你如今在何处？这乱离中，抛闪得奴家独自在此，好不苦楚。”正自思量，忽远远望见一位老妇人行来，这妇人是谁？正是酈府夫人。满口叫道：“飞云儿，你那里去了？连梅香也失散不见踪影。”忽抬头一望，说：“呀！你看前面草坡上坐的，分明是我女孩儿。谢天谢地。”及至走到跟前，行云起身下拜。夫人道：“莫拜，莫拜，我的儿，你做小姐的，从来没受恁般苦楚，亏了你了。梅香不知在那里？”行云道：“妈妈，你口里话，奴家都不省得。”夫人惊讶道：“怎么说，不是小姐？”又细看了看：“你分明是我飞云儿那！”行云道：“奴家不是甚么飞云，贱姓华，小字行云，就在曲江边住。小人家儿女，自幼亡过父母了。妈妈莫非错认了人么？”夫人道：“听他声音，果是有些不同。”遂哭将起来，说：“怎脸面这般一样？只多了腮上桃红这一点儿。小娘子，不瞒你说，我就是礼部酈老爷夫人，与小姐飞云一同避难出来，不料被贼兵冲散，女儿不知那里去了，见你模样与他一般，故硬把你做女儿叫。老人家眼睛差池，多得罪了！”行云道：“原来是位老夫人，失敬！失敬！”行礼后，背身说道：“他女儿叫做酈飞云。哦，想起来了，那题画的人是飞云，孟妈妈曾说，与奴家模样一般，故此老夫人认差了。”夫人道：“小娘子，我见你，就如见我女儿一般，可一路与我作个伴，到家里时，便做亲女厮认，不知你意下如何？”行云道：“多谢老夫人，只怕奴家无此福分！”遂倒身下拜。夫人扶起道：“天渐晚

了，我们只得挨着行去。”才待携手同行，忽听打锣之声，夫人、行云失惊道：“你看人马喧腾，又受乱军挫折了。”那里知道，是郇尚书旋归。这老爷一声吩咐：“从人，那草坡中有两个妇人，与我唤过来。”夫人向前，尚书认得，说道：“呀！夫人同女儿为何在此？”夫人垂泪道：“军马乱杂，把女儿失迷了。”尚书道：“女儿现立在你身边，怎么说把娇儿失迷？”夫人道：“这个不是女儿。”尚书道：“不是女儿是谁？”夫人道：“老相公，这是途中遇着的。她姓华，叫做行云，面貌与孩儿相像。”说完，又哭起来道：“女儿在庆池路口，被乱兵冲散，不知那里去了。”尚书闻听，放声大哭，说：“如此，岂不痛杀我了！”行云方才向前下拜，尚书一见，又哭道：“怎生这样像女孩儿？既然如此，就把这女子收养下，认作亲生，再去跟寻飞云罢。”夫人道：“老身也是这个主意，他已愿从了。相公，你才去灵武不多几日，怎么就回来了？”尚书道：“见了皇上，遣我回来祭祀郊庙、山川，那知道家亡、儿失，岂不是前生罪孽？”行云重新跪叩拜起来，说：“奴家飘泊无根，愿为婢妾，蒙大人深恩，反认为女，何等抬举。爹爹，如今不必忧虑，寻姐姐不见时，作速写下招子，沿途粘贴，总只在长安城内外，料想不远。”尚书道：“是呀！夫人领女儿先归，老夫随后回府便了。”这且按下。

却说汧阳知县秦若水，因禄山之变，率众把守城池，甚是紧严，时时劝谕，刻刻操劳。一日，又在城上吩咐一番说：“你们在此小心，我权下去歇歇。”众人道：“晓得。”忽见一个书生远远行来。你道是谁？却原来是霍秀夫逃难至此。他说道：“小生自出了长安，幸脱罗网，那知命途多舛，随处逢凶，途间贼骑充斥，官军掠扰，幸而身上单贫，保得性命，一步步已挨到汧阳城下了。”原来此处城守甚严，未可造次，不免问那垛边人一声：“城上大哥，你们县里秦爷，可在城上么？”城上闻听，喝声道：“你是那里来的？问秦爷怎么？”霍生道：“劳动你报声说，有茂陵门生姓霍的，特来谒见。”众人道：“看此人相貌，生得儒儒雅雅，是个斯文中人，与他报一声，料应无妨。”遂下城来，禀声：“老爷，城下有一个门生，姓霍的，茂陵人，要见老爷。”秦知县听得明白，说道：“快与我把上来。”众人遂坠下绳锁，把霍生吊在城上，二人相见。秦老爷道：“贤契，你在长安取应，怎么忽然来到此间？”霍生道：“一言难尽。”遂将那代画《春容》，误入朱门，偶拾燕笺，泄漏成祸的事，略略说了一遍。秦知县道：“时才这些话，老夫不知其详，且同往衙斋细说个明白。且喜你是个文武贤才，偶然飘荡，老夫凡事，可以请教。”二人回衙去了。城上又见一飞骑将到，守城人架着弓箭，问道：“是甚么人？”飞骑道：“休要放箭，俺是元帅贾老爷差来的头站，有令箭火牌在此。吩咐各州县速备粮草，后面亲统铁骑五千，追剿贼兵，连夜到此，不可迟误！”众军接过，秦老爷验过发出，说道：“果是贾节度头站，说与他：“一应粮草俱备下了。左右，再问他一声，贾节度可是邢州人么？”军人问明，回复道：“正是邢州人。”秦老爷对霍生道：“可喜，可喜！贾节度是我同乡至厚，他来过此，孤城万万无虑矣。我们饮酒话旧便了。”正是：

暂向西窗剪银烛，笳声吹出月明中。

多舛(chu n, 音喘)——不顺,不幸。

谒(yè, 音夜)见——拜见,进见。

不知贾节度到境，又有何举动，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参军作檄 伤贼 胆节度爱才许联姻

话说贾节度穿着戎服，率领众军升帐。坐下说道：“下官亲提铁骑来至汧阳，幸喜县令秦若水，同里厚交，设席相留，论心一夜，直至天明。因幕中少个记室，托他访聘，他说衙中恰好有个门生，是茂陵秀士，才略兼人，游学到此，正可借重。会差人去请到军前，待他来看，果是如何，以便留用。”见罗帐下，有人执着手本，叩头起来，说道：“小官是本县差来的。禀老爷：秦县官秦老爷钧旨，往城外给散各营粮草去了。昨夜与老爷说的衙中茂陵秀士，吩咐小人送来相见，现在辕门外，不敢擅入。”贾节度道：“昨夜扰你老爷了，今日不劳来见。我即刻起马，到十里长亭相会便了。衙中秀才，便请进来。”差人应去。

却说霍生来时，一路上打算道：“小生间关辛苦，幸到汧阳；又蒙秦老师荐入节度贾公幕中，着人来请相见，我想那桩事，不知怎样结局。前日听得那些人，还要行文到原籍拿我。故此昨日与秦老师说，对贾公言及，千万不可道我姓名。今日相会，倘或问我籍贯、姓氏，也要打点应他才是。只得更改便无忌讳了。也罢，就改做卞无忌罢。”听得传进，只得入帐拜揖。贾公道：“先生大才，幸蒙光降，敢问高姓大名？”霍生道：“小生姓卞，名无忌。碌碌无能，谬蒙举荐，不胜惭愧。”贾公道：“不必过谦。先生，如今安贼虽遁长安，又窥陇右，下官手提铁骑，不过五千，以寡胜多，计将安出？”霍生道：“小生愚见，贼奴势虽犷鸷，类实兽禽。明公但须把住陇州，坚壁持重，看那禄山凶残老悖，又失众心，即其孽子义儿，亦怀怨望。莫若写下密檄，纳入蜡丸，即差腹心，传令令绪，许以图父有赎，论赏酬功。此辈狼子野心，定然枭鸟相食。有此一纸，远胜万师，收复河湟，迎回大驾，此不世之功也。惟明公三思。”贾公闻听，揖谢道：“承示良谋，令人佩服，这道檄文，便要烦劳大笔。”霍生道：“待小生代劳了。”执笔挥毫，一霎时，写得停当。贾公接过，读了一遍，说道：“檄文甚妙，差腹心之人，密密递与这贼子便了。仗先生妙策，若得功成，老夫自当疏闻，奏请大用。如今留在前营，便于朝夕请教。”叫旗牌官，“快拨供应人役等项，在前营伺候卞参军，不可疏忽！”众应道：“得令。”霍生又与贾公谈论一会，辞归前营不表。

却说郗夫人时常思念女儿，因对行云道：“我从经乱后，老病渐添，赖你相聚一堂，朝夕侍奉。但飞云女儿自分散后，四处寻访，再无踪迹，如何不教人泪垂？你看秋气渐深，窗风飒飒，好不凄凉。他此时不知流落何方？教我如何放心得下！”行云道：“母亲，前日贼兵扰攘，也没多时，就安静了。听得说，领兵节度禁谕甚严，散失子女亲身察问，姐姐此身定有下落，母亲且请宽心。”夫人道：“每年此月，正是授衣时候，怎奈物在人亡，那堪这月上梧桐，砧声敲起，那一处不令人伤悲。我进去安歇，孩儿少迟也来罢。”行云道：“晓得。”打发夫人进去，遂说道：“愁人莫向愁人说，说起愁来愁杀人。我母亲只知道他的心事，怎么知道奴家也不是个没心事的。但前日途中，慌慌乱乱的，这轴观音像，收在包袱里，不知怎样？”不免取

作檄（xí，音席）——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喻或声讨的文书。

犷鸷（guāngzhì，音广至）——粗野、凶猛。

出悬挂悬挂。把画展开，说：“且喜不曾损伤。待我焚香拜谢。还有霍郎的文字，也在包裹里，还要与他再检点明白才是。呀！且喜文稿与场中文字，俱不曾遗失。天色晚了，不免收拾进房去罢。”正是：

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未是长。

且说安禄山帐下几个巡军，说道：“伙计，这样霜风飕飕，大王此时，羊羔美酒，搂着如花似玉的，好不快活，苦了我们，挨着这些凄凄冷冷。如今将近三更，察点的都过去了，沽下一壶，消缴了罢。”这巡军们欢畅饮酒不题。却说李猪儿因贾元帅蜡丸檄到，奉小将军命令，差往营中刺那老贼，同着差官，同往营门去。听得樵楼鼓打三更，见那些巡军醉卧在地，喜对差官道：“此时贼命该休了！待我进去，你可在这里悄悄等候。若刺了老贼时，我便从此处抛下首级来，你可接去报功。”差官道：“就是这样。”李猪儿去不多时，忽悄悄叫道：“差官！差官！老贼首级在此。”然后跳将下来，说：“头已在此。”差官道：“怎么辨得是老贼首级？却没凭据。”李猪儿道：“老贼平日把御赐贵妃娘娘的洗儿钱，常紧怀在胸前，被我取来，拴在发上，此就是凭据了。你可赶此月色朦胧，星驰到陇州报贾元帅去，我就营中放起火来，把他们众兵惊散便了。”差官道：“极是。”遂把首级，纳入囊中，加鞭而去。李猪儿放起火来，呐喊道：“中营火起了，你们如何不救火？还在此睡觉！”巡军惊起，道：“不好了！不好了！如何中营起这样大火？列位，大家齐起来去救救火。”遂慌慌张张去了，不表。

再说那霍生，在贾公前献策，尚不知下落，未免纳闷。说道：“小生变姓更名，幸无知觉，但长安乱后，不知华行云平安如何？绝无消息。那郾家小姐笄儿虽收在此，人儿知在何处？你看黄花寂寂，落叶萧萧，好生闷人。”正自踌躇，忽见贾公走来，说道：“卜先生，今早有飞报到来，果然蜡书到彼，他孽子安庆绪，暗地里遣心腹人李猪儿，刺杀禄山，差官已献过首级了。幸喜大恶已除，余氛可扫，皆先生之功也。今日权在军中拜先生为参军之职，已飞章表奏，不久又当擢用。左右，取冠带过来。”霍生冠带起来，拜谢贾节度，说道：“此是朝廷洪福，明公威名，小生何功，敢蒙优录。”贾节度道：“说那里话。”遂腹内思量道：“我看卜生，文武兼通，才貌并绝，不免就把郾家女儿招赘他；就日后郾年兄见有如此佳婿，断不怪我擅专。”因向霍生道：“还有一言相告：老夫有一小女，随在军中，年已及笄，尚未择婿，敢操箕帚，勿阻是幸，明日吉辰，就行合卺。”霍生道：“极蒙高情，但曾与曲江女子，旧有姻盟，怎敢顿改初心，辜彼夙约？”贾节度道：“足下向来未曾说有家室，这分明推托，令老夫无面孔了。”霍生道：“实有订盟，怎敢推托。”贾节度道：“我想长安乱后，此女存亡未知何如？日后就访得迎来，老夫今日说过，小女情愿与他不论大小，一样相称便了。”霍生道：“待小生再斟酌斟酌。”贾节度道：“不必斟酌。”叫左右：“吩咐军中，明日办鼓乐酒筵，叫候相伺候。”说完告别，转后去了。霍生道：“不应承，辜负贾公之恩；待应承了，又违前盟。贾公才许一样相称，说得中听。就照此行，料也无碍，任凭他罢了。”不知怎样成亲，且听下回分解。

飕 (bi o, 音标)——暴风。89

及笄 (j , 音基)——笄：簪子。指女子可以盘发插笄的年龄，即成年。

合卺 (j n, 音紧)——成婚。

第十四回

美少年军中合卺 老驼婆阁下定情

话说孟婆幸亏贾节度留在营中，陪伴小姐，得全性命。他说道：“近日贾老爷要将小姐招赘卞参军，小姐心上不从，吩咐老身细细劝解。就那参军，才貌无双，与小姐十分相称，叫他不必推阻。我想连小姐性命，也是贾老爷救的，不然乱军中，小姐今不知怎样下落？他一片好心，何必苦苦执拗，不免向前劝他一番。”见了小姐，说道：“老爷吩咐我对小姐说，他军中只有小姐一身在此，他常要各营察点，照管不便，那老爷急忙又不知下落，知如今只得从权。有一位卞参军，年貌厮称，文武全才，意思将他入赘。昨日与小姐说，你未曾承应，叫老身劝你，成就了罢。”小姐闻听，落泪道：“妈妈，奴家一身漂泊，感荷贾公收养，他的言语，岂敢执拗？只是我至亲爹娘，不知散失何所，那有这般闲心招赘夫婿？况且六礼未成，又无媒妁，因此心上未免踌躇。”孟婆道：“此是百年好事，不消踌躇，贾老爷也说来，他与老相公如同胞兄弟，看待小姐，就是自己亲生一般。因为女婿甚佳，不可错过此机会，断不肯误你终身大事。他一力主婚，就是媒妁了，小姐，你依老身说，从下了罢。”小姐道：“妈妈，既如此说，也只得凭贾老爷主张罢。”孟婆道：“如此就回覆贾老爷去。但老身是个残病人，又是单身，明日合卺之夕，不便进来，到后日看你罢。待我回覆去也。”小姐道：“孟妈妈去了，但奴家心事，一则不忍背着爹妈自行婚配，二则那轴《春容》上的人儿，从今也要割断了，再无相见之期。姻缘既注定在此，如何那幅画错在奴家处？奴家题得笺，怎么燕子又衔与霍郎？有此两樁奇事，如今都成画饼，不免取出画来，再看一看。”看够多时，不觉伤感说道：“霍郎，霍郎！若要相逢，除非来世；《春容》、《春容》，奴家今日与你别过，再不得展玩了。”正是：

慢说今生缘已尽，还图再结后生缘。

到了次日，贾老爷吩咐：“吉时已到，唤侯相快来赞礼，请小姐与卞参军成亲。但还有一件，今日是个吉时，吩咐那驼婆，他是单身，又且残疾人，权且回避回避。”左右应声：“晓得。”唤到侯相簪花披红，喝起礼来。二人出来，拜过天地，又交拜了。贾老爷吩咐，送入洞房。合卺以后，高悬蜡烛，夫妇坐定。霍生见小姐容颜，失了一惊。呀！分明是云娘！不觉随口问道：“小姐莫非是华……”刚说到此，忙住了口。背身说道：“不可造次，岂有云娘在这里的理！若是他，不该如此害羞起来，但容貌恰似。”又仔细一窥，慌道：“险些认错了！云娘腮上有桃红一瓣的，这却没有。我记得那医婆说，那府小姐与云娘一样，那晓得又露出这位贾小姐来，是第三个了。”这那小姐也偷眼看那参军，说道：“卞郎似曾日日会熟的一样。”想一想，说：“是了！那画中穿红衫的，像他不过。但那人名唤都梁，并非卞姓。”正自猜想，霍生道：“夜深了，小姐，我与你就枕罢。”正是：

花烛青油辉幕里，灯前相见是耶非。

他二人一夜光景，曲尽鱼水之欢，这且不表。

却说禄山平定，人渐安宁。以前考试，尚未开榜。忽闻今日揭晓，这些报喜人，俱在礼部前等候，只见背榜官行来，不多一时，高悬上面，就看抄写名次的嚷道：“第一甲第一名鲜于佶，陕西扶风人。原来状元中在此处，

好去扶风会馆中报去。孩子们，录条在此。”疾忙前去。那知鲜于侏因兵马扰乱，离了姚店旧寓，移在扶风会馆来，问得礼问出过告示，今日五更头出榜，他盼望道：“怎么此时还没些影儿？你听这树上喜鹊儿，叫得好不有意思。”忽见众报人跑来问：“那是鲜于相公？”鲜生问道：“中在何处？”报人道：“是头名状元。”鲜生喜欢道：“快拿录条来。”众报人呈上。鲜于侏见是真实，说：“你们共来饮杯喜酒，赏钱决不肯轻的。”又有一起人捧着冠带，见了鲜生，叩下头去，说：“我们是迎鲜于状元赴琼林宴的。”鲜生道：“你们起来领赏，随我赴宴去也。”且把这鲜于侏，改号作弊，中了状元，竟认成自己应得的，不觉欢天喜地，权且按下不表。

却说郗小姐成亲后，倒有些愠色，说道：“奴家息蒙贾公收养，待若亲生，又为择得佳婿，但是不在爹妈膝前，合卺之夕，终是凄凉。今日只得勉强向妆台梳洗则个。你看这几日眉痕间转觉消瘦，奴家细看卞郎面貌，宛然是画上郎君，但那人姓霍，却不姓卞。我欲将旧日家门明白说与他，只是才做夫妻，说话尚有些害怕。”那知霍生也背地说道：“小生细看新娘子面孔，宛然与华行云无二，昨夜灯下险些错说出来。难道天下有这等相像的？曾记得那医婆说道：“郗家小姐也像云娘。只怕就像，只是略略带几分儿，那里有贾小姐这般，一色辨不出的？”见了飞云，说：“娘子，你在此处梳洗了。”飞云道：“正是。”因而坐下叙谈。再说孟婆昨宵回避，今早出来，说道：“昨夜小姐成亲，老身原说过的，吉辰躲过，不曾到洞房里去。听说招赘的这位卞参军，果然人物齐整，郎才女貌，贾老爷心上甚是喜欢，今日想无妨碍了，不免到小姐房中看看。”进门见了新郎，大惊叫道：“你是霍相公！好没道理，这是小姐洞房里，你怎么擅自撞将进来，在此勾勾答答的，成甚么规矩？倘那卞参军见了，不当稳便！”推着霍生说：“不是儿戏，快出去！快出去！”飞云小姐也惊讶道：“妈妈，这就是卞参军，怎么叫他是霍相公？”孟婆道：“小姐，老身不差的，这就是霍都梁。请我看过病的。霍相公，我为你一幅诗笺，吃了许多苦，你不晓得！”小姐道：“这也奇！既是霍郎，如何又姓卞呢？”霍生笑道：“小生果是霍都梁，改这名姓，有个缘故，待慢慢的说。”小姐道：“我不信！若是霍都梁，妈妈，是你说的，奴家有一幅词笺，燕子衔去的，是他拾得，如今在那里？”霍生道：“小生收诗笺一幅，果是燕子衔来的，却是那郗飞云题的，与娘子无干。”取出笺来递与小姐说：“这是郗小姐题的，请细看来。”孟婆道：“霍相公，还做梦里！这就是郗小姐，叫做飞云，那里又有个郗小姐？”霍生道：“他是贾老爷女儿，怎么平白姓起郗来？”飞云笑而不言。少迟一迟，说：“妈妈，你细细说与他罢。”孟婆道：“乱军中，把小姐认为己女的。”霍生道：“啐！我真个做梦了，娘子原来是贾公收养的，活活一个郗飞云在此，却怎么还把你来朝思暮想？娘子，小生有一幅《春容》画错送到你处，如今可在么？”小姐将画取出，说：“现在这里，且把那改姓名的缘故，请郎君细细说与奴听。”霍生遂将画春容拾燕笺说了一遍。小姐道：“这却是前丰截话。奴家不明白改卞姓的缘故，请将说来。”霍生又将托孟婆拿诗换《春容》，不知何人走漏消息，赖我私通关节，被番珍讹诈，几遭罗网，所以改姓逃避。“娘子，你也把题笺的事情，说与我听。”飞云也把题画失笺的景象，说了一遍。二人前后说得明白，分外亲热。霍生嘱托道：“娘子，你在洞房外边，且不要说出我是霍相公，仍唤作卞参军才觉稳便。”孟婆道：“这个晓得。”这事惟他三人明白，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鲜状元私谒师第 华养女弊掀父前

话说礼部尚书酈大人，说：“俺忝知贡举，品题诸卷，幸皆精当，久已进呈。近因禄山就诛，武功克奏，灵武登极，重见太平，因此补唱胪传，完此盛典。昨日榜已发了，旧规榜首今早便该来谒见。左右，新状元门生鲜于爷见时，即与通报。”众应声：“晓得。”只见鲜于佶冠带乘马而来，说道：“这是那里说起，我鲜于佶干着那桩事，指望榜上搭一个名字，也就发了，谁知道一抢抢了头一名，快乐！快乐！左右，今日该参见主考酈老爷了。”长班禀道：“已到酈大人门首，下马等候。”将帖送过，门官接了，说：“旧规头一次见座主老爷，管家、长班我们都有礼的。禀声你爷照常见赐。”长班回覆。鲜于佶道：“长班，你说与他们知道，今科状元是真才实料的，与别不同；就不是酈老爷，别人也会取中。待我到了任后，连中堂老爷的人，一起赏他些罢。”长班又诉与门官，门官道：“赏些罢，入你家怪娘的，那里这等不知时务的，在座主门前妆大头鬼儿！争奈老爷吩咐过，与他传罢。”少迟，传出道：“有请。”鲜于佶进庭行参见礼，让坐告坐已毕。鲜于佶道：“门生不才，蒙老师首录，只恐菲劣，有玷门墙。”酈尚书道：“贤契高才，自当首录，老夫借光不浅，颀俊何功！”师生两个在庭上叙话，后边夫人与小姐闻听新状元来见，偷在屏风后窥探，看是甚么人物？行云端详一回，暗吃一惊，方转内去了。鲜于佶知道题笺故事，便作妄想，故意说道：“有一句话奉禀：门生不瞒老师，尚无妻室，如今各位大老先生家闺中，有相应的女儿，求老师主张，大小登科，一齐成就了门生罢。”酈尚书道：“待老夫留神。”鲜于佶告别，三揖而出。酈尚书道：“恕不送了。”叫院子快请夫人、小姐出来，有话说。夫人得信，同小姐出来相见，尚书道：“今科状元，出我门下，才学、人物，色色俱佳。适才相见，问他家中尚无妻室，我欲将这个女孩儿，赘他为婿，你意下如何？”夫人道：“这姻缘大事，任凭相公主张。今科状元是那里人氏？姓甚名谁？”尚书道：“叫做鲜于佶，是扶风人。”行云道：“原来就是鲜于佶！”不觉沉吟起来，尚书问道：“孩儿，你沉吟甚么？”行云道：“爹爹，此人是个光棍，一字不识，怎么取他中状元？”尚书惊讶道：“你一个女儿家，不管外边事，他一字不识，做人不好，你怎知道？也可笑！”行云道：“不瞒爹爹，奴家有个嫡亲表兄，叫做霍都梁，是个饱学秀才，与他同窗，故此奴家晓他行径。”酈尚书道：“我不管他甚么一字不识，做人不好，与你表兄同学不同，但凭他卷子上，做得如花似锦，就取他头名了。难道你爹爹一双眼睛，就错到这般田地？”行云道：“鲜于佶文章虽好，断断不是他做的。”尚书道：“今科关防极严，贡院门锁了，文章不是他做，是谁做的？”含怒取出朱卷，递与夫人：“你与他看。他虽不识字，那些房考，圈得这样花扑扑的，呈上来，难道我错了？那些房考都错了不成？”行云接过卷子，仔细一看，说：“爹爹，孩儿也粗识几字，这文字，却句句是我表兄霍都梁的。”尚书道：“又说得好笑！是霍都梁的，

忝（ti n，音舔）知——常用作谦词，有愧于。

菲劣——谦词，菲薄。

朱（zh，音朱）卷——科举制度中，试卷名目之一。

你又怎么晓得？”行云道：“孩儿表兄，因为有病，完场后，便回扶风原籍去了。他书箱俱留在奴家家里，文稿还是奴家收藏在此。爹爹不信，待我取出来看，便见明白。”进房检出，说：“爹爹请看。”尚书接来，看完说道：“果然一字不差。看来我却被这狗头误了。”顿足说道：“春闹大典，如何这般草率，被他瞒过？即是你表兄文章，场中各有号房，怎么被他抄去了？却也难明。”行云背地道：“怪得出场后，苦苦问霍郎字号，必定有缘故。”回身说道：“爹爹，把他卷子看看，是甚么字号。”尚书道：“也说得是。”看了看，说：“是昺字号。”行云道：“我表兄曾说是日字号，想必被他偷改，把日子底下回些笔画了。”尚书又照看到：“你看，这昺字上面，日字太大了，下面几笔像添的。显有偷改情弊，倒亏你聪明，发出这一桩奸弊来，险些错怪你了。好恼！好恼！”夫人道：“相公不消烦恼，明日叫那光棍来，再面试一试，果然是个白丁，再作区处便了。”尚书道：“夫人言之有理，就是这样试探罢。”

正是：

天孙桥畔理秋梭，不是黄姑莫渡河。

且漫当头倾玉盏，还愁到底破沙锅。

准备次日覆试鲜于佶不题。

却说贾节度闲坐营中，对霍生道：“卞参军，前日檄斩安贼，下官随即表闻，这几日怎不见有奉旨音信？”霍生道：“想必早晚到了。”忽见赍官回营，望上叩头。贾节度道：“那赍奏官你回来了？旨意如何？”赍官道：“奏本到日，闻得圣上大喜，当有旨下，恭喜老爷与卞爷俱有恩典，旨意在此。”贾节度接过来看，奉圣旨：“安贼禄山。背天犯庶，自取擒诛。赖尔各镇忠勤，将士用心，策力并屈，丑类自残。除郭子仪，李光弼，勋冠等，伦应封茅土，着候另叙外，副元帅贾南仲，殫厥壮猷，克平大憝，着加升平冠伯，掌枢密院使，进阶上柱国，赐绯鱼金袋；参军卞无忌，草檄幕中，武功并奏，准实授羽林都尉。其余将士，俱着从优叙录。南仲仍着星驰到任，该衙门知道。”贾节度同卞参军谢恩起来，霍生谢道：“过蒙岳丈大人提契！”贾公道：“全借贤婿赞勳之功。只是圣旨催趲到任，贤婿官为羽林，也要入京。今日黄道吉辰，请小姐出来，一同起程前去。”飞云出来。拜道：“爹爹，恭喜！”贾节度道：“孩儿，你才结良缘，夫婿便承恩宠；今随新任，骨肉定可团圆。真个好事从天，我心欢喜。”飞云道：“托赖爹爹，才有今日。”贾节度吩咐中军官，就此拔营起马，赴京便了。一路上欢欢腾腾，真是奏节景象，越乎寻常。

正是：

边笳已净塞尘空，露布南飞入汉宫。

但教飞将追逃虏，麟阁何人定战功？

不知进京后如何聚会，且听下回分解。

赍(j, 音机)官——给皇帝送奏本或礼物的官员。

殫(d n, 音单)厥壮猷(yóu 音由)——竭尽力量，出谋划策。

大憝(duì, 音对)——大奸恶。

绯(f i, 音非)鱼——大红色的鱼。

赞勳(xi ng, 音香)——助理，佐治。

第十六回

假斯文锁试书斋 真不通潜逃狗洞

话说郦尚书看破鲜于佶作弊，十分恼怒，说道：“老夫为场中取了鲜于佶，既负圣恩，兼失物议，连日心上十分懊恼。只这桩事，终无含糊之理，定须再加复试，自己简举方好。已曾着人唤那狗头去了。门官过来，你听我吩咐：“鲜于佶若到了，便请到书房坐下，说我出衙门后，身子不快，到晚间出来相陪，有封口的帖一道，叫他亲自拆看，是要紧的几篇文章，烦他代作代作。他若要回去时，你说我吩咐的，恐他寓中事多，就在此做了罢。门要上锁，倘若不容你锁门，你也说是我吩咐过的，恐闲人来搅扰，定要锁了，凡事小心在意！”门官接过帖来，说：“小人晓得。”尚书回内去了。

却说鲜于佶自从幸获榜首，洋洋得意，说道：“今日同年中相邀，饮了几杯，与个青楼粉头睡兴方浓，这些长班连报说郦老爷请讲话，催了数次，我想老师请我，没别的话说，多分是前日央他说亲，唤我对面商议。老师也是个老聪明、老在行，自然晓得我的意思了。郦飞云，郦飞云，你从前那首词儿，被那燕子衔去的，倒是替我老鲜作了媒了，我好不快活！”长班禀道：“已到郦老爷门首。”门官道：“老爷吩咐：状元爷到，径请到书房中坐。”鲜于佶笑道：“这个意思就好，比往日不同，分明是入幕的娇客相待了。”进了书房，门官又道：“老爷拜上，这一会身子偶然倦了，说晚间出来相陪。有一个封口帖子在此，请状元爷亲手开拆。”鲜于佶接书，欢喜暗想道：“必定是他令爱庚帖了。我最喜的是这个亲字儿。待我开来。”及到拆开，并不闪得一字。方惊讶道：“这却不像庚帖，是些甚么？唠唠叨叨，许多话说，我一字不懂的。”问门官道：“你念与我听听。”门官道：“你中了高魁，倒认不得字，反来问小人？”鲜于佶道：“不是这等说。我因连日多饮了几杯，这眼睛朦朦淞淞的，认得字不清楚，烦你念与我听了，就晓得帖中是甚话头。”门官道：“待我念来：《恭贺大驾西狩表》一道、《渔阳平鼓吹词》一章、《笺释先世水经注序》一首。老爷吩咐说，这三项文章，是要紧的，烦状元爷大笔，代作代作！”鲜于佶闻听惊慌，背地说道：“罢了！罢了！我只说今日接来讲亲事，不料撞着这一件飞天祸事来了，这却怎么处？有了，门官，你多多禀上老爷，说我衙里有些事，携回去，晚间如飞做就了，明早送来何如？”门官道：“老爷吩咐过的，恐怕状元爷衙内事多，请在此处做了回去罢。文房四宝现成，安排在此。”把桌椅端正了，说：“请，请！”鲜于佶发急“嗷呦”起来，说道：“不好，不好，我这几日腹中不受贴，不曾打点，要去走动走动方好。”门官道：“不妨事。就是净桶也现成在这里。”遂把门带过上锁。鲜于佶嚷道：“门是锁不得的。”门官道：“也是老爷吩咐过，叫锁上门，不许闲人来此，搅乱状元的文思。”鲜于佶道：“怎么尽说老爷吩咐吩咐的，你们松动些儿也好。”门官道：“可知道，前日该与我们旧规，你也何不松动些儿？那样大模大样，好不怕杀人，今日也要求咱老子！”竟自去了。鲜于佶跌足道：“这却怎么处？我从来那里晓得干这桩事的？苦呵，苦呵！如今上天无翅，不免爬过墙去罢。”才待要爬，又跌下来，说道：“爬又爬不过去，怎生是好？我想这桩事，也忒欺心，天也有些不容

我了！”忽听门官捧着茶、酒，说：“状元爷，你来，你来！”鲜于佶作喜道：“谢天地，造化，造化，想是开门放我出去了。”门官道：“你到门边来，老爷里面发出茶壶、手盒在此。恐怕你费心，拿来润笔，差小人送在此，你可在转桶里接进去。”鲜于佶道：“你说我心中饱闷，吃不下，多谢，不用了！”门官道：“吃在肚子里面有料。”笑了笑道：“他的放不出来，我的收将进去罢。”又竟走了。鲜于佶踌躇道：“我想墙是爬不过去了，前边有条狗洞，不知可能过去？”把眼斜视多会，说：“凶得狠，这里不是状元走得路道。如今没奈何，要脱此大难，已不顾得了，且钻来试试。”把身伏下，着力前钻，刚刚过来，又跌一脚，惹得犬儿乱叫，一溜烟跑了。门官行来，说道：“怎么狗这样叫得凶？甚么缘故？呀！这洞门口的砖墙，缘何塌下许多来了？待我开门看看。”左张右望，状元爷那里去了？想是作不出文章，在这洞里溜过去了：“老爷有请！”郾尚书问道：“状元的文字完了不曾？”门官跪禀道：“状元听说作文，意思有些慌，从犬门逃走，不知去向了。”尚书道：“原来竟日不成一字，场中明白是割卷无疑了，要上疏简举了。快叫写本的伺候！待我做完，疾忙誊写，明早就拿个帖子，送与管金马门内相，说我有病，叫他上了号簿，作速传进便了。”

正是：

珊瑚铁网网应稀，鱼目空疑明月辉。

不是功成疏宠位，将因卧病解朝衣。

不知简举后，将鲜于佶如何发落？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久别离同欣聚会 得相逢各诉前由

话说贾南仲奏凯回朝，甚蒙圣眷。说道：“朝参之后，应酬颇烦，欲将郦家这女儿在我家收养情节，说与同年郦公。因他请告回籍，今日恰好来说，即刻过来相访。待他来时，当面与他讲罢。左右，礼部郦老爷来时，即忙通报。”且说郦尚书从役前来，众役禀道：“已到贾老爷门首了。”通报进去，贾公迎出，二人上庭交拜后，分宾主坐下，叙了寒温。贾公又问道：“老同年，幸喜丰采如常，特问近况如何？”郦尚书道：“奔驰多年，未许告退。膝下并无子嗣，可怜一女，还遭离散。”贾公道：“原来令爱失散了。小弟在途中，收养一女，问其籍贯、名姓，这女子说，就是令爱，名唤飞云。”郦尚书道：“小女果叫飞云。”贾公道：“知是令爱，因此收养。”郦尚书欢喜道：“原来这样，多谢年兄了！”贾公吩咐：“快请小姐出来，郦老爷在此。”小姐出来拜跪，抱头相泣。飞云道：“拜见爹爹，不知母亲今在何处？”郦尚书道：“途中幸喜，遇着你母亲了。”郦小姐道：“可喜，可喜！”贾节度道：“有一件事要奉告：小弟斗胆，连令婿也替老年兄招过了。令婿叫做卞无忌，茂陵人氏。”郦小姐道：“卞郎快来！”参军出庭，向郦尚书叩拜。郦尚书见他人物丰采，好生欢喜。对贾公谢道：“多感年兄招此佳婿。”忽见堂官送上报来说：“老爷简举的本，已有旨意。”郦尚书吩咐取上来。贾公问道：“请问老年兄，为着何事上这简举本呢？”郦尚书道：“为着科场中事简举。”因把旨意念道：“礼部一本，为简举事。奉圣旨：科场大事，委宜详慎。郦道安既自行简举，仍安心供职，不必引咎求斥。鲜于佶着法司提去，严行究疑。其原卷日字号，既系霍都梁所作，即行察补，以襄盛典。该衙门知道。”霍生闻听，惊讶背身说道：“原来鲜于佶割了我的卷子，中了榜首，怪道那日看我病时，切切问我字号。有这样的歹人！那斋夫劝我言语，句句不差了！”飞云笑道：“爹爹，如今免不得要去找寻姓霍的才是！”郦尚书道：“榜首定是要补的。但急忙里，那里去寻找此人？也是个难题目！”飞云道：“这个人，孩儿到晓得。”郦尚书失惊道：“孩儿，你怎么晓得？”飞云把霍生扯过说：“爹爹，这个不是？不必找寻了。”郦尚书并贾公俱大惊道：“这却怎么说？”郦尚书道：“果然是真么？”飞云道：“千真万真。”郦、贾公大笑道：“有这样奇事！但问贤婿，为着何事改了尊名？”霍生道：“不好说得！”郦尚书道：“我们是一家人，但说何妨？”霍生道：“不瞒岳丈说，小生曾为一个相知，写幅春容画，被那裱匠把来错送了。”郦尚书问道：“与谁呢？”霍生笑指飞云道：“就错与令爱。”郦尚书又问：“怎么就错与小女处？”飞云道：“就是爹爹与孩儿的那幅《观音》像，院子在裱背家，错取一幅《春容》来了。”郦尚书又问：“错了后面却怎么？”霍生道：“令爱拾得画时，写了小词一纸，以咏其事。这一片笺，却被燕子衔去，小生在曲江闲游，偶然拾得。”郦尚书又问：“这也奇！但怎么知道是小女题得笺呢？”霍生道：“这也有个缘故。因小生抱恙，请一医婆来看，那医婆说起这些事情，才晓得画是错到令爱处，诗笺也是令爱题的。”郦尚书道：“果然小女病时，有个驼背医婆用药来，可是他么？”贾节度问飞云道：“不就是相随你的驼婆子么？”飞云道：“正是他了。”霍生道：“小生彼时将令爱诗笺托这医婆送还，取回原画。”郦尚书道：“这也无害。”

霍生道：“不料揖捕公人知道，诬小生托医婆明作牵头，暗通关节，要拿见官考问，故此避罪，改名入幕了。”郗尚书道：“老夫在场中，那里晓得此事？这却不是甚么勾引关节的勾当，明明是那班缉捕人役打诈了，可恨，可恨！那笺如今还在么？”霍生道：“小生收得在此。”郗尚书接过，读了一遍，说道：“这也不是淫词，恰好燕子衔了，落在贤婿手中，岂不是缘么？还有一件事，贤婿有一位令表妹，也为乱离失散，现在老夫家中收养。”飞云道：“恭喜爹爹，家中原来又收养一位妹妹了！怎么认得他是霍郎表妹？”霍生道：“小生从无中表，那里讨这个表妹来？”郗尚书道：“既不是令表妹，却怎么将贤婿三场文字，一一收藏；就是鲜于佶这桩情弊，倒是他辨别出来的。他说此人与贤婿同窗，一丁不识，老夫故此才唤来复试，自行简举。倘非中表，怎晓得这般详细？”贾节度道：“老年兄，我两姓原是通家，何不接此女来面会一会，便见分晓。”郗尚书道：“说得有理。左右，备轿子接过二小姐来！”役人应声去了。不多一时，报道：“二小姐到了。”郗尚书迎出，说道：“女孩儿，你姐姐幸已认识在此，又喜就招赘你的表兄、新状元霍都梁。”行云不觉暗暗惊骇。郗尚书道：“但状元说没有你这门亲眷。你可来上前见见，看他如何？”行云道：“请他到爹爹衙中会罢。”郗尚书道：“既是至亲中表，就在这里会也使得。”行云只得遵命，行进庭来，见了霍生，各各泪下。郗尚书道：“既说不是令表妹，如何相见这等凄凉起来？”霍生正哭，又笑将起来。贾节度问道：“既哭，如何又笑？”向郗尚书说：“这却怎么说？我两个都不解甚么缘故。”霍生笑道：“不瞒二位岳丈说，”指着行云说：“这就是……，”又不言了。郗尚书问道：“就是谁呢？”霍生道：“就是小生一向平康中的故交，叫做华行云。”贾郗二公大笑道：“这样果是该哭又该笑了。”行云方才向郗、贾二位下拜，又与郗飞云对拜。郗尚书道：“连我与母亲都被你瞒过了。”向贾节度道：“果然作人极好，不像那样人家出身的。”贾节度道：“记得招赘时，贤婿再三推托曾与曲江女子结为山盟，想就是此女么？”霍生道：“正是。彼时蒙岳父许下，日后相会，与令爱大小一样相称。”飞云惊讶道：“甚么一样相称，这话是真的么？”贾节度道：“这句话果然是老夫亲口许下的。”郗尚书道：“年兄，你看他两个如何这样相像？怪道小女把那轴《春容》认作自己的；老妻乱离中，又把行云认作小女，因此收养在家。”贾节度笑道：“只有一件，小弟收了飞云女儿，屈了令爱几分；年兄认了行云做女儿，略略难为老年兄些了。”大家笑了一会。霍生向飞云道：“娘子旧约新婚，小生心中一样相待，况你两个一色，岂有偏私！”行云扯霍生说：“霍郎，你好负心也！原来撇了奴家，硬硬的招赘了郗小姐。”霍生含泪说道：“云娘，你不记得我两个焚香发愿时，原告过的，题笺的人儿，相会之时，定要圆成。适才贾公说，我再三推阻，岂是虚言！况且他许了日后小姐与云娘相会，不分大小，一样相称。”郗尚书道：“既会过，都接到老夫那边去，明日请老年兄到彼，与老妻一同拜谢收养小女、择婿大恩。”正说话间，堂官道：“禀老爷，圣旨传出，今年恩荣宴与麒麟两宴，一齐颁赐，请二位老爷与参军爷，明日早到。”郗尚书道：“知道了。”遂拜辞贾公，与女婿并二个女儿，一同回衙去了。不知怎样排宴，怎样团聚，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一道旨双排赏宴 两妻儿均受荣封

话说现任黄门官，你道是谁？就是汧阳县令若水秦公。守城叙功，擢选此职。他说道：“且喜门生霍秀夫，荐他入同乡贾节度之幕，改名卞无忌，已建奇功，后面又补了状元。昨日下午将此项事情奏过皇上，准复原名。又因文学、武功并著，一时遂命恩荣、麒麟合为一宴，真是特恩旷典，今古罕稀。下官因一时代理光禄，亦在陪席。那值宴官过来，席面摆停当了么？”值官道：“停当多时，但次序小官不晓得，请老爷吩咐，秦黄门道：“颁的有坐位图。头一次是恩荣宴，该礼部郦老爷主席，正面坐，状元霍爷东首坐，该枢密贾老爷与我陪；第二次是麒麟宴，该枢密贾老爷主席，正面坐。也是状元爷东首坐，该礼部郦老爷与我陪。”值官道：“如此说，那卞都尉坐位设在何处？”秦黄门道：“你还不知道么？那卞都尉就是霍状元改名的，总是一个人，我已奏过明白了。”值官道：“小官方才晓得。”忽见典膳官、韶舞官向前叩头。秦黄门道：“宴上筵席齐备了么？”典膳官道：“俱各齐备。”秦黄门道：“此时各衙门老爷，想俱齐到了，伺候着。”众应道：“晓得。”只见郦尚书、贾节度协同霍状元到来，秦黄门迎接，彼此施礼已毕，未免说些套话。秦黄门让坐，说：“郦大人，请待下官递酒。”郦尚书道：“论理此宴还该贾年兄先饮，老夫陪侍！”贾节度道：“岂有此理！况有钦定宴图，怎敢任意僭越？”郦尚书道：“如此僭了。”斟酒、安坐，彼此交错后，乐人上来演戏。头出是《童子拜观音》，二出是《青黎照读》故事。下场去后，众官同起。郦尚书道：“恩荣宴已完了，可摆设麒麟宴桌席，待我递酒。”安席又让贾节度首席，递过酒去。彼此回答。乐人又演一回《拐李成仙》，又演一回《波斯国南宝》故事。下场去后，众官起席。郦尚书道：“公宴已完，可就此先谢圣恩。明早入朝，亲进谢表便了。”向霍生道：“状元，你还更了袍笏，便于天街走马，送归私第，便人人知道今科状元已补上了，不作缺典。”贾节度道：“言之有理。”霍生更衣游街，众官已各回衙。正是：

瑶池式燕俯清流，夹道传呼翊翠虬。

圣酒一沾何以报，珮声归向凤池头。

话说孟婆早知今日，请受封诰，必然斗齿，却暗暗把观音像并春容画高悬起来，仍自回避去了。这飞云小姐行到庭前，抬头一观，说：“呀！这是奴家当日的观音像，今日张挂在此，待我礼拜礼拜。”起来站立，细细赏玩。那华行云也走上庭来，说道：“原来《观音》像与《春容》俱挂在此，待奴家去先拜了观音，再看《春容》。”拜完起身，来看看画，又看看飞云，说道：“果然容貌一般无二。”二人方才见礼，恰好霍状元赴宴回来上庭，也向观音像长揖，又与两位夫人见礼。遂看《春容》道：“你看小生只单单一身，你两个与画上的人儿，一印板凑成三个了。”大笑起来。行云向前问道：“相公，你备的花冠有几副呢？”霍状元道：“怎么有几副？只有一副。”华行云道：“画上像两个共得，不知那珠冠儿可共戴得吗？”霍状元笑道：

袍笏——身穿官服，手执笏板。

翊(yì, 音艺)——辅佐，拥戴。

“这却怎么共戴得？下官不好说。”指着飞云道：“这个让飞。”行云问道：“甚么飞？”霍生指酆小姐道：“权让飞云小姐戴罢。”酆小姐道：“相公，此是正经道理，怎么说是权让？”行云道：“咳，权也是权不得的。”酆小姐道：“好笑，好笑！一鞍一马才是相当，那有侧出的混闹？”华行云指着像说道：“相公，你认一认，是那一位菩萨？”霍状元道：“是观世音。”华行云道：“可又来！焚香盟誓，原非虚谎，那里出个人儿乱来争抢？”霍状元笑道：“两个人都说得有理，教我也难处。”两位含怒背立，并不作声。适酆尚书夫妇行来，霍状元上前见礼。酆尚书见两个女儿背立不动，不免惊问道：“今日锦堂佳宴，正该大家欢喜才是，怎么两个孩儿这般样别调，是何缘故？”飞云上前跪道：“告禀爹妈。”酆尚书道：“我儿起来。”飞云道：“孩儿幼生闺阁，长效于归，与霍郎合卺，军中节度为媒，原非野合。今日华行云要硬夺孩儿封诰，说来甚是好笑。”酆尚书道：“孩儿今日是个喜庆日子，闲言闲语，略浑融些罢。”飞云道：“别样事浑融的，这朝廷恩典，怎浑融得的！”遂扯住霍状元，说：“认你主张罢。”又向华行云背后下拜，说：“情愿让你，我取下这观音像来，长斋念佛，做在家出家的尼姑罢。”就往前解像。慌得酆老夫人一把扯住，说道：“我的儿，你怎么这样性急？凡事从容些讲才好！”华行云也跪下道：“禀告爹妈。”酆尚书道：“你也起来。”华行云道：“婚姻之道，何分门户大小，但论聘订后先，霍郎与孩儿，原在佛前焚香说誓，愿做夫妇，永不相忘。况且偷割卷号之弊，不是孩儿发觉，眼见大魁，落于奸徒之手。今日他做了夫荣，孩儿怎生做得个妻贵？故此与霍郎询问旧盟，非敢冒犯姐姐！”酆尚书道：“这也说得有理。”酆小姐道：“爹爹，说他有理，孩儿敢是没理了？”华行云道：“难道只是姐姐有理，爹爹言语也没理了？”哭扯霍生说道：“妾本墙花劣相，再休题那旧盟了。”又向酆小姐背后下拜道：“甘心相让，奴家也取下《春容》来，愿裙布钗荆，空房独守。这画上郎君，想是不变心的，同他作伴罢。”才待解《春容》，被霍状元止住，道：“这个性急，那个也性急，却怎么处适？”孟妈行来，叩首说：“老爷、老夫人，恭喜了！”夫人道：“起来。孟妈妈，你来的正好，二位小姐为着诰封事，动些言语，烦你解劝，解劝。”孟妈道：“晓得。”遂对行云道：“哎呦！今日好日好时，怎么这样一个张智？小姐，做官的人，两三房家小，是人家常有的。”酆小姐道：“妈妈，你不知道，那管甚么两房三房？当日在军中赘霍郎时，是贾公节度主婚，你来说合。”孟妈道：“是那，是那！”酆小姐道：“我原非苟合，不是偏房，今日怎么华行云要起封诰来？”孟妈道：“小姐，常言说得好：若是好，大作小。”酆小姐道：“好不晓事！说甚么大作小！”孟妈又向华行云道：“云娘从良时，那有你这般，从个状元？酆老爷、老夫人，又把你做亲生的一般看待，你也够了。百凡省事些罢。”华行云道：“妈妈，管甚么从良不从良？霍郎在我家读书中的，你那日看病时，来见那些光景，原是做夫妻的。后来为了诗笺一事，我又受了许多连累，怎么他今日做了官，奴家讨不得一个封诰？”孟妈道：“云娘，莫怪我说，果然他是大，你是小，让他些才是。”行云道：“好笑，好笑！甚么大？甚么小？”将孟妈一推。孟妈睁眼道：“好性儿！状元也该调停。免得他二位只管拈酸，吃醋，不成个模样。”霍生道：“此事甚难处。妈妈，你也糊涂，那里为着吃醋、拈酸！”孟妈道：“不是吃醋拈酸，为着甚么？”霍状元道：“为着封诰只有一份，他两个都争着要，故此难处也。”将孟妈一推。孟妈道：“好好，我老人家为了你们，吃了许

多苦，受了许多累，还不够，今日你们到了好处，都忘记了，把我当气球的踢来踢去。小姐，我在千军万马中，曾陪伴你；云娘，我为诗笺，经过千敲万考。”遂卧在地下，双手捶胸，哭个不了。霍状元同二位小姐说道：“妈妈，请起来。”孟妈道：“再不起来，说明你们和美了，我才起去。”二位小姐道：“听凭妈妈说就是。”孟妈道：“口说不信，要你三个行个礼儿。”果然三个见礼。孟妈道：“还不停当，还要你们笑一笑。”果然三个笑了，夫人道：“真个前后事，都亏了你。孟妈妈，不要回去了，就在我府中养你终身便了。”孟妈妈起身道谢。忽听贾节度捧诰到来，一家跑下听读。诰曰：“朕闻揆文奋武，朝有常彝；华国经邦，才难兼擅。兹尔羽林都尉霍都梁，文才武略，朕甚嘉焉。今着改授宏文馆学士，兼河陇节度使，仍赐绯鱼金袋。其父母妻子封荫诸典，或崇文赠，或录武功，着礼部会同枢密院议定，复请施行。钦哉！谢恩。”一家拜谢起来，各相施礼。郚尚书道：“正要请年兄过来，做个和事人，如今恰好奉旨意了。”贾节度问道：“有甚见教？”郚尚书道：“适才两个小女，正为封诰一节，动些言语，老夫也没法分解。如今圣旨把霍郎父母、妻子恩典，着我两人议定，请问老年兄，怎样议法？”贾节度道：“这虽是国事，也就是老年兄家事，但凭尊见，作何处分就是。”郚尚书道：“依老夫愚见，霍郎父母赠诰，应从一品；妻子封典，他中状元时节，果在行云家里，这状元的安人封诰，应与行云；后来参赞老年兄幕中，却是小女相从，这节度的夫人封诰，应与飞云，不知是否？”贾节度道：“处分极当。请快穿戴起来，莫要争闹，明日小弟与老年兄复奏便了。”二位小姐穿戴起来，然后拜谢。早已排开筵宴，交杯递盏，快乐饮酒，何等欢腾。酒闲人散，忽见一个燕子旋绕飞鸣。孟妈道：“你看，燕子又飞来了。”霍状元对燕子一揖道：“燕子，燕子，承谢你作美。如今诗笺收得牢牢的，再不许你衔去了。”飞云与行云亦相拜起来，真个是夫倡妇随，琴瑟调和，一家赴河陇任所去了。说不尽的荣华，讲不尽的福分。后来各生二子，俱各登第，皆受荣封。可见世上婚姻，皆是天定，非能人为，其中燕子聊作引线耳。

诗曰：

剪尾鸟衣也有情，诗笺衔去了三生，
从今寄语丹青客，孰许姻缘照样行。

锦香亭

[清]古吴素庵主人编

主要人物表

- 钟景期 号琴仙，武陵人氏。唐天宝十三年中状元，因上书得罪李林甫等被谪贬四川石泉堡司户。后任兵部尚书，封平北公，加升太保。
- 葛明霞 钟景期之妻，葛太古之女。
- 钟 秀 钟景期之父。
- 葛御史 名太古，字天民，长安人氏。曾任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曾被贬范阳金判。
- 冯 元 钟景期家之仆人。
- 红 于 葛明霞之贴身丫环。
- 卫碧秋 钟景期妾，卫姬之女。
- 卫 姬 碧秋母。
- 雷天然 钟景期妾，乐官雷海清之女。叔雷万春。
- 雷海清 唐代宫廷乐师，精琵琶。后因拒绝为安禄山奏乐，被安肢解示众。
- 雷万春、雷霖云 唐将领。安史之乱时，抵抗叛军进犯，战死睢阳城。
- 张 巡 唐代邓州南阳人，开元进士。安史之乱时，与睢阳太守许远共同作战，抵抗安禄山军。睢阳失守后，遭杀害。
- 许 远 唐代杭州盐官人，字令威。安禄山叛乱时，被玄宗任为睢阳太守。他与真源令张巡协力守睢阳，坚持数月，兵粮俱尽后睢阳城被安禄山部将攻陷，后遭杀。
- 义 僮 许远家之小仆。
- 吴 氏 张巡爱妾。
- 郭子仪 唐大将。华州郑县人。以武举累官至天德军使兼九原太守。安禄山叛乱时，任朔方节度使，在河北击败史思明。因功升中书令，后又进封汾阳郡王。
- 郭晞、郭暖 郭子仪二子。
- 李光弼、什固怀恩 郭子仪部将。
- 安禄山 唐营州柳城胡人。懂九蕃语言，骁勇善战，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养以为子。后他设法取得玄宗、杨贵妃的信任，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节度使，有众十五万。天宝十四年冬在范阳起兵叛乱，南下攻陷洛阳。次年称雄武皇帝，国号燕，建元圣武。757年，子庆绪谋夺帝位，把他杀死。
- 安庆绪 安禄山次子。
- 史思明、尹子奇、令狐潮、哥舒翰、孙孝哲、杨朝宗、史朝义 叛军安禄山部将。
- 虢国夫人 唐杨贵妃姊。嫁裴氏。法字妙香。天宝七年（公元748年）封虢国夫人。其姊封韩国夫人、妹封秦国夫人，并得玄宗宠遇，广收贿赂，穷极奢侈。安禄山攻长安，她随玄宗、贵妃西走，行至马嵬驿，贵妃被缢杀，她逃至陈仓，自杀。
- 杨贵妃 唐蒲州永乐人，小字玉环。初为玄宗子寿王瑁妃，后入宫得玄宗宠爱，封为贵妃。姊妹皆显贵，党兄杨国忠操纵朝政，政事

败坏。安禄山叛乱，即以诛杨国忠为名。玄宗逃至马嵬驿时，军士以咎在杨家，杀杨国忠，她也被缢死。

杨国忠 唐丞相。杨贵妃堂兄。

李林甫 唐大臣。因厚结武惠妃和武三思女，于开元二十三年任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旋封晋国公。在职十九年，权势甚盛，政事败坏。主张重用番族人为将，使安禄山等掌重兵。死后不久便发生安史之乱。

高力士、李猪儿唐宦官。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词曰：

上苑花繁，皇都春早，纷纷觅翠寻芳。画桥烟柳，莺与燕争。
一望桃红李白，东风暖满目韶光。秋千架，佳人笑语，隐隐出雕墙。
王孙行乐处，金鞍银勒，玉觥瑶觞。渐酒酣歌竟，重过横塘。
更有赏花品鸟，骚人辈仔细端详。魂消处，楼头月上，归去马蹄香。

《满庭芳》

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秦曰咸阳，汉曰京兆。到三国六朝时节，东征西战，把个天下四方五裂，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直至隋，炀帝无道，四海分崩，万民嗟怨。

生出一个真命天子，姓李名渊。他见炀帝这等荒淫，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一时豪杰俱来归附。

那时有刘武周、萧铣、薛举、杜伏威、刘黑闥、王世充、李密、宋老生、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遂成一统，建都长安，国号大唐。

后来世民登极，就是太宗皇帝，建号贞观。文有房玄龄、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等；武有秦琼、李靖、薛仁贵、尉迟敬德等，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跄跄。真正四海升平，八方宁静。

后来太宗晏驾，高宗登基，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

那武后才貌双全，高宗极其宠爱。谁想他阴谋不轨，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他虽然久蓄异心，终因老公在前碍着眼，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及至高宗亡后，传位太子，年幼懦弱，武后便肆无忌惮，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自己临朝听政，改国号曰周，自称则天皇帝。

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只得向个进裂的雌货叩头称臣。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天平冠的天子了。

却又有怪，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在宫中临幸嫔妃。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竟要临幸起臣子来。始初还顾些廉耻，稍稍收敛。到后来习以为常，把临幸臣子只与做临幸嫔妃，彰明较著，不瞒天地的做将去。内中有张昌宗、薛敖、曹怀义、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每逢则天退朝寂寞，就宣他们进去玩耍，或是轮流取乐，或是同榻寻欢。说不尽宫闱的秽德，朝野的丑声。

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反周为唐，迎太子复位，是为中宗。

却又可笑，中宗的正后韦氏，才干不及则天，那一种风流情性，甚是相

苑——帝王的花园。

罍（léi，音雷）——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

觥（hōng，音商）——古代喝酒用的器物。

济济跄跄——济济：形容众多。跄跄：步趋有节貌。

晏驾——古代称帝王死亡的讳辞。

曌（zhào，音照）——唐武则天自制十九字之一，义同“照”，以为己名。

临幸——古代皇帝车驾所至为幸，因称皇帝亲临为“临幸”。

宫闱——谓后妃所居之处。

同，竟与武三思 在宫任意作乐。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觉察他，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你道好笑也不好笑。

得到中宗死了，三思便与韦氏密议，希图篡位。朝臣没一个不怕他，谁敢与他争竞？幸而唐祚 不应灭绝，惹出一个英雄来。那英雄是谁？就是唐朝宗室，名唤隆基。他见三思与韦氏宣淫谋逆，就奋然而起，举兵入宫，杀了三思、韦氏并一班助恶之徒，迎立睿宗。睿宗因隆基功大，遂立为太子。后来睿宗崩了，隆基即位，就是唐明皇了。始初建号开元，用着韩休、张九龄等为相，天下大治。

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用了奸相李林甫。那些正人君子，贬的贬，死的死，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他便将声色货利，迷惹明皇，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不消几年，变做极无道的昏君。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竟夺入宫中，赐号太真，册为贵妃。

看官，你道那爬灰的勾当，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岂有治世天子，做出这等事来，天下如何不坏？还亏得全盛之后，元气未丧，所以世界还太平。

是年开科取士，各路贡士 纷纷来到长安应举。中间有一士子，姓钟名景期，号琴仙，本贯武陵人氏。父亲钟秀，睿宗朝官拜功曹，其妻袁氏，移住长安城内。止生景期一子，自幼聪明，读书过目不忘，七岁就能做诗。到得长成，无书不览，五经诸子百家，尽皆通透，闲时还要把些“六韬”“三略”来不时玩味。十六岁就补贡士，且又生得人物俊雅，好象粉团成玉琢就一般。

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他再三阻挡，自己时常想道：“天下有个才子，必要一个佳人作对。父母择亲，不是惑于媒妁，定是拘了门楣，那家女子的媿妍 好歹那能知道？倘然造次成了亲事，娶来却是平常女子，退又退不得，这终身大事，如何了得？”

执了这个念头，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靠着天缘，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方遂得平生之愿。因此蹉跎数载，父母也不去强他。

到了十八岁上，父母选择了吉日，替他带着儒巾，穿着圆领，拜了家堂祖宗，次拜父母，然后出来相见贺客。那日宾朋满堂，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无不极口称赞，怎见他好处，但见：

丰神绰约，态度风流。粉面不须傅粉，朱唇何必涂朱。气欲凌云，疑是潘安复见；美如冠玉，宛同卫玠重生。双眸炯炯似寒晶，十指纤纤若春笋。下笔成文，会晓胸藏锦绣；出言惊座，方知满腹经纶。

武三思——武则天侄。

双陆——古代博戏。

祚（zuò，音作）——福。

贡士——古代向最高统治者推荐举人的制度。清制，会试考中者为贡士，殿试赐出身为进士，但习惯上每于会试考中后即称为进士。

士子——旧时读书人的通称。

门楣（méi，音眉）——旧时贵显之家门楣高大，因以喻门第。

媿（ch，音吃）妍——媿：面貌丑陋。妍：美丽。

儒巾——古代读书人所戴的一种头巾，即方巾。

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摆了酒肴，大吹大擂，尽欢而别。钟秀送了众人出门，与景期进内，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与夫人袁氏饮酒。袁氏道：“我今日辛苦了，身子困倦，先要睡了。”景期道：“既是母亲身子不安，我们也不须再吃酒，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钟秀道：“说得是。”叫丫鬟掌了灯，进去睡了。

景期到书房中，坐了一会，觉得神思困倦，只得解衣就寝。一夜梦境不宁，到了五更，翻来复去，再睡不着。一等天明，就起来穿戴衣巾，到母亲房里去问安。

走到房门首，只见丫鬟已开着房门，钟秀坐在床沿上，见了景期说道：“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景期道：“昨夜梦寐不宁，一夜睡不着，因此来问爹娘，身子可好些么？”

钟秀道：“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今早痰塞起来。我故此叫丫鬟出去，分付烧些汤水进来。正要来叫你，你却来了。”

景期道：“既如此，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待我梳洗了，快去卜问。”说罢，各去料理。

那日，钟景期延医问卜，准准忙了一日，着实用心调护。不想犯了真病，到了第五日上，就呜呼了。景期哭倒在地，半晌方醒。

钟秀再三劝慰，在家治丧殓殓。方到七终，钟秀也染成一病，与袁氏一般儿症候，一般儿呜呼哀哉了。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殓殓，那钟秀遗命，因原籍路远，不必扶柩归家，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景期遵命而行。

却原来钟秀在日，居官甚是清廉，家事原不甚丰厚。景期连丧二亲，衣衾棺槨，买地筑坟，治丧使费，将家财用去十之七八。便算计起来，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不得已也打发去了。将城内房子也卖了，另筑小房五六间，就在父母坟旁，止留一个苍头一个老姬，在身边度日。自己足不出户，在家守制读书，常到坟上呼号痛哭，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都置之度外了。

光阴荏苒，不觉三年服满。正值天宝十三年，开科取士，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寻个寓所歇下。到了场期，带了文房四宝，进场应试。

原来唐朝取士，不用文章，不用策论，也不用表判。第一场只是五言、七言的排律，第二场是古风，第三场是乐府。那钟景期，平日博通今古，到了场中，果然不假思索，揭开卷子，信笔而挥，真个是：

字中蝌蚪落文河，笔下蛟龙投学海。

眼见得三场已毕，寓中无事，那些候揭晓的贡士，闻得钟景期在寓，也

恁（nèn，音嫩）般——那样。

卜（b，音补）——占卜，古代社会用来决定生活行动的一种迷信的举动，后来也指用其他方法预测吉凶。

延——请。

柩（jiù，音就）——装着尸体的棺材。

苍头——古代私家所属的奴隶，后用为仆隶的通称。

老姬（yù，音玉）——老妇。

荏苒（r n r n，音忍染）——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

司——主管。

有向 不识面，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也有旧日相知，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 的；纷纷都到他寓所，拉他出去。终日在古董铺中、妓女人家，或书坊里酒楼上及古刹道院里边，随行逐队的玩耍。

钟景期向住乡村，潜心静养，并无杂念。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略觉有些心动，那功名还看得容易，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中。思量：“如今应试，倘然中了，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那里还有功夫再去选择佳人。不如趁这两日，痴心妄想去撞一撞，或者天缘凑巧，也未可知。”

那日起了这念头，明日就撇了众人，连苍头也不带，独自一个，去城内城外，大街小巷，痴痴的想，呆呆的走。一连走了五六日，并没个佳人的影儿。

苍头见他回来，茶也不吃，饭也不吃，只是自言自语，不知说些甚么。便道：“相公一向老实的，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故此这等模样么。我在下处寂寞不过，相公带我去走走，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相公又没有娘娘，料想没处搬是非，何须瞒着我？”

景期道：“我自有心事，你那里知道。”

苍头道：“莫非为着功名么？我前日在门首，见有个蓄 的走过，我叫他跌了一蓄。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相公不须忧虑。”

景期道：“你自去，不要胡言胡语惹我的厌。”苍头没头没脑，猜他不着，背地里暗笑不题。

到次日，景期绝早 吃了饭出来，走了一会，到一条小胡同里，只见几户人家，一带通是白石墙；沿墙走去，只见一个人家，竹门里边冠冠冕冕，潇潇洒洒的可爱。景期想道：“看这个门径，一定是人家园亭，不免进去看一看，就是有人撞见，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难道我这个模样，认做白日撞不成。”

心里想着，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酒气直冲，鼾鼾 的睡着。景期也不睬他，一直闯将进去，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

转入二重门内，只见绿荫参差，苍苔密布，一条路是白石子砌就的。前面就是一个鱼池，方圆约有二三亩大。隔岸种着杨柳桃花，枝枝可爱。那杨柳不黄不绿，撩着风儿摇摆；桃花半放半含临着水儿掩映。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在帘内穿来掠去的飞舞。

池边一个小门儿，进去是一带长廊，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外边通是松竹，长短大小不齐，时时有千余枝，映得檐前里翠。

走尽了廊，转进去，是一座亭子。亭中一匾，上有“锦香亭”三字，落着李白的款。中间挂着名人诗画，古鼎商彝 ，说不尽摆设的精致。

那亭四面开窗，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玉兰之类，后面通是杏花，东边通是玉兰树，两边通是桂树。此时二月天时，众花都是蕊儿，惟有杏花

向——从前，以前。

契（qì，音气）阔——久别的情愫。

蓄（shù，音湿）——古代占卜的人。

绝早——尽早。117

鼾（hā，音侯<阳平>）鼾——熟睡时的鼻息声。

彝（yí，音宜）——古代盛酒的器具。

开得烂漫。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有那些白头公、黄莺儿，飞得好看，叫得好听。

景期观之不足，再到后边，有绝大的假山，通是玲珑怪石，攒凑迭成。石缝里有兰花芝草，山上有古柏长松，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

转下山坡，有一个古洞。景期挨身走过洞去，见有高楼一座，绣幕珠帘，飞甍画栋，极其华丽。

正要定睛细看，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那楼旁一个小角门，呀的一声开了，里面嘻嘻笑笑。只听得说：“小姐这里来玩耍。”

景期听了，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蹲着身子，偷眼细看。见有十数个丫鬟，拥着一位美人，走将出来。那美人怎生模样，但见：

眼横秋水，眉扫春山。宝髻儿高绾绿云，绣裙儿低飘翠带。可怜杨柳腰，堪爱桃花面。仪容明艳，果然金屋婵娟；举止端庄，洵是香闺处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美人轻移莲步，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那些丫鬟们，都四散走在庭中。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有的在茶藤架边撞乱了鬓丝，吃惊吃唬的将双手来按；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袖，痴头痴脑的把身子来扯；有的因领扣儿松了，仰着头扭了又扭；有的因膝裤带散了，蹲着腰结了又结；有的要斗百草；有的去看金鱼；一时也观看不尽。

只有一个青衣侍女，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也不与他们玩耍，独自一个在阶前，摘了一朵兰花，走到那美人身边，与他插在头上，便端端正正的站在那美人旁边。

那美人无言无语，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说道：“梅香们，随我进去罢。”

众丫鬟听得，都来随着美人。这美人将袖儿一拂，立起身来，冉冉而行。众婢拥着早进了一小角门儿，呀的一声，就闭上了。

钟景期看了好一会，又惊又喜，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不然，人世间那能有此女子？

呆了半晌，如醉如痴，恍恍惚惚，把眼睛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停了一会，方才转出太湖石来。

东张西望，见已没个人影儿，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就嗅嗅他的余香，偎偎他的遗影。正在憧憬思量，忽见地下掉着一件东西，连忙拾起，看时却是异香扑鼻，光彩耀目。

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那美人是谁家女子，且看下回分解。

甍（mé ng，音萌）——屋脊。

绾（wǎ n，音碗）——系；盘结。

茶（tú mí，音图迷）——即“酴醾”。植物名。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诗曰：

晴日园林放好春，馆娃宫里拾香尘。
痴心未了鸳鸯债，宿疾多渐鹦鹉身。
柳爱风流因病睡，鹤贪欢喜也嗔人。
桃花开遍萧郎至，地上相逢一面亲。

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偷看一会，不亦乐乎。等美人进去了，方才走上庭阶，拾得一件东西，仔细看时，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兰麝香飘，洁白可爱，上有数行蝇头小楷，恰是一首“感春”绝句。只见那诗道：

帘幕低垂掩洞房，绿窗寂寞锁流光。
近来情绪浑萧索，春色依依上海棠。

明霞漫题

钟景期看了诗，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到头门上，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尚未曾醒。钟景期轻轻走过，出了门，一直往巷口竟走。

不上三五步，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钟相公在那里来？”

景期回头一看，却见一个人，戴着尖顶毡帽，穿着青布直身，年纪二十内外。看了景期，两泪交流，纳头便拜。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原来是位旧日的书僮，名唤冯元。

还是钟秀在日，讨来服侍景期的。后来钟秀亡了，景期因家道萧条，把家人僮婢尽行打发，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

是日路上撞着，那冯元不忘旧恩，扯住了，拜了两拜。景期看见，也自恻然。

问道：“你是冯元，一向在那里？”冯元道：“小人蒙相公打发出来，吃苦万千，如今将就度日，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

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知道他一定晓得。便满心欢喜道：“你家就在这里么？”

冯元指着前面道：“走完了一带白石墙，第三间就是。”景期道：“既是这等，我有话问你，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冯元道：“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极好的了。”说完，向前先路，站在自己门首，一手招着道：“相公这里来！”一手在腰间乱摸。

景期走到，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推开门，让景期进去。景期进得门，看时，只是一间房子。前半间沿着街，两扇吊窗吊起。摆着两条凳子，一张桌子。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两边贴一对春联是：“生意滔滔长，财源滚滚来。”

景期看了，笑了一笑，回头却不见冯元。景期思道：“他往那里去了？”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往后一看，却见一张四脚床，床上摊一条青布被儿，床前一只竹箱，两口行灶，搁板上放着碗盏儿，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柱上挂着鞭子儿，马刷儿，马刨儿。

恻（cè，音策）然——悲痛的样子。

景期心下暗想道：“他住一间房子，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

正在疑惑，只见冯元满头汗的走进来，手拿着一大壶酒，后面跟着一个人，拿两个盘子，一盘熟鸡，一盘熟肉。摆在桌上，那人自去了。

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叫声“相公坐了。”景期道：“你买东西做什么？”冯元道：“一向不见相公，没甚孝敬。西巷口太仆寺前，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小人买两样来，请相公喝一杯酒。”景期道：“怎要你破钞起来。”冯元道：“惶恐！”便叫景期坐下，自己执壶，站在一旁斟酒。

原来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的了。景期一面吃酒，一面问道：“你一向可好么？”

冯元道：“自从在相公家里出来，没处安身，投在个和尚身边，做香火道人。住了年余，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吃了官司，把个静室折得精光，和尚也不知那里去了。小人出来，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做不来生意，不上半年，又折完了。旧年遇着一个老人，是太仆寺里马夫，小人拜他做了干爷，相帮他养马。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小人就顶他的名缺。可怜马瘦了要打，马病又要打。料草银子，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一层一层的克扣下来，名为一两，到手不上五钱。还要放青剑铍，喂料饮水，日日辛苦得紧。相公千万提拔小人，仍收在身边，感激不尽了。”

景期道：“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又不是你要出去。你既不忘旧恩，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说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

景期道：“我且问你，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

冯元道：“这里叫做莲英儿巷，通是大人家的。后门一带，是拉脚房子，不多几分，小人家住着，极冷静的。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就热闹了。前巷是锦里坊，都是大大的朝官第宅，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

景期道：“那边有一个人家，竹门里是什么人家？”冯元问道：“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景期道：“正是。”

冯元道：“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他前门也在锦里坊，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

景期道：“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冯元想一想道：“名字小人却记不起，只记到他号叫做葛天民。”景期道：“原来是御史葛天民，我倒晓得他名字，叫葛太古。”

冯元点头道：“正是叫做葛太古，小人一时忘记了；相公可是认得他的？”

景期道：“我曾看过他诗稿，故此知道，认是没有认得。你既住他的房子，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

冯元道：“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他夫人也死的了。只有一个女儿，听见说叫做明霞小姐。”

景期听见明霞二字，暗暗点头。问道：“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

冯元道：“那小姐的容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若是走来比并，只怕也不相上下。且又女工针黹、琴棋书画、

掇（du，音多）——用双手拿（椅子、凳子等），用手端。

打——计算。

放青——把牲畜放到青草地上吃草。

针黹（zh，音旨）——针线活。

吟诗作赋般般都会。”

景期道：“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冯元道：“若说女婿，却也难做。他家的那葛老爷，因爱小姐，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要来替儿子求亲，他也执意不允。不是说年幼，就是说有病，推三阻四，人也不能相强。所以小姐如今一十八岁了还没对头。”景期道：“你虽然住他房子，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

冯元道：“有个缘故，他家的园里，一个杂人也不得进去的。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这老儿姓毛，平日最是贪酒，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故此与小人极相好。不是他今日请我，就是我明日请他，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这些话，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小人说的。”

景期道：“你可曾到他园里顽耍么？”冯元道：“别人是不许进去的，小人因与毛老儿相知，时常进去顽耍儿。”景期道：“你到他园里，可有时看见小姐？”

冯元道：“小姐如何能得看见。小人一日在他园里见一个贴身服侍小姐的丫鬟出来采花。只这个丫鬟，也就标致得够了。”

景期道：“你如何就晓得那丫鬟是小姐贴身服侍的？”

冯元道：“也是问毛老儿，他说这丫鬟名唤红于，是小姐第一个喜欢的。”

景期听得，心就开了，把酒只管吃。冯元一头说，一头斟酒，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景期立起身来，暗想：这段姻缘，倒在此人身上。便道：“冯元，我有一事托你，我因久慕葛家园里景致，要进去游玩，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既是毛老与你相厚，我拿些银子与你，明日买些东西，你便去叫毛老到你家吃酒。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

冯元道：“这个使得。若是别的，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说了吃酒，随你上天下地，也就跟着走了。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上去吃酒。相公看我们过去了，竟往他园里去。若要得意，待我灌得他烂醉，扶他睡在我家里，凭相公顽耍一日。”

景期道：“此计甚妙。”袖里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冯元再三不要，景期一定要与他，冯元方才收了。景期说声：“生受你。”

出了门竟回寓所，闭上房门，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想道：“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所见甚合，我见的自然是小姐了。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他既失了绫帕，一定要差丫鬟出来寻觅，我方计较已定，明日进他园中，自然有些好处。”

又想道：“他若寻觅绫帕，我须将绫帕还他，才好挑逗几句话儿。既将绫帕还他，何不将前诗和他一首。”

想得有理，就将帕儿展放桌上，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向绫帕上一挥，步着前韵，和将出来：

不许游峰窥绣房，朱栏屈曲锁春光。

黄鹂久住不飞去，不爱娇红恋海棠。

钟景期奉和

景期写完了诗，吟哦了一遍，自觉得意，睡了一夜。至次日，早膳过了，

除下旧巾帨，换套新衣裳。袖了绫帕儿，径到莲英儿巷冯元家里。

冯元接着道：“相公坐了，待我去那厢行事。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你竟到园里去便了。只是小人的门儿，须要锁好。匙钥我已带在身边，锁在桌上，相公拿来锁上便是。”

景期道：“我晓得了，你快些去。”冯元应了，就出门去。景期在门首望了一会，见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一径去了。景期望他们出了巷，才把冯元的门锁了，步入园来。

此番是熟路，也不看景致，一直径到锦香亭上。还未立定，只听得亭子后边，唧唧啾啾似有女人说话。他便退出亭外，将身子躲过，听他们说话。

却又凑巧，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出来寻取绫帕。

只听得红于说道：“小姐，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明霞道：“红于又来痴了，昨日又不曾到锦香亭上来，如何去寻？”

红于道：“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或者无意之中倒寻着了。”小姐道：“自是。”两个同到亭子上来。

明霞道：“这里没有，多应不见了。”红于道：“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如何便不见了。”明霞道：“丫鬟俱已寻过，通说不见。我恐他们不用心寻，故此亲身同你出来，却也无寻处，眼见得不可复得了。”

红于道：“若是真正寻不着，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

明霞笑道：“那老儿虽然贪酒，决不敢如此。况且这幅绫帕儿，也不值甚的。我所以必要寻着者，皆因我题诗在上，又落了款。惟恐传到外厢，那深闺字迹，女子名儿，倘落在轻佻浪子之手，必生出一段有影无形的话来。我故此着急。”

红于道：“我的意思，也是如此。”说罢，明霞自坐在亭中，红于就下到阶前，低头东寻西觅。

走到侧边，抬头看见了钟景期，吓了一跳，便道：“你是什么人？辄敢潜入园中窥探。我家小姐在前，快些回避。”

景期迎着笑脸儿道：“小姐在前，理宜回避。只是有句话要动问，小娘子可就是红于姐么？”

红于道：“这话好不奇怪，我自幼跟随小姐，半步儿不离。虽是一个婢子，也从来未出户庭，你这人为何知道我的名字？就是知道了，又何劳动问，快些出去。再迟片刻，我去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拿住了，不肯干休。”

景期道：“小娘子不须发恼，小生就去便了。只是我好意来奉还宅上一件东西，倒惹一场奚落，我来差矣。”说罢，向外竟走。红于听见说了“奉还什么东西”这句话，便打着他心事。就叫道：“相公休走，我且问你，你方才说要还我家什么东西？”

景期道：“适才你们寻的是那件，我就还你那件。”红于就知那绫帕必定被他拾了。便道：“相公留步，与你说话。”景期道：“若是走迟了，恐怕你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捉住，如何了得。”

红于道：“方才是我不是，冲撞了相公。万望海涵。”

景期满脸堆下笑来，唱个绝大的肥喏道：“小生怎敢怪小娘子。”

红于回了万福，道：“请问相公，你说还我家东西，可是一幅白绫帕儿？”

帨（zè，音则）——古代的一种头巾。

肥喏（r，音惹）——古代男子所行的一种礼节，给人作揖时出声致敬。

景期道：“然也。”红于道：“你在何处拾的？”

景期道：“昨日打从宅上后园门首经过，忽然一阵旋风，那帕儿从墙内飘将出来，被小生拾得。看见有明霞小姐题诗在上，知道是宅上的，因此特来奉还。”红于道：“难得相公好意。如今绫帕在那里？拿来还我就是了。”

景期道：“绫帕就在这里。只是小生此来，欲将此绫帕亲手奉还小姐，也表小生一段殷勤至意。望小娘子转达。”

红于道：“相公差矣。我家小姐，受胎教于母腹，聆女范于严闱，举动端庄，持身谨慎。虽三尺之童，非呼唤不许擅入，相公如何说这等轻薄话儿。”

景期道：“小姐名门毓秀，淑德之闻，小生怎敢唐突。待我与小娘子细细说明，方知我的心事。小生姓钟，名景期，字琴仙，就住在长安城外。先父曾作功曹，小生不揣菲材，痴心要觅个倾国倾城之貌，方遂宜家宜室之愿。因此虚度二十一岁，尚未娶妻。闻得你家小姐，待字迟归，未偕佳配。我想如今纨绔丛中，不是读死书的腐儒，定是卖油花的浪子。非是小生夸口，若要觅良偶，舍我谁归？昨日天赐奇缘，将小姐贴身的绫帕被风摄来送到我处，岂不奇怪？帕上我已奉和拙作一首，必求小姐相见，方好呈教。适才听得小娘子说，或者无意之中寻着了东西，小生倒是无意之中寻着姻缘了。因此斗胆前来，实为造次。”

一席话说得红于心服。便道：“拼我不着，把你话儿传达与小姐，见与不见任他裁处。”

便转身到亭子上来说道：“小姐绫帕倒有着落了，只是有一段好笑话儿。”明霞问他，他把钟景期与自己一来一往问答的话儿尽行说出，一句也不遗漏。

明霞听罢，脸儿红了一红，眉头蹙了一蹙，长吁一声说道：“听这些话，倒也说得那个。只是他怎生一个人儿？你这丫鬟就呆呆的与他讲起这等话来。”

红于道：“若说人品，真正儒雅温存，风流俊俏。红于说来，只怕小姐也未必深信。如今现在这里，拼得与他一见，那人的好歹，自然逃不过小姐的冰鉴。况有帕上和的诗儿，看了又知他才思了。”

明霞道：“不可草率，你去与他说，先将绫帕还我，待我看那和韵的诗，果然佳妙，方请相见。”

红于领了小姐言语，出来对景期道：“小姐先要看了赐和的诗，如果佳妙，方肯相见。相公可将绫帕交我。”

景期道：“既是小姐先要垂青拙作，绫帕在此，小娘子取去，若是小姐见过，望小娘子即便请他出来。”就袖中摸出帕来，双手递于红于。

红于接了，走上亭来，将帕递与明霞。明霞也不将帕儿展开看诗，竟藏在袖中，立起身来往内就走。说道：“红于你去谢那还帕的一声，叫他快出去罢。”说完，竟进去了。

红于又不好拦住他，呆呆的看他走了进去，转身来见景期道：“小姐叫我谢相公一声，他自进去了。叫你快出去罢。”

毓(yù, 音欲)——养育。

功曹——官名。汉代郡守下有功曹史简称功曹。

菲材——微材、薄材。

拼——不顾一切地奋斗。

冰鉴——鉴：镜子。言镜洁如冰，比喻明察。

景期道：“怎么哄了绫帕儿去，又不与我相见，是怎么说？也罢。既是如此，我硬着头皮，竟闯进去，一定要见小姐一面，死也甘心。”

红于忙拦住道：“这个如何使得？相公也不须着急，好歹在红于身上与你计较一计较，倘得良缘成就，不可相忘。”

景期听了，不觉屈膝着地，轻轻说道：“倘得小娘子如此，事成之后，当登坛拜将。”

红于笑着连忙扶起道：“相公何必这等，你且消停一会，待我悄地进去，潜窥小姐看了你的诗作何光景，便来回复你。”

景期道：“小生专候好音便了。”不说景期在园等候。

却说红于进去，不进房中，悄悄站在纱窗外边。只见明霞展开绫帕，把景期和的诗来再三玩味，赞道：“好诗好诗！果然清新俊逸。我想具此才情，必非俗子，红于之言，信不诬矣。”

想了一会，把帕儿卷起藏好。立起身来，在简囊内又取出一幅绫帕来，摊在桌上，磨着墨，蘸着笔，又挥了一首诗在上面。写完，等墨迹干了。就叫道：“红于那里？”

红于看得分明。听得他叫，故意不应，后退了几步。待明霞连叫了几声方应道：“来了。”

明霞道：“方才那还帕的人，可曾去么？”红于道：“想还未去。”明霞道：“他还我那帕儿，不是原帕，是一幅假的。你拿出去还了他，叫他快将原帕还我。”

红于已是看见他另题的一幅帕儿，假意不知，应声“晓得”，接着帕儿出来，向景期道：“相公你的好事，十有一二了。”

景期忙问。红于将潜窥小姐的光景，并分付他的说话，一一说了，将帕儿递与景期收过。景期欢喜欲狂，便道：“如今计将安出？”

红于道：“小姐还要假意讨原帕，我又只做不知，你便将计就计，回去再和一首诗在上面。那时送来，一定要亲递与小姐，待我撺掇小姐与你相见便了。只是我家小姐，素性贞洁，你须庄重，不可轻佻。就是小姐适才的光景，也不过是怜才，并非慕色。你相见时，只面订百年之好，速速遣媒说合，以成一番佳话。若是错认了别的念头，惹小姐发起怒来，那时我也做不得主，将好事反成害了。牢记牢记。”

景期道：“多蒙指教，小生意中也是如此。但是小生进来，倘然小娘子不在园中，叫又不敢叫，传又没人传，如何是好？”

红于道：“这个不妨，锦香亭上有一口石磬，乃是千年古物，你来可击一声，我在里边听见就出来便了。”

景期道一声“领教”。别了红于，出得园门，来见冯元。冯元已在家里，那毛老儿呼呼的睡在他家凳上。景期与冯元打了一个照会，竟自回寓。

取出帕来看时，那帕与前时一样，只是另换了一首诗儿，上面写道：

琼姿瑶质岂凡葩，不比天桃傍水斜。

若是渔郎来问渡，休教轻折一枝花。

钟景期看了觉得寓意深长，比前诗更加妩媚。也就提笔来，依他原韵又和一首道：

碧云缥缈护仙葩，误入天台小径斜。

撺掇（cu ndu，音余多）——怂恿，劝诱别人做某种事情。

觅得琼浆岂无意，蓝田欲溉合欢花。

和完了诗，捱到夜来睡了。次早披衣起身，方开房门，只听得外面乒乒兵兵打将进来，一共有三四十人。问道：“那一位是钟相公？”

早有主人家，慌忙进来，指着景期道：“此位就是。”那些人都道：“如今要叫钟爷了。”

不等景期开言，纷纷的都跪将下去磕头，取出报条子来说道：“小的们是报录的，报钟爷高中了第五名会魁。”

景期分付主人家忙备酒食款待报人，写了花红赏赐。那些人一个个谢了，将双红报单贴在寓所，一面又着人到乡间坟堂屋里，贴报单去了。

景期去参拜了座师、房师。回寓接见了些贺客，忙了一日。

次早就入朝廷试，对了一道策，作了四首应制律诗，交卷出朝回寓。

时方晌午，吃了些点心。思量明霞小姐之事，昨日就该去的，却因报中了，耽搁了一日。明日只恐又被人缠住，趁今天色未晚，不免走一遭。叫苍头分付道：“你在房看守，我要往一个所在，去了就来。”

苍头道：“大爷如今中了进士，也该寻个马儿骑了，待苍头跟了出去，才象礼面。”

景期道：“我去访个故人，不用随着人去，你休管我。”

苍头道：“别人家新中了进士，作成家人跟了轿马，穿了好衣帽，满街摇摆点头，那有自家不要冠冕的？”景期也不去睬他，袖了绫帕，又到莲英儿巷中。

只见冯元提着酒壶儿，走到面前道：“相公今日可要到园中去了？那毛老儿，我已叫在家中，如今打酒回去与他吃哩。”

景期道：“今日你须多与他吃一回，我好尽情顽耍。”冯元应着去了。景期走进园门，直到锦香亭上，四顾无人。见那厢一个朱红架子上，高高挂着石磬，景期将槌儿轻轻敲了一下。果然声音清亮，不比凡乐。

话休絮絮，却说那日红于看景期去了，回到房中与小姐议论道：“那钟秀才一定要与小姐相见，不过要面订鸾凤之约，并无别意。照红于看来，那生恰好与小姐作一对佳偶，不要错过良缘，料想红于眼里看得过的，决不误小姐的事。明日他送原帕来时，小姐休吝一见。”

小姐微笑不答。次日红于静静听那石磬不见动静。又过一日，直到傍晚，忽听得磬声响。知是景期来了，连忙抽身出去。

见了景期道：“为何昨日不来？”景期道：“不瞒小娘子说，小生因侥幸中了，昨日被报人缠了一日。今早入朝殿试过了，才得偷闲到此。”

红于听见他说中了，喜出望外，叫声“恭喜”。转身进内，奔到明霞房里道：“小姐，前日进来还帕的钟秀才，已中进士了。红于特来向小姐报喜。”明霞啐一声道：“痴丫头，他中了与我什么相干？却来报喜。”红于笑道：“小姐休说这话，今早我见锦香亭上玉兰盛开，小姐同去看一看。”明霞道：“使得。”便起身与红于走将出来，步入锦香亭上。

只见一个俊雅书生站在那边，急急躲避不迭。便道：“红于，那边有人，我们快些进去。”

红于道：“小姐休惊，那生就是送还绫帕的人。”

座师——也叫“座主”。唐代进士用称主试官。

房师——科举制度中，举人、贡士对荐举本人试卷的同考官尊称为房师。

小姐未及开言，那钟景期此时魂飞魄荡，大着胆走上前来，作了一揖道：“小姐在上，小生钟景期拜揖。”

明霞进退不得，红了脸只得还了万福。娇羞满面，背着身儿立定。

景期道：“小生久慕小姐芳姿，无缘得见。前日所拾绫帕，因见佳作，小生不耻效颦，续貂一首并呈在此。”说罢，将绫帕递去。

红于接来，送与小姐。小姐展开看了和诗，暗暗称赞，将绫帕袖了。

景期又道：“小生幸遇小姐，有句不知进退的话儿要说。我想小姐迟归，小生正在觅配，恰好小姐的绫帕又是小生拾得。此乃天缘，洵非人力。倘蒙不弃，愿托丝萝，伏祈小姐面允。”

明霞听了，半晌不答。景期道：“小姐无言见答，莫非嫌小生寒酸侧陋，不堪附乔么。”明霞低低道：“说那里话，盛蒙雅意，岂敢吝诺。君当速遣冰人便了。”

景期又作一揖道：“多谢小姐。”只这一个揖还未作完，忽听得外面廊下，一声吆喝，许多人杂踏踏走将进来。吓得小姐翠裙乱抖，莲步忙移，急奔进去。

红于道：“不好了，想是我家老爷进园来了。你可到假山背后躲一会儿，看光景溜出去罢。”说完也乱奔进去。

丢下钟景期一个，急得冷汗直淋，心头小鹿儿不住乱撞，慌忙躲在假山背后。那一班人，已俱到亭子上坐定。

毕竟进来的是什么人？钟景期如何出来，且听下回分解。

效颦（pín，音频）——模仿他人而不得当。

续貂——比喻续加的不及原有的。

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诗曰：

红杏萧墙翠柳遮，重门深锁属谁家。
日长亭馆人初散，风细秋千影半斜。
满地绿荫飞燕子，一帘晴雪卷杨花。
玉楼有客房中酒，笑拨沉烟索煮茶。

话说钟景期与明霞小姐，正在说得情浓。忽听得外面许多人走进来，吓得明霞、红于二人，往内飞奔不迭。

原来那进来的人，却正是葛御史同了李供奉、杜拾遗二人，往郊外游春回来，打从莲英儿巷口走过，葛御史就邀他们到自己园中顽耍饮酒。因此不由前门，竟从后园门里进来，一直到锦香亭上，分付安排酒肴，不在话下。

只可怜那钟景期，急得就似热石头上蚂蚁一般，东走又不是，西走又不是，在假山背后，捱了半日。思量那些从人们都在园门上，如何出去得。屁也不敢放一声，心里不住突突的跳。

看看到红日西沉，东方月上。那亭子上，正吃得高兴，不想起身。

景期越发急了，想了一会，抬头一看，见那边粉墙一座，墙外有一枝柳树，墙内也有一枝柳树。心下想道：“此墙内外俱靠着大树，尽可扳住柳条，跳将过去。想墙外，必有出路了。”

慌忙撩起衣袂，爬上柳树，跳在墙上，又从墙外树上溜将下来。喘息定了，正待寻条走路。

举目四顾，谁想又是一所园亭，比葛家园更加深邃华丽。但见：

巍巍画栋，曲曲雕栏。堆砌参差，尽是瑶葩琪草；绕廊来往，无非异兽珍禽。珠帘卷处，只闻得一阵氤氲氤氲扑鼻的兰麝香；翠幌掀时，只见有一圆明明晃晃加的菱花镜。楼台倒影入池塘，花柳依人窥琐闼。恍如误入桃源，疑是潜投月府。

景期正在惊疑，背后忽转出四个青衣侍婢来，一把扭住道：“在这里了。你是什么人，敢入园中？夫人在弄月楼上亲自看见，着我们来拿你。”

景期听了，只叫得一声苦。想道：“这回弄决撒了。”只得向个婢子问道：“你家是何等人家？”

内中一个道：“你眼珠子也不带的，我这里是皇姨虢国夫人府中。你敢乱闯么。”景期呆了，只得跟着他们走去。

看官，你道那虢国夫人是何等人？原来是杨贵妃的亲姊。他姊妹共有四人，因明皇宠了贵妃，连那三位姨娘也不时如入宫中临幸。封大姨为秦国夫人，二姨为韩国夫人，三姨为虢国夫人。也不要嫁人，竟治第京师，一时宠冠百僚，权倾朝野。

三姨之中，惟有虢国夫人更加秀媚，有唐人绝句为证：

衣袂（mèi，音妹）——衣袖。

葩（pā，音趴）——花。

氤氲（yīn yūn，音因）氤氲（yīn yūn，音晕）——烟云弥漫。

琐闼（tà，音踏）——小门。

决撒——犹言败露。

虢（guó，音国）国夫人——（？—765）唐杨贵妃姊。嫁裴氏。公元748年封虢国夫人。

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
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

原来那虢国夫人平日不耐冷静，不肯单守着一个妹夫，时常要寻几个俊俏后生，藏在府中作乐。这日，却好在弄月楼上望见个书生，在园中东张西望。这是上门来的生意，如何放得他过，因此叫侍女去拿他进来。

景期被四个侍女挟着上楼。那楼中已点上灯火，见那金炉内焚着龙涎宝香，玉瓶中供着丈许珊瑚；绣茵锦褥，象管鸾笺；水晶帘，琉璃障，映得满楼明莹。中间一把沉香椅上，端坐着夫人。景期见了，只得跪下。

夫人道：“你是什么人，敢入我园中窥伺，快说姓甚名谁，作何勾当？”

景期想来，不知是祸是福，不敢说出真名字来，只将姓儿拆开含糊应道：“小生姓金名重，忝列泮宫。因寻春沉醉，误入潭府，望夫人恕罪。”

虢国夫人见他举止风流，已是十分怜爱。又听他言谈不俗，眼中如何不放出火来。便朱唇微绽，星眼双钩，伸出一双雪白的手儿，扶他起来道：“既是书生，请起作揖。”

景期此时，一天惊吓，变成欢喜。站起来，深深作了一揖。夫人便叫看坐。

景期道：“小生得蒙夫人海涵，已出万幸，理宜侍立，何敢僭越。”

夫人道：“君家气宇不凡，今日有缘相遇，何必过谦。”景期又告了坐，方才坐下。

侍儿点上茶来。银碗金匙，香茗异果。一面吃茶，一面夫人分付摆宴。侍女应了一声，一霎时，就摆列上来，帘外咿咿哑哑的奏起一番细乐。

夫人立起身来，请景期就席。景期要让夫人上坐，自己旁坐。夫人笑着，再三不肯。景期又推让了一回，方才对面坐了。侍女们轮流把盏。

那吃的肴馔，通是些猩唇熊掌，象白驼蜂；用的器皿，通是些玉斝金瓯，晶盏象箸。奏一通乐，饮一通酒。

夫人在席间，用些勾引的话儿撩拨景期，景期也用些知趣的话儿酬答夫人。一递一杯，各行一个小令，直饮到更余撤宴。

虢国夫人酒兴勃发，春心荡漾，立起身来，向景期微微笑道：“今夜与卿此会，洵非偶然，如此良宵，岂堪虚度乎？”景期道：“盛蒙雅爱，只恐蒲姿柳质，难陪玉叶金枝。”夫人又笑道：“何必如此过谦。”

景期此时，也是心痒魂飞，见夫人如此俯就，岂有不仰攀之理，便走近身来，搂住夫人亲嘴。夫人也不避侍儿的眼，也不推辞，两个互相递过尖尖

龙涎——香名。

忝（tiǎn，音舔）——辱。旧时谦词。

泮（pàn，音判）宫——西周诸侯所设大学。

僭（jiàn，音荐）越——旧谓僭冒名位超越自己的本分。

茗（míng，音名）——茶。

馔（zhuàn，音转）——饮食，吃喝。

斝（jiǎ，音甲）——古代一种盛酒的器皿。

瓯（ōu，音欧）——杯。

蒲（pú，音仆）姿柳质——蒲：水生植物名。蒲柳，即水杨，因其早凋，常用来比喻衰弱的体质。也用于比喻低贱。

嫩嫩的舌头，大家吮咂了一回，才携手双双拥入罗帏。解衣宽带，凤倒鸾颠。我做小说的，写到此际，也不觉魂飞魄荡，不要怪看官们垂涎咽唾。待在下再作一支“黄莺儿”来摹拟他一番，等看官们一发替他欢喜一欢喜：

锦帐暖溶溶。髻斜欹，云鬓松，枕边溜下金钗凤。阳台梦中襄王兴浓。正欢娱，生怕晨钟动。眼朦胧，吁吁微喘，香汗透酥胸。

两人云雨已罢，交颈而睡。次早起来，虢国夫人竟不肯放他出去。留在府中饮酒取乐。同行同坐，同卧同起，一连住了十余日。

正值三月十五日，虢国夫人清早梳妆，进宫朝贺。是日去了一日，直至傍晚方回。景期接着道：“夫人为何去了一日？”

夫人道：“今日圣上因我连日不进朝，故此留宴宫中，耽搁了一日，冷落了爱卿了。”景期道：“不敢。”夫人道：“今日有一桩绝奇的新事，我说与你听，也笑一笑。”

景期道：“请问夫人有甚奇闻？”

夫人道：“今日午门开榜，赐宴琼林，诸进士俱齐，单单不见一个状元。圣上着有司四散寻觅并无足迹。我方才出宫时，见圣上又差了司礼监公公高力士，亲自出来寻了。你道奇也不奇？”

景期道：“今科状元还是谁人？”夫人道：“状元是钟景期，系武陵人入籍长安的。”

这句话，景期不听便罢，听了便觉遍体酥麻，手足俱软。喝了一杯热茶之后，才渐渐有一股热气，从丹田下一步步透将起来，直绕过泥丸宫，方始苏醒。连忙跪下说道：“夫人救我则个。”夫人扶起道：“爱卿为何如此？”景期道：“不瞒夫人说，前日闯入夫人园内，恐夫人见罪，因此不敢说出真名字，止将钟字拆开，假说姓金名重。其实卑人就是钟景期。”

夫人道：“若如此说，就是殿元公了，可喜可贺。”

景期道：“如今圣上差了高公公出来寻访。这桩事弄大了，倘然圣上根究起来，如何是好？”

夫人心内想一想道：“不妨，我与你安排便了。如今圣上颇信神仙道术，你可托言偶逢异人，携至终南山访道，所以来迟。你今出去后，就步到琼林去赴宴。我一面差人打关节与高力士，并吾兄杨国忠、吾妹杨贵妃处，得此三人在圣上面前周旋，就可无虞，你放心出去。”

景期扑地拜将下去道：“夫人如此恩山义海，叫卑人粉骨难报矣。”

夫人也回了一礼道：“与卿正在欢娱，忽然分袂。本宜排宴叙别，只是琼林诸公，盼望已久，不敢相留了。侍女们，取酒过来，待我立奉一杯罢。”

侍女们忙将金杯斟上一杯酒来。夫人取酒在手，那泪珠儿扑簌簌掉将下来道：“爱卿满饮此杯。你虽是看花得意，不可忘却奴家恩爱也。”

景期也不胜哽咽，拭着泪儿道：“蒙夫人圣恩，怎敢相忘，卑人面圣过了，即当踵门叩谒，再图佳会便了。”说罢，接过酒来吃了，也回敬了夫

帏（wéi，音围）——帐子，幔幕。

欹（yī，音衣）——同“猗”。叹美之词。

琼林——指考中进士。

殿元——科举制度中状元的别称之一。

踵（zhǒng，音肿）——走到。

叩谒（yè，音夜）——拜见。

人一杯。

两双泪眼儿，互相觑定，两人又偎抱了一回。只得勉强分开，各道珍重而别。

夫人差两个伶俐侍女，领景期从一个小门里出去。那小门儿是虢国夫人私创，惯与相知后生们出入的所在。景期出得这门，踉踉跄跄走上街来。

行不多几步，只见街坊上的人，三三两两，东一堆西一簇的在那边传说新闻。有的说：“怎么一个状元竟没处寻，莫非走在那里了？”

有人说：“就是路上倒尸，也须有个着落，难道总没个影儿！”又有的道：“寻了一日，这时多应寻着了。”

又有人道：“那里有寻着？方才朝廷又差了司礼监高公公出来查了。”又有人道：“还好笑哩，那主试的杨太师着了急，移文在羽林大将军陈元礼处，叫他亲自带了军士捕快人等，领了钟家看下处的老苍头，在城内城外那些庵院寺观、妓女人家、酒肆茶坊里各处稽查，好象搜捕强盗一般。”

有的取笑说道：“偌大个状元，难道被骗孩子的骗了去不成？”有的问道：“他的家在何处，如何不到他家里去寻？”又有人说：“他家就在乡间，离城只三十里。整日的流星马儿边报一般的在他家来往打探哩。”

有人说：“莫非被人谋害了？”又有老人家说：“那钟状元的父亲我曾认得，做官极好。就是钟状元，也闻得说在家闭户读书，如何有谁家谋害。”那些人你猜我猜，纷纷议论不一。

景期听了，一头走，只管暗笑。又走过一条街，见有三四个做公的手拿朱票，满头大汗的乱跑。

一个口里说道：“你说有这等遭瘟的事，往年的琼林宴是日里吃的，今年不见了状元，直捱到夜黑，治宴老爷立刻要通宵厚蜡的大烛七百斤，差了朱票立等要用，叫铺家明日到大盈库领价。你道这个差难也不难，急也不急。”

那一个说道：“你的还好，我的差更加疙瘩哩。往年状元游街，是日里游的。如今状元不知何处去了，天色已晚，仪仗官差了朱票，要着各灯铺借用绛纱灯三百对，待状元游街应用哩。”

又见几个官妓家的龟子，买了些糕饼儿在手里，互相说道：“琼林宴上，官妓值酒，不消半日工夫。如今俟了一日，状元还不到。我家的几个姐姐，饿得死去活来，买这些粉面食物与他们充充饥，好再伺候。”

景期一一听见，心里暗道惭愧：“因我一人，累却许多人，如何是好！”低着头又走。

只见一对朱红御棍，四五对军牢摆导，引着一匹高头骏马，马上骑着个内官，后边随着许多小太监，喝道而来。景期此时身子如在云雾中，那里晓得什么回避，竟向摆导里直闯。

一个军牢就当胸扭住道：“好大胆的狗头，敢闯俺爷的导子么。”又一个军牢，提起红棍儿劈头就打。

景期慌了叫道：“啊呀，不要打。”只听得那壁厢巷里，也叫道：“啊呀，不要打。”好象深山里叫人，空谷应声一般。这是什么缘故？

觑（qù，音去）——看，窥探。

遭瘟——遭难，遭殃。

绛（jiàng，音降）——大红色。

御棍——驾驶车马的木棍。

原来陈元礼带着军士们，领了钟家的苍头，四处访觅不见，正从小巷里穿将出来。苍头在前望见那闯导的是自己主人，正要喊出来。却见那军牢要打，便忙嚷道：“啊呀，不要打！”所以与景期那一声不约而同的相应。

苍头见了景期，便乱喊道：“我家主人相公，新中状元老爷在此了。”

那些人听见，一齐来团团围住。吓得那扭胸的连忙放手，执棍的跪下磕头，那内官也跳下马来。

这边陈元礼也下马趋来，齐向景期施礼道：“不知是殿元公台驾，多多有罪了。”

景期欠身道：“不敢，请问二位尊姓？”陈元礼道：“此位就是司礼监高公公，是奉圣旨寻状元的。”高力士道：“此位就是羽林陈将军，也是寻取状元的，且喜如今寻着了。但不知殿元公，今日却在何处，遍访不见，乞道其故。”

景期就依着虢国夫人教的鬼话儿答道：“前日遇一个方外异人，邀到终南山访道。行至中途，他又道我尘缘未断，洪福方殷，令我转来。方才进城，忽闻圣恩擢取，慌忙匍匐而来，不期公公与将军如此劳神，学生负罪深重矣，还祈公公在圣上面前方便。”

高力士道：“这个何须说得。快牵马来与状元骑了，咱们两个送至琼林宴上，然后复旨便了。”说罢，左右就牵过马来。

原来高力士与陈元礼，俱备有空马随着，原是防寻着了状元就要骑的。故此说得一声，马就牵到了。

三人齐上了马，众军牢吆喝而行，来到琼林宴上，只见点起满堂灯烛，照耀如同白日。众人听见状元到了，一声吹打，两边官妓各役，一字儿跪着，陪宴官与诸进士都降阶迎接上堂。

早有伺候官捧着纱帽红袍、皂靴银带与景期穿戴。望阙谢恩过了，然后与各官相见。高力士和陈元礼自别了景期与诸进士，回去复旨。

这里宴上奏乐定席，景期巍然上坐，见官妓二人，拿着两朵金花，走到面前叩了一头，起来将花与景期戴了。以下一齐簪花已毕，众官托盏。说不尽琼林宴上的豪华气概。但见：

香烟袅翠，烛影摇红。香烟袅翠，笼罩着锦帐重重；烛影摇红，照耀的宫花簇簇。紫檀几上，列着海错山珍；白玉杯中，泛着醍醐醍醐。戏傀儡，跳魁星，舞狮蛮，耍鲍老，来来往往，几番上下趋跄；拨琵琶，吹笙管，挝花鼓，击金铙，细细粗粗，一派声音嘹亮。掌礼是鸿胪鸣赞，监厨有光禄专司。堂上回放，无非是蛾眉螭首，妙舞清歌，妖妖娆娆的教坊妓女；阶前伺候，尽是一些虎体猿腰，扬威耀武，凶凶浪浪的禁卫官军。正是：锦衣叨着君恩重，琼宴新开御饌鲜。

少顷散席，各官上马归去。惟有状元、榜眼、探花三个，钦赐游街。景期坐在紫金鞍上，三檐伞下，马前一对金瓜，前面通是彩旗，与那绛纱灯，

擢（zhuó，音琢）取——选拔，提升。

醍醐（tíhú，音题胡）——酥酪上凝聚的油。

醪（láo，音劳）醪（lù，音录）——酒名。

胪（lú，音卢）——传语，陈述。

螭（qín，音秦）首——形容女子面容之美。

一队一队的间着走。粗乐在前，细乐在后，闹嚷嚷打从御街游过。

那看的人山人海，都道好个新奇状元，我们京中人，出娘肚皮从没有吃过夜饭方才看迎状元的。那景期游过几条花街柳巷，就分付回寓，众役各散。

次日五更，景阳钟动，起身入朝。在朝廷中，与李林甫、杨国忠、贺知章等一班儿相见了。待殿上静鞭三下，明皇升殿，景期随着众官摆班行礼，山呼谢恩。

殿上传下圣旨，宣新状元钟景期上殿。鸿胪引钟景期出班升阶，昭仪卷帘，让景期入殿，伏俯在地战兢的奏道：“微臣钟景期见驾，愿吾皇万岁。”

明皇开言道：“昨日高力士奉旨，言卿访道终南，以致久虚琼筵，幸卿无恙，深慰朕心。”景期叩头道：“臣该万死。”明皇道：“卿有何罪，昨宵朕幸花萼楼饮宴，望见御街灯火辉煌。问时，乃是卿等游街。我想若非卿一日盘桓，安能有此胜景。朕今除卿为翰林承旨，卿其供职无怠。”

景期叩头谢恩下殿，明皇退朝不题。

看官听说，想你我百姓人家，摆了酒席，邀着客人不来，心里也要焦躁。

那里有个皇恩赐宴的大典，等闲一个新进小臣，敢丢着一日，累众官寻来寻去，直至晚间方来赴宴，岂不是犯着大不敬了。此时面君，没一个不替他担忧。谁想皇上，不惟不加罪谴，反赐褒奖，这是什么缘故？

原来是虢国夫人怕根究隐匿状元情弊，未免波及自己。故连夜差人，叮嘱了杨贵妃、高力士、杨国忠等内外维持，哄得明皇置之不问，因此景期面君这般太平。有两句俗语道得好：

囊中有钞方沽酒，朝里无人莫做官。

景期出了朝门，便分付长班，备上该用的禀谒名帖，去各处拜客。先拜了杨、李二太师，并几个显要的大臣。然后到锦里坊来拜虢国夫人与葛御史。

到得虢国夫人门首下马，门上人接了帖回道：“夫人不在府中，今早奉圣旨宣召入宫未回，留下帖儿罢。”

景期道：“相烦多多拜上，说另日还要面谒。”门上人道声“晓得”。景期上马，就分付到葛御史家去。从人们应了，摆队前行。

景期暗想道：“论起葛御史来，我也不须今日去拜他，只为明霞小姐的缘故，所以要早致殷勤，后日可央媒说合。我今日相见时，须先把些话儿倾动他一番。”

心里想着，那从人们早到马前禀道：“已到葛御史门首了。”

景期下得马来，抬头一看，但见狮石尘封，兽环掩门；只闻鸟雀啁啾，惟有蜘蛛成网。静悄悄绝无一人，一把大锁锁在门上。两张封条，一横一竖的贴着。那从人们去寻个接帖的也没有。景期看这光景，一时委决不下。

毕竟葛御史门首为何这般冷落？且看下回分解。

啁啾（zhōu jiū，音昭究）——形容动物杂乱细小的叫声。

委决——确定。

第四回 金马门群啐节度使

诗曰：

劈破虚空消恨魂，吸干沧海洗嚣尘。

近来宇宙惟容物，何处能留傲俗人。

话说钟景期去拜葛御史，见重门封锁，绝无一人，不知何故。看官们看到此处，不要因摸不着头脑心焦起来。只为做小说的没有第二支笔，所以一时说写不及。如今待在下暂将钟景期放过一边，把那葛御史的话，细细说与看官们听。

却说那葛御史，名太古，字天民，本贯长安人氏。科甲出身，官至御史大夫。年过半百，并无子嗣。夫人已亡，止有一女，名唤明霞。

葛太古素性孤介，落落寡合。那富贵利达，不在心上。惟有诗酒二字摆脱不下。平日与学士贺知章、供奉李太白、拾遗杜子美等，一班儿酒仙诗伯，结社饮酒。

自那日游春回来，拉李、杜二人到园中，太古将景期、明霞二人冲散之后，明日又在贺知章家赏花。通是当时的文人墨士。

葛太古与李、杜二人，到得贺家，已是名贤毕集了。一时弹琴的弹琴，下棋的下棋，看画的看画，投壶的投壶，临帖的临帖，做诗的做诗。正是：

宾主尽一时名胜，笑谈极千古风流。

众人顽耍了一回，就入席饮酒。对着庭中花开，说的说，笑的笑，欢呼痛饮，都吃得大醉，傍晚而散。别了贺知章，上马各回，只有葛太古与李太白是同路。

那李太白向葛太古道：“小弟今日吃得高兴，又大醉了，与你又是同路，和你不须骑马，携手步回去罢。”太古道：“如此甚妙。”

就分付从人牵着马，跟在后边，两人在街上大踱。看看走到金马门来，只见一骑马，上坐着一个紫袍乌帽玉带金钩的胖大官儿。前面两个军官引导，从金马门内出来。

李太白矇眊着一双醉眼，问着从人道：“那骑马来的是什么人，这般大模大样？”

从人看了禀道：“是节度使安老爷。”

李太白听了，乱嚷起来道：“是安禄山这厮么？罢了！罢了！天翻地覆了。这金马门是俺们翰苑名流出入的所在，岂容那武夫在这里驰骋。”

葛太古掩他的口不住，那安禄山早已听见。他更眼快，认得是李太白与葛太古二人。就跳下马来，向前道：“请了，学士公今日又醉矣。”

葛太古勉强欠身道：“李兄果然又醉，酒话不必记怀。”太白就直了喉，又嚷道：“葛兄睬那武夫则甚，我和你是天上神仙偶谪人世，岂肯与那泼贱的野奴才施礼。”

安禄山听见，气得太阳穴里火星直爆，也嚷道：“李太白，如何这等欺人太过，我也曾与朝廷开疆拓土，立下汗马功劳。今蒙宣召入朝，拜贵妃娘娘为母，朝臣谁不钦敬。你敢如此小觑我么？”

李太白道：“呸，一发放屁，一发放屁。难道一个中朝母后认你这个臭草包为子？葛兄你看那那大肚子里包着酒、袋着饭、塞着粪，惹起我老爷的

性子，将青锋利剑剖开你这肚子来，只那腌臢臭气要呕死了人，怎及我们胸藏锦绣，腹满文章。你那武夫还不回避！”

安禄山大怒道：“我方才又不曾冲撞你，怎生这般无礼，你道我是武夫，不中用，我道你们这些文官，作几首吃不得、穿不得的歪诗，送与我糊窗也不要。我想我们在外边血战勤劳，你们在里边太平安享，终日吃酒做诗，把朝廷的事一毫不理，如今世界通是你们文官弄坏了，还要在我面前说三道四。”

只这句话，惹出一个助纣为虐的葛太古来。

那葛太古，始初原在里边解纷，听了安禄山这句犯众的话，也就帮着嚷起来道：“你如何说朝廷的事通是我们文官坏的？我想你那班武夫，在外克敛军粮，虚销廩饩。劫良民，如饥鹰攫食；逢劲敌，如老鼠见猫。若没有我们通今博古的君子来发布指示，你那些走狗凭着匹夫之勇，只好去垫刀头。”

李太白拍手大笑道：“葛兄说得好，说得好，我们不要理他，竟回去罢。”

又对从人们道：“你们也骂那奴才几声，骂得响回去赏你们酒吃；骂得不响，回去每人打三十板。”

那些从人怕李太白回去撒酒风真正要打，只得也一齐骂起来。千武夫，万草包的一头走一头骂，跟着葛、李二人去了。

气得安禄山死去活来，叫军士扶上了马，分付不要回第，竟到太师李林甫府中来。门上人通报了，请禄山进去。

一声云板，李林甫出来与禄山相见。林甫道：“节度公为何满面愠气，此来必有缘故？”

禄山尚自气喘喘的半晌做声不得，直待吃了一泡茶，方才开言道：“惊动老太师多多有罪。禄山因适才受了两个酒鬼的恶气，特来告诉。”

林甫道：“什么人敢冲撞节度公。”

禄山道：“今日圣上在兴庆宫与贵妃娘娘饮宴，禄山进去，蒙圣上赐酒三觞。从金马门出来，遇了李太白、葛太古二人，吃得烂醉，开口就骂。”遂将适才的言语一一告诉出来。

林甫听了道：“天下有这等狂放之徒，如今节度公又将怎样？”

禄山道：“不过要求太师与禄山出这一口气。”林甫沉吟一会，想葛太古曾拒绝我亲事，正要算计他。不想他自己寻出这个对头来，正中机谋。便笑一笑道：“节度公，我想葛太古这厮，摆布他甚是容易。只是李白这酒鬼，倒难动摇他。”

禄山问道：“李白为何难动摇呢？”

林甫道：“他恃着几句歪诗儿，圣上偏喜欢他。旧年春间，圣上在沉香亭赏牡丹，叫李白做了什么《清平调》，大加叹赏，赐了一只金斗。他就在御前连饮了三斗，醉倒在地。自称臣是酒中之仙，喝叫高力士公公脱靴。是日醉了，圣上命宫人念奴扶出宫去，着内侍持了金斗宝炬送他回院。这等宠他，我和你一霎时，如何就动弹得。”

禄山道：“圣上却怎生如此纵容他。”林甫笑道：“节度公的洗儿钱尚然纵容了，何况这个酒鬼。”禄山也笑了一声道：“如今先摆布那葛太古，

腌臢（z , 音阿匝）——不干净。

廩饩（lǐn xī , 音凛戏）——旧指由官府供给的粮食。

愠（yùn , 音蕴）——怒，怨恨。

太师如何计较？”

林甫道：“这有何难，你作成一本，劾奏太古诽谤朝政，谩骂亲臣。激起圣怒，我便从中撺掇。那老儿看他躲到那里去。待除了葛太古，再慢慢寻那李白的衅端便了。”

禄山道：“都承太师指教，只是那桩事，不可迟延，明日朝房早会。”说完，两个作别。明早各自入朝。

禄山将参劾葛太古的本章呈进，明皇批下，台阁议奏。李林甫同着众客，在政事堂会议。林甫要将葛太古谪戍边卫山中。又有几个忠鯁的官儿，再三争辩，议将葛太古降三级，调外任用，谪授范阳郡佾判。议定复行奏闻，圣上允议。

旨意下了，早有报房人报入葛太古衙内。葛太古看了圣旨，忙进内向明霞小姐说知。道：“我儿，只因我前日同李供奉在金马门经过，乘醉骂了安禄山。那厮奏闻圣上，将我谪贬范阳佾判。我平日对官位最看得恬淡，那穷通得失，倒也不在心上。只是我儿柔姿弱质，若带你赴任，恐不耐跋涉之劳，若丢你在家又恐被仇家暗算。去就难决，如何是好？”

明霞听说，眼含着泪说道：“爹爹仓卒遭谴，孩儿自当生死不离。况孩儿年幼，又无母亲在堂，家中并无别个亲人照管。爹爹不要三心两意了，儿死也要随着父亲前去的。”

太古道：“既是如此，也不须胡思乱想，分付家人侍女们一齐收拾，服侍你随我去便了。”

里边说话，外边早有家人进来传说：“大司马差着官儿，赍了牌票，来催老爷动身，要讨过关结状哩。”

太古道：“你去回复他，说我明早就起行，不须催促。”家人应了出去。

又有人进来道：“安禄山差许多军士，在门首乱骂。我们向前与他讲，倒被他打哩。”太古道：“这个小人不要睬他便了。”

差人一面去催车辆、人夫、牲口，一面在家忙忙收拾了一日一夜。次早拜辞了家庙，分付家人侍女，都随往任所。一来路上好照管服侍，二来省得留在家中，恐又惹出是非。只留一个精细的家人，并毛老儿在家看守。将前门封锁了，止许看家的在后门出入。

自己拂衣上马，小姐登舆，随从男女，各自纷纷上了车辆牲口。将行装拴束停当，行出都门。

只见贺知章、杜子美，与那起祸的李太白，与一班平日相好的官员，都在十里长亭饯别。

太古叫车辆先行，自己下马与众相见。各官奉上酒来，太古一一饮了。又赠了许多饯别的诗章。各各洒泪上马而别。

太古赶上了小姐一行人，一程程走去，饥食渴饮，夜住晓行，不则一日，来到范阳郡佾判衙门上任。

毕竟葛小姐与钟景期后来如何相逢，待下回慢慢说来便知分晓。

忠鯁（g ng，音耿）——忠诚鯽直。

赍（j，音积）——怀抱着，带着。

第五回 忤 当朝贬官赴蜀

诗曰：

志气轩昂未肯休，英雄两眼泪横流。
秦庭有剑诛高鹿，汉室无人问丙牛。
野鸟空啼千古恨，长安不尽百年愁。
西风动处多零落，一任魂飞到故丘。

前面已将葛太古谪贬的缘由，尽行说过，此回再接入钟景期的话来。

却说钟景期一团高兴，一团殷勤，来拜葛御史。忽见重门闭锁，并无人影。景期心中嘀咕，便叫一个长班，到莲英儿巷里，唤冯元到寓所来问他。长班应着去了，自己快快的上马而回。

看官听说，大凡升降官员，长安城中自然传说。怎么葛太古这些事体，钟景期全然不知呢？原来葛太古醉骂权臣，遭冤被谴这几日，正值钟景期被虢国夫人留在家里，所以一毫也不晓得。

是日回寓，卸了冠带坐定。不多时，长班已唤冯元进来。冯元见了，磕了四个头道：“小人闻得老爷中了，就要来服侍的，只因这几日为迎进士的马匹，通是太仆寺承值的，故此小的不得工夫，直到今早才得闲。小的已具了一个手本，辞了本官，正要来投见老爷，不想老爷差人来唤小人，小人一定要跟随老爷了，望老爷收用。”

景期道：“你是我旧人，自然收你。”分付长班：“将我一个名帖送至太仆寺，叫将马夫冯元名字除去。”

长班应办去了。冯元又跪下谢了一声。

景期道：“起来，我有要紧话问你。那葛御史家，为着何事将大门封锁？你定知道的，与我细细说来。”

冯元道：“不要说起，一桩天大的风波，使葛老爷的性命险些儿不保。”景期忙问。冯元便将那金马门前骂了安禄山，被他陷害，谪贬范阳的事情，细细说将出来。

景期听得，慌忙问道：“如今他家的小姐在那里？”冯元道：“他家小姐也随他去了。”景期暗暗叫苦。打发冯元出去。

那冯元做了新状元的大叔，十分快活。叫人到家里搬了行李。自己又买了一件皂绢直身大顶罗帽，在外摇摆。

只苦得景期，一天好事忽成画饼，独自坐在房中长叹。想道：“我若早中了半个月的状元，这段婚姻已成就了。”

又想道：“他若迟犯了半个月的事，我去央求虢国夫人替他挽回一番。”又想道：“他自去了，留得小姐在家也好再图一面。”又想：“就是小姐在此，我如今碍着官箴，倒不能象前日的胡行乱闯。”

左思右想，思量到帕诗酬和，婢女传情私会，花前稍伸鸾约，这种种情景，不觉扑簌簌的坠下泪来。

少顷，外面送晚饭进来。景期道：“我心绪不佳，不要吃饭，须多拿些酒来与我解闷，不要你在此斟酒，你自出去！”伺候人应着出去了。

景期自斟自饮，一杯一杯，又是凄楚一回，恼恨一回，外面送进四五壶

忤(wù, 音午)——逆, 不顺从。

箴(zhēn, 音针)——劝告、劝戒。

酒，通吃在肚子里，便叫收去碗盏。在房里又坐了一回。

思量这事通是李林甫、安禄山二人弄坏的。我在林下时，即闻得此辈弄权误国，屠戮忠良，就有一番愤懑不平，今日侥幸成名，正欲扫清君侧奸邪。不想那二人坏我好事，如何放得他过，不免轰轰烈烈参他一场，也不枉大丈夫在世一生。

一时乘了酒兴，将一段儿女柔性变作一派英雄浩气，就焚起一炉好香，穿了公服，摆开文房四宝，端端坐了写起本来。本上写道：

翰林承旨臣钟景期，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奏，为奸相窃操国柄，渎乱朝纲，伏沥愚忱，仰祈睿鉴事：臣闻万乘之尊，威权不移于郡小；九重之家，聪明不蔽于俭壬。故欲治天下，必先择人；欲择人材，必清君侧。此微臣下伏草莽之时，固夙夜不忘，思得一得之愚，以报皇恩千万之一也。

今陛下不弃鄙陋，厕臣讲院，目击权臣僭窃，不敢不以窥管之见，谬为越俎之谈。窃见宰相李林甫，节度安禄山，中外交通，上下侧目。舌摇簧鼓，播人主若婴孩；眉蹙剑锋，杀官民如草芥。官爵之升迁，视金钱之多寡；刑狱之出入，覲贿赂之有无。腹心暗结于掖庭，爪牙密饰于朝右。陷尽忠良，固彼党羽。种种凶恶，擢发难数。

臣固知投鼠忌器，不敢以怒螳挡车。第恐朝政日非，奸谋愈炽，将来有不可知者。故不避斧钺之诛，以请雷霆之击也。如果臣言不谬，伏祈陛下敕下廷尉，明正其罪，或窜遐荒，或膺斧钺。举朝幸甚，天下幸甚。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奏。

景期写完了本，不脱公服，就隐几假寐待旦。到得五鼓进朝，那早朝的常套不必细说。景期将本章呈进内阁，各官俱散。

只有李林甫、杨国忠二人留在阁中办事。少顷，司礼监将许多本章来与李、杨二太师票拟。

二人接了，将各官的逐一看过。有的是为军需缺乏之事，也有为急选官员之事，也有为地方灾异事，也有为特参贪贿事，也有为请决大狱事，也有为边将缺员事，也有为漕运行期事，李、杨二人一一议论过去。

及看到钟景期一本，二人通呆了。将全本细细看完，李林甫拍案大怒道：“这畜生敢在虎头上做窠么？也罢。凭着我李林甫，一定要你这厮的驴头下来，教他也晓得我弄权宰相的手段。”

杨国忠看了本，心里想一想，一来妹子虢国夫人曾为钟景期谆谆托付，

稽（q，音启）首——古时一种跪拜礼。叩头到地。是九拜中最恭敬者。

渎（dú，音独）乱——扰乱，叛乱，

俭（xi n，音先）壬——巧言谄媚、行为卑鄙的人。

夙（sù，音素）夜——早晚、朝夕。

越俎（z，音祖）——超越自己的职务范围。

覲（jìn，音进）——这里是度量之意。

掖（yè，音夜）庭——皇宫中的旁舍，宫嫔所居的地方。

擢发难数——喻罪恶多得象头发那样数不清。

敕（chì，音斥）——特指皇帝的诏书。

斧钺（zhì，音质）——斩人的刑具。

教我好生照顾；二来自己平日因李林甫百事总揽，不看国忠在眼里，所以也有些怪他。

如今见他发怒，就解劝道：“李老先生且息怒。我想这轻躁狂生，摭拾浮言，不过是沽名钓誉，否则必为人指使。若杀了他，恶名归于太师，美名归于钟景期了。以我愚见，不若置之不问，反见李老先生的汪洋大度。”

李林甫道：“杨老先生，你平日间也是最怪别人说长道短的，今日见他本上只说我，不说你，所以你就讲出这等不担斤两的话儿。我只怕唇亡齿寒，他既会劾我，难道独不会劾你。况且他本内的‘腹心暗结于掖庭’这句话，分明道是禄山出入宫闱的事，连令妹娘娘也隐隐诋毁在内了。”

这几句话，说得杨国忠低首无言，羞惭满面，作别先去了。

李林甫便将本儿票拟停当，进呈明皇御览。

原来高力士、杨贵妃都曾受虢国夫人的嘱托，也在明皇面前极力解救，以此钟景期幸而免死。明日批出一道圣旨：

钟景期新进书生，辄敢诋毁元宰亲臣，好生可恶。本应重处，姑念新科榜首，着谪降外任，该部知道。

旨意下了，铨部逢迎李林甫，寻个极险极苦的地方来检补，将钟景期降授四川石泉堡司户。

报到景期寓所，景期不胜恼怒。思量那明霞小姐的姻缘，一发弄得天南地北了。又想要与虢国夫人再会一面，诉一番苦情。谁想李林甫、安禄山差人到寓所来，立时赶逐出京，不许一刻停留。那些长随伺候人等，只得叩头辞别。

景期收拾了东西，叫苍头与冯元陪同出了都门，到乡间坟堂屋里来住下。思量消停几日，然后起身。

可恨那李林甫明日绝早，又差人赶到乡间来催促。景期只得打点盘缠，分付苍头仍旧在家看管坟莹。

冯元情愿跟随前去，就叫安排行李马匹。停当了，吃了饭，到父母坟上痛哭了一场，方才揽衣上马。冯元随着而行，望西进发，一程一程的行去。

路又难走，景期又跋涉不惯，在路上一月有零，只走得二千余里，方才到剑门关。

正值五月，天气炎蒸。那剑门关的旁边是峭壁危崖，中间夹着大涧，山腰里筑起栈道，又狭又高。下面望去，有万丈余深，水中长短参差的凌霄石笋，有成千上万。涧水奔腾冲击，如雷声一般响亮。

一日只有巳午二时，有些日光照下，其余早晚间惟有阴霾黑瘴。住宿就在石洞中开张，并无屋宇。打尖时节，还有那些不怕人的猢猻跳在身旁边看人吃饭。

摭(zhí, 音职)拾——拾取。

沽名钓誉——赚取名誉。

劾(hé, 音河)——揭发罪状。

辄(zhé, 音哲)——即, 就。

铨(quán, 音全)部——吏部以三铨分其选：一曰尚书铨，二曰中铨，三曰东铨。

阴霾(mái, 音埋)——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

瘴(zhàng, 音帐)——瘴气，旧指山林间湿热蒸郁致人疾病的气。

猢猻——猕猴的一种。泛指猴。

景期到了此际，终日战战兢兢，更兼山里热气逼将下来，甚是难行。且又盘缠看看缺少，心上又忧，不觉染成一病。勉强走了三五日，才出得剑门关的谷口。景期正要赶到有人烟的去处将养几日。不想是日傍晚时候，忽然阴云密布，雷电交加，落下一场雨来。好大雨，但见：

括地风狂，满天云障。括地风狂，忽喇喇吹得石走沙飞；满天云障，黑漫漫遮得山昏谷暗。滂沱直泻，顷刻间，路断行人；澎湃冲倾，转盼处，野无烟火。千村冷落，万木悲号。砰訇一声霹雳，惊起那深潭蛟蟒欲飞腾；闪烁一道电火，照动那古洞妖魔齐畏缩。若不是天公愤怒，也许是龙伯施威。

这一场大雨，足足下了一个时辰。众客伴诚恐赶不上宿头，不顾雨大，向前行去。只有钟景期因病在身，如何敢冒雨而走。

回头望见山凹里露出一座寺院，便道：“冯元，快随我到那边躲雨去。”策马上了山坡，走到门前，见是一个大寺，上面一块大匾，写着“永定禅寺”，山门半开半掩。

景期下了马，冯元将马拴在树上，随着景期进去。行过伽蓝殿，走到大殿上来。见冷冷清清，香也没人点一炷。景期合掌向佛拜了三拜。

走至廊下，见三四个和尚，赤脚露顶，在那边乘凉。景期向前欠身道：“师父们请了。”

内中有一个回了问讯。那些和尚都睬也不睬，各自四散走开。连那回问讯的也不来交谈，竟自走去了。

景期叹了一口气，脱下湿衣，叫冯元挂起晾着，自己就门槛上坐了。冯元也盘膝坐在地下。景期道：“冯元，如何这里的和尚这等大样？”

冯元道：“岂但这里，各处的贼秃通是这等的。若是老爷今日前呼后拥来到此间，他们就跪接的跪接，献茶的献茶，留斋的留斋，千老爷，万老爷，千施主，万施主，掇臀呵屁的奉承了。如今老爷这般模样，叫他们怎的不怠慢。”

他这边说，那边早有几个和尚听见。便交头接耳的互相说道：“听那人口内叫什么老爷，莫非是个官么？”

内中一个说：“待我问一声就知道了。”便来向景期道：“请问居士仙乡何处，为何到此？”

冯元便接口道：“我家老爷是去赴任的。因遇了雨，故此来躲一躲。”

和尚听见说是赴任的官员，就满面撮拢笑来道：“既如此，请老爷到客堂奉茶。”

景期笑了一笑，起来同着和尚走进客堂坐了。和尚们就将一杯茶献上，景期吃了。和尚又问道：“请问老爷选何贵职？”景期道：“下官为触忤当朝，谪贬四川石泉堡司户。”

和尚暗道：“惭愧，我只道是大大官府，原来是个司户。谅芝麻大的官有甚好处，倒折了一杯清茶了。”心里想着，又慢慢走了开去，依旧一个人也不来睬了。

景期坐了一会儿，只见又是一个和尚在窗外一张，把冯元看了又看，叫

訇(hōng, 音轰)——大声。

伽(qiē, 音茄)蓝——梵文的音译。僧伽蓝摩的略称。佛教寺院的通称。

炷(zhù, 音住)——量词，指线香。

道：“你是冯道人，如何在此。”冯元听得，奔出来见了道：“啊呀，你是人鉴师父，为何在此？”

看官，你道冯元为何认得这人鉴？原来当景期打发他出来后，就投在人鉴庵里，做香火道人，后来人鉴为了奸情事逃走出来，在此永定寺里做住持僧。这日听见有个司户小官儿到他寺里，所以出来张看。不期遇到了冯元。

便问道：“你一向不见，如何跟着这个满面晦气色的官人到此？”

冯元听了道：“你休小觑他，这就是我旧主人钟老爷，是新科状元，因参劾了当朝李太师，故此谪官到此。”

人鉴道：“幸是我自己出来，不然几乎得罪了。”慌忙进去打个深深的揖道：“不知贵人远来，贫僧失礼，未曾迎迓，望乞恕罪。”

又连忙分付收拾素斋。叫冯元牵了马匹进来，又叫将草与马吃。请景期到方丈中坐了，用了斋。

天已夜了，人鉴道：“今日贵人降临荒山，万分有幸。天色已晚，宿店又赶不上，不如就在小庵安歇了罢。老爷的铺盖都已打湿，不堪用了。后面房里有现成床帐，老爷请去安置。这湿铺盖也拿了进去，待我叫道人拿一盆火来烘干了，明日好用。”

景期道：“多承盛情，只是打搅不当。”人鉴道：“说那里话。”说着点了灯头，带景期走过了十数进房子。将景期送入一个房里，便道：“老爷请安置，贫僧告退，明早来问安。”景期感谢不尽。

因行路辛苦，身子又病，见床帐洁净，不胜之喜，倒在床上就睡了。

冯元在床前将湿衣湿被摊开，逐一烘焙。至更余要大解，起来忙出房门，见天上下过了雨，已是换了一个青天。新月一弯，在树梢上挂着。冯元又不认得寺里的坑厕在何处，只管在月光之下闯来闯去。

走到前边，摸着门上已下锁了。只觉得门外火光影影，人语嘈嘈。

冯元心中疑惑，从门缝里一张，只见人鉴领着七八个胖大和尚，手中通拿着明晃晃的刀儿。

人鉴道：“师兄们，我当初在长安居住时，晓得钟状元是个旧家子弟，此来毕竟有钞。况且你们方才曾怠慢他，我虽竭力奉承，只怕他还要介意。这个人，就是李阁老尚敢动他一本，必是难惹的。我们如今去断送了他，不惟绝了后患，且得了资财，岂不是好。”

众和尚道：“既如此，我们进去行事罢。”人鉴道：“且住，这时节料想他有翅儿也没处飞去了。我们厨下的狗肉正烧得烂了，且热腾腾的吃了，再吃几杯酒壮壮胆，方好做事。”众和尚都道：“有理。”便一哄儿到厨下去了。

冯元听得分明，吓得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连大解也忘了，慌忙转身飞奔。每一重门槛，都跌一交，连连跌了四五个大筋斗，跑入房中，掀开帐子，将景期乱推道：“老爷不好了，杀将来，快些起来。”

景期在睡梦里，惊醒道：“冯元为何大惊小怪？”

冯元道：“老爷不好了。方才我听见人鉴领着众和尚，持了刀斧要来害你，须快快逃走。”

景期听了，这一惊也不小，急忙滚下床来问道：“如今从那里出去？”

迎迓(yà, 音亚)——迎接。

焙(bèi, 音备)——烤。

冯元道：“外面门已锁了，只有西边一个菜园门开着哩，那边或有出路。”

景期道：“行李马匹如何取得？”冯元道：“那里还顾得行李马匹，只是逃得性命就好了。”

景期慌了手脚，巾也不戴，只披着一件单衣，同冯元飞奔菜园里来。冯元将土墙推倒，搀着景期走出。

谁想道路错杂，两人心里又慌，如何辨得东西南北，只得攀藤附葛，推过山崖。

景期还喘息未定，身边一阵腥风，林子里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望着景期便扑。不知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词曰：

迭迭云山，回首处，客心愁绝。最伤情，目断西川，梦归地阙。
芳草路迷行骑缓，夕阳驴偕征人咽。问苍天，何事困英雄？关山别。
合欢花，被吹折。连理枝，凭谁接。望天涯，镇日衷肠郁结。万里
雾深文豹隐，三更月落乌啼血。叹孤身南北任飘蓬，庄周蝶。

《满江红》

话说钟景期与冯元在寺中逃出，心里慌忙，也不顾有路无路，披荆带棘，乱窜过山嘴。忽跳出一只大虫来，望景期身上便扑，景期闪入林中叫声“啊呀！”吓倒在地，冯元也在林子里吓得手软脚酥，动弹不得。

那大虫因扑不着人，咆哮发怒，把尾巴在地下一剪，括得砂土飞卷起来，忽喇一声虎啸，震得山摇谷动，望着林子又跳将入来。

冯元正没理会，只见那虎扑地一声跌翻了，在地上乱滚。那边山坡上一个汉子，手提钢叉飞奔前来，举起叉望着虎肚上连戳两戳。那虎鲜血迸流，死在地上。

冯元看那汉子，甚么模样：

身穿虎皮袄，脚踏鹰嘴鞋。眼似铜铃，须如铁戟。身長一丈，腰大十围。错认山神显圣，无疑天将临凡。

那汉子戳死了虎，气也不喘一喘，口里说道：“方才见有两个人，那里去了。”就转入林里来寻。

冯元慌忙跪下道：“可怜救命。”那汉子扶住道：“你这人好大胆，如何这时候还在此行走？若不是俺将药箭射倒那孽畜，你倒连命几乎断送了。”

冯元道：“小人因跟随主人钟状元来此，适才误入永定寺中，奸僧要谋害我主仆，知风逃窜到此，行李马匹，通在寺中哩。”

汉子道：“你主人叫甚么名字？既是状元，为何不在朝中，却来此处？”

冯元道：“我主人名叫钟景期，为参劾了李林甫，谪贬石泉堡司户。因此路经这里。”汉子道：“如此说是个忠臣了，如今在那里？”冯元指着道：“那惊倒在地的就是。”汉子道：“待我去扶他。”

便向前叫道：“官人苏醒。”冯元也来叫唤了十数声，景期方渐渐醒转。汉子轻轻扶他起来。

他还半晌站立不得，靠着松树有言没气问道：“唬杀我也，是什么人救我？”汉子道：“休要害怕，大虫已被俺杀死了。”景期道：“多谢壮士救命之恩。”汉子道：“这是偶然相遇，非有意来救你，何须谢得。”

景期道：“如今迷失了路径，不知该往那里去，望壮士指引。”

汉子道：“官人好不知死活。我这里名叫剑峰山，山中魍魉迷人，虺蛇布毒，豹狼当道，虎豹满山。就是日里也须结队而行，这时便如何走得？也罢。我敬你是个忠臣，留你主仆二人到我家中暂宿一宵，明日走路未迟。”

景期道：“家在何处？”汉子道：“就在此山下。”景期道：“壮士刚才说这山中如此厉害，怎生住得？”

戟(j, 音己)——古兵器的一种，长杆头上附有月牙状的利刃。

魍魉(w ngli ng, 音往两)——传说山林中的一种怪物。

虺(hu, 音悔)蛇——古书上说的一种毒蛇。

汉子道：“俺若是害怕，不敢独自一人在此杀虎了。俺住此二十年，准准杀的一百余只大虫了。”

景期道：“如何有许多虎？”汉子道：“俺若隔两个月不杀虎，身子就疲倦了。不要讲闲话，快随我下山去。”

说罢，将死虎提起来，背在身上，手挂钢叉，叫声：“随我来！”大踏步向前竟走。

景期与冯元拽着手，随后而行。心里又怕有虎跳出来，回头看着后边。三人走了里许，山路愈加险峻，那汉子便如踏平地一般。景期与冯元瞪着眼，弯着眼，扯树牵藤，一步一跌，好生难捱。

那汉子回头看了这光景，叹道：“你们不理睬走山路，须是大着胆，挺着腰，硬着腿，脚步儿实实的踏去才好。若是心里害怕，轻轻踏去，就难于走了。”

景期、冯元听了，依着言语，果然好走了。又行了二三里，早见山下林子里透出灯光。那汉子在林子里站着不走。

景期想道：“已到他家门首，一定是让我先走，所以立定。”便竟向林子里走去。

汉子忙横着钢叉拦住道：“你休走，俺这里周围通埋着窝弓暗弩，倘误踏上了，就要害了性命。你二人可扯着我衣袂，慢慢而走。”

景期、冯元心里暗暗感激。扯了他衣袂走了进去。早到黄砂墙下，一扇毛竹小门儿闭着。那汉子将钢叉柄向门上一筑，叫道：“开门。”

里面应了一声，那门儿呀的开了，见一个浓眉大眼的长大丫鬟，手持灯，让他三人进去。

那汉子将虎放在地下，向丫鬟道：“这是远方逃难的官人，我留他在此歇宿。你去向大姐说，快收拾酒饭。”

丫鬟应了，拖着死虎进去了。汉子将钢叉倚在壁上，请景期到草堂上施礼坐定。

景期道：“蒙壮士高谊，感谢不尽。敢问壮士高姓大名？”

汉子道：“俺姓雷名万春，本贯涿州人氏。先父补授剑门关团练，挈家来此。不想父母俱亡，路远回去不得，就在此剑峰山里住下。俺也没有妻室，专一在山打猎度日。且有一个亲兄，名唤雷海清，因少年触了瘴气，双目俱瞽，没甚好做，在家学得一手好琵琶羯鼓。因往成都赛会，名儿就传入京师。天宝二年，被当今皇帝选去，充做梨园典乐郎官。他也并无子嗣，只生一女儿。先嫂已亡，自己又是瞽目之人，不便带女儿进京。所以留在家中，托俺照管。只有适才出来那个粗蠢丫鬟在家，服侍答应不周，郎君休嫌怠慢。”

景期道：“在此搅扰不当，雷兄说那里话。”外面说话，里面早已安排了夜饭。

那丫鬟捧将出来，摆在桌上。是一盘鹿肉，一盘野鸡，一盘薰兔，一盘腌虎肉，一大壶烧酒。

雷万春请景期对面坐下，又叫冯元在侧首草屋里面坐了，也拿一壶酒，

挈（qiè，音妾）——带，领。

瞽（g，音骨）——瞎。

羯（jié，音截）鼓——古击乐器。

一盘獐肉 与他去吃。万春与景期对酌谈心，吃了一回。

万春道：“近日长安光景如何？”景期道：“目今李林甫掌握朝纲，安禄山阴蓄异志，出入宫闱，肆无忌惮，只怕铜驼遍生荆棘，石马埋没蒿莱，此景就在目前矣。”万春道：“郎君青年高拔，就肯奋不顾身，尽忠指佞，实是难得，只是你窜贬遐方，教令尊堂与尊夫人如何放心得下？”景期道：“卑人父母俱亡，尚未娶妻。”

万春听了，沉吟一会道：“原来郎君尚未有室，俺有句话儿要说，若是郎君肯依，俺便讲，若是不依，俺便不讲了。”

景期道：“兄是我救命恩人，有何见谕，敢不领教。”

万春道：“家兄所生一女，名唤天然，年已及笄，尚未字人。俺想当今天下将乱，为大丈夫在世，也要与朝廷干几桩事业。只因舍侄女在家，这穷乡僻壤，寻不出个佳婿。俺故此经年雌伏，不能一旦雄飞。今见郎君翰苑名流，忠肝义胆。况且青年未娶，不揣葑菲，俺要将侄女奉操箕帚，郎君休得推却。”

景期道：“萍水相逢，盛蒙雅爱。只是卑人虽未娶妻，却曾定聘，若遵台命，恐负前盟，如何是好。”

万春道：“郎君所聘是谁家女子？”景期道：“是御史葛天民的小姐，名唤明霞，还是卑人未侥幸之前相订的。”万春道：“后来为何不娶？”

景期道：“葛公也为忤了安禄山，降调范阳去了。”

万春道：“好翁婿，尽是忠臣，难得难得。也罢，既如此说，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愿将舍侄女赠与郎君，备位小星，虚位以待葛小姐便了。”

景期道：“虽然如此说，只是令侄女怎好屈他，还须斟酌，不可造次。”

万春道：“郎君放心，舍侄女虽是生长山家，颇知闺训。后日妻妾夫妇之间，定不误你。况你此去石泉堡，也是虎狼出没的所在。俺侄女亦谙窝弓藏箭之法。随你到任，不惟暂主烦，还好权充护卫，不须疑惑，和你就此堂前一拜为定罢。”

景期立起身来道：“台意既决，敢不顺从，请上受我一拜。”万春也跪下去，对拜了四拜。复身坐了。那长丫鬟又拿出饭来。

万春看了，笑一笑道：“还有一桩事，一发做了。这丫鬟年已二十，气力雄壮，赛过男子。俺叫他是勇儿，想盛价毕竟也未有对头。俺欲将他二人一发配成夫妇，好同心协力的服侍你们，意下如何？”

景期还未回答，那冯元在侧首草房里听见，慌忙奔到草堂上就叩头道：“多谢雷老爷，小人冯元拜领了。”景期、万春二人好笑。

吃完了饭，各立起来。万春就取一本历书在手内道：“待我择一个吉日，就好成亲。”

冯元道：“夜里看了历头，要犯墓库运的。雷老爷不要看。”万春笑道：

獐(zhāng, 音章)肉——小鹿的肉。

蒿莱(hāolái, 音薹来)——野草、杂草。

佞(nìng, 音泞)——善辩，巧言谄媚。

及笄(jī, 音积)——旧时指女子年达十五岁为“及笄”，亦指女子已到可以出嫁的年龄。

字——女子许嫁为字。

葑(fēng, 音封)菲——蔓菁和叶子。比喻不可因女子容颜衰退就加以遗弃，应以德为重。

箕(jī, 音基)帚——装垃圾的用具。

“这厮好婆子话，听了倒要好笑。”揭开历本一看道：“恰好明日就是黄道吉日，就安排成亲便了。”

景期道：“只是我的衣服都同着行李丢在永定寺里，明日成亲穿戴什么好？”

万春道：“不妨，你开个单来，俺明早与你去讨来还你。他若不还，砍了他的光头来献利市。”

景期道：“不须开单，我身边有工码帐在此。”便在腰间取出帐来。万春接来一看，上边一件件写得明白：

大铺盖一副：内绸夹被一条，布单被一条，绌系褥一条，绒单一条。小铺盖一副：内布夹被一条，布单被一条，布褥一条。青布直身一件。捎马两个：内皂靴一双，油靴一双，朔子两枝，茄瓢一只。拜匣一个：内书三部，等子一把，银锯一个，并笔砚纸墨图书等物。皮箱一只：内红圆领一件，青圆领一件，直身三件，夹袄三件，单衫三件，裤二条，裙一条，银带一围。纱帽盒一个：内纱帽一顶。外剑一把，琴一张，便壶一个。

万春看完道：“还有什么物？”景期道：“还有巾一顶，葛布直身一件，仓卒间忘在他房里。还有马匹鞍辔并驮行李的驴子，通不在帐上。”万春道：“晓得子，管教一件不遗失。”

说罢，进去提了两张皮出来，说道：“山家没有空闲床褥，总是天气热，不必用被，有虎皮在此，郎君垫着，权睡一宵。那张鹿皮冯元拿去垫了睡。”说罢，放下皮儿进去了。景期与冯元各自睡了。

明早起身，见勇儿捧一盆水出来说道：“钟老爷洗脸，二爷分付叫钟老爷宽坐，不要在外面去闯。”

景期道：“你二爷呢？”勇儿道：“二爷清早出去了。”景期在草堂中呆呆坐了半日。

到辰牌时分，只见雷万春骑着景期的马，牵着驴子，那些行李通驮在驴背上。手里又提着一个大筐子，有果品香烛之类在筐子内。到草堂前下了马。那冯元看见，晓得讨了行李来了，连忙来搬取。

万春道：“俺绝早到那秃驴寺中，一个和尚也不见，止有八十余岁的老僧在那里。俺问他时，他说昨晚走了什么钟状元，诚恐他报官捉捕，连夜逃走了。那住持人鉴放心不下，半夜里还在山上寻觅，却被虎咬去吃了。有道人看见逃回说的。”

景期道：“天道昭昭，何报之速也。”万春道：“你的行李马匹通在此了。俺又到那秃驴房内搜看，见有果品香烛等物。俺想今日做亲通用得着的，被俺连筐子拿了来，省得再去买，又要走三四十里路。”景期道：“亲翁甚费心了。”两人吃了饭。

万春叫冯元跟出去，去了一会回来。冯元挑着许多野鸡野鸭鹿腿猪蹄，又牵着一只羯羊。万春叫勇儿接进去了。

少顷，一个掌礼的两个吹手进来。那掌礼人原来兼管做厨子的。这还不奇，那吹手更加古怪，手里正拿着一个喇叭，一面鼓儿，并没别件乐器。一

利市——吉利。

绌(zhù,音住)——苕麻。

鞍辔(pè,音配)——驾驭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进来，就脱下外面长衣，便去扫地打水，揩台抹凳。原来这所在的吹手兼管这些杂事的。景期看了只管笑。

见他们忙了一日，看看到夜，草堂中点起一对红烛，上面供着一尊纸马，看时却是一位顶盔贯甲的黑脸将军。

景期不认得这纸马，问道：“这是什么神？”雷万春道：“这是后汉张翼德老爷，俺们这一方通奉为香火的。”景期听了，作了一揖。

掌礼人出来高声道：“吉时已届，打点结亲。”景期就叫冯元拿出冠带来换了。冯元也穿起一件青布直身。那吹手就将喇叭来吹了几声，把鼓儿冬冬的只管乱敲。掌礼人请景期立了，又去请新人出来。

那新人打扮倒也不俗，穿一件淡红衫子，头上盖着绛纱方巾。就是勇儿做伴，搀扶着出来。拜了天地，又遥拜了雷海清。转身拜雷万春，万春也跪下回礼。然后夫妻交拜完了，掌礼人便请雷万春并景期、天然三人上坐，喝唱冯元夫妇行礼。

那勇儿丢了伴婆脚色，也来做新人，同冯元向上拜了两拜。

掌礼人唱道：“请新人同入洞房。”景期与天然站起身来，勇儿又丢了新人脚色，赶来做伴婆，扶着天然而走。冯元拿了两支红烛在前引导。那吹鼓手的鼓儿一发打得响了。

景期只是暗笑。进入房里坐定，吹手又将喇叭吹了三声，鼓儿打了三遍，便各自出去。

雷万春分付勇儿送酒饭进去。景期看着天然，心里想道：“这天然是山家女子，身子倒也娉婷，只不知面貌生得如何？”

走近来，将方巾揭开一看。原来又是个绝世佳人，有一首《临江仙》为证：

秀色可餐真美艳，一身雅淡衣裳。眼波入鬓翠眉长。不言微欲笑，多媚总无妨。原只道山鸡野鹜，谁知彩凤文凰。山灵毓秀岂寻常。似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

景期看了，不胜之喜，吃了几杯酒，叫勇儿收了碗盏，打发他出去与冯元成其好事。自己关了房门，走近天然身边，温存亲热了一番。倚到床边解衣就寝。

一个待字山中，忽逢良偶；一个迍迍途次，反遇佳人。两人的快活，通是出于意外，那种云雨绸缪之趣，不待言而可知。

话休絮烦。景期在雷家住了数日，分付冯元、勇儿都称雷天然是二夫人。那雷天然果是仪容窈窕，德性温和，与景期甚相恩爱。

景期恐赴任太迟，就与雷万春商议起身赴任。一面叫收拾行李，一面去雇了一辆车儿，五头骡子来。

雷万春道：“此去石泉堡，尚有千余里，比郎君经过的路，更加难走。俺亲自送你们前去。”景期感激不已。择了吉日，清早起身。

景期一骑马在前，天然坐着车儿，冯元、勇儿各骑一头骡子。万春也骑着骡子押后。尚余两个骡并景期原来的一个驴子，通将来驮载行李家伙，一行人上路而行。又过了许多高山峻岭，鸟道羊肠，方才到得石泉堡。

野鹜（wù，音悟）——野鸭子。

迍迍（zhú nzh n，音淳沾）——处在困难中。

绸缪（móu，音谋）——缠绵。

那司户衙门，也有几个衙役来迎接。景期择日上任，将家眷接进衙门住下。

景期将册籍来查看，石泉堡地方虽有四百里方圆，那百姓却只有二百余户。一年的钱粮不上五十两。一月的状词难得四五张。真正地广人稀，词轻讼简。

景期心里倒觉快活，终日与天然弹琴下棋，赋诗饮酒。雷万春又教景期习射试剑，闲时谈论些虎略龙韬。

一日，景期正与天然焚香对坐。只见万春走进来道：“俺住此三月有余，今日要别你二人，往长安寻俺哥哥。一来报侄女喜信，二来自己也寻个进身地步。行李马匹俱已收拾停当，即刻就走，快暖酒来与我饯行。”

景期道：“叔翁如何一向不见说起，忽然要去，莫非我夫妇有甚得罪么？”

万春道：“你们有甚得罪，俺恐怕郎君侄女挽留，故此不说。那知俺已打点多时了。”

天然忙教勇儿安排酒肴来。景期斟满了酒，双手奉上，万春接来饮了。又饮了十数大杯，抹着嘴说道：“郎君与侄女珍重。俺此去，若有好处，再图后来聚首。”

景期道：“叔翁且住，待我取几两银子与叔翁做盘费。”万春道：“盘费已有，你不必虑得。”天然道：“待孩儿收拾几种路菜与叔叔带去。”万春道：“一路里山蔬野味吃不了，要路菜做甚？”

天然又道：“叔叔少停一会，待孩儿写一封书与爹爹，就是我相公也须寄一个通候信儿去。”万春道：“俺寻见你父亲，自然把家中事体细细说与他知道，要书启何用？俺就此上路，你们不必挂念。”

景期、天然无计留他，只是两泪交流，望着万春双双拜将下去。万春慌忙回礼，拜了四拜。冯元与勇儿也是眼泪汪汪的来叩了四个头。

万春看见天然悲泣，便道：“侄女不必如此，你自保重。”说完，向景期拱了一恭，竟自上马而去。

景期也忙上了马，叫冯元与几个衙役跟了，赶上来相送，与万春并马行了二十余里。景期只管下泪。

万春笑道：“丈夫非无情，不洒别离泪。郎君怎么这个光景？”景期道：“叔翁的大恩未报，一旦相别，如何不要悲惋。”万春道：“自古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后会有期，不须眷恋。郎君就此请回。”

钟景期见天色晚了，只得依允。两人跳下马来，又拜了四拜，作别上马，景期自领了冯元、衙役回衙门不题。

却说万春匹马上路，经过了无数大州小县，水驿山村。行了两个多月，不觉到了长安，寻个饭店歇下，便去问主人家道：“你可晓得那梨园典乐官雷海清寓在那里？”

主人家道：“他与李龟年、马仙期、张野狐、贺怀智等一班儿乐官，都在西华门外羽霓院里，教演许多梨园子弟。客官问他怎的？”

万春道：“我特为要见他，故不远千里而来，明早相烦指引。”

只见旁边站着一条大汉厉声说道：“我看你相貌堂堂，威风凛凛，怎不去戮力为国家建功立业，却来寻这瞽目的优伶何干？”万春听见，忙向前

戮（lù，音路）力——合力，尽力。

优伶——古代以乐舞戏谑为业的艺人的统称。

施礼。

不知这人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诗曰：

愁见干戈起四海，恨无才能济生灵。

不如痛饮中山酒，真到太平方始醒。

话说雷万春在饭店中，寻问哥哥雷海清住处。忽见旁边一人向他说道：“看你威风凛凛，相貌堂堂，似非凡品，为何去寻那瞽目的雷海清？况他不过是个梨园乐工，难道你去屈膝嬖人，枉道希求进用么？”

万春道：“台兄在上，俺非是屈膝嬖人。俺乃涿州雷万春，向来流落巴蜀。因海清是俺家兄，故此要来见他。”

那人道：“如此小弟失言了。”万春道：“请问台兄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弟姓南名霁云，邠州人也。一身落魄，四海为家。每叹宇宙虽宽，英雄绝少。适才见兄进门，看来是个好汉。故此偶尔相问，若不弃嫌，到小弟房中少坐，叙谈片时，不知可否？”

万春道：“无意相逢，盘旋如此，足见盛情，自当就教。”霁云遂邀万春到房中，叙礼坐定。

万春道：“请问南兄到此何干？”

霁云道：“小弟有个故人，姓张名巡，乃南阳邓州人氏。先为清河县尹，后调浑源。近闻他朝觐来京，故此特来寻他。我到得长安，不想他又升了睢阳守御使，出京去了。我如今不日就要往睢阳投见他去。”

万春道：“兄要见他何干？”霁云道：“我见奸人窃柄，民不聊生，张公义气薄云，忠心贯日，我去投他，不过是辅佐他与皇家出一臂死力耳。”

万春道：“如此说来，原与不才志同道合，俺恨未得遇逢，时怀郁愤。兄既遇此义人，不才愿附骥尾，敢求台兄挈带同往。”

霁云道：“若得兄同心戮力，当结为刎颈之交，死生相保，患难相扶。”

万春道：“如此甚妙，请上受我一拜。”霁云道：“小弟也该一拜。”两人跪下，对拜了四拜。

万春道：“明日去见过家兄，便当一同就道。”霁云道：“既为异姓骨肉，汝兄即我兄也。明早当同去拜见。”是晚，霁云将银子付与主人家，备了夜饭，二人吃了，各自睡下。

明日二人携手入城，问到西华门羽霓院前。万春央守门人通报进去。不多时，守门人出来请道：“爷请二爷进去，小人在前引导。”将南、雷二人引到典乐厅上。

早见雷海清身穿绣披风，头戴逍遥巾，闭着一双眼睛，一个清秀童子扶着出来，倚着柱子立定，仰着脸，挺着胸，望空里只管叫道：“兄弟来了么，在那里？”

万春向前扶着道：“哥哥，兄弟在这里。”定睛一看，见海清鬓发已斑，须髯半白，不觉愀然下泪。便道：“愚弟在此拜见哥哥。”捧着海清的手跪将下去。

海清也忙跪下，同携了起来。万春道：“愚弟有个盟兄南霁云，同在此拜你。”

海清又望着空里道：“瞽目之人失于迎迓，快请来相见。”霁云向前施

嬖（bì，音壁）人——旧指被封建统治者宠幸的人。

礼道：“南霁云拜揖了。”海清慌忙回了揖道：“此间有子弟们来打混，可请到书房中去坐。”

便分付安排筵席，三人同入书房。南霁云坐了客位，海清坐主位，万春坐在海清肩下。

海清将手在万春身上只管摸。又嘻嘻笑道：“兄弟的身材长得一发雄伟了，须儿也这般长了。好！好！祖宗有幸，与雷氏争气必吾弟也。”

万春道：“愚弟十年不见哥哥，失于问候。不想哥哥的须鬓这般苍了。”

海清听了掉下泪来道：“我为朝廷选用，不得回家。我又将女儿累着兄弟，不知如今曾将他嫁人否？”

万春道：“若说侄女，哥哥但放心。愚弟已替他配得个绝妙的对头了。”海清道：“嫁了谁人？”万春便将遇了钟景期，将侄女嫁他，随他赴任的话，一一说与海清听了。

海清道：“好！好！那钟景期是个参奏李林甫的忠臣，女儿嫁得他，我无憾矣。”

万春道：“如今李林甫那厮怎么了？”海清道：“他自窜贬钟景期之后，不知那虢国夫人为甚切齿恨他，与高力士、杨国忠常在圣上面前说李林甫弄权欺主，擅逐忠良。圣上遂罢了他的相，使他忧愤成疾而死了。”万春道：“那李林甫已死，朝廷有幸了。”

海清道：“咳！你那知道，还有大大一桩隐忧哩。自李林甫死后，安禄山没了接应，只靠一个贵妃娘娘。那杨国忠又着实怪他，也常常陈奏他的反情。禄山立脚不定，央贵妃说项，封他为东平郡王，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道节度使，兼河北诸路采访署行台仆射，统属文武节制将领，驻扎范阳，二月前赴任去了。”

南霁云大叫道：“不好了，禄山此去，正如猛虎归山，青龙入海，天下自此无宁日矣。”

海清道：“我乃残废之人，已不能有为。然每鼓雍门之瑟，便思击渐离之筑。南兄与吾弟如此英雄，何不进身效用，以作朝廷保障。”

霁云道：“不才正有此意，故欲同令弟前往张睢阳处。只是贤昆玉阔别数年，方才相会，恐怕不忍骤然分袂。”

海清道：“大丈夫志在四方，何必作儿女子的恩爱牵缠之态。”霁云拍掌大笑道：“妙妙，优伶之中，有此异人，几乎失敬了。”说话之间，外面筵席已定，请出上席。

那雷海清虽是个小小乐官，受明皇赏赀极多，所以做事甚是奢富。筵席之间，就叫几个梨园子弟来吹弹歌舞。这是他卖物当行，不消说得。海清就留霁云与万春住了数日。

霁云、万春辞别，海清又治酒送行。二人别了他，出城到寓所中取了行李，一齐上马登程，向睢阳进发。

在路登山涉水，露宿风餐，经了些“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不一日到睢阳，二人进城歇下。

霁云写了名帖，万春是未曾见过面的，不敢具柬，备了谒帖，叫店小二跟了，径投守御使衙门上来。

赀（lài，音赖）——赐，给。

恰值张巡升堂理事，只见闹嚷嚷的健步军牢，杂沓沓的旗牌听用。也有投文的，也有领文的，也有奉差的，也有回销的，也有具呈的，也有塘报的。军民奔走，官役趋跄。

南、雷二人站了半晌不得空处。见有一个中军官走进辕门来，霁云便向前作揖道：“若是张老爷堂事毕了，敢烦长官通报一声，说有故人南霁云相访，帖儿在此，相恳传达。”

中军道：“通报得的么？”霁云道：“岂敢有误长官。”中军道：“如此少待。”说着进去了。

又隔了一会，那中军飞也似奔出来道：“南爷在那里？老爷请进相见。”霁云叫声“有劳！”整衣而入。

张巡降阶迎接上堂，忙叫掩门。霁云道：“且慢，有一涿州雷万春与弟八拜之交，他因想慕英风，同来到此，欲求一见，未知可否？”张巡道：“既蒙不弃而来，快请相见。”

中军高声应了，飞奔出去，请雷万春入来。万春手持谒帖，将欲跪下。

张巡向前扶住道：“岂敢，岂敢。不嫌鄙才，惠然赐顾，理宜倒屣，岂敢踞床。”分付掩门，后堂相见。

三人转入后堂，叙礼已毕，分宾主坐定。先是霁云与张巡叙了些阔别情由。

茶过一通，张巡便向万春道：“下官谬以菲才，兹叨重任。方今权臣跋扈，黎庶疮痍，深愧一筹未展。足下此来，必有以教我。”

万春道：“卑人山野愚蒙，惭无经济，辱蒙垂问鄙陋，敢不披肝沥胆，以陈一得之愚。窃见安禄山久蓄异谋，将来祸不旋踵。明公所镇睢阳，当江淮要冲，直东南之锁钥。为今之计，莫若修葺城垣，训练士卒，屯积粮草，作未雨绸缪之算。一旦贼人窃发，进可以勤王剿逆，退可以守地保民。此所谓防患于未然。愿明公熟筹之。”

张巡道：“诚快论也。南兄有何妙见？”

霁云道：“自古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我愚见，尚当与郡守同志，加恩百姓，激以义气，抚以惠政，使民知顺逆之道，定向背之心。外可驱之杀贼，内可令其保城。上下和睦，事无不济矣。”

张巡道：“妙哉，妙哉！得二公相助，睢阳有幸矣。”即分付摆宴洗尘。

二人起身方要告辞。只听得外面传鼓，门上传禀进来，说有范阳郡王钧帖，差官要面投禀见。

张巡道：“此来必有缘故。二公少坐，待下官出堂发放了再来请教。”别了二人，一声云板升堂。

外边吆喝开门，便唤范阳镇差官进见。那差官手持钧帖，昂昂然如入无人之境，步上堂来，向张巡作了一揖，递上钧帖。

张巡拆开一看，原来是要筑雄武城，向睢阳借调粮米三千石，丁夫一千名，立等取用。

沓沓（tà，音榻）——形容多的样子。

倒屣（x，音喜）——屣，鞋子。谓急于迎客，把鞋子穿倒。后用以形容对来客的热烈欢迎。

踞（jù，音聚）——倚靠。

疮痍（yí，音夷）——灾祸。

钧帖——钧：旧时一种敬辞，下级对上级所用。帖：一种文告。

张巡看罢，向差官道：“本衙门又非属于郡王，为何来取用丁粮？”

差官道：“若是郡王统辖地方，就行文去提调了。因睢阳是隔属，所以钧帖上说是借用。”

张巡道：“朝廷设立城堡，已有定额，为何又要筑城？”差官道：“添筑军城，不过是固守边疆，别无他故。”张巡冷笑道：“好一个别无他故，我且问你，郡王筑城，可是题请朝廷，奉旨允行的么？”

差官道：“王爷钦奉圣恩，便宜行事，量筑一个小小城池，何必奉旨。”

张巡大怒道：“安禄山不奉圣旨，擅自筑城，不轨之谋显然矣。我张巡七尺身躯，一腔热血，但知天子诏，不奉孽藩书。”

说罢，须眉倒竖，切齿咬牙，将安禄山的钧帖扯得粉碎，掷在地下，向差官道：“本要斩你这驴头，函送京师，奏闻反状，兴师诛剿。可怜你是个无知走狗，不堪污我宝刀，权寄下此头，借你的口，说与安禄山知道，教他快回心转意，弃职归朝，束手待罪，尚可赦其性命。若是迷而不悟，妄蓄异谋，只怕天兵到来，把他碎尸万段，九族全诛，那时悔之晚矣。左右，与我打那厮出去。”

堂下吆喝一声，押四五十条木棍，齐向差官身上没头没脑的乱打。那差官抱头鼠窜，奔出衙门去了。

张巡掩门退堂，怒犹未息，复与南、雷二人坐定。雷万春道：“我二人在屏后，见明公发放那差官，最为快畅。即此即可吓破逆贼之胆矣。”

南霁云道：“禄山知此消息，不日就举兵反矣。不可不预为提备。”

张巡道：“此间郡守姓许名远，亦是忠义之士，明日便请来商议，就权请屈尊二公为左右骁骑将军，统率将士。”二人称谢，上席饮酒，谈论战守之策不题。

却说安禄山的差官，被张公打出，唬得魂不附体，慌忙出城，不分昼夜奔回范阳，不敢去回复安禄山，先去见那大将尹子奇，把张睢阳的话一五一十的说与尹子奇知道。

子奇大惊，忙上马到王府来见禄山，也把差官传来的话说了。

禄山听罢，大怒道：“孤招军买马，积草屯粮，俱已停当。因范阳乃根本之地，故此加筑外城，名为雄武城。已将次筑完，方欲举事。这张巡敢如此无礼！也罢，一不做，二不休，事已至此，丢不得手了。你可与我昼夜督工筑城，要三日完工。如迟，尽把丁夫坑杀，快去，快去。”尹子奇答应去了。

又唤大将史思明，分付备一道矫诏，选一个无须标致军人，充为内监，只说京中下来，至期在皇华亭如此如此。史思明也应着去了。

又分付世子安庆绪，教他齐集人马，三日后在教场等候。安排已定，传令军士，在城中大小衙门飞报，三日后有圣旨到来，传各官迎接。

那些军士果然往各衙门传报，报到金判葛太古衙门来，葛太古也自打点接旨。

原来葛太古自贬范阳金判，领了明霞小姐和家人婢女赴任之后，不上半年，恰好那冤家对头安禄山也分藩此地。太古就推托有病，不出理事。安禄山因要团结人心，假装大度，不来计较，因此太古得以安然。

骁（xi o，音萧）骑——古代禁军营名；亦称其领军的将领。后亦泛指精壮的骑兵。

矫诏——犹“矫制”。假托君命，发布诏敕。

只是明霞小姐一腔幽恨，难向人言，只有红于知他心事。看见登科录上，钟景期中了状元，二人暗自欢喜。及见邸报上说钟景期参劾了李林甫、安禄山，谪贬石泉堡司户，却又背地伤悲。

思量与钟景期一段风流美事，眷恋绸缪，便纷纷落泪。红于再三劝解，只是不乐。不久恹恹染成一病，终日不茶不饭。有时闷托香腮，有时愁抱上腕。

看看臂宽金钿，腰腿罗裙。非愁非恼，心中只是恹煎；不痒不痛，肠内总然郁结。勉强寄情笔墨，无非是含愁蓄怨，并无淫艳之词。他的诗赋颇多，不能尽述。只有《感春词》二阙，更为蕴藉，调寄《踏莎行》：

其一：

意怯花笺，心慵绣谱，送春总是无情绪。多情芳草带愁来，无情燕子衔春去。倚遍栏干，钏易几许，望残山水蒙蒙处。青山隔断碧天低，依稀想得春归路。

其二：

昨夜疏风，今朝细雨，做成满地和烟絮。花开若使不须春，年年何必春来住。楼前莺飞，帘前燕舞，东君漫把韶光与。未知春去已多时，向人还作愁春语。

是日，明霞正与红于在房闲话。忽见葛太古进来，向明霞道：“我儿可着红于将我吉服收拾停当，明早要去接旨。”

明霞道：“朝廷有何诏旨？”太古道：“报事的只说有圣旨到来，不知为着何事。”明霞连忙分付红于，取出吉服放在外边。次早太古穿扮停当，出衙上马，来到皇华亭。

只见安禄山并合城文武官员，俱在那里伺候。太古向前，勉强各各施礼。少停半刻，内官赉着诏书已到。众官跪接，上马前导，鼓乐迎进城内。

一路挂红结绿，摆列香案，行到教场中演武厅前，各官下马跪在厅下，厅上内官展开诏书高声宣读：

奉天承运皇帝制曰：朕惟：丞相杨国忠专权恃宠，壅蔽宸聪。除越礼僭分轻罪不坐外，其欺君误国，重罪难容。朕欲斩首示众，第以椒房之亲，恐伤内官兄妹之情。几欲削官罢职，诚恐蒺藜之祸难除。咨尔东平郡王安禄山，赤心报国，即命尔掌典大兵，入朝诛讨，以除国难。部下文武，听尔便宜调处，务使早奏厥功。钦哉！安禄山率众官，山呼万岁已毕，请过圣旨香案，禄山就上演武厅，面南

邸(dì, 音底)报——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

恹恹(yān, 音烟)——有病的样子。

金钿(diàn, 音甸)——古代一种嵌金的首饰。

阙(què, 音雀)——量词，指词或歌曲。

蕴藉——亦作“温藉”。宽和有涵容。

慵(yōng, 音拥)——困倦，懒。

钏(chuàn, 音串)——手镯。

壅蔽——隔绝，蒙蔽。

宸聪——宸，旧指帝王的宫殿，又引申为王位、帝王的代称。聪，闻也，即有所闻。

蒺藜(jí lí, 音疾离)——一种用来御敌的器具，有尖刺象蒺藜。

厥(jué, 音绝)——其。

坐下，开言道：“孤家奉旨讨贼，不可迟延，即于今日誓师。孤家便宜行事，今就将你等文武官员，各加一级，荣封一代，你等可谢恩参贺。”

众官听了，面面相觑。内中有等阿谀逢迎的，并一班助恶之徒，便要跪下。

只见葛太古自班中走出来，厉声高叫道：“安禄山反矣，众官不可参贺。”众皆大惊。

安禄山见太古挺身上厅，便对他笑道：“你是葛金判么？今番在我手下，尚敢强项，我劝你不如归顺于我，自有好处。若是不从，立时斩首示众，你须三思。”

太古道：“你这反贼，还要将言来说我么？我葛太古身受国恩，恨无能报效。断不能屈身顺你那千刀万剐的奸贼。”

安禄山大怒，喝叫刀斧手即刻推出斩首报来。刀斧手答应，向前绑缚了。

方要推出开刀，旁边走过尹子奇来，告道：“这厮辱骂王爷，死有余辜。但杀了此人，反成就了他的美名，莫若将他监禁，令彼悔过投顺。一来显大王的汪洋度量，二来誓师吉期，免得于军不利。”

禄山道：“卿言甚善。”便分付将葛太古监禁重囚牢内。昼夜拨兵巡逻，不许家人通信。左右应了，牵着葛太古去了。

尹子奇与史思明又道：“大王起义兵，锄奸诛恶，宜先正大位，然后行师。”

禄山道：“卿言有理，今日我自立为大燕皇帝，册立安庆绪为太子，尹子奇为左丞相、辅国大将军，史思明为右丞相、护国大将军。杨朝宗、史朝义、孙孝哲为骠骑将军。改范阳镇为威武军都。”

克日兴师，拨杨朝宗、孙孝哲为先锋，自己统大兵三十万，南下武牢，进取东西二京。又拨尹子奇、史思明，领兵十万，南取睢阳。留安庆绪与史朝义镇守威武根本之地。

旨意一下，那各官谁敢不依，只得摆班。参贺已毕，禄山摆驾回去。次日，禄山与尹子奇，各统军马出城，分头进发，只见：

悲风动地，杀气腾空。剑戟森严，光闪闪青天飞雪；旌旗缭绕，暗沉沉白昼如昏。那巡阵官，巡警官，巡哨官，旗牌官，司其所事；金吾军，羽林军，虎贲军，神机军，水坐军，听其指挥。人绑头，马结尾，急煎煎星移电走；弓上弦，刀出鞘，惨伤伤鬼泣神愁。正是：

万众貔貅入寇来，挥戈直欲抵金台。

长城空作防边计，不道萧墙起祸胎。

那军马浩浩荡荡，分为两路，一路向武牢进发，一路向睢阳而去。

安庆绪送父亲出城，然后回去，吆吆喝喝的进城。行到一个衙门前经过，见有巡城指挥的封条贴着。安庆绪在马上问道：“这是谁人的衙门？”

军士禀道：“这是葛金判的衙门，有家眷在内。”

安庆绪道：“就是那老贼的衙门么？那厮是个反贼，恐有奸细藏在里面，军士们与我打进去，搜一搜。”军士答应一声，一齐动手打将进去。

不知明霞小姐怎生藏躲，且看下回分解。

克日——约定或限定日期。

貔貅（píxiú，音皮休）——传说中的一种猛兽。比喻勇猛的军队。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诗曰：

云想衣裳花想容，青春已遇乱离中。
功名富贵若常在，得丧悲欢总是空。
窗里日光飞野马，檐前树色隐房栊。
身无彩凤双飞翼，油壁香车不再逢。

话说葛明霞听得安禄山反了，父亲被他监禁，差人到监问候，又被禁卒拦阻，不许通信。衙门又被巡城指挥封了，正在房中与红于忧愁哭泣。

忽见外面乒乒乓乓打将进来，家人奔进说道：“小姐不好了，安太子打进来了。”

明霞惊问道：“那个安太子？”家人低声道：“就是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明霞听了，大哭一声，昏倒在地。

那安庆绪领着众军，一层一层的搜进来，直至内房，就扯住一个丫鬟，拔出剑来，搁在他颈上问道：“你快快直说，葛太古的夫人在那里？若不说就要砍了。”

丫鬟哭道：“我家没有夫人的，只有一位小姐。”安庆绪指着红于道：“这可是小姐么？叫甚名字？”丫鬟道：“这是红于姐姐，我家小姐叫明霞，倒在地下的是。”

安庆绪收剑入鞘，喝叫丫鬟们：“与我扶起来！”众婢将明霞扶起。安庆绪向前一看，见明霞红晕盈腮，泪珠满颊。呜呜咽咽，悲如月下啼鹃；袅袅婷婷，弱似风前杨柳。

安庆绪这厮看得麻了。忙喝军士退后，不要上前惊吓小姐。自己走近前来，躬身作揖道：“不知小姐在此，多多惊动得罪。”

明霞背转身子立着，不去睬他，只是哭。

安庆绪道：“早知葛金判有这等一位小姐，前日不要说骂我父王，就是打我父王，也不该计较他。如今待我放出你令尊，封他作大大官儿，我便迎小姐入宫，同享富贵。明日我父王死了，少不得是我登基，你就做皇后，你父亲就是国丈了，岂不妙哉。”

明霞听了大怒，不觉柳眉倒竖，星眼睁圆，大喝一声道：“呔！你这反贼，休得无礼。我家累世簪缨，传家清白。见你一班狗奴作乱，恨不得食汝之肉，断汝之骨，寝汝之皮，方泄我恨。你这反贼不要想错了念头。”

安庆绪见他如此光景，知道一时难得他顺从。待要发怒，又恐激他寻死，心中按下怒气，来到中厅坐定。明霞在房里只是大哭大骂，安庆绪只做不知。

在中厅坐了一会，分付唤李猪儿来讲，军士应着去了。一面叫军士将葛衙里一应什物细软，尽行搬抢，把许多侍女一齐缚了，命军士先送入宫，又将他老幼家人一十八名，也都下了监。军士一一遵命而行。

不多时，李猪儿唤到，向安庆绪叩了头，问道：“千岁爷呼唤，有何令旨？”

安庆绪道：“葛太古的女儿葛明霞，美艳异常，我欲选他入宫。叵耐这妮子与那老头儿一般的性格，开口便骂，没有半毫从顺的意思。我想，若是生巴巴的抢进宫去，倘然啼哭起来，惊动娘娘知道，倒要吃醋拈酸，淘他恶气。”

簪缨——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用来把冠固着在头上。旧因以为做官者之称。

叵耐——不可耐，可恨。

我故此唤你来，将葛明霞与侍女红于交付与你，领回家去，慢慢的劝喻他。若得他回心转意，肯顺从我，那时将那娇娇滴滴的身体搂在怀中，取乐一回，我就死也甘心了。你这李猪儿，不肖说，自然扶持你个大大富贵。”

李猪儿道：“千岁爷分付，敢不尽心。正是得他心肯日，是我运通时。”

庆绪道：“好，好，须要小心着意。”说罢，将明霞红于交与李猪儿，自己上马回宫去了。

看官，你道那李猪儿是谁？原来是个太监，当日明皇赐与禄山的。庆绪要将明霞、红于二人托人劝喻，思量别的东西好胡乱寄在别人处，这标致女子岂是轻易寄托的。所以想着这个没鸡巴的太监是万无一失的，故此叫他来，将明霞、红于交与他。

李猪儿领命，就叫军士唤两乘轿子，将他主婢二人抬进李太监衙内来。

原来这李猪儿生性邈邈懒惰，不肯整理衙署。衙里小小三间厅堂，厅后一边是厨房，一边是空闲的耳房，后面三间就是李猪儿睡觉的所在。

明霞、红于被猪儿锁在耳房中，两人相对哭泣。坐了半日，看看夜了，也没人点火进来，也没人送饭进来。

明霞哭向红于道：“安庆绪那贼今日虽去，日后必再来相逼。况我爹爹平生忠鯁，必死贼人之手，今生料不能父女团圆了，不如寻个自尽吧！”

红于道：“小姐不可如此，老爷被贼监禁，自然有日出来，小姐岂可先寻死路。况钟郎花下之盟，难道付之东流了。”

明霞道：“若说钟郎，越发教人寸肠欲断。我想他谪贬万里遐荒，云山阻隔，未知他生死如何。想起三生夙愿，一笑良缘，天南地北，雁绝鸿稀。我如今以一死谢钟郎，倘钟郎不负奴家，将杯酒浇奴坟上，让他对着白杨青冢哭我一场，我死亦瞑目矣。”

红于道：“小姐为钟郎死，死亦何恨。只是老爷又无子嗣，只有小姐一点骨肉。小姐还是少缓须臾之死，以图完聚。”

明霞道：“我自幼丧了母亲，蒙爹爹劬育，岂不欲苟延残喘，以事严亲。只是安庆绪早晚必来凌逼。倘被贼人玷污，那时死亦晚矣。我胸前紫香囊内的一个同心方胜儿，就是与钟郎唱和的两幅绫帕。我死之后，你可将来藏好，倘遇钟郎，你须付与他，教他见帕如见奴家。我那红于呀！我和你半世相随，知心贴意，指望同享欢娱，不想今日在此抛离，好苦杀人也。”

红于道：“小姐说那里话，若得老爷死忠，小姐死节，独不带挈红于死义乎？况红于与小姐半步儿不肯相离，小姐既然立志自尽，红于自然跟随小姐前去，在黄泉路上也好服侍小姐。”

明霞大哭道：“红于呀！我和你不想这般结果，好苦呀！”两人泪眼对着泪眼，只一看，不觉心如刀刺，肝肠欲断，连哭也哭不出了。只是手扶着手，跌倒在地。

只见门外火光一耀，一声响处，那门上锁儿开了。一个老嫗推开门来，后边跟着个垂髻女子，手持一灯，向桌上放了。那老嫗与女子一齐扶起明霞、红于。

老嫗就道：“小姐不须短见，好歹有话与老身从长计议。”明霞见是两个女人，方始放心。

劬（qú，音渠）育——劳累养育。

垂髻（tiáo，音条）——幼年。

红于偷眼看那老姬，生得骨瘦神清，不象个歹人。及仔细把那女子一看，却好一种姿色，但见：

态若行云，轻似能飞之燕；姿同玉立，娇如解语之花。眉非怨而常颦，腰非瘦而本细。未放寒梅，不漏枝头春色；含香豆蔻，半舒叶底奇芳。只道是葛明霞贞魂离体先游荡；还疑是观世音圣驾临凡救苦辛。

那女子同着老姬，向前与明霞施礼坐定。明霞道：“妈妈此来为何？莫非为反贼来下说词么？”

老姬道：“老身奉李公公命令而来，初意本是要下说词。方才在门外听见小姐与这位姐姐如此节烈，如此悲痛，不觉令人动了一片婆心。小姐不须悲泣，待我救你脱离虎口，何如？”

明霞道：“若得如此，便是再生大恩人矣。请问妈妈尊姓？”

老姬道：“老身商氏，嫁与卫家，夫君原是秀才，不幸早年弃世，只生这个小女，名唤碧秋。老身没甚营生，开个鞋铺儿，母子相依活命。只因家住李公公衙门隔壁，故此李监与我熟识。方才将你二人关在家中，他因今夜轮值巡城，不得工夫在家，又不便托男子来看守，所以央及老身。一来看管你，二来劝喻你。他将衙门的匙钥都付与我，又恐有军兵来罗唳，付我令牌一面。我因家中没人，女儿年幼，不便独自在家，故此一同过来。我想那安庆绪这厮，他父亲在此还要淫污人家妇女，如今一发肆无忌惮了。我那女儿年方十六，姿容颇艳，住在此间，墙薄室浅，诚恐露他耳目，也甚忧愁。连日要出城他往，奈城门紧急，没个机会。今日天幸李猪儿付与我令牌，我和你如此如此，赚出城门，就可脱身了。”

明霞道：“若是逃走，往何处投奔去好？”卫姬道：“附近城池都是安禄山心腹人镇守，料必都已从贼，只有睢阳可以去得。”明霞道：“如此竟投睢阳去便了。”

卫碧秋道：“且住，我们虽有令牌，只是一行女子，没一个男人领着，岂不被人疑惑。倘若盘诘起来，如何了得？”

明霞道：“正是，这便如此是好。”卫碧秋指着桌上道：“这不是李猪儿余下的冠带在此。我如今可把此衣帽穿戴起来，到城门如此如此，自然不敢阻挡了。”卫姬道：“我儿之言，甚为有理。”

三人以为得计，明霞也就停哀作喜，独有红于在旁血泪交流，默然肠断。明霞向他道：“红于，我和你自分必死，不期遇着卫妈这等义人，方幸有救，你为何倒如此悲惨？”

红于道：“小姐在上，红于有一言相告。安贼属意的不过是一小姐，如今小姐逃遁，明日李猪儿、安庆绪知道，必差军士追赶，我们鞋弓袜小，那经得铁骑长驱。红于仔细想来，小姐虽暂逃，只怕明日此时依旧被贼人拿获了。”

明霞道：“如此，怎生是好。”红于道：“红于倒有一计在此。”明霞道：“你有什么计？”

红于道：“如今只求小姐将衣服脱下与红于穿了，待我触死阶前，他们自去逃走，那反贼见了，只道小姐已死，除去妄想，不来追缉了。”

颦（pín，音贫）——皱眉头。

罗唳（zào，音皂）——吵闹。

明霞道：“红于说那里话，我和你虽是主婢，情同姊妹，方才我欲寻死，你便义不独生。如今我欲偷生，岂可令你就死，这是断断使不得的。”

红于道：“蒙小姐养育，如骨肉相待，恨无以为报，今日代小姐而死，得其所矣。若小姐不允红于所请，明日被他擒拿，少不得也是一死，望小姐早割恩情，待红于引决。”说罢，便去脱明霞衣服。明霞抵死不肯。

卫姬与碧秋道：“难得红于姐这片好心，小姐只索依了他吧。”明霞不肯，只是哭。卫姬、碧秋向前脱下他衣服来，红于穿了。

碧秋道：“红于姐穿着小姐这衣服真似小姐一般，尽可迷安贼之眼矣。”红于哭道：“与小姐说话，只在这顷刻，此后再无相见之期了。小姐请坐，待红于拜别。”

明霞哭道：“你是我的大恩人，还是你请坐了，待我拜你。”二人哭作一团，相对而拜。

卫姬与碧秋道：“如此义人，我母子也要一拜。”红于道：“我红于当拜你母子二人，万望好生看顾我的小姐，贱人在九泉之下也得放心。”说罢，卫姬、碧秋也掉下许多泪来。

三人哭拜已毕，红于起来便向阶下走去。回头看了明霞一眼，那血泪纷纷乱滚。明霞大恸，心中不忍，方要向前去扯，那红于早向庭中一块石上，将头狠撞下去，鲜血迸流而死。

明霞看了叫道：“可怜我那红于呀！”一声哽咽，哭倒在地，连那卫姬、碧秋心中也惨痛不过，忙去搀扶明霞，叫了好一会，方才苏醒起来。

卫姬道：“小姐且停哭泣，谯楼已交三鼓了。事不宜迟，可速速打点前去。”

碧秋便将李猪儿的太监帽戴了，又穿起一件紫团龙的袍儿。卫姬道：“我儿倒俨然是个内官模样，只是袍儿太长了些。”碧秋道：“倒是长些好，省得脚小不便穿靴。”

卫姬便将令牌与碧秋藏在袖里道：“你二人稍停，待我外面去看一看光景，然后出去。”

说罢，走出去了。一会进来道：“好得紧，李猪儿只留四个小监在家，今晚又有两个随着去巡城了。只有一人把门，一人在厨房后睡熟了。我们快快走吧。”

碧秋扶明霞出了房门，向外而走。卫姬在前，明霞战兢兢的跟着，碧秋扮内监随在后边。

走到衙门首，卫姬悄地将锁来开了。只见把门的小监睡在旁边，壁上挂一盏半明不暗的灯儿。碧秋忙把灯儿吹灭了。卫姬就呀的拽开大门。

小监在睡梦里惊醒道：“什么人开门？”卫姬道：“是我，卫妈妈，因身上冷了，回去拿一条被就来。里头关着葛明霞，你须小心，宁可将门关好了，待我来叫你再开。”小监道：“妈妈真是好话，我晓得了。”

这边卫姬说话，那边碧秋扯着明霞，在黑地里先闪出门去了，卫姬也走出来，小监果然起来将门关上。

卫姬忙到隔壁，开了自己的门，叫明霞、碧秋进去坐了。自己去打起火来，向明霞道：“你须吃些夜饭好走路，只是烧不及了。有冷饭在此，吃些吧！”

谯（qiáo，音桥）楼——古代城门上建筑的楼，可以了望。

明霞道：“我哭了半日，胸前堵塞，那里吃得下。”碧秋道：“正是连我的胸前也塞紧了，不须吃吧！”

卫姬道：“有冷茶在此，大家喝一杯吧！”明霞道：“口中烦渴，冷茶倒要吃的。”三人各吃了两杯。卫姬又领明霞到房中去小解了，母子二人也各自方便，就慌忙收拾些细软银钱，打个包裹儿卫姬挈着，也不锁门，三人竟向南门而走。到得城门，已是四鼓了。

碧秋高声叫道：“守门的何在？”叫得一声，那边早有两个军人，一个拿梆子，一个拿锣，飞奔前来，问道：“什么人在此？”

碧秋道：“我且问你，今夜李公公巡城，可曾巡过么？”门军道：“方才过去的。”碧秋道：“咱就是李公公差来的，有令牌在此，快传你守门官来讲话。”

门军忙去请出守门千户来与碧秋相见。

碧秋道：“咱公公有两位亲戚，着咱家送出城去，令牌在此，快些开门。”

守门官道：“既是李公公亲戚，为何日里不走，半夜里才来叫门？”碧秋道：“你不晓得，方才千岁爷有旨，自明日起，一应男妇不许出城了。因此咱公公知道了这个消息，连夜着咱送去。”守门官道：“既是如此，李公公方才在此巡城，为何不见分付我？”

碧秋道：“你这官儿好呆。巡城乃是公事，况有许多军士随着，怎好把这话来分付你。也罢，省得你狐疑，料想咱公公去还不远，待咱赴上去禀一声，说守门官见了令牌不肯开门，请他亲自转来与你说便了。”

守门官慌了道：“公公不须性急，小将职司其事，不得不细细盘诘，既说得明白，就开门便了。”碧秋道：“既如此，快些开门，咱便将此令牌交付与你，明日到咱公公处投缴便了。”

守门官接了令牌，忙叫军士开门，放碧秋与卫姬、明霞三人出城去了，门军依旧锁好城门。

到了次早，守门官拿了令牌，到李猪儿处投缴。走到衙门前，只见许多军民拥挤在街坊上，大惊小怪。守门官不知为甚，闪在人丛里探听。

只见人说：“昨夜李公公衙内撞死了葛明霞小姐，逃走了侍婢红于，有隔壁卫姬与碧秋同走的。还有令牌一面，在卫姬身边藏着哩。”

守门官听了，吓得目瞪口呆，心里想着夜间的蹊跷了。慌奔回去，分付军士不要泄漏昨夜开门的话。就将令牌劈碎，放在火里烧了。

这边李猪儿忙去禀知安庆绪。庆绪亲自来验看，见死尸面上血污满了，只有身上一件鹅黄酒线衫儿，是昨日小姐穿在身上的。所以庆绪辨不出真假，只道死的真个是明霞，便将李猪儿大骂道：“我把葛明霞交付与你，你如何不用心，容他死了？没鸡巴的阉狗奴才，这等可恶。”猪儿只是叩头求饶。

庆绪道：“且着你把他盛殓了，你的死在后边。”说罢，气愤愤的上马，众军簇拥回去了。

猪儿着人买一口棺木，将尸盛殓了，抬到东城空地上埋葬了，立一个小石碑在冢前为记。上凿“葛明霞小姐之冢”七字。

猪儿安排完了，暗想：“安庆绪这厮，恨我不过。若在此，必然被他杀害，不如离了这里吧！”计较停当，取了些金珠，放在身边，匹马出城，赶到安禄山营中，随征去了。

却说卫姬与明霞、碧秋三人，赚出城来，慌慌张张，望南而走。到个僻静林子里，碧秋将衣帽脱下来，撒在林中。三人又行几里，寻个饭店，到内

暂歇。买些面来，做了许多饼，放在身边，一路里行去。

那地方都被军马践踏，城池俱已降贼。三人怕有人盘诘，只得打从小路行走。担饥受渴，昼伏夜行。但见：

人民逃窜，男妇慌张。人民逃窜，乱纷纷觅弟寻兄；男妇慌张，哭啼啼抱儿挈女。村中并无鸡犬之声，路上惟有马馱之迹。夜月凄清，几点青磷照野；夕阳惨淡，数堆白骨填途。尘砂飞卷，边城隐隐起狼烟；臭气熏蒸，河畔累累积马粪。正是宁为太平犬，果然莫作乱世人。

三人在路行了许多日子，看看来到睢阳界口，当道有一座石牌坊，上有“啸虎道”三字。

卫姬道：“好了，我闻得人说，到了啸虎道就不远了。”说话之间，走上大路来。

见两旁尽是长林丰草，远远有鼓角之声，旌旗之影。三人正在疑畏。忽见前边三四匹流星马儿，飞路而来，三人忙向草中潜躲。

偷眼看那流星马上，通坐着彪形大汉，腰插令旗，手持弓箭，一骑一骑的跑过去了。到第四匹马跑到草中，忽然惊起一只野鸡，向马前冲过去。那马唬得直跳，闯下路旁来。马上的人，早已看到明霞等三人，便跳下马来，向前擒捉。

不知如何脱身，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词曰：

情凄切，斜阳古道添悲咽。添悲咽，魂销帆影，梦劳车辙。秦关汉川云千迭，奔驰不惯香肌怯。香肌怯，几番风雨，几番星月。

《忆秦娥》

话说葛明霞、卫碧秋随着卫姬行到啸虎道上，忽遇游兵巡哨前来。

你道那游兵是何处来的？原来是睢阳右骁骑将军雷万春与南霁云，协助张巡、许远镇守睢阳，那贼将尹子奇、史思明领着兵马来攻打，已到半个月了。只因葛明霞三人，鞋弓袜小，又且不识路径，故此到得迟。

这里贼兵与官军已经交战数次，当不过南、雷二将军骁勇绝伦。尹、史二贼将，不敢近城，在百里安营。

城内张、许二公，因粮草不敷，一面遣南霁云往邻邦借粮；一面遣雷万春挡住要路。这啸虎道乃是睢阳门户，因此雷将军将兵马屯扎此处，昼夜拨游骑四处巡哨，探听军机，搜拿奸细。

是日游骑见明霞等三人伏在草中，便喝问道：“你那三个妇人，是从那里来的？”

卫姬慌了，忙答应道：“可怜我们是范阳来的逃难人。”那游骑道：“范阳来的，是反贼那边的人了，俺爷正要拿哩！”便跳下马来，将一条索子，把三人一串缚了。且不上马，牵着索儿就走。

吓得明霞、碧秋号陶大哭，卫姬也惊得呆了，只得由他牵着。

到一个营门首，只见三四个军士，拿着梆铃在营门上，见游骑牵着三个妇人来，便道：“你这人想是活得不耐烦了么？老爷将令，淫人妇女者斩，掳人妇女者剥皮。你如何牵着三个来，你身上的皮还想要留么？”

游骑道：“哥们不晓得，那三个是奸细，故此带来见爷，烦哥哥通报。”军士道：“既是奸细，待我与你通报。”

说罢，走到辕门边，禀了把辕门守备。守备道：“分付小心带着，待我报入军中去。”说着进内去了。

卫姬偷眼看那营寨，十分齐整，四面布满鹿角、铁蒺藜。里边帐房密密，戈戟丛丛，旌旗不乱，人马无声。遥望中军一面大黄旗，随风飘扬，上绣着“保民讨贼”四个大金字。辕门上肃静威严，凜然可畏。

不多时，只听得里边呜呜的吹起一声海螺，四下里齐声呐喊，放起三个轰天大炮，鼓角齐鸣，辕门大开。

雷万春升帐，传出令来，分付哨官出去，将游骑所拿奸细，查点明白，绑解帐前发落。

哨官领命到辕门上，问道：“游骑拿的奸细在那里？”游骑禀道：“就是这三个妇人。”哨官道：“你在何处拿的？”游骑道：“他假伏在路旁草丛中，被小的看见擒获的。”哨官道：“原获只有这三名，不曾放走别人么？”

游骑道：“只这三个并无别人。”哨官道：“既如此，快些绑了，随我解进去。”军士合应一声，向前动手。

哨官又喝道：“将军向来有令，妇女不须洗剥，就是和衣绑缚了罢。”

梆（bāng，音邦）铃——打更用的梆铃。

辕门——旧指军营的门。

军士遵令。把明霞等三人一齐绑了，推进辕门。

只见两边通是马军，铜盔铁甲，弯弓搭箭，一字儿排开。第二层，通是团牌校刀手。第三层，通是狼筈长枪手。第四层，通是乌铳铜人手。人人勇猛，个个威风。直到第五层，方是中军。

*帐前旁边立着数十对红衣雉尾的刀斧手。又有许多穿勇字背心的军卒，尽执着标枪画戟，号带牙旗。帐下齐齐整整的旗牌、巡绰将佐，分班伺候。

游骑带三人跪下，哨官上前禀道：“游骑拿的奸细到了。”

万春见是三个女人，并无男子。便唤游骑问道：“这一行通是妇女，你如何知道他是奸细？”游骑道：“据他说是范阳来的，故此小的拿住。”万春道：“与我唤上来问他。”

哨官将三人推上前跪下。万春问道：“你这三个妇女，既是范阳人，到此作何勾当？”

卫姬道：“小妇人是个寡妇，夫家姓卫，因此人都唤作卫姬。这一个是我女儿，名唤碧秋。那一个叫做葛明霞，因安禄山反叛，逃难到此。望将军起豁。”

万春听见葛明霞三字，心里想道：“葛明霞名字好生熟的，在那里闻的，怎么一时想不起。”

又思想了一会，忽然想着。暗道：“是了，只不知可是他？”便问明霞道：“你是何等人家，为何只身同他母子逃难？”

明霞两泪交流说道：“念葛明霞非是下贱之人，我乃长安人氏，父亲讳太古，原任御史大夫。因触忤权臣谪来范阳金判。近遭安禄山之乱，骂贼不屈，被贼监禁。奴家又被安庆绪凌逼，几欲自尽。多蒙卫姬母子挈出同逃，不想又遭擒掳。”说罢大哭。

万春大惊道：“原来正是葛小姐。我且问你，尊夫可是状元钟景期么？”

葛明霞听见，却又呆了。便问道：“将军如何晓得？”万春道：“我与钟郎忝在亲末，以此知道。”明霞道：“奴家与钟郎，虽有婚姻之约，尚未成礼。”

万春慌忙起身出位，喝叫解去绑绳，连卫姬、碧秋也放了。俱请他三人起来。万春向明霞施礼道：“不知是钟状元的夫人，小将多多得罪了。”

明霞回了一福。又问道：“不知将军与钟郎是何亲谊？”

万春道：“小将雷万春，前年因钟状元谪官赴蜀，偶宿永定寺，寺僧谋害状元，状元知觉，暮夜从菜园逃出，走至剑峰山，遇着猛虎，几乎丧命。彼时小将偶至此山，看见猛虎，将猛虎打死，救了状元，留在家中。小将见他慷慨英奇，要将舍侄女配他为妻。他因不肯背小姐之盟，再三推却。小将只得将舍侄女与他暂抱衾裯，留着中馈，以待小姐。不期今日在此相遇，不知小姐如今将欲何往？”

明霞道：“各处城池，俱已附贼。闻得睢阳尚奉正朔，故特来投托。”万春道：“小姐来迟了。五日前，城中尚容人出入。如今主帅有令，一应男

狼筈(xì n, 音显)——兵器名。

铳(chòng, 音冲)——旧时指枪一类的火器。

讳——封建时代称死去的皇帝或尊长的名字。

衾裯(chóu, 音稠)——被子。

中馈——原谓妇女在家主持饮食等事，引申指妻室。

妇，不许入城出城，违者立时梟首。军令森严，何人敢犯。”明霞道：“如此怎生是好。”

万春道：“小姐休慌。好歹待小将与尔计较便了。请小姐与卫姬母子在旁帐少坐，有一杯水酒，与小姐压惊，只是军中草草，又乏人相陪，休嫌怠慢。”

就分付随身童子，领着明霞三人，到旁帐去了。又叫安排酒饭，务要小心看待。左右应着，自去打点。

万春独坐帐中想道：“明霞小姐三人到此，睢阳城又进不得，又不便留在军中。想明霞乃是长安人氏，不如教他竟回长安去罢。只是路上难走，须给他一张路引。”

又想：“这路引，要写得周到，不用识字辨稿。”叫左右取笔砚纸张过来，自己写出来道：

协守睢阳右营骁骑将军雷为公务事。照得范阳金判葛太古，不从叛寇，被禁贼巢，所有嫡女明霞，潜身避难，经过本营，已经讯问明白。查系西京人氏，听其自归原籍。诚恐沿途阻隔，合给路引护照。为此给引本氏前去，凡遇关津隘口，一应军兵盘诘，验引即便放行，不得留难阻滞。倘有贼兵窃发处所，该营汛官立拨健卒四名护送出界，勿致疏虞，如遇节镇刺史驻扎地方，即将路引呈验挂号，俱毋违错。须至路引者

计开：

女子一名葛明霞，系金判葛太古女、状元钟景期原聘室。同行女伴二名卫姬、卫碧秋

右路引给葛明霞等，准此。

天宝十四年九月 日给

睢阳右营押

雷万春写完了，将朱笔来签了，又开出印来用了，将一张油纸包衬停当，自己取出白银三十两封好。不多时，明霞等三人，用完酒饭，到帐中面谢。

万春道：“小姐，令尊既陷贼庭，万无再往范阳之理。钟郎又远谪巴蜀，一时未能相见。我想小姐原籍长安，故园想必无恙。为今之计，不如竟回长安去罢。”

明霞道：“路上难行，如何是好。”

万春道：“不妨，我有路引一张在此。若遇军兵拦阻，将来与他验看，可保无虞。又有白银三十两，送与小姐，为途中盘费。本该留住几日，怎奈军中不便。褻慢之罪，望小姐容恕。”说罢，将路引银子交与卫姬收好。

明霞道：“感将军仗义周全，恩同复载，待奴家拜谢。”说完拜将下去。

万春忙跪下回拜了。卫姬、碧秋也来拜谢。万春欠身回揖道：“你母子出万死一生之计，脱葛小姐于虎口，难得，难得。自今一路去，还仗小心照顾。”

明霞等三人，千恩万谢，作别而行。万春又拔军士四名，护送出界。军士领命，将三人送至睢阳界口，指引了路径，明霞等竟望西而去。军士回营，方才缴令。

梟（xi o，音消）首——旧中国的一种酷刑。即斩首高悬以示众。

褻慢——轻慢，冒失。

却见外面辕门上守备进营禀道：“有雍邱守将令狐潮来拜将军，已到辕门了。”万春道：“他乃邻封守将，此来必有缘故，快请相见。”

守备答应出去，万春立在帐前等候。只见令狐潮步行入营，万春欠身相迎入帐，施礼坐定。

令狐潮道：“将军保障江淮，英名如雷灌耳，向恨无遇李之缘，今始遂识荆之愿，有言相告，望祈鉴纳。”

万春道：“某以裨线短才，当此南北要冲，贼势猖獗，不知将军有何良策？”

令狐潮道：“以将军之才，建功立名，易如反掌。只是如今朝廷，溺于衽席之私，惑于奸谗之口，荒淫失道，残戮彰闻。我和你冲锋冒矢，血汗淋漓，空与朝廷出力，天子那里知道？况此睢阳，四面受敌，毫无险阻，倘被重围，那时外无援兵，内无粮草，如何是好？”

万春道：“如此说，终不然束手待毙不成。”令狐潮说：“岂有束手之理，我想虽然智慧，不如乘势。方今大燕皇帝雄才大度，足与有为。”万春勃然变色道：“住了！那个大燕皇帝？”令狐潮道：“就是安郡王新上的尊号。”

万春大怒道：“就是那安禄山这贼么，我知道你的来意了。你总是要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我么？我雷万春，一点赤心，天日可表，随你陆贾重生，张仪再世，也难说得铁石人心转，不必多言。”

令狐潮道：“我此来是好意，我在唐朝不过是个雍邱守将，自弃暗投明之后，即蒙大燕加为折冲大元帅，领兵协助尹子奇、史思明合攻睢阳。我因与将军向有邻封之谊，因此不便加兵，特来好言劝谕，倘将军迷而不悟，只恐玉石俱焚，那时悔之晚矣。”

万春大喝道：“令狐潮，你既降贼，便为敌人，谁与你称宾道主。我眼睛便认得令狐潮，腰间宝剑却不认得。本待就擒你这反贼斩首示众。只是袭人未备，不是大丈夫所为。你快快回去，准备厮杀。若再哓哓，决难容恕了。”

这一番话说得令狐潮满面羞惭，唯唯而退，出营上马。回至贼营，贼将尹子奇、史思明接着问道：“雷万春光景如何？”令狐潮就把那雷万春的话，从头至尾，一一说了。

尹子奇道：“若如此，须是整兵决战了。”史思明道：“那雷万春骁勇异常，难以力敌，明日交战，须要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方得万全。”尹子奇、令狐潮道：“好计，好计。”

三人商量定了，打下战书到雷万春营里来。万春批下“来日决战。”也在军中打点迎敌。

次日官军与贼兵齐出，两阵对圆。门旗影里，雷万春出马，头戴三叉凤翅盔，身挂连环锁子甲，腰系狮蛮宝带，脚穿鹰嘴战靴，坐下追风骏马，手提丈八蛇矛，厉声大叫道：“反贼快来交战。”

那贼阵上令狐潮出马，头装绛红巾，身披黑铁甲，手执长枪，腰悬利剑，睁圆怪眼，大叫道：“雷万春不听好人说话，今日与你决个雌雄。”

雷万春大怒，更不打话，把矛直取令狐潮，令狐潮也举枪来迎。两般兵器盘旋，八只马蹄来往，好一场厮杀。但见：

哓哓（xi o，音消）——因为害怕而乱嚷乱叫的声音。

狮蛮——古代武官腰带钩上饰有狮子、蛮王的形象，因以指武官腰带。

尘卷沙飞，云低天惨。一个是全忠效勇的唐室勋臣；一是附势趋炎的贼营降将。一个点钢矛，无些破绽；一个梨花松，没处遮拦。鸣金摆鼓，数声号炮震天关；呐喊摇旗，半指金戈留日影。胜负分时，转眼见血流满地；死生决处，回头望尸积如山。

二人战有三十余合，令狐潮敌不过雷万春，拨马败回本阵。万春将鞭梢一指，官军奋勇杀来，贼兵大败而走。

万春紧紧追赶，约有数里，只见两旁尽是大林，阴翳深密。万春勒住马道：“且休追赶，此处恐有伏兵。”

话说未了，早听见连珠炮响，四下里喊声大震，伏兵尽起。当先一骑马杀出叫道：“雷万春快快下马就缚，我尹子奇等候多时了。”

万春大怒道：“你们这些反贼，将诡计来赚我。”即纵马来取尹子奇。子奇舞刀接战，不上二三会合，令狐潮又回转兵来助战。万春力敌二将，全无惧色。争奈寡不胜众，贼兵不知有多少，重重围住。

万春正在危急，只见外面一支军马杀来。当头一将勇猛如虎，手提宣花斧，东冲西撞，如剖瓜切菜一般，砍得那些贼兵，七零八落，尹子奇、令狐潮大惊。

不知那位将军是谁，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诗曰：

杀气横空万马来，悲风起处角声哀。

年来战血山花染，冷落铜驼没草莱。

话说雷万春被贼兵围住，正在危急之际，忽有一支兵马杀来救援。万春就乘势溃围而出。尹子奇、令狐潮见来将勇猛，不敢追袭，收兵自回。

万春马上定睛一看，原来救他的是南霁云，二人合兵一处。万春问道：“南兄往临淮借军粮，如何却来此处救小弟？”

霁云道：“不要说起，小弟到临淮贺兰进明处告借兵粮。谁想那厮，一名兵也不与，一石粮也不借，倒排起宴来叫一班歌儿舞女，留恋小弟，要留我在彼一同应贼。我因此大怒，就席间拔剑斩下一指，立了誓言道：斩了安禄山，必斩贺兰进明。那贼见我愤怒，不敢加害，我便领着本部兵马回来。方才到啸虎道上，却见贼将史思明，已占了道口。我正要与他厮杀，又有军人来报，说兄长被困于此。因此特来接应。”

万春大惊道：“不想啸虎道已被史思明袭了，这便如何是好。”霁云道：“我和你再去夺转来便了。”二人一头说，一头驱兵前进。

远远望见啸虎道上火起，二人慌忙领兵杀到。早有史思明向前拦路。南、雷二将更不打话，竟冲杀过来。

史思明如何抵挡得住，正待败将下去。那尹子奇、令狐潮又引兵杀来，两边混杀一场。

南、雷二将冲进啸虎道，只是旧寨已被贼人烧了。只得暂回城中来，见了张、许二公，备述上项事情。

正说话间，有人来报道：“贼兵把城池团团围住了。”忽有一人在许远身边转出来道：“既是贼兵围城，只可大家出去决一死战。”

张巡喝道：“军机重务，汝何人辄敢乱言。”许远道：“此是小仆，名唤义僮。虽是臧获之徒，亦颇有忠烈之气。”张巡道：“原来是盛价，我有一事用着他。”

许远道：“张大人有何事用他？”张巡道：“南、雷二将军，只好应敌。城中仓廩无人看管，可拨兵一百随他，叫他点视粮草。”义僮叩头领命去了。

不多时，又有报来道：“城外贼兵，攻打甚急。”张巡便分付南、雷二将去各门巡视，教将擂木炮石之类滚打下去，箭弩刀枪灰瓶在城上防守。南、雷二将依令在城严守，贼兵不能向前。

隔了月余，各门将佐，都到张、许二公处报称缺箭。许公大惊。张公笑道：“不妨。去传南、雷二将来。”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二将领计而去。密令军士，每人各束草人一个，头戴毡笠，身披黑衣。第一个用长绳一条系着，至二更时分，都将草人挂下城下。城头上呐喊起来，金鼓齐鸣。是夜月色朦胧，贼营中方始睡下。忽听到喊声震天，不知那里兵马到来，人不及甲，马不及鞍，纷纷乱窜。

尹子奇起来，站在营门首探望，见史思明飞也似跑来说道：“我只道何处杀来，原来是城中许多兵，从城上爬下来，想必来劫营了。”

令狐潮穿着一只靴也奔来道：“城上许多兵下来了，快去迎敌。”尹子

奇道：“他们既在城上下来，我们不要慌，快着军士尽发弓弩乱箭射去，不容他下城便了。”

三个贼将一齐来到营门首，催督军士射箭。真个万弩齐发，望着草人射去。

那睢阳军看见他们中计，呐喊一发响了。又将草人儿好似提偶戏的一般，一来一往，一上一下。贼人看见，箭儿越射得紧了。

自二鼓起至四鼓，忽然天上云收雾散，推出一轮明月。有眼快的早看见是草人了。南、雷二将便命各军收起草人，高声道：“多谢送箭。”那三个贼将，气得死去活来。

睢阳城中各军，在草人身上，拔下箭来，齐送至张、许二公处，计点共得箭五十六万二千有余。张、许二公就教南、雷二将，分派各军去了。

又隔数日，探子来报道：“新店地方有贼军搬运粮车几十辆来了。”

适值义僮在旁听见。便道：“仓里粮少，何不去抢来，倒够几个月的吃哩。”张公道：“此言甚合我意。”

便拨雷万春领兵前去，义僮随去搬粮，南霁云在后接应，竟奔新店地方。

果见一队兵马押着许多车辆，车上尽插黄旗，上写“军粮”两字。雷万春挥兵一掩，那押粮兵马尽弃粮车而去。义僮领军士向前把粮车推了，先行回到城下。

这里史思明闻报，领兵来救，却被南霁云一支军冲出，把史思明的兵截为两段。义僮先将粮车推入城中去了。外边南、雷二将，把贼兵杀得抱头鼠窜，史思明大败而去。

南霁云与雷万春收兵入城，把粮米尽入仓廩，共得米五千四百余石，料豆二千五百石，小米三千石。合城军兵大喜。

次日张、许二公亲自上城巡视，只见史思明在城下，教贼兵大骂。义僮大怒道：“这贼如此辱骂二位老爷，怎么不发兵去杀他？”

许公道：“由他自骂，谁要你管。”义僮道：“我们小人也耐不得这等气，亏你们做官的生得好一双顽皮耳朵。”

张公巡至东门，南、雷二将来接着。南霁云道：“尹子奇、令狐潮在此窥伺，似有攻城之状。”张公道：“南将军可领兵在城门首，听敌楼炮响，开门杀出。”南霁云领命而去。

张公又分付万春道：“雷将军可率兵在城上，手执旌旗，一齐站着，不许擅动，不许交头接耳出言吐气，我自在敌楼中。若见贼兵移动，便放炮为号。”万春也领命了。

城外尹子奇、令狐潮正在观望，那边史思明也来了，他叫军士辱骂。

只见城上的兵，都象木偶人一般站着。尹子奇道：“却怎生这般光景。”令狐潮指着道：“你看那女墙边站的是雷万春，待我放支冷箭去。”

搭着箭，曳着弓，嗖的一声射去，正中万春左面颊上。贼军齐声喝采，那雷万春却动也不动。

史思明道：“怎么射他不动，待我也来射。”说罢，也射一箭，正中万春右面颊上，万春只是不动。

尹子奇道：“这人真是老面皮，待我也射他一箭。”取箭过来，望着万春一箭，却中万春颞上，也只是不动。

颞(s ng, 音噪)——额, 脑门上。

令狐潮道：“不信有这等事，军士与我一齐放箭。”贼军应声乱射上去，也有射不到的，也有射到城垛的，也有射中别个军士的。那雷万春面上，刚刚又中三支，连前面上中的共有六矢，他竟端然不动，众军大惊。

尹子奇道：“莫非又是草人么？待我近前一看。”遂纵马来至城下。万春见子奇来得近了。便向腰间取过雕弓，就自己面上拔下一支箭来，向尹子奇射去，道声：“看箭。”射的尹子奇应弦落马。

张公在敌楼上看见，便将信炮放起，南霁云开门，发兵杀出。史思明忙救尹子奇回营。令狐潮向前接战，不上数合，那些军士见睢阳将士这等骁勇，如何不怕，便不战而退。自相践踏，死者不计其数，令狐潮大败而回。

南霁云乘势追赶，便要抢入营去。贼营中的箭，如雨点一般射来。南霁云不能进去，收兵奏凯回城。

张、许二公接着，同去看雷万春。见他已拔下面上的箭了。张、许二公亲自替他敷药。

义僮道：“雷将军真是铁面，那尹贼的面孔想是纸糊的，一箭就射穿了。”众军都笑。

南霁云道：“今日之战，贼人心胆俱破。但得外面援兵一至，便可解围了。”许公道：“坚守待救，必须粮足，不知仓里的粮还够几时用度？”

义僮道：“小的看来，也不多了。明日老爷亲下仓来，盘点一番，便知多寡。”许公道：“正是。”一面分付拨医生调治雷将军箭疮，张公自与南霁云在城巡视。

次日许公来到仓里，义僮接着将廩里的米逐一盘斛，刚刚只够半个月的粮。许公大惊道：“若半月之后救兵不到，如何是好？”

义僮道：“照前日这般杀起来，不够七八日，都把那些贼杀尽了，那消半月？若是粮少，等贼兵运粮来时，也象前日一般，再去抢他的便了。”

许公道：“此乃险计，只可一，不可二。我如今想起来，城中绅衿富户人家，必有积储，明日我发帖与你，去各家告借些来用。”

义僮道：“那些乡绅举监，只晓得说人情，买白宅，那个是忠君爱国的？富户人家经纪用的六斗当五斗的斛子，收佃户的米来囤在家里，巴不得米价腾贵，好生利息。小的看那等富贵人家，只知斋僧布施，妆佛造相的事，便要沽名市誉，肯做几桩；其他就是一个嫡派至亲，贫穷出丑，不指望他扶持，还要怕他上门来泄他家的体面，便百般厌恶痛绝他。小的看起来，真正是襟裾牛马，铜臭狗矢。老爷若要与他们借粮，只怕这热气呵在壁上，到底不中用的。”

许公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偌大睢阳岂无义士。待我亲去劝谕他们，自然有几家输助。”

义僮道：“那些人再不吃好草的，不如待小的去到几家巨富人家，只说要死在他家里，有人或者害怕出人命，肯拿些出来。”

许公道：“胡说，这是泼皮图赖人的勾当，做出来可不被人笑话。”说

廩（áo，音遨）——收藏粮食的仓库。

斛（hú，音胡）——量器名，古时以十斗为斛。后以五斗为斛。

绅衿（jīn，音今）——绅，大带，士大夫所服用；衿，青衿，学中生员的服式。旧时泛指地方绅士和在学校的人。

泼皮图赖——流氓无赖。

罢上马，来到各乡绅举监及富户人家门首，说郡守亲来借粮保城。

这些人果然也有回不在家里的，也有托病不出来相见的。不多几家助了些米，一共只得三百余石，张、许二公大忧。

那贼营中尹子奇箭疮虽好，却正射瞎了一只左眼，切齿大怒，与史思明、令狐潮昼夜攻打。幸喜雷万春面上的疮也好了，与南霁云在城百般守护。

贼兵架起云梯，南、雷二将就将火炮打去，云梯上的军士都被烧死。贼兵夜里来爬城，南、雷二将教将草把沾上脂油，点着火，投将下去，军兵不敢上城。贼兵挖地道进来，南、雷二将分付沿城都阻深堑，水灌入地道去，贼都淹死在内。尹子奇等无计可施，只是紧紧围着。

城中争奈粮草已尽了，张、许二公只得教军士杀牛马吃。牛马杀尽了，又教取纸头树皮来吃。纸头树皮又吃尽了，只得教军士罗雀掘鼠来吃。可怜一个军士每日只罗得三五只雀，掘得六七个鼠。还有罗不着掘不着的，如何济得事。

那些小户百姓人家，也都绝了粮。有等游手好闲的人，纠集了饥民，往大户人家去抢米来吃。也有以公废私的倒箒食壶浆送到城上来，与军士们充饥。

不多几月，连大户人家的米，也抢尽了。城中老弱饿死的填沟积壑，军士们就拆房椽子做了柴，割死人肉去煮来救饥。

张、许二公无计可生，一心只望救兵来援。叵耐贼兵攻打愈急，军中食尽，颇有怨言纷纷，都要弃城逃窜。

是日，张公见了这光景，退入私衙独自坐下，左思右想，没做理会处。却好屏后转出一个人来道：“老爷，外边事体如何？”

张公抬头一看，原来是他爱妾吴氏。心中便暗自估省道：“本衙内并无别件可与军士吃得，只有这个爱妾，莫若杀来与军士充饥，还可激起他们的忠义。只是这句话，教我怎生启齿也。”

夫人见张公搔首长叹，沉吟不语，便道：“看老爷这般光景，外面大势想必不济了。有话可说与妾身知道。”

张公道：“话是有一句，只是不好说得。”吴夫人道：“妾身面前有何不可说的话。”张公道：“只因城中食尽，我恐军心有变，欲将你……”张公说到此处，又住口不言。

吴夫人道：“老爷为何欲言又止？”张公道：“教我如何说得出这话来。”吴夫人等了一回，便眼泪交流道：“老爷不必明言，妾已猜着了。”

张公道：“你猜着了甚么？”吴夫人道：“军士无粮，可是要将妾身杀来饷士么？”张公大哭道：“好呀！你怎生就猜着了，只是我虽有此心，其实不忍启齿。”

吴夫人道：“妾身受制于夫，老爷既有此心，敢不顺从。况且孤城危急，倘然城陷，少不得是个死。何如今日从容就义的好。老爷快请下手。”

张公大哭道：“我那娘子，念我为国家大事，你死在九泉之下，不要怨下官寡情。”说罢，拔出剑来，方举手欲砍，又缩住手哭道：“我那娘子，教我就是铁石心肠也难动手。”

吴夫人哭道：“老爷既是不忍，可将三尺青锋付与奴家，待奴自尽。”张公大叫道：“罢！事已至此，顾不得恩情了。”掷剑在地，望外而走。吴

箒(d n, 音郫) 食(Sì, 音四) 壶浆——谓百姓欢迎所爱戴的军队时用来慰劳、犒献之物。

夫人拾起剑来，顺手儿一勒，刎死在地。

张公听见一声响亮，回身看时，见吴夫人已是血流满地，死在堂中。张公大恸，向着死尸，拜了几拜，近前脱下他衣服，全身用剑剖开。分付火夫取去煮熟了，盛在盘中，叫军士捧了，自己上马，亲送至城上来。早有人晓得了，报与众军知道，众军还不信。

只见张公骑马而来，眼儿哭得红肿，前面捧着热腾腾的肉儿，方信传言张公杀妾是真的。便齐声哭道：“老爷如此忠心，小人们情愿死守，决无二心，这夫人的肉体，小的们断然吃不下的。”

张公道：“我二夫人，也因饿了几日，肉儿甚瘦，你们略啖几块，少充饥腹。”

南、雷二将道：“众军就是要吃，主帅在此，决难下咽。主帅请回府罢。”张公含泪自回去了。

众军道：“我们情愿饿死，决不忍吃他的。”南、雷二将道：“既是众军不忍食，可将吴夫人骨肉，埋在城上便了。”众军都道：“有理。”便掘开土来，将煮熟的骨肉，掩埋好了。南、雷二将率众军向冢拜哭，哀声动地。

早有许义僮，在城上来，晓得了此事。看诸军鹄面鸠形，有言无气，就奔回府中，说与许远听。

许远道：“有这等的事，难得，难得！”

义僮道：“忠义之事，人人做得，如何只让别人。我想吴夫人是个女子，尚肯做出这等事来。小的虽是下贱之人，也是个男子汉，难道倒不如他。况老爷与张老爷事同一体，他既杀妾，老爷何不烹僮。”

许公道：“我心中虽有此念，只是舍你不得。”义僮道：“老爷那里话，他的爱妾乃是同衾共枕的人，尚然舍得，何况小的是个执鞭坠镫的奴仆。老爷不必疑惑，快将小的烹与军士们吃。”说罢，拔剑自刎在地。

许公大哭，忙叫人将义僮煮熟了，自己亲送上城来道：“诸军枵腹，我有两盘肉在此，可大家吃些。”

众军此时，还不晓得烹的是义僮，便向前一哄儿都抢来吃完了。许公包着两眼的泪，回府而去。

内中有乖觉军士见许公光景，心中有些疑惑。便悄悄跟到府前打听，只听得人沸沸洋洋的道：“张、许二位老爷，真是难得。一个杀了爱妾，一个烹了义僮。”那军士听得奔至城上说了，众军大惊，大哭呕吐不已。

贼兵知了城中消息，便昼夜攻打。南、雷二将百计准备。又隔了十数日，军士尽皆饿死，剩得几十个兵，又是饿坏的了。

贼将尹子奇、史思明、令狐潮就驱兵鼓噪上城，雷万春在东门城上，见有贼兵上来，便手执长矛，连戮死十数贼。回头望见北门西门火起，有军士来报道：“北门上南霁云撞下城头跌死了。西门已被贼兵攻破，张、许二老爷都被擒住了。”万春听得大叫一声，自刎而死。

那尹子奇等进城，教军兵把城中饿不死的居民，尽皆屠戮。衙署仓库民房，尽行放火烧毁。移营城下，置酒称贺。尹子奇、令狐潮、史思明三人，在帐中酣饮，分付手下将张巡、许远并擒获的军士，推至帐前。

张公厉声道：“逆贼为何不杀我？”尹子奇道：“你到了此际，还要骂

啖（dàn，音但）——吃。

枵（xi o，音箫）腹——空腹，饥饿。

我们么？”张公道：“我志吞反贼，恨力不能耳！”

许公道：“张兄不要与逆奴斗口。我和你遥拜了圣上，方好就死。”张公道：“兄言有理。”二公望西拜道：“臣力竭矣，生不能报陛下，死当为厉鬼以杀贼。”

尹子奇笑道：“活跳的人奈何我不得，不要说死鬼。”张公道：“你这狗奴不要夸口，少不得碎尸万段，只争来早与来迟耳！”尹子奇大怒，喝叫左右打落他牙齿。

左右向前将张公牙齿尽行打落。张公满口鲜血，尚含糊骂贼。许公也大骂。尹子奇喝叫推出斩首。

张、许二公神色不变，骂不绝口，引颈就刃而死。同被擒军士三十二名，一齐遇害。连前南、雷二将军，共有三十六人死难。所以史官在纲目上大书一行道：

“尹子奇等陷睢阳，张巡、许远等死之。”又有长歌一首赞叹张、许、南、雷的忠义：

睢阳城中尽忠烈，凛凛朔风飘铁血。
保障江淮半壁天，一心欲补金瓯缺。
数声鼓角动睢阳，贼骑纷纷犯北阙。
二十四城俱已陷，天生张许人中杰。
南雷英勇称绝伦，协守孤城靖臣节。
耀刀当风鬓欲竖，挽弓卧霜唇亦裂。
面留六矢尚能言，斩指乞兵不少怯。
援不来兮粮又竭，一烹爱僮一杀妾。
欲全忠义割恩情，宝剑锋芒凛霜雪。
群不见五色芳魂化彩云，一片真心煮明月。
破城被执贼营中，大骂犹雄莫能屈。
又不见连城空兮俱焚灭，擎天柱兮双摧折。
亘古流芳千万年，忠名留与人传说。

贼将斩了张、许二公等，开怀畅饮。一边在营中吃了三日酒，忽有报来说，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太尉李光弼领兵杀来，在五十里外安营。

尹子奇等闻报，慌忙预备迎敌。史思明道：“彼兵远来，必然疲困。我们就今夜前去劫寨，必获大胜。”令狐潮道：“好计，好计。”便分付诸军，各自打点不题。

却说郭子仪镇守朔方，闻范阳安禄山之变，即兴师勤王，恰遇太尉李光弼，也领兵前来。二人合兵而行。

到了中途，听说尹子奇等围困睢阳，甚是危急。郭子仪就与李光弼商议道：“睢阳张巡、许远等人，死守孤城，我和你必须先解此围，然后西行。”李光弼道：“所言有理。”

二人遂驱兵望南而行，来到睢阳，早有报人报称，三日前城已破了，张、许、南、雷俱已受害。子仪、光弼大惊，便教将兵马扎住。

安营已毕，帐前忽起一阵旋风，将一面牙旗吹折。李光弼道：“此主何兆？”郭子仪道：“今晚贼人必来劫寨。”李光弼道：“如此快作准备。”子仪笑道：“我欲将计就计，如此如此而行何如？”光弼大喜，便分付诸将，

金瓯（u，音欧）——盛酒器。常比喻国土完整，也指国土。

分头去料理。

那边尹子奇、史思明、令狐潮领着兵马，人衔枚，马摘铃，一直杀至官军营中。三个贼将当先杀入，只见营中并无一人，只将几只羊在那里打更鼓。尹子奇知是中计，大惊失色，慌忙回马退出。

只听得一声炮响，火光冲天，喊声动地，外面不知有多少兵马杀来。

当头是大唐先锋仆固怀恩杀到，令狐潮接着厮杀。左边有郭子仪冲来，尹子奇抵住厮杀。右边有李光弼冲来，史思明抵住厮杀。

六骑马分做三对儿交战，杀不上二十余合，仆固怀恩大吼一声，将令狐潮一刀分为两段。尹子奇、史思明慌了，拨马落荒而走。唐兵乘势冲杀前来。

贼兵大败。奔至营门，早见门旗影里一个年少将军，在火光之下，横枪立马，高叫道：“我乃郭节度长子郭晞是也。你那反贼的营寨，已被我夺下多时了。”

尹、史二人忙领兵转来，要进睢阳城中暂歇。来到城下，望见城头上，尽是大唐旗号。又有一个年少将军，站在城头高叫道：“我乃郭节度次子郭暖是也。睢阳已被我取了。”

尹、史二人手脚无措，只得望西而走，后面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又领兵追到。

贼人正待奔走，忽然一阵狂风，黑云密布，惨雾迷天。半空中，隐隐见张、许二公，南、雷二将，领着许多阴兵，打着睢阳旗号，飞砂走石，杀将过来。尹、史二人并贼兵，一个个头眩眼花，手麻脚软。

郭、李二公驱兵追赶前来，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尹、史二人抱头鼠窜而去。

仆固怀恩大声高叫道：“此际不擒反贼，更待何时？”咬牙切齿，纵马向前。

不知在何处捉获尹、史二贼，且看下回分解。

衔枚——衔，含也。枚，形如箸，两端有带，可系于颈上，古代进军袭击敌人时，常令士兵衔在口中，以防喧哗。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箠骂贼

诗曰：

揭天鼙鼓动，悔赐洗儿钱。
九庙成灰烬，千家绝水烟。
霓裳初罢舞，玉瑟尚留弦。
兴庆宫前树，凄凉泣杜鹃。

话说郭子仪、李光弼，将尹子奇、史思明杀败。先锋仆固怀恩，奋勇争先，追杀上去，子仪教鸣金收军。

仆固怀恩来见子仪道：“小将正待追擒那厮，主帅如何收军？”子仪道：“兵法有云，穷寇莫追，汝不可乘胜轻敌。”怀恩道：“主帅所见极是。”遂安营。

一面犒军，一面着人寻取张、许二公并南、雷二将的尸首。军士领兵去寻一日，领一个幅巾筇杖的老叟进营来。那老叟昂然上帐，向着郭子仪、李光弼长揖不拜。

郭子仪见他气宇不凡，遂命坐了。问道：“老叟何人，何以到此？”

老叟道：“我姓李名翰，隐居山野。因张、许二公，南、雷二将尽忠而死，尸骸暴露城下，老夫特备四口棺木前来，已将四位忠臣盛殓了。适见麾下健儿，各处查觅他尸首，故此老夫特地前来，望二位明公速为择地安葬，以慰忠魂。”

子仪、光弼大喜，留李翰在营中暂歇。便往城南择了一块地，将张、许二公，南、雷二将埋葬好了，立了墓碑。子仪、光弼与李翰率领诸将祭奠，哭泣甚哀，礼毕回营。

李翰即来告辞，李光弼道：“我等欲屈先生在营筹画军费，望先生休弃。”李翰道：“老夫性耽隐癖，久已忘情人世，不敢从命。”

郭子仪道：“先生既爱烟霞佳趣，我等亦不敢相强。只是既来一番，必祈指示一二，方不虚此良晤。”

李翰道：“二公询问刍蕘，老夫敢陈一计。”子仪、光弼道：“愿闻大教。”

李翰道：“目今安禄山统兵入犯，二公可分兵二支，郭公领一支军入援二京，李公领一支军直捣范阳。范阳乃贼人巢穴，若知有兵攻击，必思回救。令此贼首尾不能相顾，我事济矣。”

子仪、光弼大加叹服。分付治酒送别，取出黄金三十两，白金一百两，送与李翰。他一毫不受。向上长揖，飘然而去。

子仪、光弼就依他言语，分兵进发。李光弼自去征范阳，郭子仪来救两京不题。

却说尹子奇、史思明被唐兵杀得大败，遂领着残兵疲将，忙忙如丧家之狗，急急如漏网之鱼，望西奔走了一日一夜。军马饥乏，只得在路旁树下，造饭而食。

将士方才少息，只见前面一彪军马冲来。尹、史二人大惊，忙取兵器在

鼙（pí，音皮）——古代军中用的一种鼓。

筇（qióng，音穷）杖——古时的一种竹子做的手杖。

刍蕘（chúráo，音除饶）——割草打柴的人。后多用以指草野鄙陋的人。

手，立马而待。只见当头一将大叫道：“二位将军受苦了，我特来接应你们。”看时，却是杨朝宗，二人大喜。下马施礼，就石上坐定。

杨朝宗道：“蒙主上教我做个先锋，托赖福庇，自起兵以来，大获吉利，直抵武牢关。那守关将封常清，被我们杀败，乘势夺了关口。一路城池望风投顺。到了东京洛阳地方，被俺们擒了守将哥舒翰。那厮怕死，就献了东京。主上便教他留守东京，自己长驱大进，径到西京长安城下。唐朝并无准备，明皇慌了手脚，连夜带了嫔妃、宫监、宗室大臣，逃出延秋门，奔往巴蜀去了。主上遂破了西京，踞了宫殿，如今现在那边受用。闻知二位将军攻打睢阳不下，着我来协攻。谁想昨日有探子来报，说二位将军败于郭子仪、李光弼之手，因此小将特来接应。”

尹子奇道：“为今之计将奈何？”杨朝宗道：“我们如今有生力军在此，何不再与他决个胜负？”尹子奇摇头道：“休说这话，我有十万雄兵，被他十停失了七八停。如今这几千军卒，那里杀得他过。”

史思明道：“不如往长安去，求主上再添兵马，方可再与他交战。”尹子奇道：“有理。”

说罢，三人并军士们，胡乱吃了些饭，一齐起行。过洛阳，济沐津，入潼关，渡渭水。不则一日，来到长安，三人进去朝见安禄山，备述睢阳前后之事。

安禄山道：“你二人劳苦倍常，功多过少。只是折了个令狐潮也不足为虑。”

正说话间，忽报太子安庆绪到。安禄山即令进来。安庆绪拜见了禄山，禄山就问道：“我着你镇守范阳根本之地，你如何来此？”

安庆绪道：“孩儿在范阳镇守，叵耐有太尉李光弼，前来攻打。孩儿同史朝义与他交战不胜。闻得父王在此，甚是作乐，孩儿也想要快活几日，故此留史朝义镇守城池，孩儿自领兵来此。一来避敌，二来省亲，三来父王做了皇帝，也带挈孩儿在宫中享用些安稳富贵，不枉做个太子。”

安禄山道：“你既来了，那些家眷在彼，如何丢得下？”

安庆绪道：“许多家眷，孩儿俱已带来了。又有犯官葛太古，并家人一十八人，向监在狱。孩儿想，那厮是不服俺们的，留在城中恐有他变。因此将葛太古那老贼，与他家人一齐上了囚车，也解在此。”

安禄山道：“葛太古解到此间，本该立时枭首。只是孤家想起金马门之辱，还有个李白漏网，今可仍将葛太古监禁，待擒了李白，将他二人双双在金马门前寸磔，以泄前恨。”就分付杨朝宗去查点葛太古等下监，杨朝宗领旨而去。又分付李猪儿去迎接家眷入宫，李猪儿也领旨去了。

安禄山又道：“今日父子君臣欢聚，可排宴宜春院中凝碧池上，令一班乐官，带领梨园子弟前来侑酒。”左右齐声答应。

原来明皇幸蜀时节，因事情急迫，还遗下许多内监宫婢在宫。如今都被安禄山差遣，一时领着旨意便去安排。禄山教安庆绪、尹子奇、史思明随着，摆驾到宜春院中，上筵坐定，安庆绪等轮流把盏，早有许多梨园子弟进来。

只见第一队是乐官李龟年，头戴天青巾，腰系碧玉带，身穿青锦团花袍。

停——总数分成几份，其中一份叫一停儿。

磔（zhé，音哲）——古代的一种酷刑。分尸，分裂肢体。

侑（yòu，音幼）酒——旧指在筵席旁助兴，劝人吃喝。劝酒。

后边一个童子，手执绣龙青幡一面。上用大珠子串成“东方角音”四个大字。旁边两个童子，手执小青幡二面，也各用珠子串成四字，左边幡上是：“阳律太簇”，右边幡上是“阴吕来钟”。幡下有子弟二十人，俱戴金花在头，穿着青绣织金花彩舞衣，摆列在东边立定。

第二队是乐官马仙期，头戴绛红巾，腰系珊瑚带，身穿红锦团花袍。后边一个童子，手执绣龙红幡一面，用翠羽贴成“南方徵音”四个大字。旁边两个童子，手执小红幡二面，也各用翠羽贴成四字，左边幡上是“阳律仲吕”；右边幡上是“阴吕蕤宾”。幡下有子弟二十人，俱戴金花在头，穿着红绣织金花彩舞衣，摆列在南边立定。

第三队是乐官雷海清，头戴月白巾，腰系白玉带，身穿白锦团花袍。后边一个童子，手执绣龙白幡一面，上用赤金打成“西方商音”四个大字。旁边两个童子，手执小白幡二面，也各用赤金打成四字，左边幡上是“阳律夷则”；右边幡上是“阴吕南吕”。幡下有子弟二十人，俱戴金花在头，穿着白绣织金花彩舞衣，摆列在西边立定。

第四队是乐官张野狐，头戴皂纱巾，腰系墨玉带，身穿黑锦团花袍。后边一个童子，手执绣龙皂幡一面，上面用银子打成“北方羽音”四个大字。旁边两个童子，手执小皂幡二面，也各用银子打成四字，左边幡上是“阳律应钟”，右边幡上是“阴吕黄钟”。幡下有子弟二十人，俱戴金花在头，穿着黑绣织金花彩舞衣，摆列在北边立定。

第五队是乐官贺怀智，头戴赭黄巾，腰系密蜡带，身穿黄锦团花袍。后边一个童子，手执绣龙黄幡一面，上用宝石缀成“中央宫音”四个大字。旁边四个童子，手执小黄幡四面，也各用宝石缀成四字。前边幡上是“阳律姑洗”，后边幡上是“阴吕林钟”，左边幡上是“阳律无射”，右边幡上是“阴吕大吕”。幡下有子弟四十人，俱戴金花在头，穿着黄绣织金花彩舞衣，摆列在中央立定。

上按着九宫八卦，中按着四时五行，下按着五音十二律。一共五个乐官，统领子弟共一百二十名。都持着凤箫莺笛，象管鸾笙，金钟玉磬。吹打的吹打，歌舞的歌舞。李龟年羯鼓，贺怀智琵琶，马仙期箜篌，雷海清奏箏，张野狐手拍。各执一器，通是绝精的妙技，一时弹唱起来，众子弟相和，唱出一套曲子：

步步娇

广寒宫凄凉无人到，玉杵白苹春捣。婆娑树影高，碧海青天瑞云笼罩。琼殿锁无聊，嫦娥应悔偷灵药。

醉扶归

你道素娟娟，出落偏俊俏。谁知冷清清，长夜倍萧骚。杳冥冥，鹤唳响中宵。灿灿，一派清光照。不知是银蟾蜍影入池塘，乍惊看，误认楼台倒。

皂罗袍

幡(fān, 音帆)——用竹竿等挑起来直着挂的长条形旗子。

蕤(ruí, 音瑞 阳平)宾——十二律中的第七律。

赭(zhè, 音者)——红褐色。

箜篌(kōnghóu, 音空喉)——古代弦乐器，象瑟而比较小。

春(chūn, 音充)捣——把东西捣碎。

最是添欢添恼。论歌楼舞榭，酒社诗舫，冰轮偏喜助人豪。柳荫花影秋千笑。只有长门永巷，霜寒路遥。更有戍楼边塞，云低树高。这些时景，实伤怀抱。

好姐姐

步虚似姬静俏，环佩响，霓裳鲜皓。霞冠羽衣，扮的别样娇，人间少翠翘。缕带真奇妙，掌上轻盈颤舞腰。

尾声

回头不见人儿好，只剩得仙音缭绕，惟有寒蟾挂碧霄。

唱完此曲，那五面大幡，十二面小幡一齐移动，引着众子弟，往来旋舞，真是合殿生风，令人眼花缭乱。舞完又依旧分开立定，再奏细乐。

安禄山大笑道：“真好看，真好听，快活快活。孤家向来虽蓄大志，只因明皇待我甚厚，所以不忍，意欲待他宴驾了，方始举事。我想杨国忠这厮，屡次发我隐谋，激我做出这些事来，正所谓富贵逼人。一起兵时，呼吸间得了二十四郡，赶得明皇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想他不知费了多少钱粮，用了多少心机，教成这班梨园子弟，自己不能受用，倒留与我们作乐，岂不是个天数。”

那安庆绪、尹子奇、史思明等，一齐出席拜贺，安禄山又掀髯大笑。

这些众乐人，听了禄山这席话，一个个眼泪汪汪，低头伤感，便觉歌不成声，舞不成态。

安禄山见了大怒道：“孤家连日在此饮宴，如何众乐人有悲感之声？尹子奇，与我下去查看，但有哭泣声，即时揪出，进前斩首。”

尹子奇应声拔剑下阶来看，那众乐人吓得面色如土，都将衣袖拭干眼泪，故作欢容。只有雷海清闭着眼睛泪流满面，呜呜咽咽的哭个不住。

尹子奇指道：“你这厮，还要哭，不怕砍头的么？”

雷海清大叫一声，将手中的箏儿掷在地上哭道：“我乃雷海清是也。虽是瞽人，颇知大义。我想食君之禄，不能分君之忧，惟有一死，可报君恩。怎肯蒙面丧心，服侍你这反贼。”

禄山大怒，喝叫快快牵出砍了。尹子奇劈胸揪出，雷海清骂不绝口。尹子奇将他斩在凝碧池上，回身复旨，仍复入席。

又饮了一回酒，外面孙孝哲飞奔进来道：“臣启陛下，适才城外有飞报到来，说郭子仪兵至洛阳，斩了哥舒翰，东京已被他复了。只怕早晚要杀到这里来，须是早为准备。”

安禄山道：“郭子仪那厮，如何恁般勇猛，作何良策擒他便好。”

尹子奇道：“臣看此人，难以力敌，若得一个舌辩之士，前去说他，得那人来投顺，天下不足虑矣。”

安禄山道：“卿言固有理，只是没有这个说客。”旁边转过李猪儿来跪下道：“奴婢蒙皇爷抬举，无以为报，今愿效犬马之劳，单骑往郭子仪营中走一遭，一则说他投顺，二则探听虚实。不知皇爷意下如何？”

安禄山大喜道：“你这人，倒也去得，明日就起身便了。”又分付安庆绪道：“潼关一路，不可疏虞，你可同杨朝宗带领一支军马，前去巡视一番，就便打探唐兵消息。”安庆绪、杨朝宗领旨。

次日李猪儿辞了安禄山，匹马出城，竟投东京。一路里想道：“咱因葛明霞一事，怕安庆绪加害，因此来到长安。谁想那冤家，也又来此，我今讨这一差，做个脱身之计，有何不可。”

又想到：“安禄山乃无义之人，我向来勉强服侍他，甚是不平。今见他父子荒淫暴虐，荼毒生灵，眼见得不成大事。咱不如于中取事，干下一番功业，也不枉为人在世。”

心里想着，行了数日，已到东京洛阳地界。只见郭子仪先锋仆固怀恩当道扎个大寨，左边是郭晞的寨，右边是郭暖的寨，郭子仪屯在中军。

李猪儿大着胆，直过前营，早有巡兵拦路。李猪儿道：“相烦通报，说有个内监李猪儿，有机密事，要见节度老爷。”

军士报知郭子仪，即传令唤入相见。李猪儿入营，来到帐前，拜见了郭子仪。子仪就问道：“你从那里来，到此何干？”

李猪儿道：“节度公在上，咱家姓李，名唤猪儿。向蒙圣上赐与安禄山。咱见他恃宠忘恩，以怨报德，心甚愤怒。他因要差人来说节度公，故着咱家到此。咱想节度公忠勇盖世，决难以口舌动摇。咱所以挺身来者，意欲暗约节度公袭取长安，咱愿为内应。”

郭子仪道：“你若果有此念，唐家社稷有幸矣。”李猪儿道：“咱若有二心，天诛地灭。”郭子仪道：“我再不疑人，你不须发誓。本待款留，诚恐漏泄大事，反为不便，你快回去行事。我随后领兵就来。”

猪儿辞别子仪，出营而去。郭子仪就与二子郭晞、郭暖商议进兵。

正说话间，营门外传进蜀中邸报。郭子仪接来看时，见上面报称，明皇驾至马嵬，军士怨恨杨国忠、杨贵妃酿成大祸，尽皆愤怒，不肯前行，鼓噪起来，将杨国忠杀了。又逼近御前，必要杀了杨贵妃方才肯走。明皇不得已，只得令高力士用白练一幅，将杨贵妃缢死。军士方始护驾而行。

又父老遮留太子，在灵武地方得李泌为军师，诸将就奉太子即了帝位，遥尊明皇为太上皇，改元至德。即令降旨，宣召各路兵马，会剿安禄山，俱要在潼关取齐。

郭子仪看罢，以手加额道：“好了，好了。权相已诛，新君即位，宗庙苍生之福也。”就分付安排香案，向西朝贺。

礼毕起来，只见先锋仆固怀恩上帐禀道：“外面有三个逃难的妇女，在此经过，手执睢阳已故副将雷万春的路引，禀求挂号。小将不敢擅专，谨将路引呈验，伏候主将钧旨。”

郭子仪接着路引，展开看了道：“原来是葛太古的女儿葛明霞逃难到此。只是这路引，是旧年九月中给的。为何来得这般迟。”

怀恩道：“小将也曾问过，据同行卫姬禀说，因一路贼兵劫掠，不敢行走。在武牢关外赁房，住了四个月。直待主帅收了东京，方才行到此处。”

郭子仪道：“既已盘诘明白，他乃忠臣之女。雷万春虽死，他的路引，一定不差，可与我挂号放行。只是路引上说，听其自归长安。即今贼人占据西京，如何去得。且教他在附近暂住，待复了西京，然后前去。”

仆固怀恩领命，将路引挂了号，出营给与葛明霞收执。又将郭子仪的话，分付了他。葛明霞称谢，同了卫姬、卫碧秋，离却郭营，望西而走，要寻个僻静去处暂歇，四下里再无人家。

行了两日，来到华阴山下，看看天色昏暮，并无旅店。三人正慌，远望林子里一所庵院，三人忙走至门首，敲门求宿。

不知里面肯留也不肯留，且看下回分解。

邸(d, 音底)报——古代官府用以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词曰：

此事《楞严》 尝布露，梅花雪月交光处。一笑寥寥空万古，
风瓠语，迥然银汉横天宇。蛺蝶 梦南华栩栩，斑斑谁跨丰干虎，而
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渔家傲》

话说葛明霞与卫姬、卫碧秋，自遇着雷万春，得了路引盘缠，欲回西京去。奈贼兵到处骚扰，路上行走不得，在武牢关外，赁房住了四个月。直等郭子仪恢复了东京，那地方稍稍平静，葛明霞等三人，方始上路。

来到洛阳地方，恰遇郭子仪扎营当道，便将路引挂号。因郭子仪分付，贼陷长安，不可前去。葛明霞等三人，就在左近寻觅住处。

是晚见有庵观一所，三人向前敲门，里边有个青衣女童出来开门，让三人进去。

葛明霞抬头一看，见一尊韦驮 尊天立镇山门，上有一匾写着“慈航静室”四个字，景致且是幽雅。但见：

一龛绣佛，半室青灯。蒲团纸帐，满天花雨护袈裟；瓦钵绳床，
几处云堂闲锡杖。门前绿树无啼鸟，清磬声迟；庭外苍苔有落花，
幽房风暖。月锁柴关，烟消积火。选佛场，经翻贝叶；香积厨；饭
熟胡麻。正是：

紫雾红霞竹径深，一庵终日静沉沉。

等闲放下便无事，看去看来还有心。

葛明霞、卫姬、卫碧秋走入佛堂，向着观音大士前，五体投地，躬身礼拜。早有二个老尼出来，接着施礼，留至后堂坐定。便问道：“三位女菩萨从何处来？”

卫姬道：“我等是远方避难来的，要往长安，闻得被贼人占据城池，所以不敢前进，欲在宝庵暂住几日，望师父慈悲方便。”

两个老尼道：“我二人住在本庵，向来能做得主的。只因近日有本庵山主在此出家，凡事还须禀问。三位请坐，待贫尼进去，请俺山主出来，去留由他主意。”说着进去了一会。

只见有两个女童，随着一个道装的姑姑出来。头戴青霞冠，身披白鹤氅，手持玉柄麈尾，颈挂密蜡念珠，缓步出来。三人忙向前施礼，那姑姑稽首而答，分宾主坐了。

姑姑问道：“三位何来？”卫姬道：“老身卫姬，此个就是小女，名唤碧秋。因遭安禄山之乱，同这葛小姐打从范阳避难来此。”那姑姑道：“此位既称小姐，不知是何官长之女，向居何处？”

《楞严》——佛教经名。

布露——显露，流传。

蛺蝶（jiá，音荚）蝶——蝴蝶的一种，翅有各种鲜艳的色纹。

韦驮（tuó，音佗）——佛教守护神之一，亦称韦天将军。其像一般穿古装将服，执金刚杵，立于天王殿弥勒像之后，正对释迦牟尼佛。

氅（chàng，音场）——大衣。

麈（zhǔ，音主）尾——古书上指鹿一类的动物的尾巴做的拂尘。

明霞道：“家父讳太古，长安人氏，原任御史大夫。因忤权臣，贬作范阳金判。因安禄山造反，家父不肯从贼，被贼监禁，因此奴家逃难此间。”

那姑姑道：“莫非是锦里坊住的葛天民么？”葛明霞道：“正是。”那姑姑道：“如此说小姐是我旧邻了。”

葛明霞问道：“不知姑姑是谁？”那姑姑笑道：“我非别人，乃虢国夫人是也。”明霞惊道：“奴家不知是夫人，望恕失敬之愆。只不知夫人为何在此出家？”

虢国夫人道：“只因安禄山兵至长安，车驾幸蜀。仓卒之间，不曾带我同往。我故此逃出都门，来到此处。这慈航静室，原是我向来捐资建造的，故就在此出家。”

葛明霞道：“目今都城已被贼踞，奴家无处投奔，求夫人大发慈悲，容奴家等在此暂歇几日。”

虢国夫人道：“出家人以方便为本，住此何妨。只是近来郭节度颁下示约，一应寺观庵院，不许容留来历不明之人。小姐若有什么凭据，见赐一观，免得被人查问。”

葛明霞道：“这个不妨，有睢阳雷将军的路引，前日在郭节度处挂过号的，夫人电阅便了。”说罢，将路引送去。

虢国夫人接来一看，见葛明霞名下，注着钟景期原配室。便惊问道：“原来钟状元就是尊夫。他一向窜贬蜀中，不知可有些音耗？”葛明霞道：“地北天南，兵马阻隔，那里知他消息。”虢国夫人听了，想起前情，凄然堕泪。

明霞问道：“夫人为何说着钟郎忽然悲惨。”虢国夫人掩饰道：“我在长安，曾与他一面，因想起旧日繁华，故不胜惨戚耳。”明霞见说，也纷纷滚下泪来。

卫碧秋道：“姐姐连日风霜，今幸逢故知，急宜将息，不要伤感。”

葛明霞道：“我见夫人与钟郎一面之识，提起尚然悲伤。奴家想我父亲，年老被禁，不知生死如何。今我又流离播迁，不能相见，怎教人不要心酸。”说罢又哭。

虢国夫人道：“我正要问小姐，令尊既被监禁，不知小姐怎生脱得贼人巢穴？”

明霞便将红于代死，碧秋同逃的事，前后一一备述。虢国夫人道：“原来如此，难得卫姬贤母女仗义相救。如今可放心在我庵中住下，不必愁烦。”

三人立起称谢道：“多谢夫人。”虢国夫人道：“我既出家，你们不要称我是夫人，我法名净莲，法字妙香。自今以后，称我为妙姑姑便了。”明霞三人齐道：“领命。”

看官记着，以后作小说的也称虢国夫人为妙香了，不要忘却。

话休絮烦。明霞三人，在慈航静室中，一连住了十余日，正值中天月照，花影横阶，星斗灿烂，银河清浅。卫姬是有了年纪，不耐夜坐，先去睡了。妙香在佛堂中，做完功课，来与明霞、碧秋坐在小轩前看月，讲些闲话。

明霞心中想起红于死得惨苦，父亲又存亡未卜，钟景期又不知向来下落，衷肠百结，愁绪千条，潸潸泪下。

愆（qi n，音千）——罪过，过失。

电阅——旧时请人察阅的敬辞，有明照之意。

潸潸（sh n，音山）——流泪的样子。

妙香心里也暗想当日富贵，回首恰如春梦。忆昔与钟景期正在情浓，忽然分散。那个会温存的妹夫天子，又远远的撇下去了。想到此处不觉黯然肠断。

这碧秋见他二人光景，也自想道：“我红颜薄命，空具姿容，不逢佳偶，母子茕茕，飘逢南北，困苦流离，未知何日得遇机缘。”对着月光儿，欷歔长叹。

却又作怪，那明霞、妙香的心事，是有着落的，倒还有些涯岸。惟有碧秋的心事，是没有着落的，偏自茫茫无际，不知这眼泪是从何处来的，扑簌簌的只管掉下来。

葛明霞道：“奴家是命该如此，只是带累妹子，也辛苦跋涉，心上好生难过。今夜指月为盟，好歹与妹子追随一处。如今患难相扶，异日欢娱同享。”

碧秋道：“但得姐姐提携，诚死生骨肉矣。”

正说得投机，忽闻一阵异香扑鼻，远远仙音嘹亮。见一个仙姬冉冉从空而下，立在庭中说道：“有灵霄外府贞肃夫人，与琅简元君下降，你等速速迎接。”

三人半疑半信，毛骨悚然。妙香忙忙焚起一炉好香。早见许多黄巾力士，羽服仙娥，都执着瑶幢宝盖，玉节金符，翠葆凤旗，鸾舆鹤驾，从云端里拥将下来。

那贞肃夫人，并琅简元君，一样的珠冠云髻，霞披绣裳，并入轩子里来。

妙香等三人次第行礼。妙香与碧秋行礼，夫人元君端然坐受。只有明霞礼拜，琅简元君却跪下回礼。各各相见礼毕，贞肃夫人便教看坐。

妙香道：“北子辈凡身垢秽，忽逢圣驾临凡，侍立尚怀惕惧，何敢当赐坐。”贞肃夫人道：“但坐不妨。”三人告坐了，方战兢兢的坐下。

妙香问道：“弟子凡人肉眼，体陋心迷，不知何缘得见二位圣母尊颜？”

贞肃夫人道：“我与琅简元君，生前忠节。蒙上帝嘉悯，封此位。今因安禄山作乱，下方黎庶凡在劫中，俱难逃脱。上帝命我二人，查点人间，有忠孝节义愤激死难之人，悉皆另登一簿，听候奏闻，拔升天界，勿得混入枉死城中。日来查点东京地方，所以经过此处。适见妙香，根器非凡，正该潜心学道，却怎生自寻魔障，迷失本真？我正欲来点化，恰好琅简元君有故人在此，因此同来相访。”

葛明霞道：“幽明远隔，圣凡悬殊，不知那个是圣母的故人？”

琅简元君笑道：“三生石上，旧日精魂，此身虽异，此性常存，何必细问。”

妙香道：“既如此说，弟子辈果然愚昧，望二位圣母开示。”

贞肃夫人道：“妙香本掌书仙子，偶谪尘寰，不期汨没。本来，溺于色界，遂致淫罪滔天。观察功曹，已将你造入杨玉环一案。幸而查得有周旋文曲星之功，故延寿一纪，听你清修改过。谁知你不自猛省，艳思欲念触绪纷来。只怕堕落火坑，万劫不能超脱矣。”

妙香道：“弟子气禀痴愚，今闻恩旨，不觉茫然若失。但恐罪孽深重，不能心地清凉，还望圣母指点迷途。”

茕茕（qiáng，音穷）——没有弟兄，孤独。

悯（mǐn，音敏）——怜恤。

汨（g，音骨）没——沉沦；埋没。

贞肃夫人道：“自古道，了心淫女能成佛，人手屠儿但放心。果能痛割尘缘，蓬莱岂患无路。”妙香就向前拜谢。

明霞、碧秋同立起道：“听圣母所言，令人心骨俱冷。不揣愚蒙，亦望一言指点。”

琅简元君道：“二位虽灵根不昧，奈宿愿未酬，尚难摆脱，出世之事，未易言也。”

葛明霞又问道：“弟子目今进退维谷，吉凶未保，不知几时得脱这苦厄。”

琅简元君道：“你尚有一载逆遭。过此当父子重逢，夫妻完聚，连卫碧秋亦是一会中人。但须放心，不必忧愁。”葛明霞听了，便跪下礼拜，那琅简元君忙避席答礼。

葛明霞道：“弟子乃尘俗陋姿，圣母何故回礼。”贞肃夫人笑道：“琅简元君生前与你有些名分，故此不忘旧谊。”葛明霞道：“请问琅简元君，生前还是何人？”

贞肃夫人道：“我二人非是别个，我乃张睢阳之妾吴氏，他即你侍婢红于也。”

明霞大惊道：“如此为何一些也不厮认。”贞肃夫人又笑道：“仙家妙用，岂汝所知，你若不信，可教他现出生前色相，与你相见便了。”

说罢，将袖子向琅简元君面上一拂。明霞一看，果然是红于的面貌。便抱住大哭。琅简元君，究竟在人世六道之中，未能解脱，也自扶了明霞泪流不住。卫碧秋看见，想起当日红于触死那番情景，也禁不住两泪交流。

正闹热间，忽听得檐前大叫道：“两个女鬼如何在此播弄精魂。”贞肃夫人与琅简元君，并妙香、明霞、碧秋一齐听见。

抬头一看，见一个番僧，在半空降下，大踏步走入小轩。形容打扮，却是古怪。但见：

头缠大喇布，身挂普噜绒。睁圆怪眼，犹如一对铜铃；横亘双眉，一似两条板刷。耳挂双环，脚穿草履，乍看疑是羌夷种，细认原来净土人。

那番僧向众说道：“我乃达摩 尊者是也。适在华山闲游，无意见你们在此说神论鬼，动了普度的热肠，因此特来饶舌。”众皆合掌拜见。达摩便向贞肃夫人、琅简元君道：“你二人虽登天界，未免轮回，正宜收魂摄魄，见性明心。若还迷却本来面目，一经失足，那地狱天堂，相去只有毫发，不可不谨。妙香既能皈依清静，亦当速契真如，不可误落旁门，致生罪孽。迷则佛是众生，悟则众生是佛。生死事大，急急猛省。”

众人听了，一齐跪下，求圣僧点化。

达摩大喝一声道：“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迹之意，水无留影之心。会得的下一转语来。”

贞肃夫人道：“万里浪平龙睡稳。”

琅简元君道：“一天云净鹤飞高。”

达摩道：“何不道‘腾空仙驾原非鹤，照日骊珠不是龙。’”

妙香道：“没底篮儿盛皓月，无心钵子贮清风。”

达摩道：“何不道‘有篮有钵俱为幻，无月无风总是空。’”

达摩——亦作“达磨”。“菩提达摩”的简称。

钵（b，音波）——僧徒食器。钵多罗（梵文 Pātra）的略称。

妙香将手中拂子一挥，拍手嘻嘻笑道：“弟子会得了，总则是‘梨花两岸雪，江水一天秋。’”

达摩喝道：“妙香道着了，你三人洵是法器，言下即能了然。但须勤加操励，净土非遥。葛明霞、卫碧秋尘缘未了，机会犹然。只是得意浓时急须回首，不得迷恋。”众人又向前拜谢。

达摩拂衣而起，倏然腾空而去。贞肃夫人与琅简元君也就起身，护从们一拥而上，妙香、明霞、碧秋望空而拜。

不觉乌啼月落，曙色将开。里边老尼姑也起来了，走到佛堂中，正待向前撞钟。忽听见门外敲门声甚急。

妙香道：“这时候什么人敲门？”老尼道：“昨晚我着老道出去买盐没有回来，想必是他了。”说罢，出去开门，果然是道人回来。

见他气喘吁吁，面貌失色，奔进来道：“师父不好了，祸事到了。”

妙香忙问。道人道：“我昨晚出去买盐，因没处买，走远了路，回来天色昏黑。路上巡哨的兵见人就抓。我故此不敢行走，在树下坐了一夜。直待更鼓绝了，有人行动方始敢走。一路里三三两两，听见人说安庆绪领兵在潼关巡视，被郭节度绝了他的归路，那厮倒望东冲杀而来。在各乡村，掳掠妇女、粮草，鸡犬不留。看看近前来了，我适才见许多百姓尽去逃难了，我们也须暂避可好。”

老尼与妙香等听见，吓得目瞪口呆，没做理会处。卫碧秋道：“不要乱了方寸，快打点逃生要紧。”明霞道：“正是。”忙叫卫姬起身。

碧秋又道：“那张路引是要紧的，不可忘记。”便在拜匣里取将出来。

明霞道：“我心里慌张，倒是妹子替我藏好罢。”碧秋应声，就将路引藏在身边。

那两个老尼还在房中摸摸索索，妙香催杀，也不出来。碧秋道：“我们先走罢，不要误了大事。”妙香、明霞都道“有理。”一时间，卫姬、妙香、明霞、碧秋四个人，一齐走出静室，望山间小路行去。

不上里许，早有无数逃难的男女奔来。四人扯扯拽拽，随着众人而行。转过几座林子，山凹中许多军马，尽打着安太子的旗号，斜刺里直冲过来。赶得众人哭哭啼啼，东西乱窜。

妙香、碧秋手挽着手，一步一颠正走时，回头不见了卫姬、明霞。碧秋连忙寻觅，并无踪影，放声大哭。

妙香道：“哭也没用，趁这时，贼兵已过去了，我们且回静室中住下，慢慢寻访。”碧秋含着眼泪，只得与妙香取路回归静室去了。

要知卫姬、明霞下落，且到后来便见。

倏（shù，音叔）然——原义为犬疾行。引申为疾速，忽然。

催杀——催促。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诗曰：

塞下霜归满地黄，相思尽处已无肠。

好知一夜秦关梦，软语商量到故乡。

话说安庆绪同杨朝宗，领了安禄山旨意，来到潼关外边巡视。却被郭子仪差先锋仆固怀恩，领骁卒五千，夜袭江关，断了安庆绪的归路。

庆绪、朝宗不敢交战，只得引兵望东而来。却往各乡镇去打粮骚扰，搅得各处人民逃散，村落荒残。

是日，见一队男女奔走，纵兵赶来，将明霞、妙香等一行人冲散。妙香与碧秋自回静室，明霞与卫姬，随着众人望山谷中而逃。

庆绪大叫道：“前面有好些妇女，你们快上前擒掳。”众兵呐喊一声，正欲向前追赶，见孙孝哲一骑马飞也似跑将来，叫道：“千岁爷住马，小将有机密事来报知。”

庆绪忙回马来，孝哲在马上欠身道：“甲冑在身，且又事情急迫，恕小将不下马施礼了。”庆绪道：“你为什么事这般慌张？”

孝哲叱退军士，低低禀道：“主上自从斩了雷海清之后，终日心神恍惚，常常见海清站在面前，一双眼睛竟昏了。不想李猪儿在东京回来，备说郭子仪并无西攻之意，劝主上放心，且图欢乐。主上听了那厮的话，昼夜酣饮，淫欲无度。前夜三更时分，李猪儿在宫中，乘主上熟睡，将刀戮破肚腹，肝肠尽吐出来，被他割了首级，赚开城门，投往郭子仪军中去了。”

庆绪听罢大惊道：“有这等事，我们快快回去，保守长安。”孙孝哲道：“长安回去不得了。”庆绪道：“为何呢？”

孝哲道：“李猪儿这厮，杀了主上，倒蘸血大书壁上，写着‘安庆绪遣李猪儿杀安禄山于此处’十四个大字。史思明只道真是千岁爷差来的，竟要点兵来与千岁爷厮杀，亏得尹子奇知是诡计，与他再三辩白，他还未信。如今尹子奇统领大兵离了长安，来保护千岁，再做理会。”

庆绪道：“既如此，等尹子奇来了，再做理会。”不一时，那尹子奇的兵马赶到。

只见尹子奇当先叫道：“千岁爷还不快走，唐兵随后杀来了。”庆绪大惊道：“如今投何处去好？”

子奇道：“史思明那厮假公济私，颇有二心，长安是去不得了。闻得范阳尚未被李光弼攻破，彼处粮草尚多，可向范阳去罢。”

庆绪道：“有理。”便同尹子奇、孙孝哲、杨朝宗，领兵望北而走。不上五十里，望见尘头起处，唐朝郭子仪大兵，漫山遍野杀到。军中大白旗上，挂着安禄山的首级。那军兵一个个利刃大刀，长枪劲弩，勇不可当。

这些贼兵听见郭子仪三字，头脑已先疼痛，那个还敢交锋，一心只顾逃走，唐兵掩杀前去。安庆绪大败，连夜奔回范阳去了。

郭子仪收兵，转来进取西京，直抵长安城下。城内史思明闻报，暗自想道：“那郭子仪是惹他不得的。当初，我众彼寡，尚然杀他不过，我如今孤军在此，怎生抵敌？还不如回去修好安庆绪，与他合兵同回范阳，再图后举。”

计较已定，便在宫中搜刮了许多金珠宝贝，玩好珍奇并歌儿舞女，装起车辆，分付军士，一齐出了玄武门，望北而去。

郭子仪不去追思明，乘势夺门而入。下令秋毫无犯，出榜安民，百姓安

堵如故。子仪便扎营房，教军士将府库仓廩尽皆封锁。又教纵放狱中淹禁囚徒。

李猪儿道：“有范阳金判葛太古，原任御史大夫。因安禄山造反，他骂贼不屈，被他们监禁。后来，安庆绪又将他带到长安。现在刑部狱中。节度公速放他出来相见。”

郭子仪道：“不是公公说起，几乎忘了这个忠臣。”一面着将官去请，一面教李猪儿到宫中点视。猪儿领命去了。

将官到狱里请葛太古来到营中，子仪接着叙礼坐定。太古道：“学生被陷囹圄，自分必死贼人之手，不期复见天日，皆节度公再造之恩也。”

子仪道：“老先生砥柱中流，实为难得。目今车驾西狩，都中并没有一个唐家旧臣，学生又是武夫，不谙政务，凡事全仗老先生调护，老先生可权署原任御史职衔，不日学生题请实授便了。”说罢，分付军士取冠带过来与葛太古换了。

太古道：“节度公收复神京，速当举行大义，以慰臣民之望。”子仪道：“不知当举行何事。”

太古道：“今圣上在灵武，上皇在成都，须急草露布，差人报捷，所宜行者一也；圣驾蒙尘，朝廷无主，当设上皇圣龙位在于乾元殿中，率领诸将朝贺，所宜行者二也；唐家九庙丘墟，先帝久已不安，我等当诣太庙祭谒，所宜行者三也；移檄附贼各郡，令归正朔，所宜行者四也；赈济难民，犒赏士卒，所宜行者五也；遣使迎请二圣还都，所宜行者六也。凡此六事，愿明公急急举行之。”

子仪道：“承领大教。”连忙教幕宾写起报捷奏章，差将官连夜往成都、灵武二处去报了。

是晚留太古在营中安歇。明早领了诸将同入乾元殿，摆列龙亭香案朝贺。出朝就到太庙中来，子仪、太古等进去，只见庙中通供着安禄山的祖宗，僭称伪号的牌位。

子仪大怒，亲自拔剑将牌位劈得粉碎，令人拿去撒在粪坑内。重新立起大唐太祖太宗神主。庭外竖起长竿，将安禄山头颅高高挑起。安排祭礼，子仪主爵，太古陪祭，诸将随后行礼。万民亲临，无不踊跃。

祭毕出庙，太古向子仪道：“学生久不归私家，今日暂别节度公，回去拜慰祖先，再到营中听教。”子仪应允。太古乘马，径回锦里坊旧居来。那十八个家人，也俱放出狱了，俱来随着太古。

行到自己门首，见门也不封锁，门墙东倒西歪，不成模样。太古进去，先到家庙中拜了。然后到堂中坐定，叫家人去寻看家的毛老儿来。家人四散，寻了半日方来。

毛老儿叩头禀道：“小的在此看家，不期被贼兵占住，把小的赶在外面居住，因此不知老爷回来。”太古听了，长叹一声，拂衣进内。先至园中一看，但见：

花瘦草肥，蛛多蝶少。寂寥绿园，并无鹤迹印苍苔；三径荒芜，惟有蜗涎盈粉壁。零落梧黄，止余松桧色蓊葱；破窗掩映，不见芝

檄（xí，音习）——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晓谕或声讨的文书。

幕宾——即“幕友”。原指将帅幕府中的参谋、书记等，后用为地方军政官延用的办理文书、刑名、钱谷等佐助人员的通称。

兰香馥郁。亭榭欹倾，尘满昔时笔砚；楼台冷落，香消旧日琴书。

太古见了这光景，心里凄然。忽想起明霞女儿，不见在眼前，不觉纷纷落泪。思量他在范阳署中，据家人出监时节说，安庆绪打入衙内时，已见我女儿。我想那贼心怀不良，此女素知礼义，必不肯从贼。一向杳无信息，不知生死如何。

心里想着，恰好走到明霞卧房门首，依稀还道是他坐在房中，推门进内，却又不见。便坐在一把灰尘椅子上，放声大哭。

哭了一会，有家人进来报道：“太监李猪儿来拜。”太古心绪不佳，欲待不见。又想向在范阳，必知彼处事情，问问我女儿消息也好。遂起身出外接着。李猪儿施礼，分宾主坐下。

猪儿道：“老先生为何面上有些泪痕？”太古道：“老夫有一小女，向在范阳，不知他下落。今日回来，到他卧房中，见室迩人遐，因此伤感。”

猪儿道：“老先生还不晓得么，令爱因清节而亡了。”太古忙问道：“公公那里知道？”猪儿道：“安庆绪那厮，见了令爱，要抢入宫中，令爱守正不从。那厮将令爱交付咱家领回，教咱劝他从顺，那晚适值轮该咱家巡城出外去了，令爱就在咱衙内触阶而死。咱已将他盛殓葬在城南空地了。”

太古听罢，哭倒在椅上，死去活来。猪儿劝慰了一番，作别而去。太古在家哭了一夜。明日绝早，郭子仪请入营中议事。

子仪道：“迎接圣驾最是要紧，此行非大臣不可。我今拨军三百名，随李内监到灵武去迎圣上。再拨军三百名，随葛老先生往成都迎上皇，即日起身，不可迟延。”

就治酒与太古、猪儿饯行。又各送盘缠银二百两。太古、猪儿辞别了子仪，各去整顿行装，领了军士，同出都门，李猪儿往灵武去了。

葛太古取路投西川行去，经过了些崎岖栈道，平旷郊原。早到扶风郡界上，远远望见旌旗戈戟，一簇人马前来。葛太古忙着人打听。回报说是行营统制钟景期领三千铁骑，替上皇打头站的。太古忙叫军士屯在路旁，差人去通报。

看官，你道钟景期如何这般显耀，原来景期在石泉堡做司户，与雷天然住在衙门里甚是清闲。那雷天然虽是妇人，最喜谈兵说剑。平日与景期讲论韬略，十分相得。

恰值安禄山之乱，上皇避难入蜀，车驾由石泉堡经过。景期出去迎驾，上皇见了景期，追悔当日不早用忠言，以致今日之祸，因此特拔为翰林学士。

彼时羽林军怨望朝廷，多有不遵纪律的。景期上了“收兵要略”一疏，上皇大喜，就命兼领行营统制，护驾而行。景期遂带了雷天然随驾至成都。

闲时会着高力士，说起当初劾奏权奸时节，都亏虢国夫人在内周旋，得以保全性命。如今不曾随驾到来，不知现下如何？

景期听了甚感激他的恩，又想他的情，又想起葛明霞一段姻缘，便长吁短叹，有时泣下。雷天然不住的宽慰，不在话下。

后来，郭子仪收复两京的捷音飞报到成都，上皇闻知，就命驾回都，令景期为前部先行。

景期备了一辆毡车与雷天然乘坐，带着冯元、勇儿领兵起身。一路里想着明霞，见那些鸟啼花落，水绿山青，无非助他伤感。

欹(q, 音其)——通“敲”，倾斜。

是日正行到扶风驿前，见路旁跪着军士，高声禀道：“御史大夫葛太古特来迎接太上皇圣驾，有名帖拜上老爷。”

冯元下马接了帖儿，禀知钟景期。景期大喜，暗道：“不期迎驾官是葛太古，今日在此相遇，不惟可知明霞的音耗，亦且婚姻之事可成矣。”

便扎住人马，就进扶风驿里暂歇，即请葛太古相见。太古进驿来与景期施礼坐下。

景期道：“老先生山斗望隆，学生望风怀想久矣。今日得瞻雅范，足慰鄙衷。”

太古道：“老夫德薄缘慳，流离琐尾。上不能匡国，下不能保家，何足挂齿。”

景期听了“下不能保家”这句话，心上疑惑，便道：“不敢动问，闻得老先生有一位令爱，不知向来无恙否？”

太古愀然道：“若提起小女，令人寸肠欲断。”景期道：“却是为何？”太古道：“老夫只生此女，最所钟爱，不期旧年物故。”

景期惊道：“令爱得何病而亡？”太古哭道：“并非得病，乃是死于非命的。”景期忙问道：“为着何事？乞道其详。”

太古便先将自己骂贼被监的话儿说了，又将李猪儿传来的明霞撞死缘由，自始至终说了一遍。景期听了，一则是忍不住心酸，二则也忘怀了，竟掉下泪来。

太古道：“学士公素昧平生，为何堕泪？”景期道：“不瞒老先生说，学生未侥幸时便作一痴想，要娶佳人为配，遍访并无。向闻令爱小姐才貌两全，不觉私心窃慕，自愧鰥生寒陋，不敢仰攀。到后来幸博一第，即欲遣媒奉叩，不想老先生被贬范阳去了。学生又忤权奸，亦遭谪遣，自叹良缘不就，两地参商，怨怅愁情与日俱积。今护圣驾回朝，便思前愿可酬。适闻老先生到来，以为有缘千里相逢，姻事一言可定。那知令爱已香返云归，月埋烟冷。想我这等薄福书生，命中不该有佳人为偶，说完了这番心事，索性倒哭他一场。”

太古哭道：“学士公才情俊逸，若得坦腹东床，老夫晚景堪娱。不想小女遭此不幸，不是你没福娶我女儿，还是我没福招你这样快婿。”

二人正说得苦楚，阶下将士禀道：“上皇銮驾已到百里外了。”太古忙起身别了景期，上前迎接去了。

景期也出驿门领兵前进，在马上不胜悲伤。行了二十多日，早到西京。那灵武圣驾，已先回朝了。景期入城，寻个寓所将雷天然安顿停当，寓中自有冯元勇儿服侍。次早景期入朝参贺天子。

一时文武有李泌、杜鸿渐、房珪、裴冕、李勉、郭子仪、仆固怀恩、李猪儿等侍立丹墀。景期随班行礼，朝罢，出来就去拜望李泌、郭子仪等。又差人寻访虢国夫人下落，思量再图一见。谁相各处访问，并无踪迹，景期惟有歔歔叹息。

隔了几日，上皇已到。天子率领文武臣僚出廓迎接，彼时护驾的是陈元

慳（qi n，音牵）——欠缺。

流离琐尾——比喻本来生活顺利快乐，后来转为艰难苦痛，即末路蹭蹬的意思。

鰥（z u，音邹）生——犹小生，自称的谦词。

丹墀（chí，音池）——古时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故名。

礼、李白、杜甫、葛太古、高力士等，随着上皇入城。上皇分付车驾幸兴庆宫住下。天子随率群臣朝拜，设宴在宫中庆贺。

次日入朝，召群臣直到殿前，降下圣旨，封李泌为邺王，拜左丞相，郭子仪为汾阳王，拜右丞相，杜鸿渐为司徒；房珪为司空；裴冕为中书令；李白为翰林学士；钟景期为兵部尚书；杜甫为工部侍郎；葛太古为御史中丞；李勉为监察御史；陈元礼为太尉；仆固怀恩为骠骑大将军；郭晞为羽林大将军；郭暖为驸马都尉，尚升平公主；李光弼加封护国大将军，领山南东道节度使。俱各荣封三代。文官荫一子为五经博士；武官荫一子为金吾指挥。又授高力士为掌印司礼监；李猪儿为尚衣监。其余文武各官各加一级，大赦天下。阶下百官齐呼万岁，叩头谢恩。

天子又降旨道：“李林甫欺君误国，纵贼谋反。虽伏冥诛，未彰国法，着仆固怀恩前去掘起林甫冢墓，斩截其尸，枭首示众。”仆固怀恩领旨去了。

班中闪出钟景期上殿奏道：“陛下英明神武，为天地祖宗之灵，得以扫荡群贼，克服神器，彼权奸罪恶滔天，死后固当枭首。雷万春靖难诸臣，亦宜追赠谥号，以广圣恩。”

天子闻言道：“卿言甚合朕意，可将死难诸臣开列姓名陈奏，朕当酌议褒封。”

景期谢恩领旨退班，天子退朝，各官俱散。只有钟景期与李泌、郭子仪、葛太古在议政堂将前后死节忠臣，一一开明事实，以陈御览。

早见高力士捧出圣旨一道，追封张巡为东平王；许远为淮南王；南霁云为彰义侯；雷万春为威烈侯；赦建张、许双忠庙，春秋享祭，以南、雷二将配享；追赠张巡妾吴氏为靖节夫人；许义僮为骁骑都尉；又有原任常山太守颜杲卿赠太子太保；原任梨园典乐郎雷海清赠太常卿；葛明霞封纯静夫人。各赠龙凤官诰，共赐御祭一坛，委郭子仪主祭。子仪奉旨，自去安排祭奠。

少顷又有圣旨，命御史葛太古领东京安抚使踏勘地方。有被贼兵残破去处，奏请蠲租；有失业流民，即招抚复业，即日辞朝赴任。

又命兵部尚书钟景期领河北经略使，统领大兵十万，进征安庆绪。

旨意下了，景期忙回寓所，向天然说道：“圣上命我讨安庆绪，不日起行，不知二夫人意下，还是随往军中，还是待我平贼之后，前来迎接你？”

雷天然道：“妾身父叔俱死贼手，恨不得手刃逆奴以雪不共戴天之仇，奈女流弱质，不能如愿。今幸相公上承天威，挥戈秉钺，妾愿随侍帷幄，参赞军机。”景期道：“如此甚妙。”

正说话间，冯元进来禀道：“御史葛老爷来辞行。”景期忙出接见。太古道：“老夫禀奉严旨，不敢延迟，即日就道，特来告辞。”

景期道：“东京百姓，久罹水火，专望老先生急解倒悬，正宜速去。学生还要点军马，聚粮草，尚有数日耽搁，不能与老先生同行，殊为快快。”

太古道：“足下旌旄北上，必过洛阳，愿便道赐顾，少慰鄙怀。”景期道：“若到贵治，自然晋谒。今日敢屈台驾，待学生治酒奉饯。”太古道：“王事靡盬，盛情心醉矣，就此拜别，再图后会。”

蠲(juān, 音捐)租——蠲：除去；减免。即减免租税。

钺(yuè, 音月)——古代兵器名，像斧，比斧大些。

帷幄(wéiwò, 音唯握)——帐幕。多指军帐。

快快(yàng, 音样)——亦作“鞅鞅”。因不平或不满而郁郁不乐。

二人拜别起身，景期也上马来送，直到十里长亭，挥泪分手，景期自回。
太古望东京进发。

不知此去做出什么事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诗曰：

芭蕉分绿上窗纱，暗度流年感物华。

日正长时春梦短，觉来红日又西斜。

话说御史葛太古奉旨安抚东京，走马赴任，星夜趲行，早有衙役前来迎接，来到东京上任。那些行香拜客的常套，不消说得。

三日之后，就要前往各处乡镇乡村，亲自踏勘抛荒田土，招谕失业流民。有书吏禀道：“老爷公出要用多少人夫？求预先分付，好行牌拘唤，并齐集跟随人役，再着各处整备公馆铺陈，以便伺候。”

太古道：“百姓遭兵火之余，困苦已极。若多带人役，责令地方铺陈整备公馆，这不叫抚民，反而是扰民了。今一概不许行牌，只跟随书吏一名，门子一名，承差二名，皂隶四名；本院铺盖用一头小驴驮载，随路借寺院歇宿。至于盘费，本院自带俸银，给与他们买余柴米，借灶炊煮，不许擅动民间一针一草，如违，定行处死。”

书吏领命而行。太古匹马，领着衙役出城，到各乡村去踏勘了几处。

是月来到华阴山下，见一座小小庵院，半开半掩。太古问道：“这是什么庵院？”承差禀道：“是慈航静室。”太古道：“看来倒也洁净，可就此歇马暂息。”

遂下马，分付衙役停在外厢，自己起立进山门到佛堂中礼佛。里面妙香忙出来接见，向前稽首。

太古回了一礼，定睛一看，惊问道：“你这姑姑好象与虢国夫人一般模样。”妙香道：“贫尼正是。不知大人如何认得？”太古道：“下官常时值宿禁门，常常见夫人出入宫闱，况又同里近邻，如何不认得。”

妙香道：“请问大人尊姓，所居何职？”太古道：“下官御史中丞葛太古，奉旨安抚此地，所以到此。”

妙香道：“啊呀！可惜，可惜！大人若早来三个月，便与令爱相逢了。”

太古道：“姑姑说那个的令爱？”妙香道：“就是大人的令爱明霞小姐。”太古道：“小女已在范阳死节。那里又有一个？”

妙香道：“原来大人误闻讣音了。令爱原未曾死，百日以前，逃难到小庵住了几日，因避乱兵在山路里失散了，如今不知去向。”

太古道：“姑姑这话甚是荒唐，小女既经来此，如何又不见了？”妙香道：“大人若不信，现有同行女伴卫碧秋在此，待我叫他出来，大人亲自问他。”便到里边叫碧秋出来，碧秋上前相见，太古命妙香、碧秋坐了，问道：“向闻小女弃世，有李猪儿亲口说，已将他埋葬。适才姑姑又说同小娘子避难到此，着人委决不下，小娘子可细细说与我知道。”

碧秋便将红于如何代死，自己如何赚开城门，与母亲卫姬如何一齐逃难来到庵中，又如何失散，连母亲也不知消息说了。说到此处，不觉泪下。

太古大惊道：“如此说起来，那死的倒是侍婢红于了，难得这丫鬟这般义气。只是范阳到此，有二千余里，一路兵戈扰攘，你们三个妇女怎生行走。”

碧秋道：“亏得有睢阳雷万春给了路引，所以路上不怕盘诘。”太古道：

趲(z n, 音攒)——赶, 加快。

余(dí, 音敌)——买进粮食。

“如何路引在那里，取来与我一看。”碧秋道：“在此。”便进去取出路引，送与太古。

太古接来，从前至后看去，见葛明霞名下，注着钟景期原聘室。便心里想道：“这又奇了，前日遇钟郎时节，他说慕我女儿才貌欲结婚盟，并未遣媒行聘。怎么路引上这般注着？”便问碧秋道：“那雷将军如何晓得小女是钟景期的原聘？”

碧秋道：“连奴家也不见小姐说起，倒是雷将军问及才晓得。”太古道：“如何问及？”碧秋道：“他说钟景期谪贬途中遇着雷将军，雷将军要将侄女配他为妻。他说有了原聘葛小姐，不肯从命。因此雷将军将侄女倒赠与他为妾，留着正位以待葛小姐。所以路引上这般注着。”

太古想道：“钟郎真是情痴，如何寸丝未定，便恁般注意。”又想道：“难得卫碧秋母子费尽心机，救脱我女，反带累他东西飘泊，骨肉分离，如今此女茕茕在此，甚是可怜。他既救我女，我如何不提拔他。况他姿容不在明霞之下，又且慧心淑贞，种种可人，不如先收他为养女，再慢慢寻取明霞，却不是好。”

心中计较已定，就向碧秋道：“老夫只有一女，杳无踪影，老夫甚是凄凉。你又失了令堂，举目无亲，意欲收你为螟蛉之女，你意下何如？”

碧秋道：“蒙大人盛意，只恐蓬筚寒微，难侍贵人膝下。”

妙香道：“葛大人既有此心，你只索从命罢。”碧秋道：“既如此，爹爹请坐了，待孩儿拜见。”说罢，拜了四拜。

太古道：“我儿且在此住下，待我回到衙内，差人夫轿子来接你。”碧秋应声“晓得。”太古别了妙香，出静室上马，衙役随着，又到各处巡行了几日。

回至衙门，分付军士人役，抬着轿子，到慈航静室迎接小姐。又封香金三十两，送与妙香。承差人役领命而去，接了碧秋到衙。太古又叫人着媒婆在外买丫鬟十名，进来伏侍。

碧秋虽是贫女，却也知书识字，太古甚是爱他，买了许多古今书籍与他玩读。碧秋虽未精通，一向与明霞、妙香谈论，如今又有葛太古指点，不觉心领神会，也就能吟诗作赋。太古一发喜欢。

隔了数日，门上传报说，河北经略使钟景期在此经过，特地到门拜访。太古心下踌躇道：“钟郎人才并美，年少英奇，他属意我女，我前日又向他说死了。倘他别缔良缘，可不错过了这个佳婿。莫若对他说他知我女尚在，只说已寻取回来，就与他订了百年之约。后日寻着明霞不消说得，就是寻不着，好歹将碧秋嫁与他，却不是好。”

一头想一头已走至堂前。一声云板，吹打开门，接入景期上堂，叙礼分宾主坐下。两人先叙了些寒温，茶过一通。

太古道：“老夫有一喜信，报知经略公。”景期道：“有何喜信？”太古道：“原来小女不曾死，一向逃难在外，前日老夫已寻取回来了。”

景期忙问道：“老先生在何处相逢令爱的？”太古道：“老夫因踏勘灾荒，偶到慈航静室中歇马。却有虢国夫人在彼出家，小女恰好亦避难庵中，与老夫一时团聚，方知前日所闻之误。”景期道：“如此说，那范阳死节的

螟蛉——养子的代称。

蓬筚（bì，音毕）——“蓬门筚户”的略语，喻穷人住的房子。

又是那一个？”

太古便将红于代死，挈伴同逃的话一一说了。景期不胜嗟叹。太古道：“如今小女既在，经略公可酬宿愿矣。”

景期道：“千里睽违，三年梦寐，好速之念，何日忘之。今学生种玉有缘，老先生诺金无吝，当即遣媒纳采，岂敢有负初心。”

太古笑道：“经略公与老夫，今日始订姻盟，如何预先在人前说曾经聘定小女？”

景期道：“我并不曾向人说甚话儿，这话从何处来？”

太古道：“小女逃难，曾遇睢阳副将雷万春，承他给与路引，他说当日要将侄女相配，因你说有了原聘葛明霞，故此他将侄女倒送与你为侧室。所以路引上在小女名下就注定是钟某原聘室。老夫见了不觉好笑。”

景期道：“彼时我意中但知有明霞小姐，不知有别人，只恐鹊巢鸠占，故设言以推却。现今尚虚中馈以待令爱。”说罢，二人大笑。

忽见中军官来禀道：“有翰林学士李白老爷来拜。”景期暗喜道：“今日正少一个媒人，他来得恰好。”太古就出去迎接进来，各相见坐定。

太古道：“李兄为何不在朝廷，却来此处？”太白道：“小弟已告休林下，在各处游玩。近欲往嵩山纵览，经过贵治，特来相访。”

景期道：“李大人来得凑巧，葛老先生一位令爱，蒙不弃学生鄙陋，许结丝萝，敢求李大人执柯。”

李白道：“好好，别的事体学生誓不饶舌，做媒人是有酒吃的，自当效劳。”景期道：“既如此，学生即当择吉行聘，待讨平逆贼，便来迎娶。”李白道：“说得有理。”一齐起身作别。

太古送出衙门，回身进来，心上忽然猛省，跌足道：“适才不该说他是慈航静室中寻着的。倘他到彼处问明端的，不道是我的好意，倒道我说谎骗他了。”又想到：“看景期一心若渴，今日方且喜不自胜，何暇去问，只索由他罢了。”便进内去说与碧秋知道不题。

却说钟景期回至馆驿，欢喜欲狂，忙与雷天然说知此事。天然不惟不妒忌，倒还替景期称贺。景期分付军兵暂屯住数日，一面叫人去找阴阳官择了吉日，一面发银子去买办行聘礼物，忙了一日。

景期向雷天然道：“葛公说虢国夫人在慈航静室中出家，我明日清早要去见他。”天然道：“相公若去，可着冯元随往。”

次早，景期分付冯元跟着，又带几个侍从，唤土人领路，上马竟投慈航静室中来。

到得山门首，只见里面一个青衣女童出来道：“来的可是钟状元么？”

景期大惊。下马问道：“你如何就晓得下官到此？”女童道：“家师妙香姑姑，原是虢国夫人。三日前说有故人钟状元来访，恐相见又生魔障，昨日已入终南山修道去了。教我多多拜上钟老爷，说宦海微茫，好生珍重，功成名就，及早回头。留下诗笺一纸在此。”景期接来一看，上面写道：

割断尘缘悟本真，蓬山绝顶返香魂。

如今了却风流愿，一任东风啼鸟声。

景期看罢，泫然泪下，快快上马而回。

睽(kuí,音葵)违——分离。

泫(xiàn,音绚)然——伤心流泪貌。

到了吉期，准备元宝彩缎，钗环礼物，牵羊担酒，大吹大擂送去。景期穿了吉服，自己上门纳聘。李白是媒人，面儿吃得红红，双花双红，坐在马上。军士吆吆喝喝，一齐来到安抚衙门里。

葛太古出堂迎接，摆列喜筵，一则待媒人；一则请新婿。好不闹热，但见：

喜气盈门，瑞烟满室。喜气盈门，门上尽悬红彩；瑞烟满室，室中尽挂纱灯。笙歌鼎沸吹，一派鸾凤和鸣；锦褥平铺绣，几对饮鸯交颈。风流学士做媒人，潇洒状元为女婿。佳肴美酒，异果奇花。玉盏金杯，玳瑁筵 前光灿烂；瑶筝檀板，琉璃屏外韵悠扬。

筵宴已毕，太白、景期一齐作别。景期回至驿庭，雷天然接着道：“相公聘已下了，军情紧急，不可再迟。”景期道：“二夫人言之有理。”

便分付发牌起马，各营齐备行装，次日辰时放炮拔营。葛太古、李太白同来相送，到长亭拜别。景期领了兵马，浩浩荡荡望河北去了。

葛太古别了太白，自回衙门退入私署，走进碧秋房中，见碧秋独坐下泪。太古问道：“我儿为何忧戚？”

碧秋道：“孩儿蒙爹爹收养，安居在此，不知我母亲与明霞姐姐却在何处？”

太古道：“正是，我因连日匆忙，倒忘了这要紧事体。待我差人四散去寻访便了。”

碧秋道：“差人去寻也不中用，须多写榜文各处粘贴，或者有人知风来报。”太古道：“我儿说得是。”就写起榜文，上写着报信的谢银三十两，收留的谢银五十两。将避难缘由、姓名、年纪一一开明，写完发出去，连夜刊板刷印了几百张，差了十数个人役，四处去粘贴。差人领了榜文，分头去了。

一个差人到西京，一路寻访，将一张榜文贴在长安城门上，又往别处贴了。

那些百姓皆来看榜，内中一个人头戴毡帽，身穿短布衫，在人丛里钻出拍手笑道：“好快活，好快活。我的造化今日到了。”

又有一个老婆子，向前将那人一把扯住，扯到僻静处问道：“你是卖鱼的蛇儿，在这里自言自语些什么？”

沈蛇儿道：“你是惯做中人的白妈妈，问我怎的？”白婆道：“我听见你说什么造化到了，故问你。”

蛇儿道：“有个缘故，我前日在泾河打鱼，夜里泊船在岸边，与我老婆正在那里吃酒。忽听见芦苇丛中有人啼哭，我上岸看时，见一个老妪，一个绝标致的女子，避难到那边迷失了路，放声啼哭。我便叫他两个到渔船里来，问他来历。那老的叫做卫姬，后生的叫做葛明霞，他父亲是做官的。我留他们在船里，要等人来寻，好讨些赏。谁想养了他一百三四十日，并无人来问。方才见挂的榜文，却有着落了，我如今送到他们父亲处。报事人三十两也是我得，收留人五十两也是我得，岂不是造化？”

白婆道：“那女子生得如何？”蛇儿道：“妙嘎！生得甚为标致，乌油油的发儿，白莹莹的脸儿，曲弯弯的眉儿，俏生生的眼儿，直隆隆的鼻儿，细纤纤的腰儿，小尖尖脚儿。只是自从在船里并不曾看见他笑。但是哭起

玳瑁（dàimào，音带冒）筵——谓豪华、珍贵的宴席。

来，那娇声儿便要教人魂死，不知笑将起来怎样有趣哩！”白婆道：“可识几个字否？”

沈蛇儿道：“岂但识字，据那卫姬向我老婆说，他琴棋诗画件件都会哩！”白婆道：“你这蠢才，不是遇着我，这桩大财却错过了。这里不好讲话，随我到家里来。”

两个转弯来到白婆家里。蛇儿道：“妈妈有甚话说？”白婆道：“目今汾阳王郭老爷起建凝芳阁，阁下造院子十所。每一院中，有歌舞侍女十名。又要十个能诗善赋的绝色美人。分居十院统领诸姬。如今有了红绡、紫苑等九个。单单缺着第十院美人，遍处访觅，并没好的。你方才说那个女儿甚是标致，何不将他卖与郭府。最少也得二三百两银子，可不强如去拿那八十两的谢仪。”

蛇儿道：“那葛明霞不肯去怎么好？”白婆道：“这样事体不可明白做的，如今你先回去，我同郭府管家到你船边来相看。只说是你的女儿，如此，如此，做定圈套，那葛明霞那里晓得。”

蛇儿道：“倘然他在郭府里说出情由，根究起来，我和你如何是好？”

白婆道：“你是做水面上生涯的。我的家伙连锅灶也没一担，一等交割了人，我也搬到你船里来，一溜儿棹到别处去了，他们那里去寻。”蛇儿道：“好计。好计。我的船泊在长安门外，我先去，你就来。”说罢，回到船上，见明霞、卫姬坐在前舱，心里暗自喜欢，也不与他讲话，竟到后艄与老婆讨饭吃去。

不多时，早见白婆领着三四个管家到船边叫道：“沈蛇儿，我们郭府中要买几尾金色大鲤鱼，你可拿上来称银子与你。”

蛇儿道：“两日没有鲤鱼，别处去买罢。”管家道：“老爷宴客，立等要用，你故不卖么？”蛇儿道：“实是没有。”

管家道：“我不信，到他船上去搜看。”

说着一齐上船来，把那只小船险些儿跳翻了。管家钻进舱里，假意掀开平基搜鱼，那三四双眼睛，却射定在葛明霞身上，骨碌碌的看上看下。

惊得葛明霞娇羞满面，奈船小又没处船避，只得低着头，将衣袖来遮掩。谁想已被这几个看饱了。

便道：“果然没有鲤鱼，几乎错怪于他。只是我们不认得别个船上，你可领我们去买。”蛇儿道：“这个当得。”

便跟随众人上岸，与白婆子齐进城来，到白婆家里。管家道：“这女子果然生得齐整，老爷一定中意的。”

白婆便瞒着蛇儿，私自讲定身价三百两。自己打了一百两后手，只将二百两与蛇儿。

管家又道：“方才同坐的那个老姬是什么人？”蛇儿道：“也是亲戚，只为无男无女，在我船里博饭吃的。”

白婆对管家道：“郭老爷每娶一位美人，便要一个保母陪伴。老姬既无男女，何不同那女子到郭府中，他两上熟人在一处，倒也使得。”

蛇儿道：“只要添些银子，有何不可。”白婆又向管家说过，添了二十两银子，叫沈蛇儿写起文书。

只说自己亲女沈明霞同亲卫姬，因衣食不周，情愿卖到郭府，得身价三百二十两。其余几句套话，不消说得。

写完画了花押，兑了银子，权将银子放在白婆家里。叫起两乘轿子，沈

蛇儿先奔到船上，向葛明霞、卫姬道：“昨日圣上差一官员，但有逃难迷失子女，造着册子，设一公所居住。如有亲戚认的即便领回，人家都到彼处寻领。你两人也该到那边去住，好等家里人来认领，再叫轿子来抬你们去。”

明霞道：“如此甚好，只是在你船上打扰多时没有甚谢你，只有金簪一支与你，少偿薪水，待我见了亲人，再寻你奉谢。”蛇儿收了簪子。

少顷轿子到了，明霞、卫姬别了蛇儿夫妇，一齐上岸入轿。蛇儿跟着轿子，送到郭府门首，只见管家并白婆站着，蛇儿打了个照会，竟自回去。白婆接明霞、卫姬出轿，管家领入府中。

明霞慌慌张张不知好歹，只管跟着走。白婆直引至第十院中便道：“你两人住在此间，我去了再来看你。”说着竟自抽身出去。

那明霞、卫姬举目一看，见雕栏画槛，奇花异木；摆列着金彝宝鼎，玉轴牙签，挂着琵琶笙笛，瑶琴锦瑟，富丽异常。

心中正在疑惑，那本院十个歌姬齐来接见。又有九院美人红绡、紫苑等都来拜望。早有女侍捧首饰衣裳来，叫明霞梳妆打扮。

明霞惊问道：“这里是什么所在？”红绡笑道：“原来姐姐尚不知，我这里是在汾阳王郭老爷府中凝芳十院，特请你来充第十院美人，统领本院歌姬。今日是老爷寿诞，你快快梳妆，同去侍宴。”

明霞听罢，大惊哭道：“我乃官家之女，如何陷我于此。快放我出去便罢，不然我誓以一死，自明心迹。”

红绡便扯着紫苑背地说道：“今日是老爷寿诞，这女子如此光景，万一宴上啼哭起来，反为不美，不如今日不要他去拜见，待慢慢他安心了方始入侍，才为妥当。”紫苑道：“姐姐所见极是。”

便分付诸姬好生伏侍照管。别了明霞，集了众歌姬到凝芳阁上伺候。

到得黄昏时分，只听得吆喝之声，几对纱灯引子仪到阁上坐席，九个美人叩头称贺。

子仪道：“适才家人来报，说第十院美人有了，何不来见我？”红绡禀道：“他乃贫家女子，不娴礼数，诚恐在老爷面前失仪，故此不敢来见，待妾等教习规矩，方始叩见老爷。”子仪道：“说得有理。”

一时奏乐，九院美人轮流把盏，诸姬吹弹歌舞，直至夜分。子仪醉了，分付撤宴，就到第三院房里住了。

次早起来，外面报有驾帖下来，子仪忙出迎接，展开驾帖来看，原来是景期攻取安庆绪不下，奏请添兵。圣旨着子仪部下仆固怀恩前去助战。

子仪看了，就差人请仆固怀恩来分付，怀恩领命，点了本部三万雄兵，望范阳进发，协助景期。

不知胜负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诗曰：

苍苍变幻何穷，报复未始不公。

昨夜愁云惨雾，今宵霁月光风。

话说仆固怀恩领了天子圣旨、汾阳王令旨，统着兵马来协助钟景期征讨安庆绪，星夜进发来到范阳地界。只见前面立着两个大寨，上首通是绛红旗号，中军一面大黄旗绣着“奉旨征讨逆贼”六个大金字。下首通是缟素旗号，中军一面大白旗绣着“誓报父叔大仇”六个大金字。

怀恩见了，心中疑惑，想朝廷只差钟景期来，那白旗的营寨又是谁的？就差健卒先去打探。

健卒去了一会，回来禀道：“上首红旗营里是钟经略的帐房，下首白旗营里就是经略二夫人雷氏的帐房。因贼兵势大，未能破城，故扎营在此。”

怀恩听了，便叫军马扎住。自己领着亲随来到景期营门首，着人通报进去。景期分付大开辕门，接入相见。景期命怀恩坐下。

怀恩问道：“贼势如何，连日曾交战否？”景期道：“贼锋尚锐，连日交战胜负未分，下官因与小妾分兵结寨河上，为犄角之势。今将军到来，可大奋武威，灭此朝食。”怀恩道：“待小将与他交战一番，看他光景。”

正说间，外面报进来道：“贼将杨朝宗搦战。”怀恩道：“待小将出去，立斩此贼。”说罢，绰刀上马，飞跑出营。

景期在帐上听得外面金鼓齐鸣，喊声大振。没半刻时辰，銮铃响处，仆固怀恩提着血淋淋的人头掷在帐前，下马欠身道：“赖大人之威，与杨朝宗交马只三合，便斩那厮了。”景期大喜。分付整备筵席，款待怀恩。一则洗尘，二则庆功。

怀恩领了宴，作别回本营。景期便请雷夫人进营议事。

不多时，雷天然骑着白马来。马前十个侍女，尽穿着锦缎缕成的软甲，手中俱执着明晃晃的刀。这都是雷天然选买来的，尽是筋雄力壮的妇将，命勇儿教演了武艺，名为护卫青衣女。一对对的引着天然而来。天然下马入帐，与景期相见坐定。

天然道：“今朝廷差仆固将军来此助战，方才即斩一员贼将，已折他的锐气了。但贼人城壕坚固，粮草充足，彼利于守，我利于战。相公可出一计，诱贼人大战一场，乘势抢过壕堑，方好攻打。”

景期道：“我意亦如此，故请二夫人来筹画。”正在商议，只见辕门上报道：“安庆绪差人下战书。”天然喜道：“来得甚好。”便教将战书投进来。

景期拆开细看，见词语傲慢，大怒道：“这厮欺我是个书生，不娴军旅，将书来奚落下官，快将下书人斩讫报来。”

天然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相公不须发怒，可示期决战便了。”景期怒犹未息，就在书尾用朱笔批道：“安庆绪速整兵马，来日大战。”

批完，叫将官付与来人去了。一面差人知会仆固怀恩，一面下令各营准备厮杀。天然也回自己营中打点。

缟(gō, 音搞)——白色。

搦(nuò, 音诺)战——挑战。

次日，景期、天然、怀恩三队大军合做一处，摆列阵势以待。门旗里旌旄节钺画戟银瓜，黄罗伞下罩着钟景期，头戴金盔，身穿金甲，斜披红锦战袍，稳坐雕鞍骏马，手执两把青锋宝剑。仆固怀恩在旁，头戴兜鍪，身挂连环甲，腰悬羽箭雕弓，横刀立马。军中搭起一座将台，雷天然穿着素袍银甲，亲自登台擂鼓。勇儿也全身披挂，手执令字旗，侍立在将台之上，一一整齐。

那范阳城里，许多军马开门杀出。两阵对垒，贼阵上僭用白旄黄钺，拥着安庆绪出马。

护驾是尹子奇，左有史朝义，右有孙孝哲，史思明在后接应。门旗开处，钟景期与仆固怀恩出到阵前。

安庆绪大叫道：“安皇帝在此，钟景期敢来交战么！”景期大怒，拍马舞剑而出，庆绪举戟来迎。雷天然在将台上大擂战鼓。

看官你道景期是个书生，略晓得些剑法，一时交战起来，怎不危险。幸得庆绪的武艺原低，又且酒色过度，气力不甚雄猛，所以景期还招架得住。

两个战有十合，仆固怀恩恐景期有失，便闪在旗后，拔出箭来拽满雕弓，嗖的一声射去，正中安庆绪的坐马，那马负痛，前蹄一失，把庆绪掀下马来。

景期正欲举剑来砍，那尹子奇大吼如雷，杀将过来。怀恩看他骁勇，景期不是他的对手，便舞刀跃马接住厮杀。孙孝哲上前救庆绪回去，景期自回本阵。

尹子奇与仆固怀恩占有二百余合，未分胜负。怀恩心生一计，虚掠一刀，拨马便走。尹子奇大叫道：“休走。”拍马赶上。

怀恩觑他来得较近，暗将宝刀挟在鞍桥上，却取着弓搭着箭，忙转身子望尹子奇射去。只听得一声响亮，尹子奇两脚朝天，翻身落马，恰好射中他右眼。

他的左眼先被雷万春射瞎了，如今却成了双瞽，只管在地下乱爬。怀恩忙回马来捉，被史朝义上前救了回去。

景期鞭梢一指，将台上战鼓大擂，官军乘势奋勇掩杀过去，贼军大败。但见：

刀砍的脑浆齐迸，枪戳的鲜血乱流。人和马尽为肉泥，骨与皮俱成齑粉。弃甲抛戈，奔走的堕坑落堑，断头破脑，死亡的横野填沟。耳听数声呐喊，惊的个鬼哭神号；眼观一派旌旗，阴得那天昏地惨。正是：

劝君莫说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

官兵见贼兵退了，一齐赶杀前来。却被史思明领着三千铁甲马军冲来救应，那马匹匹是骏马，驰骋处勇健如飞。雷天然望见，急叫鸣金收军。将士各回营寨。

景期道：“二夫人为何鸣金？”天然道：“我望见贼人马军利害，故此收兵。”景期道：“你那见得他利害。”天然道：“人到不打紧，只是那骏马，我营中一匹也不如他，他方才若用此骅骝为前部，先扰乱我的阵脚，我军不能得胜矣。”景期称服，在营犒赏将士。

隔了两日，有人来报，史思明纵放好马二千余匹，在河北岸饮水。天然

兜鍪（móu，音谋）——古代打仗时戴的盔。

齑（jī，音机）粉——细粉；碎屑。常用以比喻粉身碎骨。

骅骝（huáliú，音华留）——古代称赤色的骏马。

听了大喜，便叫勇儿附耳低言，如此，如此。

勇儿依计，出去教各营拣选骡马千匹，放在河南岸饮水。又差冯元领兵赶马，那骡马到了河上打滚吃草，往来驰骋，望着隔岸饮水马，只管昂头嘶叫。

那贼人的马，原来大半是公的，见了骡马嘶跳，也都到河边来。这河又不阔，又不深，那些马又通有腾空入海的本事，望着隔河骡马忍耐不住，也有一跃而过的，也有赴水而过的。

自古道“物以类聚”，一匹走了动头，纷纷的都过河来，那看马的贼兵那里拦喝得住。

南岸上冯元教军士尽数赶回营中，计点共得好马一千三百八十二匹。

景期欢喜，向天然道：“我今有一事用着冯元。”天然道：“有何事用他？”景期道：“差他到范阳城下，只说送还他马匹，赚开城门，带一封书进去送与史思明，这般，这般而行。二夫人意下如此？”

天然道：“有理。此时君臣各自为心，正该行此反间之计。”

景期就写一封书来，唤冯元分付了密计，教他只等有变，就在城中放火为号。又令抢来的马留了一千，将零头的三百八十二匹，又选自己营中老疲病马五百余匹，杂在里头，叫几个军士赶着，跟了冯元来到城下。

冯元高声道：“经略钟老爷还你们马匹，可速速开门。”城上见果然有马送来，便开门放入，贼兵不问好歹，一齐将马赶入槽内去了。

冯元竟到史思明衙门上，央人接了书，抽身自去藏避行事。门上将书送进，史思明打开一看，上面写道：

大唐兵部尚书领河北经略使钟景期再拜，致书于史将军麾下。

愚闻宁为鸡口，勿为牛后。大丈夫当南面称孤，扬威四海，何能抑抑久居人下。况将军雄才盖世，而安庆绪荒淫暴虐，岂得为将军之主，将军何不乘间杀之，自居范阳首。函驰长安，大唐必与联合，平分南北，永不相侵，彼此受益，维将军图之。

思明看罢，心下踌躇。次早，只见将官来禀道：“昨夜不知何人遍贴榜文，有人揭去送与皇爷看了。小将也揭得一张在此。”史思明接来一看，上写道：

史思明已降大唐，约定：本日晌午，唐兵入城，只擒安庆绪；

凡你百姓，不必惊慌。先此谕知。

思明看了，大惊失色，早见门外刀枪密密，戈戟森森，把衙门围住，许多军士声声叫喊：“皇爷召史将军入朝议事，即便请行。”

思明见势头不好，道：“一不做，二不休，顾不得什么了。”点起家丁百名，披挂上马，冲出衙门，军士尽皆退后，思明一径抢入宫来。

安庆绪见了，吓得魂不附体，便叫道：“史将军，孤家有何负你，你却降了唐朝。”

思明更不答话，直上前来将庆绪一枪刺死。外面孙孝哲、史朝义赶进来，看见大惊。

史朝义道：“好嘎！弑君大逆，当得何罪！”思明喝道：“我诛无道昏君，有何罪过。你是我的儿子，怎生说出那样话来。”朝义道：“你既无君，代亦无父，与你拼三百合。”

骡（kè，音课）马——骡：雌，专指骡、马。这里指雌马。

思明大怒，挺枪戳来。朝义拔刀来迎，父子两个在宫门交战。孙孝哲也不来管闲事，只顾纵兵抢掠，城中大乱。

冯元躲在城内看见光景，便跑到一个浮图上去，取出身边硫磺焰硝引火之物，放起火来。

城外唐兵望见，仆固怀恩当先领兵砍开城门杀进，随后景期、天然也杀入城来。

史思明听见外面声息不好，便丢了史朝义，杀出宫门，正遇雷天然，举枪直刺，天然用剑隔住，就接着交战。那天然如何抵当得思明，左遮右架，看看力怯。

正在危急，忽见半空中隐隐现出雷万春阴魂，幞头红蟒，手执钢鞭，大叫道：“贼将休伤吾侄女！”举起鞭来向思明背上狠打一下。思明口吐鲜血，落马跌翻在地。天然就叫军士向前捉了，紧紧绑缚。

景期杀入宫中，见安庆绪死在地上，便割了首级，分付将许多宫女尽数放出，把安庆绪僭造的宫殿放火烧毁。那孙孝哲、史朝义都被仆固怀恩杀了。

景期下令救灭城中的火，出榜安民。将思明的宅子改为经略衙门。景期与天然进内坐下，差人去捉尹子奇。

不一时提到，可怜尹子奇有万夫不当之勇，到此时一双眼睛俱被射瞎，好象木偶人一般，缚来与史思明一齐跪在堂前。

雷天然忙叫供起雷海清、雷万春的牌位，将尹、史二贼绑在庭中柱上，分付刀斧手先剖开胸腹，取出两副热腾腾血滴滴的心肝，又斩了两颗首级，献上供在案上。

景期、天然一齐向灵牌跪拜大哭，祭毕，撤开牌位。设宴与仆固怀恩并一班将佐论功，诸将把盏称贺，宴完各散。

次日景期出堂，一面令仆固怀恩领兵往潞州魏博二处讨贼党薛高、田承嗣。一面将庆绪、子奇、思明三颗首级，用木桶封存好了。又传令拿反贼的嫡亲家属，上了囚车。写起本章，先写破贼始末，后面带着红于代死的一段缘由，请将原封葛明霞位号移赠红于。

写完了表，差一员裨将，赍了本章，领兵二百，带了首级，押着囚车，解到长安，献俘报捷。

来到京中，将本送入通政司挂号，通政司进呈御览，天子大喜，即宣李泌、郭子仪入朝，计议封赏功臣。

李泌、郭子仪齐奏道：“钟景期、仆固怀恩功大，宜封公侯之爵。”

天子准奏。钟景期封平北公，加升太保。即命收复了附贼城池，方始班师。仆固怀恩封大宁侯开府仪同三司。其余将佐升赏不等。又将原封葛明霞纯静夫人位号移封红于，立庙祭享。命李泌草诏。

李泌、子仪领旨出朝。子仪别了李泌，自回府中到凝芳阁上来，九院美人齐来接见。

子仪道：“范阳逆贼俱已平复，老夫今日始无忧矣。可大开筵宴，尽醉方休。”众美人齐声应诺。

子仪道：“那第十院美人，来有二月余了，礼数想已习熟，今晚可唤来见我。”

红绡禀道：“第十院美人自从来此，并不肯梳妆打扮，只是终日啼哭，

幞（fú，音福）头——古代男子用的一种头巾。

连同来保母也是如此。必有缘故，不敢不禀知老爷。”

子仪道：“既如此，可唤来，我亲问他。”红绡恐怕诸姬去唤惊唬了他，激出事来。便自己去叫明霞上阁，连卫姬也唤来。

子仪抬头把明霞一看，见他虽是粗服乱发，那种娉婷态度绰约可有。

明霞上前道了万福，背转身立着，众皆大惊。子仪道：“你是何等样人，在王侯面前不行全礼？”明霞哭道：“念奴家非是下流，乃是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避难流落，误入奸人圈套，赚到此处。望大王怜救。”

子仪听了道：“葛太古之女葛明霞三字，好生熟悉，在那里曾闻见来？”

卫姬就跪下道：“是在洛阳经过，曾将雷万春路引送与老爷挂号的。”

子仪道：“正是。我一时想不起，啊呀！且住，我见路引上注着钟景期原聘室，你可是么？”明霞道：“正是。”子仪忙立起身来道：“如此说是平北公的夫人了。快看坐来。”

诸姬便摆下绣墩，明霞告了坐，方始坐下。子仪问道：“看你香闺弱质，如何恁地飘蓬？你可把根由细细说与我听。”

明霞遂将自从范阳遭安庆绪之难说起，直说到被沈蛇儿骗了卖在此处的话，说了一遍，不觉泪如雨下。

子仪道：“夫人不必悲伤，令尊已升御史中丞，奉旨在东京安抚。尊夫钟景期做了兵部尚书，讨平了安庆绪，适才圣旨封为平北公，现今驻扎范阳。老夫明日奏闻圣上，送你到彼处成亲便了。”明霞称谢。

子仪又道：“分付就在第十院中摆列筵席，款待钟夫人。去请老夫人出来相陪，我这里止留诸姬侑酒。红绡等九院美人也去陪侍钟夫人饮宴。”

九院美人领命，拥着明霞同卫姬去了。

子仪饮完了宴，次早入朝将葛明霞的事奏闻天子。天子龙颜大喜道：“好一段奇事，好一段佳话。如今葛明霞既在卿家，也不必通知他父亲，卿就与他备办妆奁，待朕再加一道诏旨，钦赐与钟景期完婚。就着司礼监高力士并封赠的诏书一齐赍送前去。”

高力士叩头领旨，连忙移文，着礼部开赐婚仪，派兵部拨兵护送，工部备应用车马，銮仪卫备随行仪仗，各衙门自去料理。

那郭子仪出朝回府，着家人置备妆奁，将第十院歌姬十名就为赠嫁。那卫姬不消说得，自然要随去的了。此时葛明霞真是锦上添花。自古道：

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

子仪在府忙忙准备。又写起一封书，将明霞始末备细写明，差个差官先到范阳去通报钟景期。

差官领书，即便起身，在路餐风宿水，星夜趲行。是日到了黄河岸边，寻觅渡船，见一只渔舟泊在柳荫之下。差官叫道：“船上人渡我过去，送你酒钱。”

渔船上人便道：“总是闲在此，就渡你一渡。只是要一百文大钱。”差官道：“自然不亏你的。”说罢，跳下船，渔人解缆棹入中流。

差官仔细把渔人一看，便道：“你可是长安城下卖鱼的沈蛇儿？”沈蛇儿道：“我正是。官人怎生认得？”差官道：“我在长安时，常见你的。”

侑(yòu, 音又)——旧指在筵席旁助兴，劝人吃喝。

妆奁(lián, 音连)——嫁妆。

棹(zhào, 音照)——摇船的用具，也指船。

正说时，只见后艄一个婆子伸起头来一张。差官看见问道：“你是做中人的白婆，为何在他船上？”

白婆道：“官人是那里来的，却认的我？”差官道：“我是汾阳王的差官，常见你到府门首领着丫鬟来卖，如何不认得？”

只这句话，沈蛇儿不听便罢，听见不觉心头小鹿儿乱撞。暗想道：“我与白婆做下此事，逃到这里，不期被他认着。莫非葛明霞说出情由，差他来拿我两人。他如今在船里不敢说，到了岸边是他大了，不如摇到僻静处害了他的性命罢。”

心里正想，一霎时，乌云密布，狂风大作，刮得河中白浪掀天，将那只小船颠得好象沸汤里浴鸡子的一般，砰的一声响亮，三两个浪头打将过来，那船底早向着天了。

两岸的人一齐嚷道：“翻了船了，快些救人。”上流头一只划船，忙来搭救，那差官抱住一块平基，在水底滚出，划船上慌忙救起来。

再停一会，只见沈蛇儿夫妇并白婆三个人直僵僵的浮出水面上，看时已是淹死了。可惜骗卖明霞的身价二百二十两，并白婆后手一百两，都原封不动沉在水里。那蛇儿夫妇与白婆昧心害理，不惟不能受用，倒折了性命。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却说划船上人，且不去打捞三个死尸，慌慌的救醒差官，将船拢岸，扶到岸上。众人齐来看视，差官呕出许多水，渐渐能言。

便问道：“我的铺盖可曾捞得？”众人道：“这人好不知足，救得性命也够了，又要铺盖，这等急水，一百付铺盖也不知滚到哪里去了。”

差官跌足道：“铺盖事小，有汾阳王郭老爷书在里边，如今失落了，如何了得？”

众人道：“遭风失水皆由天命，禀明了自然没事的。”就留在近处人家，去晒干了湿衣，吃了饭，借铺盖歇了一夜。明日众人又借些盘缠与他。

差官千恩万谢，别了众人，踉踉跄跄往驿中雇了一个脚力，望范阳进发。不知此去怎生报知钟景期，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诗曰：

俊俏佳人，风流才子，天然分付成双。看兰堂绮席，烛影灿煌。
数幅红罗绣帐，氤氲看宝鸭焚香。分明是，美果浪里，交颈鸳鸯。
细留心，这回算，千万遍相思，到此方偿。念宦波风险，回首微茫。
惟有花前月下，尽教我对酒疏狂。繁华处，清歌妙舞，醉拥红妆。

《凤凰台上忆吹箫》

话说汾阳王差官，在黄河翻船，失了郭子仪原书，又没处打捞，无可奈何，只得怀着鬼胎走了几日，到范阳城里经略衙门上来，还未开门。

差官在辕门上站了一会，只听得里面三声鼓响，外边鼓亭一派吹打，放起三个大炮，齐声吆喝开门。

等投文领文事毕，差官央个旗牌报进去，不多时，旗牌唤入，报门而进。差官到堂下禀道：“汾阳王府差官叩见老爷。”

钟景期问道：“郭老爷差你到此何干？”差官道：“郭老爷差小官送信来此，不期在黄河覆舟，只拾得一条性命，原书却失落了。求老爷怜恕。”景期道：“但不知书中有何话说？”

差官道：“没有别的话，是特来报老爷的喜信。”景期道：“有何喜信？”差官道：“圣上钦赐一位夫人与老爷完姻，因此差小官特来通报。”

景期惊道：“可晓得是谁家女？”差官道：“就是郭府中第十院美人，小官也不晓得姓名。”景期大惊，想道：“圣上好没分晓，怎么将郭府歌姬赐与大臣为命妇。”心中快快不悦。

分付中军将白银十两赏与差官，也无心再理堂事，即令缴了牌簿放炮封门，退入后衙来。

雷天然问道：“相公今日退堂，为何有些不乐？”景期道：“可笑得紧，适才京中有差官来报，说圣上要將郭汾阳府中一个歌姬赐与下官为配，你道好笑也不好笑。”天然道：“相公如何区处？”

景期道：“下官正在此委决不下。想他既是圣上赐婚的，一定不肯做偏房的了。若把他做了正室，那明霞小姐一段姻缘如何发付？就是二夫人与下官同甘共苦，到今日荣华富贵，难道倒教你屈在歌姬之下？晓得的还说下官出于无奈，不晓得的只道下官是薄幸人了。展转踌躇，甚难区处，如何是好？”

天然道：“相公不须烦闷，妾身倒有计较在此。”景期道：“愿闻二夫人良策。”

天然道：“赐婚大典决不敢潦草从事，京中想必有几日料理，一路乘传而来，颁诏的逢州过县，必要更换夫马，取索公文，自然迟延月日。我想东京到此，比西京路近，相公可修书一封，差人连夜到东京报知葛公，教他将明霞小姐，兼程送到范阳先成了亲。那时赐婚到来，相公便可推却，说已经娶有正室，不敢停妻再娶作伤风败俗之事，又不敢辜负圣恩，将钦赐夫人为妾，上表辞婚，名正言顺，岂不是两全之策。”

景期大喜，连忙写起书来，就差冯元赍书前去。冯元领命，将书藏在怀中，骑着快马，连夜出城望东京进发。五日午夜，已到东京，进城径投安抚

氤氲(yīnyūn, 音因晕)——气或光色混和动荡貌。

传——指古代驿站上所备的车马。

使衙门上来，恰值关门。冯元焦躁起来。方要向前传鼓，有巡捕官扯住道：“老爷与学士李老爷在内饮酒，分付一应事体不许传报，你什么人，敢这般大胆？”

冯元道：“你这巡捕，眼睛也不带的。我是河北钟老爷差来的，因有要紧事要见你老爷。你若不传，倘误了大事，就提你到范阳砍下你的驴头来。”

巡捕官没奈何，只得替他传鼓禀报。不多时里面一声云板，发出匙钥开门，放冯元进去。

早有内班门子领冯元到穿堂后花亭上来，见葛太古与李太白两个对坐饮酒。冯元向前叩头，呈上主人的书。

太古接来一看，大惊道：“如何圣上却有这个旨意？”

冯元道：“他使着皇帝性子，生巴巴的要把别人的姻缘夺去。家老爷着小的多多拜上老爷，说一见了书，即连夜送小姐先到范阳成了亲，然后好上表辞婚。”

太古心内思量道：“争奈明霞女儿没有寻着，只得把碧秋充做明霞先去便了。”就向李白道：“小女遣嫁范阳，李兄原是媒人，敢烦一行？”太白道：“我是原媒，理应去的，何须说得。”

太古大喜。就差人出去雇船，因要赶路，不用坐船，只雇大浪船三只，并划船六只，装载妆奁。

原来葛太古因景期下聘时节说，平贼之后就要成亲，所以衣服首饰器皿家伙都件件预备，故此一时就着人尽搬下船，先请李太白去坐了一只浪船，又发银子，雇了五六十名人夫拉纤，一一安排了。进来叫碧秋打点，连夜下船。

碧秋下泪道：“这是姐姐良缘，孩儿怎好闹中夺取？况爹爹桑榆暮景，孩儿正宜承欢膝下，何敢远离。”

太古也掉下眼泪道：“做了女子，生成要适人的，这话说他怎的。只是日后倘寻着明霞孩儿，须善为调处。事情急迫，不必多言了。”

碧秋道：“孩儿蒙爹爹如此大恩，怎敢有负姐姐，倘寻见姐姐，孩儿即当避位侧室，以让姐姐便了。”

太古道：“若得如此，我心安矣。”说罢，就叫十个丫鬟赠嫁前去，又着管家婆四人在船服侍，各人领命收拾起身。

太古便催碧秋上轿，碧秋只得向太古拜了四拜，哽咽而别上了轿子。那十个丫鬟并四个管家婆，也都上了小轿，簇拥着去下船。太古也摆到船边，在各船上检点家伙，差几个家人随去，又到太白船上作别了，再下碧秋船内一回，挥泪依旧上岸回去。

冯元就在李太白船内，凭太白分付。就此开船，各船一起解缆，由洽河入汴河，望北昼夜前进。

不上半月，已到范阳，早有人报知，钟景期出来拜望李太白。太白接入舱中，施礼坐了，先叙寒温，后叙衷曲。

正说话时，飞马来报道：“司礼监高公公赍着圣旨，护送钦赐的夫人已到二十里之外，请老爷去接诏。”

景期跌足道：“再迟来一日，我这里好事成了。”便愁眉苦脸别了太白，登岸上轿，来到皇华亭。

只见军牢侍从，引着高力士的马而来，后面马上一个小监背着龙凤包袱的诏书。再望着后边，许多从人银瓜黄伞拥着一辆珠宝香车，随着许多小轿；

又有无数人夫扛的扛，抬的抬；也有车子上载的，也有牲口上驮的；尽插小黄旗，上写“饮赐妆奁”四字。金光灿烂，朱碧辉煌。

景期接了没做理会处，只得接待高力士下马，到皇华亭施礼。力士教安排龙亭香案，将诏书供好伺候，吉期开读。景期分付打扫馆驿，请钦赐夫人在内安顿。高力士就在皇华亭暂歇，一一停当。

景期也没心绪与高力士说话，忙忙的作别入城。分付立时在衙门里备办筵席，发帖请高力士、李太白。

不一时筵席已完。力士、太白齐到，景期接入坐定，说了几句闲话。堂候官禀请上席，景期把盏送位。

李太白从来不肯让高力士的，这日因是天使，故此推他坐第一位，李太白第二位，景期主席相陪。

方才入席，那太白也不等禀报上酒，便叫取大犀杯来，一连吃了二十多杯，方才抹抹嘴，而后与力士一般上酒举箸。

酒过数杯，力士问道：“为何学士公恰好也在此？”太武道：“我特来夺你的媒钱。”力士笑道：“学士公休取笑，咱是来送亲，不是媒人哩！”

太武道：“若是送亲的，只怕要劳你送回去。”力士道：“这是怎么说？”太武道：“钟经略公已曾聘定御史葛太古之女，葛明霞为正室，学生就是原媒，今日送来成亲。我想圣天子以名教治天下，岂可使臣子做那弃妇易妻的勾当。所以经略公还不敢奉诏。”

力士道：“学士公又来耍咱家了。请教葛明霞只有一个，还是两个？”太武道：“自然是一个。”力士道：“这又奇了，如今圣上赐来的夫人正是葛明霞，那里有第二个？”

太白笑道：“亏你在真人面前会说假话。圣上赐的是汾阳府中的歌姬，如何说是葛明霞？”

力士道：“学士公有所不知。葛明霞因逃难江河，被奸人骗来，卖到郭汾阳府中。郭公问知来历，奏闻皇上，因此钦赐来完婚。”

太武道：“如此说，那个葛明霞只怕是假的。”力士道：“郭汾阳做事精细，若是假，岂肯作欺君之事。只怕学士公送来那一位葛明霞是假的。”太白笑道：“不差，不差。别人送来的倒是真的，他嫡嫡亲亲的父亲面托我送来的，难道倒是假的不成？”

力士道：“这等说起来，连咱也寻思不来了。”太武道：“不妨，少不得有个明白。今晚且吃个大醉，明日再讲。”力士笑道：“学士公吃醉了，不要又叫咱脱靴。”

太白又笑道：“此是我醉后狂放，你不要介意。”力士也笑道：“咱若介意，今日就不说了。”两人相对大笑。

只有钟景期呆呆的坐着，听他两个说话，如在梦中，开口不得，倒象做新娘的一般，勉强举杯劝酒。

太白、力士又饮了一回，起身作别。高力士自回皇华亭。太白自回船里去了。

景期送了二人，转入内衙与雷天然说知上项事情。天然道：“这怎么处，葛公又不在此，谁人辨他真假？”景期坐了一会，左思右想没个头绪，只得与雷天然就寝了。

次早起来，天然向景期道：“此事真是难处，莫若待妾身去拜望他两个，问他可有什么凭据，取来一看便知真假了。”

景期道：“二夫人言之有理。”天然一面梳妆，景期一面传令出去，着人役伺候。

天然打扮停当，到后堂上了四人大轿，勇儿并十个护卫青衣女，一齐随着前后人役吆喝而去。景期在署中独自坐下，专等雷天然回来，便知分晓。正是：

混浊不知鲢共鲤，水清方见两般鱼。

景期闷坐了半日，早见天然回来，景期接着忙问就里。天然道：“若论姿容，两个也不相上下，只是事体越发不明白了。”景期道：“怎么不明白？”

天然道：“妾身先到船上，见葛公送来的那位明霞小姐。他将范阳逃难，在路经过许多苦楚，后来遇见父亲的话，一一说与妾身听了。妾身问他可有甚凭据？他便将我先叔赠的他路引为据，妾身取得在此。”

景期接路引来看，道：“这不消说是真的了。”天然道：“圣上赐来那位明霞小姐，也难说就是假的。”景期道：“为何呢？”

天然道：“妾身次到馆驿中见了他，他的说话句句与葛公送来那位说的相合，只多了被人骗到郭府中这一段。及讨他的凭据来看，却又甚是作怪。”

景期道：“他有什么凭据？”天然道：“他取出白绫帕两幅，有相公与他唱和的诗儿在上，妾身也取在此。”景期接来看了，大惊道：“这是下官与葛小姐始订姻盟时节作的。如此看起来，那个也是真的了。”

天然笑道：“有一真，必有一假。如何说两个通是真的？”

景期道：“下官在千军万马中方寸未尝小乱。今日竟如醉如痴，不知天地为何物了。我想古来多有佳人才子成就良缘，偏是我钟景期有这许多魔障。”天然道：“相公且免愁闷，妾又有一计在此。”景期道：“你又有何计？”

天然道：“不如待妾设一大宴，请他二人赴席，等他两个当面自己去折辨一个明白，可不是好？”

景期道：“此言甚妙。”天然道：“若在衙门里不便，可请到公所便好。”景期道：“南门外一座大花园，是安禄山盖造的离宫，地名为万花宫。我改为春明园，内中也有锦香亭一座，甚是宽敞，可设宴在内。我想当初在锦香亭上订葛小姐的姻盟，如今这里恰好又有一座锦香亭，可不是合着前番佳兆？”

天然道：“如此甚妙。”景期就发银子，着冯元出去到春明园中安排筵宴。雷天然写了请启二道，差勇儿到二处去投送。

次日，天然戴着玲珑碧玉风头冠，穿着大红盘金团凤袍，月白绣花湘水裙，叫勇儿随着。又有二十名女乐，原是史思明家的，景期收在署中，这日也令随到园中侑酒。一乘大轿抬着天然，许多人役跟随。

到得春明园里，天然叫人役在园外伺候，只带勇儿、女乐进园，来到锦香亭上观看。筵宴上挂锦幢，下铺绒单；屏开孔雀，褥隐芙蓉；银盘金碗，玉杯象箸，甚是整齐。

忽听一阵鼓乐，早报道：“东京葛小姐到了。”只见十数个侍女，引着轿子进来。碧秋冉冉出轿，见他头戴缀珠贴翠花冠，身穿五彩妆花红蟒，好似天仙模样。天然降阶迎入亭中，叙礼落坐。丫鬟跪下献茶，茶罢。

又听外面报道：“钦赐葛小姐到了。”天然起身下降立候，见许多侍婢拥着八人大轿，前面摆着两扇奉旨赐婚的朱红金字牌，后面又随着一乘小轿。

碧秋在亭中，心里愤愤的只等他来，便要将葛太古家中的事来盘倒他。

那轿子到了庭中歇下，有女使将黄伞遮着轿门，等明霞出来。天然一看，见他头戴五凤朝阳的宝冠，身穿九龙盘舞的锦袍。

原来碧秋站在亭上，因黄伞遮了轿子，所以看不见明霞，那明霞恰早看见了碧秋。便惊问道：“亭中可是我卫碧秋妹子么，却为何在此？”

碧秋听见，吓了一跳，定睛一看，大惊道：“我只道是谁，原来正是明霞姐姐。”二人方走近来，那后面小轿里大叫道：“我那碧秋的儿嘎！我那一日不想着你，谁知和你在这里相逢。”

碧秋听见母亲卫姬的声音，便连忙走下亭来。小轿里钻出一个婆子，果然是卫姬。母子二人抱头大哭。明霞也与碧秋携手拭泪。雷天然看的呆了，便拱他三人重新叙礼送坐。

碧秋道：“家母在此，奴家当隅坐了。”明霞道：“若如此倒不稳便，不如请卫妈妈先坐了罢。”碧秋依允。

第一位明霞；第二位碧秋；雷天然主位；卫姬上台坐了。茶过一通，天然开言细问端的。

他三人各将前后事情，细细说出，天然如梦方觉。连他三人也各自明白了。

勇儿禀道：“筵席已定，请各位夫人上席。”雷天然猛省道：“我倒忘了，今日卫老夫人在此，分付快去再备一桌宴来。”

卫姬笑道：“今日之宴，非老妇所可与会。况坐位不便，雷夫人不必费心，老身且先回去。只得今日三位须在坐得停妥，老身斗胆僭为主盟，与三位定下坐次，日后共事经略公。就如今日席间次序便了。”天然道：“奴家等恭听大教。”

卫姬道：“以前葛小姐与小女不知分晓，并驱中原，不知谁得谁失，今已明白。那经略公原聘既是葛明霞，葛御史送来的也是葛明霞，圣上赐婚又是葛明霞，这第一座正位，不消说是葛小姐了。小女虽以李代桃，但既已来此，万无他适之理，少不得同事一人。只是雷夫人已早居其次，难道小女晚来倒好僭越？第二位自然是雷夫人。第三位是小女便了。”

三人共同悦服。卫姬道：“今日老身暂别，只不要到馆驿中去了，竟到小女船上，待他回来好叙别情。”说罢，作别上轿而去。

天然就叫勇儿传谕冯元，教他备一席酒送到船上去，勇儿领命而行。天然分付作乐定席。

碧秋道：“若论宾主该是雷夫人定席，若照适才家母这等说，就不敢独劳雷夫人了，我三人何不向天一拜，依次而坐，令侍儿们把盏罢。”

明霞、天然齐道：“有理。”三人一齐向天拜了，然后入席。葛明霞居中，雷天然居左，卫碧秋居右。侍女们轮流奉酒，亭前女乐吹弹歌舞。宴完，一齐起身，各自回去。天然到署中将席间的事体说与钟景期听了。

景期大喜，就请高力士、李太白来说明了，择了黄道吉日，先迎诏书开读了，方才发轿到二处娶亲。花灯簇拥，鼓乐喧闹。不多时，两处花轿齐到。

掌礼人请出两位新人，景期穿了平北公服色，蟒袍玉带，出来与明霞、碧秋拜了堂，掌灯进内，雷天然也来相见了，饮过花烛喜筵。

是夜，景期就在明霞房里睡；次夜，在碧秋房里睡；以后，先葛、次雷、后卫，永远为例。

到得七朝，连卫姬也接来了。又分付有司寻着红于的冢，掘去李猪儿误立的石碑，重新建造纯静夫人的牌坊庙宇，安排祭祀。

景期与三位夫人一齐亲临祭奠，祭毕回来，恰好有报来说，仆固怀恩招降了贼将薛嵩、田承嗣等，河北、山东悉平。景期领了家眷班师回京，先朝拜了天子，就去拜谢郭子仪。

是日，圣旨拜钟景期为紫微省大学士平章军国大事。景期谢恩出来，选了祭祀吉期，同三位夫人到父母坟上祭扫拜谒。朝廷又将虢国夫人的空宅赐与钟景期为第。

那葛太古也回京复命，与葛明霞相会，悲喜交集。景期就将宅子打通了葛家园，遂日与三位夫人在内作乐。他三个各有所长：葛明霞贤淑；雷天然英武；卫碧秋巧慧。三人与景期唱随和好，妻妾之间相亲相爱。

后来葛夫人连生二子，雷、卫二夫人各生一子。到长大时节，景期将明霞生的长子立为应袭，取名钟绍烈，恩荫为左赞善。将次子姓了葛，承接葛太古的宗祀，取名葛钟英；因葛太古的勋劳荫为五经博士。将天然生的一子姓了雷，承续雷海清、雷万春的宗脉，取名雷钟武，以海清、万春功绩恩荫为金吾将军，将碧秋生的一子姓了卫，承顶卫氏宗祧，取名卫钟美，后中探花。景期在朝做了二十年宰相。

一日，同三位夫人在锦香亭上检书，检出虢国夫人遗赠的诗笺。看了忽然猛省道：“宦海风波岂宜贪恋，下官意欲告休林下，三位夫人意下如何？”

明霞、碧秋齐道：“曾记慈航静室中达摩点化之言说：‘得意浓时急须回首’，相公之言甚合此意。”

天然也道：“急流勇退，正是英雄手段，相公所见极是。”

景期遂上表辞官，天子准奏，命长子钟绍烈袭封了平北公。葛太古已先告老在家，与景期终日赋诗饮酒。景期与三位夫人欢和偕老，潜心修养，高寿而终。后来子孙蕃衍，官爵连绵，岂非忠义之报。有诗为证：

乾坤正气赋流形，往来从头说与君。

昧理权奸徒作巧，全忠豪杰自留名。

拈笔写出鸳鸯谱，泼墨书成鸾凤文。

悲欢聚合转眼去，皇天到底不亏人。

桃花扇

[清] 不题撰人 著

主要人物表

侯方域	字朝宗，明末官宦子弟，落第书生。
李香君	名妓，侯朝宗之妻。
史可法	曾任南明兵部尚书，新主朝内任江北督帅，投江殉国。左良玉 宁南侯，侯朝宗世交。
柳敬亭	说书人，宁南侯幕僚。
苏昆生	青楼院授歌者。
李贞丽	老鸨，李香君之养母。
杨文驄	字龙友，新主朝内礼部主事。
马士英	新主朝内任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阮大铖	即阮圆海，前主宦官，新主朝内任兵部侍郎。

词曰：

公子秣陵 侨寓，恰遇南国佳人。奸贼挟仇谗言进，打散鸳鸯情阵。天翻地复世界，又值无道昏君。烈女溅血扇面存，栖真观内随心。

《西江月》

秣（mò，音末）陵——古县名，在今江苏省南京市内。

第一回

看梅花道院占满 画墨兰妆楼赐字

话说明朝崇祯末年，有一秀士，姓侯，名方域，字朝宗，乃河南归德府人士。历代簪纓，累朝世胄，祖为太常，父居司徒。貌美休夸掷果满车，才洪敢同七步成文。只因闯贼横逆，就试南闈，不幸名列孙山外。烽烟未靖，只得寄身水滨，侨寓湖边，每日惟赋诗饮酒，以为娱乐。尝于读书之暇，抚卷自叹，说道：“俺侯朝宗年已弱冠，读书异地，功名未就，家乡远通，况是佳人难觅，良缘未缔。思念之下，不禁浩叹！”幸喜宜兴陈定生、贵池吴次尾，乃社中契友，寓在蔡益菴书坊之中，时常往来，颇不寂寞。只因曾约陈、吴二友，往冶城道院同看梅花。时值天气晴朗，换了衣妆，早去赴约。遂即唤过书僮看守寓所，自己出门往冶城道院而来。只见碧草翻天，绿柳匝地，游人士女三三两两，各携玉液，无不饮酒行乐。正在观看之际，忽闻有人招呼说：“侯兄信人，果然早到！”朝宗抬头一看，见是陈、吴二人，遂各作揖相见。朝宗向次尾问道：“次兄，可知流贼消息么？”次尾答道：“昨见邸抄，流寇连败官兵，渐逼京师。那宁南侯左良玉系弟世谊，且是忘形之交，今已还军襄阳，中原无人，大势不可问矣！”三人一同长叹道：“如此凶恶，何日平定？”这陈生又向二人说：“平定未知何时，春色正自可人，吾辈乘此逸兴，且自游玩！”三人遂并肩直往冶城道院而来。忽陈某书僮忙来报说：“众位相公，不必去了！今有魏公子、徐公子请客看花，将一座大道院俱已占满，请回吧！”三人闻言，不觉扫兴，止步徘徊。正是：

桃源有路人先到，仙境无缘我暂归。

却说三人闻书僮之言，正无归路。只有侯朝宗久已有心访觅佳人，遂向陈、吴二人说：“既是这等，我们且同到秦淮水榭一访佳丽，倒也有趣，不知二兄尊意如何？”吴次尾说：“不必远去，兄可知泰州柳敬亭善于说书，曾见赏于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闻他在此作寓，何不同往一听，消遣如何？”朝宗闻言，拂然不悦，说道：“那柳麻子做了阉儿阮胡子的门客，这样的人说书，不听也罢！”次尾说：“兄还不知，阮胡子漏网余生，不肯退

簪（z n，音赞 阴平）纓——簪和纓，古时达官贵人的冠饰，用来把冠固定在头上。旧因以为做官者之称。

世胄（zhòu，音昼）——旧时泛指门第高、世代作官的人家。

太常——官名，为九卿之一，司祭祀礼乐之官。

司徒——官名，掌管国家的土地和人民。

貌美休夸句——掷果满车，指晋时潘岳貌美，途中妇人遇之，爱慕其美，均投之以果，故满载而归。七步成文，指三国时魏国曹植才华横溢，七步之内便能成诗。在此喻侯朝宗无论在相貌还是才智上均能与潘岳、曹植相媲美。

闯贼——旧时贬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下文流贼同义。

南闈——闈，考场。南方的考场。

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故用以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

玉液——指甘美的浆汁或美酒。

信人——指诚实的人。

邸抄——封建王朝的公报。刊载诏令、奏章及官吏任免等事。

藏，还在那裤子裆内蓄养声妓，结纳朝绯。小弟做一篇《晋都防乱》揭帖，公讨其罪。那班门客才听得他是崔魏一党，不待曲终，拂衣散尽，这柳麻子也在其内，岂不可敬？”朝宗听说，不觉失惊道：“阿呀，竟不知此辈中也有豪杰，该去物色的！”遂着家僮引路，大家同往柳麻子家来。及至门首，家僮叩门，那柳麻子开门一看，见是陈定生等三位相公，遂让至家中。依次坐定，问道：“此位何人，从未识面？”吴次尾说：“此是河南侯朝宗，当今名士！久慕清谈，特来领教！”柳麻子说：“不敢，不敢！相公都是读书君子，旁搜遍揽，无所不知，倒来听老汉俗谈！”三位说：“不必过谦，愿求赐教！”柳麻子遂说：“既蒙光降，老汉也不敢推辞，只怕演义盲词，难入尊耳！没奈何，且把相公们读的《论语》说一章罢。”遂移桌中间，手持鼓板、醒木，将《大师挚适齐》一章，从头至尾演说一遍。陈定生说：“妙极！如今应制讲义，那能如此痛快？真乃绝技！”次尾说：“敬亭才出阮门，不肯别投主人，故此现身说法。”侯朝宗道：“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敬亭闻众人交赞，立其身来说道：“老汉乃鄙俚俗谈，谬承赞赏，惭愧，惭愧！”朝宗又问敬亭：“昨日同出阮衙，是那几位朋友？”敬亭答道：“中位都散去，只有善讴的苏昆生还寓比邻，现青楼院内教歌。”朝宗听说在院内教歌，早已打动心事，又向敬亭说：“此人亦要奉访，尚望赐教！”说罢，三人辞了敬亭，一拱而散。这侯朝宗却立意要寻访青楼，但不知京都那一处为第一家。

且说都中两秦淮，一湾两岸，皆杨柳街道，更多楼，住的是烟花风月之家。其中有一钨儿，姓李，表字贞丽，乃烟花妙部，风月班头。养成一个假女，年方一十六岁，温柔纤小，才陪玳瑁之筵，宛转娇羞，未入芙蓉之帐。虽在青楼，尚未破瓜，而且素性贞良，从不轻易会客。这里有一位罢职县令，叫做杨文骢，表字龙友，是凤阳督抚马士英妹丈，曾与裤子裆里住的阮大铖结为兄弟。原与李贞丽是旧交，时常在院内走动。见贞丽之女标致非常，年届破瓜之期，梳栊无人，常留心代为寻觅年少才子、风流儿郎，招来梳栊，不在话下。今当春光明媚，龙友无事，要到李贞丽家闲话，以消闷倦。及走到门内，只见他院内欢饮，浓浓一院春色，好不迷人。遂呼道：“贞丽姐在家否？”贞丽听得呼唤，见是杨龙友，原是旧好，遂让到女儿妆楼上去。龙友上得楼来，望见四壁无数诗篇，方欲观玩，只见贞丽女儿晓妆才罢，娇娇袅袅走到面前道了一个万福。龙友对贞丽夸说道：“令爱数日不见，益发标致了！”尚未坐下，又向壁上一看，“赞的不差。”看到左边的诗条，惊讶道：“张天如、夏彝仲这班大名公都有题赠，下官少不得也和韵一首。”取过纸笔，咏哦一会，又道：“做他不过，索性藏拙。聊写墨兰一幅，点缀素壁罢！”又见右边有蓝田敬画的拳石，遂说：“这是名人之画，我就写在石旁，借他的衬帖也好。”不一时，将墨兰画完，遂问贞丽说：“令爱大号？我好落款。”贞丽笑道：“年幼无号，求杨老爷赏他二字。”龙友沉吟一会说：“《左传》有云：兰有国香。就叫香君何如？”贞丽说：

醒木——曲艺评书、评话用的道具。大小不一，一般约一寸长、半寸厚阔，用木或玉石制成。说书始，以之击桌，引起听众注意。

讴——歌唱。

破瓜——旧时文人拆“瓜”字为二八字，以纪年，谓十六岁。多用于女子。

梳栊——旧时妓女第一次接客伴宿。谓此后即当梳髻。

“甚妙，多谢杨老爷！”龙友又笑说：“如今连楼名都有了。”遂落款云：“崇祯癸未仲春，偶写墨兰于媚香楼，博香君一笑。贵州杨文骢。”贞丽与香君起身致谢说：“写画俱佳，可称双绝！有此佳画，敝楼生辉矣！”遂着人安排酒桌，与龙友赏玩春景不题。

却说龙友正在楼上饮酒叙话，忽听楼下有人自言自语说：“俺自出阮衙，更投妓馆，做这美人的教习，不强似做那义子帮闲么？正是：闲来翠馆调鹦鹉，懒向朱门看牡丹。今日该演习歌曲，登楼上去。”上得楼来，一见龙友，惊讶道：“不知杨老爷在此，有失迎接，得罪，得罪！”龙友见是苏昆生，遂惊问道：“你出阮门之后，一向在那里？久不领教，今得一会，幸甚，幸甚！”遂各施礼让坐。坐定，龙友问说：“昆生怎得功夫在此闲游？”昆生尚未及答，贞丽即对龙友说：“这是敝院请来教小女曲歌的苏先生，在我院中已半月有余。”龙友闻言说：“令爱真是绝世国色，再得昆生教些曲词，有了技艺，不愁是个名妓了。”又向昆生说：“恭喜你得了绝代的门生，可喜，可贺！请问昆生，你传的是那一套曲词？”昆生说：“是玉茗堂四梦。”龙友又问：“学会多少了？”昆生说：“学《牡丹亭》半本。”遂向香君说：“趁着杨老爷在此，随我对来，好求指示！”香君即移椅与昆生坐近，将学的曲词一一演唱一番，无不妥当。把一个杨龙友喜得满面春风，向贞丽说：“令爱聪明的紧，声容俱佳，若得有人来梳梳，真乃才子佳人，天然佳偶！”遂对昆生说：“昨日会着河南侯司徒公子侯朝宗，客囊颇富，才子风流，年方二十一岁，正在这里物色名姝，昆老知道么？”昆生说：“这是敝乡世家，果然是个才子。”龙友说：“昨日偶然说及令徒姻事，朝宗甚动情，不知贞娘肯招否？”贞娘说：“这样公子肯来梳梳，是极妙的了，怎说不肯？还求杨老爷极力帮衬，成全此事，自然叩谢！”龙友闻言，甚觉欢喜，又饮数杯，遂起身辞了香君与昆生，下楼而去，贞娘又留在自己房里小酌，以赏春光。昆生亦自回房去了。正是：

满院柳花帘前舞，一杯香醪味偏长。

不知侯生与香君几时才得会面？下回便知端的。

姝（shū，音书）——美女。

端的——究竟，底细。

第二回

清明节游春遇艳 暖翠楼掷香订期

且说侯朝宗意欲寻访佳丽，适有杨龙友偶然谈及名妓香君，这朝宗左思右想，不敢认真，一则恐杨龙友系阮圆海故友，假此嬉落；二则又自己萧索囊乏，那有银钱治办妆具。反复辗转，正在无聊之际，忽听门外有人呼唤：“侯相公在家否？”方待出门看视，柳敬亭已走进来，二人相见，未及施礼，敬亭说：“日下对此三月艳阳，住在六朝佳丽之场，游人络绎，相公竟闷坐书斋，岂不辜负花朝？”朝宗答说：“弟久有意，奈同伴无人，虽有美景，孤身难觅。”敬亭说：“老汉今日无事，不免陪着相公看花、踏青何如？”朝宗说：“如此极妙！”遂换了衣衫，同敬亭出门，望城东而来。只见路上柳绿桃红，不暇细看，游春士女，随处皆是。

正走之间，敬亭指说道：“此是秦淮之水，过此长桥，便是有名姊妹家。”朝宗留心细看，但见碧烟染窗，红杏窥墙，黑漆二只门，俱插着一枝带露娇柳。遂问敬亭：“此是何处，这般有趣？”敬亭说：“这一条巷，原是旧院，此中丽人最多，那高门儿便是李贞丽家。”朝宗一闻“贞丽”二字，想起那龙友之言，便问：“他女儿香君可在里面？”敬亭说：“他是母子，不在里头，在那里呢？”朝宗急扯敬亭叩门，里边人问：“何人叩门？贞娘、香姐俱不在家。”朝宗闻说，心中着实发急，又暗想道：“他既不在，定是那里踏青去了，我就坐在此等候一回！”遂坐在门前石凳上，死也不动。敬亭百般催促，只是不动，但见侯生如痴如醉。正在无可奈何处，忽听见有人呼他的姓字，抬头一看，见是杨龙友与苏昆生并肩而来，望着拱手说道：“侯世兄却在这里，俺二人上贵寓寻访，闻你同敬亭游春去了，不想此处得遇，万幸，万幸！且问侯兄，为何在此徘徊？”敬亭说：“我与侯兄游春到此，他闻香君美名，遂欲访他，适香君不在，故侯兄如此光景。”杨、苏二人说道：“侯兄，今日是清明佳节，他们院内姊妹俱赴盒子会去了，焉能在家？”朝宗说：“不知可在那家赴会去？”昆生说：“今日是香君姨娘卞玉京主会，在暖翠楼上。侯兄何不趁此良辰，同到楼下赏玩一回？”龙友又说：“俺二人原为侯兄喜事而来，暖翠楼离此不远，大家同去看看，侯兄也好放心。”朝宗闻言，慌忙立起身来，向二人作揖说：“望众位携带一二，自当重报！”四人前前后后、说说笑笑，往暖翠楼而来。

柳敬亭说：“侯兄，已至暖翠楼下了，请坐，再看机会。”朝宗说：“不知香君在否？”龙友指说道：“那楼头坐的不是香君！”朝宗往上一看，见她娇娇滴滴，年纪不过十五、六岁，真乃容可落雁，貌能羞花，遂不觉魂飞天外，目不转睛，呆呆的望楼上观看。正在动情之时，只听楼上说：“香君，你的箫吹演一回。”只听得箫音嘹亮，犹如凤鸣云端。朝宗情不自禁，遂将自己佩的扇坠解下，说道：“这几声箫吹得令人消魂，小生忍不往要打采了！”将扇坠望楼上一抛，不料正落在香君怀里。香君满面通红，含羞微笑。贞丽即取香君冰纱汗巾包上樱桃，抛在楼下。众人拾起来，倾在盘内。朝宗说：“此物不知何人抛下来的？若是香君，岂不可喜！”龙友说：“观此汗巾，多应是他。”敬亭说：“既如此，不得乱动！先教侯兄口含一枚，品此鲜味。”大家正在取笑之时，忽见一人手提茶壶，一人怀抱花瓶立在面前，真正是：香草偏随蝴蝶舞，美人又下凤凰台。

朝宗正向楼上张望，被龙友一把拉往，说：“侯世兄，这是贞丽，这是香君！”朝宗一见，魂不附体，忙向前施礼道：“仙子何时下界。有失迎接！”昆生指说：“此是贞丽，此是香君，相公仔细认认！”侯生方才正容施礼说：“渴慕久矣，得一见，三生有幸！”又向龙友说：“果然妙龄绝色，杨兄赏鉴真正不差！”贞丽说：“虎丘新茶，泡来奉敬！”香君说：“绿柳红杏，点缀春色。”朝宗向香君怀内一看，见一扇坠佩在身边，遂口占一绝云：

南国佳人佩，休教袖里藏。

随郎团扇影，摇动一身香。

龙友说：“此诗风流典雅，真是奇才！”遂即问道：“昨日所云梳梳之事，不知侯兄肯否？”朝宗说：“秀才中状元，那有不肯处？”香君闻言，含羞上楼而去。贞丽上前说：“蒙杨老爷美言，相公不弃，即此择定吉日，贱妾就要高攀了！”朝宗说：“三月十五日，乃花月良辰，便好成亲！但小生客囊羞涩，恐难备礼。”龙友接口说：“世兄不须愁，妆奁、酒席小弟一并备来，点染佳期，不知世兄可肯笑纳？”朝宗闻言，深深一恭说：“多谢杨兄费钞，另日叩谢！”贞丽见女儿事成，遂辞别众人，登楼而去。朝宗等四人亦各由旧路而回，四人之中惟朝宗欢喜不尽，欣然而去。

有词为证：

听分解、误走到巫峰上。添了些行云，想匆匆，忘却仙模样。

春霞花月休成谎，良缘到手难推让，准备着身赴高唐。

且说杨龙友陪着朝宗，定了梳梳香君的佳期，次日清晨，起来即往裤子裆来，寻那阮大铖去。因是旧交，不待通报，竟入他后巢园内。未及扬声，只听得里面阮大铖道：“俺阮圆海也是词章才子，科第名家，只因主意一错，偶投崔魏之门，遂入儿孙之号。如今势败，剩俺枯林鸱鸟，人人唾骂，处处攻击。昨日祭丁，受了五秀才殴打；前日借戏，又被三公子辱骂。无计分辨，幸亏盟兄杨龙友代设一计，叫俺替侯朝宗制备梳梳香君妆奁，以便求他疏通，到也有理。自昨一去，再不见回音，好不闷人！”龙友在外听的明白，乃高声说：“阮兄，想念小弟么？连日违教了！”阮圆海闻是龙友，急忙出来，携手入内。未曾坐定，即问：“侯年侄之事，怎么样了？”龙友道：“小弟正为此事而来！侯兄佳期已定于三月十五日，不知兄代备之物，可曾齐全？”阮圆海闻言，满面带笑说：“弟已备有三百金，仍烦老兄代为治办，不知兄可肯为一劳？事成，自当叩谢！”龙友说：“那用许多？弟遵命治办便是！”圆海入内取出银两，双手递过。龙友接银，出门而去。

却说那香君，自从那日在暖翠楼面晤朝宗，见是个风流才子，心中暗自欣羨，再不轻易下楼，亦不妄自见人，专待十五日成亲。及至佳期已到，贞丽绝早起来，正在着人卷帘扫地，安席排桌，忽杨龙友走来唤道：“贞丽，今日是令爱上头佳期，昨许侯兄代备箱笼等物，今已齐备，着人抬进安置在洞房里，以助令爱新妆。还有三十两银子交与厨下，一应酒筵，俱要丰盛！”贞丽见箱笼、衣服无不齐备，又有酒席银两，喜不自胜，遂叫香君来叩谢。龙友说：“些须引意，何敢当谢！”正叙话间，忽乱嚷道：“新官人到门了！”但见朝宗身穿盛服，冠插宫花，进得门来，满院之人个个称羨。正是：

鸱（xī o，音消）鸟——鸱鸟，即猫头鹰，古人认为是恶声之鸟。

妆奁（lián，音连）——嫁妆。

年侄——明清科举中试者对同年之子的称谓。

虽非科第天边客，也是嫦娥月里人。

这侯朝宗下马，贞娘并一应陪客迎接客舍，杨龙友见了，向朝宗一揖说：“恭喜世兄，得了平康佳丽！小弟无以为敬，草办妆奁、粗陈筵席，聊助一宵之乐。”朝宗谢说：“过承周旋，何以克当！”贞娘向前说：“新人与杨老爷请坐献茶！”茶毕，龙友问道：“贞娘，一应喜筵安排齐备了么？”贞娘说：“托赖老爷，件件完全！”龙友立起身来，向朝宗一拱说：“今日吉席，小弟不敢搀越，就此告别，明日早来道喜！”说罢，遂辞侯生而去。贞娘所请陪客丁继之等，上前作揖道喜，遂请侯生更衣，女客玉京等扶持香君出来，大家做乐，二新人对面相见，真正：一是文章魁首，一是士女班头。两下暗自欣羨，各生眷念。众鸨儿排下筵席，齐说：“院中规矩不兴拜堂，就吃喜酒罢！”遂让朝宗、香君并肩上坐，丁继之、张燕筑等三人坐在左边，卞玉京、郑妥娘等坐在右边，大家饮酒歌弹，极其娱乐。不觉红日脚山，乌鸦选树，众人齐声说：“天晚了，送新人入洞房去罢！”丁继之揽住说：“不要忙，侯官人当今才子，梳拢了绝代佳人，合欢有酒，岂可无诗？”众人皆说：“有理！待我们取付新样花笺，磨饱松烟，伺候挥毫。”侯生说：“不消诗笺，小生带有宫扇一把，就题赠香君，永为结盟之物罢！”遂舒开宫扇，不用思索，提起笔来一挥而成，乃是七言绝句一首。诗曰：

夹道朱楼一径斜，王孙初御富平车。

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

众人见侯生如此敏捷，大家正在那里赞赏，忽有人报曰：“杨老爷送诗！”侯生接过一看，读曰：

生小倾城是李香，怀中婀娜袖中藏。

缘何十二巫峰女，梦里偏来见楚王。

读毕，说：“此老多情，送来一首催妆诗，妙绝，妙绝！”众人听见，大家称赞。从新吹弹起来，劝新人饮酒，侯生与香君交杯换盏，畅饮一回。谯楼已打二鼓，众人齐说：“天色晚了，撤了席罢！奏起乐来，送新人入房去！”侍女持灯，侯生与香君携手同入洞房。侯生见香君微被酒熏，春色满面，比暖翠楼下相会时更觉宜人，情不自禁，轻轻抱上床，你贪我爱，说不尽云情雨意；颠鸾倒凤，只觉得风抖花颤。正是：

刘郎已入桃源内，带露桃花怎不开？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回

疑陪奩公子问故 知缘由侠女却妆

话说侯生与香君成亲之后，次日天明起来，梳洗未完，杨龙友早已来与侯生道喜。及到院内，见院门深闭，侍婢无声，已知他们高眠未起，遂唤鸩儿说：“你到新人窗外，说我早来道喜。”鸩儿未及答应，贞娘早已听见，问鸩儿：“是谁？”众说：“是杨老爷道喜来了。”贞娘闻说杨老爷，慌忙出来相见，说道：“多谢老爷成了孩儿姻缘，感恩非浅，焉敢又劳老爷绝早道喜！”龙友遂问道：“新人起来否？”贞娘说：“昨晚睡迟，还未起哩！”贞娘遂转身进内一看，只见他二人那里交扣丁香、并照菱花，梳洗才完，穿戴未毕，就转身出来，请杨老爷同进洞房，好饮扶头酒。龙友与贞娘见了侯生戏曰：“惊却好梦，得罪，得罪！昨晚催妆拙作，可还得入情么？”侯生笑谢曰：“妙是极妙的了，只是香君虽小，还该藏之金屋，小生袖里如何着得下？”大家俱笑。龙友又问说：“夜来定情，必有佳作？”侯生说：“草草塞责，不敢请教！”遂教香君取出宫扇递与龙友，龙友吟读一遍，“妙，妙！只有香君不愧此诗，好好收着。你看香君上头更觉艳丽了，消此尤物。”侯生说：“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贞娘接说：“这都是杨老爷帮衬的。”只此一句，遂逐着侯朝宗心内之疑，向龙友一恭道：“我看杨兄虽是督抚马老爷至亲，却也拮据作客，为何轻掷金钱，来填烟花之窟？在小弟受之有愧，在杨兄施之无名，敢求明示，以待图报！”香君亦接口说：“俱郎问得有理，奴蒙杨老爷百般抬举，昨日承情太厚，也觉不安！”龙友见问，遂说：“既蒙问及，小弟只得实告。这酒席、妆奩皆出怀宁之手。”侯生说道：“不是宛人阮大铖么？”龙友应道：“正是他！”侯生大惊，就说：“这阮圆海原是敝年伯，小弟鄙其为人，绝之已久，他今日为何无故用情，令人不解？”龙友说：“圆老有一段苦衷，欲见白于足下，他当日曾游赵梦之门，原是吾辈。后来结交魏党，以图救护东林，不料魏党一败，东林反兴水火。近日复社诸生倡论攻击，大肆厥辱，岂作操同室之戈乎？圆老故交虽多，因其形迹可疑，亦无人代为分解，每日向天大哭说道：‘同类相残，伤心惨目，非河南侯公子不能救我’，所以今日谆谆纳交足下耳！”正是：

无计欲识君子面，且将财物货人心。

侯生闻言，如梦初醒，方知陪妆情由。一时不明，熟思，遂有解救，说：“阮圆海情甚迫切，亦觉可怜，就便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乃弟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龙友谢曰：“果得如此，吾党之幸也！”不料香君在旁闻侯生之言，拂然大怒曰：“郎君是何意思？阮大铖趋赴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吾不知官人自处于何等？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奩，便要徇私废公，这几件钗钏、衣裙，却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说完，遂将头上珠翠拔下，衣衫脱去，尽情丢在地下，向卧房而去。龙友见如此光景，也觉没趣，含怒微笑曰：“呵呀！香君气性忒也刚烈！”侯生说：“好，好！这等见识，真乃女中丈夫，我倒不如，真侯朝宗又畏友也！老兄休怪，弟非不领教，但恐为女子所笑耳。那些社友，平日垂俺朝宗者，也只为这点义气，我若依附权奸，那时群来攻我，自救不暇，焉能救人乎！”龙友见事不成，甚觉不快，

强为解说道：“圆老好意，也不可太激烈了！既然如此，弟就此告辞！”遂一拱就欲下楼，侯生深深一揖，“老兄莫怪！这些箱笼衣服原是阮家之物，香君不用，留之无益，还求取去罢。”龙友满面羞惭，遂辞出而去。正是：

多情反被无情恼，乘兴而来败兴归。

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四回

端阳节社友闹榭 灯船会阮奸避踪

却说香君却了妆奁，侯朝宗又当面对着杨龙友拒绝了一番，心中闷倦，思欲观玩景致以消郁结。

适值五月端阳佳节，南京风俗到得此日，无论绅士商贾俱各驾船游玩，吹弹歌唱。却说陈定生去约吴次尾，说道：“次尾兄，今日节闹端阳，你我旅邸抑郁，何不到秦淮赏节，以伸闷怀？”次尾说：“弟久有此心，方欲访兄同去，不料兄已先及，正合我意！”二人携手出门，缓步前行。已到秦淮，定生问说：“如此佳节，怎的不见同社之人？”次尾说：“想必都在灯船会上。”说话之间，见有河房一座，挂灯垂帘，甚是清雅。次尾一看，知丁继之水榭，向陈定生说：“此是丁继之水榭，可以登眺。”二人遂同登水榭，唤曰：“丁继之在家么？”内有一童走出，认的他二人，说：“陈、吴二相公请坐！俺主人赴灯船会去了，家中备下酒席，但有客来，随便留坐。”二人闻童子之言，同说：“有趣，可称主人好事矣！”也不谦让，一同坐下。定生说：“我们今日雅集，恐有俗人闯入，不免设法拒绝他。”遂命童子取一灯笼来，提笔书上八个大字：“复社会文，闲人免进”，挂在水榭之前。二人方坐下饮酒。正饮之时，只听鼓吹之声振耳，知是灯船将近，凭栏观望，远远见一只灯船，内有一女客歌唱，三个男子吹的吹，弹的弹，向水榭而来。定生留神一看，见是社友侯朝宗，向船上指说：“那来的好似侯朝宗。”次尾说：“正是他！该请入会的。”定生说：“那个女客必是香君，也好请他么？”次尾说：“香君不受阮胡子妆奁，竟是复社的朋友，请来何妨！”定生说：“这等说来，那吹弹的柳敬亭、苏昆生不肯做阮胡子门客，也是复社朋友，同请上楼来，更是有趣。”遂高声唤曰：“侯社兄，这里来！”朝宗闻有人呼唤，望水榭一看，见是陈、吴二位社友，遂向楼上一拱，“二位请了！”定生说：“这是丁继之之水榭，现有酒席，侯兄可同香君、敬亭、昆生同上楼来，大家赏节！”朝宗等欣然下船，遂吹弹着上楼而来，有词为证：

龙舟并、画桨分，葵花蒲叶泛金樽。朱楼密、紫障匀，吹箫打鼓入层云。

《排歌子》

且说朝宗四人上得水榭，见灯笼上写着：“复社会文”，朝宗说：“不知今日会文，小弟来得正好！”敬亭说：“‘闲人免进’，我们未免唐突！”次尾说：“你们不肯做阮胡子门客，正是复社中朋友。”朝宗说：“香君难道也是不成？”次尾说：“香君却奁一事，只怕复社朋友还差他一筹哩！”定生说：“以后该称他社嫂了！”大家鼓掌大笑。遂唤童子斟酒，六人依次而坐，饮酒赏节。正饮之际，忽听众人报说：“灯船来了！”六人遂停杯，凭栏同看灯船。只见船上各悬彩灯，绕河竞渡，也有饮酒的，也有吹弹的，也有赋诗的，灯船色色不同，人物在在各异。真正是：金波纷纭，竞渡银漠，往来迷津。大家饱看了一会，见灯船将尽，复各依次坐下饮酒。敬亭说：“今日赏节，幸会二位相公，不可空饮，虚过佳节。我与昆生吹弹，香君歌唱，以乐今宵何如？”陈、吴二人说：“只是劳动不当！”柳、苏二人各显其能，

吹弹的十分幽雅；香君放开喉咙，歌唱间几遍行云。定生与次尾、朝宗三人放怀畅饮。

正在酒酣之时，又听有人报说：“灯船又来了！”六人复凭栏观看，见船上吹打的与众不同，歌唱的较常大异，船头立着一人，望着水榭缓缓而来。昆生说：“你看那船上象些老白相，我们须仔细领略。”只见船头一人，抬头向水榭上一望，说：“丁家河房，为何此时尚有灯？大小厮们，快去看有何人？”小厮上岸一看，回报说：“灯笼上写着：‘复社会文，闲人免进’八字。”那人在船头上一闻“复社”二字，即使歇了笙歌，灭了灯火，悄悄撑船远避而去。众人见好三座灯船，“不知何故灭灯、息歌，悄然而去？快着人看来！”敬亭说：“不必去看，我老眼虽昏，早已看真，那个胡子便是阮大铖，他买舟载歌，不敢早出，恐有人轻薄他，故半夜方敢出游。今见三位相公在此饮酒，不敢近前，故此悄避而去耳！”昆生说：“我说歌吹与众不同！”定生说：“好大胆！这贡院前也许他来混游？”次尾即欲下榭，赶上采他胡子。朝宗拦住次尾，说：“他既回避，我们也不必为已甚之行，且船已远去，丢开手罢！”次尾忿忿而止，说：“便宜了这狗子！”香君见天色太晚，对众人说：“夜色已深，大家散罢！”敬亭说：“香君姐想妈妈了，我们送他回去。”遂同昆生、朝宗、香君辞了定生、次尾，下船摇橹而去。陈吴二人亦各回寓。正是：

楼台下去游人尽，小舟留得一家春。

不知后事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回

阻就粮朝宗修札 寄劝书敬亭投辕

却说侯朝宗有一故友，姓左名良玉，当年是父亲麾下之将，家在辽阳，世为都司，只因得罪罢职，补粮武昌。幸遇军门侯恂，拔于走卒，命为战将，不到一年，即拜总兵之职。南征北讨，功加侯爵，强兵壮马，列镇襄阳。只因李自成扰乱，以致朝廷空虞，三军缺粮，支销乏策。又见三军饿极，各有欲变之势，遂有就粮南京之意，撤兵汉口之心，但恐未奉明旨，形迹可疑，因此不敢骤行。只得日夜抚恤，暂慰军心。然就粮虽未即行，而传言早以飞闻南京，文武官员闻知，莫不胆战心惊。有一大司马熊明遇，久闻左良玉曾在侯恂麾下，见侯恂之子侯朝宗现在南京寄寓，意欲托朝宗修书劝阻东下。知杨龙友与朝宗有旧，遂着龙友来寻朝宗，央他修书。

龙友承熊司马之命前来求书，寻至寓所，不见朝宗。一路问来，知他在柳敬亭家中听说平话，遂来敬亭家中寻问。至门首下马，径入，见敬亭手执鼓板在那里演说平话，朝宗坐在一旁细细恭听，遂高声说：“目下是甚么时候，还在此听说平话？”朝宗不知何故，急问曰：“龙老，为何在此惊慌？”龙友说：“你还不知么？如今左良玉领兵东下，要抢南京，且有窥伺北京之意，合城失措。即本兵熊明遇亦束手无策，知小弟与兄是好友，故托弟前来恳求，闻得尊翁老先生乃宁南侯之恩师，若肯发一手谕，必能退却，不知世兄主意如何？”朝宗说：“这样好事，怎肯不做？只是家父罢政林泉，纵肯发书，未必有济，况往返二、三千里，何以解目下之危？”龙友说：“吾兄素称豪侠，当此国家大事，岂忍坐视？何不代写一书，且救目前，另日稟知尊翁，料不见责！”朝宗闻言，欣然说道：“这应急便，倒也可行。俟弟回家，大家商议。”龙友促之曰：“事不宜迟，即刻发书尚恐不及，那里等的商量？”朝宗遂命敬亭寻一花笺，即时修起一封阻书，递与龙友说：“可再着熊司马改正好投。”龙友说：“不必改正，待我说与他知道就是。但书是有了，投递之人，必须一妥当老诚者方可。”朝宗说：“投书人原是要紧的，那里有这样人？”二人正在寻思投书之时，忽敬亭立起身来，向二人高声说：“杨老爷、侯相公，你二位不必作难，待老柳走一遭何如？”龙友欣然曰：“敬老肯去是极妙的，事不可缓，你可速备行李，我回去，即送盘费过来，今夜务必出城才好。”三人一拱而别，有一词说那柳麻子英侠，词曰：

一封书，权宜代，仗柳生，舌尖口快，阻回那，莽元帅。万马晨钟，保住这好江城，三山。

且说柳敬亭将朝宗书札包裹妥当，背上行李，晓行夜宿，冲风冒雨，沿江而来。行不数日，远远望见武昌，敬亭喜曰：“已到武昌城外了，待我放下行李，在草地下打开包裹，换了靴帽，好去辕门投书。”遂将衣服更换，不慌不忙竟往辕门上来。见了中军官，朝上一拱说：“烦将军稟报元帅，说有河南寄书人要见！”中军说：“这时候，还有甚么书信投递？你莫不是逃兵，或是流贼细作吗？”敬亭答说：“我若是逃兵，怎肯自寻辕门？要是细作，亦断不敢凭空唐突？实有密书一封，要见元帅当面递交的。”中军见有

空虞——空虚。

辕门——官署的外门。

书函，不敢隐瞒，遂即击鼓禀知元帅。良玉即刻升堂，唤中军问：“有何军情？早早报来！”中军禀说：“别无军情，只有一差人，口称投书的，要当堂面投。”良玉闻言，遂吩咐开门，叫大小三军小心防备，若是流贼细作，即刻拿下，着他膝行而进。敬亭见辕门大开，刀枪密布，中军手执令箭，传说：“投书人膝行而进！”敬亭坦然进来，毫无惧色。行至大堂檐前，朝上一揖，说：“元帅在上，晚生拜揖了！”良玉喝曰：“你是何等样人？如此放肆！”敬亭说：“一介平民，怎敢放肆？持有密书一封，特来投递。”良玉问说：“是何人书函？”敬亭答曰：“是河南归德府，侯老先生寄来奉候的！”良玉说：“侯司徒是俺的恩师，你是何人，来此投递，书在那里？”敬亭将书呈上，良玉接来一看，就吩咐掩门，请敬亭到后堂，说：“尊客请坐！”良玉遂将书拆开一看，曰：“这书中文理，一时也看不透彻，无非劝俺镇守边方，不可移兵内地之意。转问足下贵姓大号，与侯老先生有何瓜葛？”敬亭答曰：“不敢！小子姓柳，草号敬亭。”遂即献上茶来，敬亭接茶在手。良玉对敬亭说：“足下可知这座武昌城自张献忠一番焚掠，十室九室，俺虽镇守在此，缺草乏粮，日日鼓噪，连俺也做不得主了。”敬亭闻言，气说：“元帅说那里话，自古兵随将转，那有将随兵移的？”遂将茶钟摔于地下。良玉怒曰：“这等无理，竟把茶钟掷地！”敬亭笑说：“晚生怎敢无礼！一时说的高兴，随手摔去。”良玉说：“随手摔去？难道你心做不得主么？”敬亭应说：“心若做的主，也不教手下乱动了。”良玉爽然曰：“敬亭讲的有理，只因三军饿的急了，竟不问一声儿。”良玉说：“我到忘了，叫左右快摆饭来！”敬亭于是以手摩腹，说：“好饿，好饿！”良玉见他如此光景，遂催说：“可恶奴才，还不快摆！”敬亭起身说：“等不的了，往内里吃去罢。”说完，往内里就走。良玉怒曰：“你何进我内里？”敬亭回顾良玉，说：“饿的急了。”良玉喝曰：“饿急了就许进我内里吗？”敬亭笑说：“元帅也知饿急了，不可进内里么？”良玉大笑说：“句句讥俺的短处，好个舌辩之士，俺帐下少不得你这个人哩！”遂又问说：“你与缙绅往来，必有绝技，正要请教！”敬亭说：“晚生自幼失学，偶读几句野史，信口演出，曾蒙吴桥范大司马、桐城何老相国谬加赏赞，遂尔得交缙绅，实抱惭愧！”良玉喜曰：“竟不知敬亭有此绝技！就留在敝衙，早晚领教罢！”正是：

口爽舌辩滑稽士，压却壮胆并雄心。
未知后事如何，再看下回，便知端的。

第六回

阮学士怀怨进谗 杨知县登楼报因

且说敬亭持书武昌，见了左良玉远嘲近讽，说得他心神俱动，就粮之议，大半停止。南京文武，犹怀疑惧之心，遂奏闻朝廷，加他官职，荫他子侄，又知会各处督抚并在城大小文武，齐集清议堂，公同计议助他粮饷。此不过恐投书未稳，以安良玉之心耳。因而计议诸文武，不论罢职、闲员都有传单。而杨文骢、阮大铖诸人亦在传内，遂各冠带，早至清议堂中伺候议事。那知阮大铖怀恨却套之嫌，遂生暗害之心，一见龙友便说：“兄可知左良玉举兵就粮，竟有萧墙人勾引？只怕左兵一到，还要私放城门，引兵入城，此事不可不作准备。”龙友说：“这话恐未必确，况你我皆系废员、闲宦，且莫轻言！”大铖说：“小弟实有所闻，岂可隐秘不言？”

二人正说未了，只见淮安漕抚史可法，凤阳督抚马士英俱到，龙友与阮大铖以及文武各官迎进施礼。坐毕，史可法问说：“本兵熊老先生为何不到？”长班禀说：“今日有旨差往江上点兵去了。”马士英说：“这等，会议不成了。倘左兵到来，如何是好？”杨龙友打恭说：“老先生不必深忧，左良玉系侯司徒旧卒，昨已发书劝止，料无不从者。”史可法接说：“学生亦闻，此举虽然熊司马之意，实皆年兄之功也。”阮大铖遂从中譖曰：“这倒不知。只闻左兵之来，怕是敝同年侯恂之子，侯方域暗中勾通所致，他与左良玉相交最密，常有私书往来，若不早除此人，将来必为内应，为祸不小。”马士英说：“有理，何惜一人，以陷满城之命乎？”史可法拂然不悦，说道：“这也是莫须有之事，那侯方域却是敝世兄，他在复社中铮铮有声，岂肯为此？况阮老先生罢闲之人，国家大事也不可越位乱讲，陷害正人，以伤公道！”遂起身向众人一拱，“今日之事大概不能议了，小弟告别！”遂忿忿而去。阮大铖见史可法如此光景，遂恨道：“史兵部怎么就拂衣而去？小弟之言，确凿可据，闻得前日还托柳麻子去下私书哩！”龙友遂正言道：“这可大屈了他！敬亭之去，小弟所使，写书之时，小弟在旁。亏他写的恳切，怎反疑起他来？”大铖笑说：“杨兄不知，那书中都有字眼、暗号，外人那里晓得？”士英闻言，点头说：“是呀，这样的人做事鬼诈多端，不可不杀。小弟回衙，即差人去访拿！”遂起身向杨龙友说：“老妹丈，就此同行罢。”龙友说：“请舅翁先行一步！小弟随后就来。”马士英与阮大铖臭味相投，遂并马而回。正是：

邪人无正论，公 皆私情。

却说杨龙友见他二人说得投机，必要暗害侯生，遂恨道：“这是那里说起！侯生素行虽未深知，只论写书一事何等慷慨，为何反加谗言，诬他为暗勾之罪？只得前去报信，叫他趁早躲避。”遂径往李家别院而来。

到了门首，只听得里面吹弹歌唱，甚觉热闹，急急敲门。里边见敲门甚急，开来一看，见是杨龙友，即报与侯生。这侯朝宗闻说是杨龙友，遂同香

荫(yìn, 音印)——庇护。

萧墙——照壁。比喻内部。

年兄——科举制度中同榜登科者称为同年，因此，同辈互称年兄。

譖(zèn, 音怎<去声>)——诬陷；中伤。

君并昆生、贞娘一同下楼相见，笑道：“杨兄高兴，也来消夜？”龙友叹了一口气，说道：“兄还不知么？目下有天大祸事前来寻你！”侯生闻言，吃了一惊，说：“小弟有何祸事？如此惊慌！”龙友说：“今日清议堂议事，阮圆海对着大众说你与左宁南侯有旧，常通私书，将为内应。那些当事诸公俱有拿你之意。小弟恐兄有不测之祸，特报知，使兄脱此奇祸，岂为消夜而来？”侯生说：“我与阮圆海素无深仇，为何下这般毒手？”龙友说：“想必因却奁一事太激烈了，故此老羞变怒。”贞丽闻此一段情节，遂催促侯生说：“事不宜迟，早早高飞远走，不要连累别人！”侯生说：“事已至此，只得远避，只是燕尔新婚，如何舍得！”香君正色说：“官人素以豪杰自命，为何作此儿女态！”侯生说：“是，是！但不知那里去好？”龙友说：“不必慌，小弟倒有个算计，会议之时，有漕抚史可法，凤抚马舍舅在坐，舍舅语言甚不相为，亏史公一力分豁，且说与尊府原有世谊，兄不如随他去，到淮阳再候家信，似无不可。”侯生闻言，说：“是那个史可法？”想了一会，说：“是了！史道邻是家父门生。妙，妙！多谢指引。香君快快收拾行装，我即刻投那里安身去罢。但不知史公寓在那厢？”昆生说：“闻他来京公干，常寓在市隐园，待我送官人前去！”说话之间，香君已将行李收拾完备，着人挑出，与侯生携手，不忍暂舍，眷恋一会，遂即分别。说：“暂此分离，后会不远！”香君挥泪说道：“满地烟尘，料难再会，只愿郎君一路平安，幸甚！”送出门来，大家洒泪而别。正是：

恩爱方在情浓际，忽被西风急吹开。

不知朝宗去投史公事体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七回

议迎立史公书阻 立新主马阮成功

话说侯朝宗自从别了香君来投史可法，史公见是世谊，又见他被奸人所害，遂留在营内，以为记室。闻塘报言：“流贼李自成打破神京，崇祯皇帝于三月十五日缢死煤山。”不胜惊慌、忿恨。又闻南京文武各官议论纷纷，也有宜整顿兵马赴北京报仇的，也有说圣上已经缢死，不如迎立新君，再图恢复的。立论虽多，定见无人。惟有奸臣马士英与阮大铖同谋，倡议要迎立福王，以为功赏。朝宗一闻此言，大加惊骇，不知是真是假，专候史可法回衙探望消息。正在忧疑之际，史公回衙，遂问道：“史老先生，北信若何？”史公长叹一声，说：“我史可法本贯河南，寄籍燕京，叨中进士，便值中原多故，今由淮安遭抚升补南京兵部，那知到任一月，遭此大变，万死无辞！今虽持此长江天险，苟延旦夕，但一月无君，人心惶惶，每日议迎议立，全无成说。至于北信，有说北京虽失，圣上无恙，航海而南的；又有说圣上缢死，太子已间道南奔的。总不得真确，以致摇摇无主，却怎么处？”正说之间，忽传进一纸书来，说是凤抚衙门寄来的。史公拆开一看，便皱着双眉说道：“这马瑶草又讲甚么迎立之事，我看书中意思属意福王，又说圣上确确缢死，太子逃走无踪。若果如此，纵不依他，他也竟自举行。况福王昭穆伦次也不甚差，今日答他回书，明日会稿，一同列名才是。”朝宗闻立福王之言，遂大声疾呼说：“老先生差矣！福王分藩敝乡，晚生知之最悉，断断立不得！他有三大罪，人人俱知，老先生岂未闻乎？待晚生一一述来，求老先生参酌。福王者，乃神宗之骄子，母妃郑氏淫邪不法，阴害太子，欲行自立，谋储篡位，一大罪也。且秉性骄奢，于分藩之时，将内府金钱偷窃殆尽，盈装满载而去，及寇逼河南，舍不得一文助饷，以至国破家亡，贪财误国，二大罪也。其父死于贼手，暴尸未葬，他竟忍心远避，乘此离乱之时，纳民妻女，忘父好色，三大罪也。有此三罪，君德有亏，如何可图皇业？况又有五不可之说，第一件：车驾存亡，传闻不一，天无二日，民无二主。第二件：圣上果殒，社稷尚有太子监国，为何弃储君而寻枝叶乎？第三件：中兴之主，原不拘定伦次，访立英杰，以图恢复，乃为正理。第四件：恐强藩闻知，乘机另立，岂不自相攻击？第五件：小人挟拥戴之功，专权自恣，为祸却也不小。”史公听了这一番言语，恍然大悟，说道：“是，是！世兄高见，虑得深远！前日见副使雷縠祚、礼部周鏞亦有此论。就烦世兄将这三大罪、五不可之论写书回他罢了。”朝宗遵命，即着人秉烛磨墨，拊笏挥毫，在史公前将回书一挥而就，封了口面，用了图书，分付外班，打发下书人而去。正是：

群奸惟知希荣贵，一人独敢进说言且说史可法回了马士英之后，再不提迎立之事。却有阮大铖乃马士英心腹之人，见史可法回书，又亲自来辕门进谒，面议迎立福王。史公知他是魏党，遂严行推绝，不容进见。扫兴回至马府，禀知士英，士英说：“史可法书中有三大罪、五不可之言，兄今去面商，又推而不纳，看来这事他是不肯行的了。但他现握兵权，一倡此论，

记室——古代官名。也作秘书的代称。

拊（f，音府）——拍。

说（d ng，音党）言——正直的话。

那九卿班里，如高宏图、姜日广、吕大器、张国维等谁敢竟行？这迎立之事，只怕有几分不妥。”阮大铖说：“史可法虽掌兵权，全无定见，老爷可写书，待晚生再去约会四镇武臣以及勋戚内侍，倘他们肯行，即便举行何妨？”士英喜说：“如此甚好！”遂即写了一书，付与大铖去约四镇。谁知四镇原是马士英提拔之人，且无成见，一见约书，欣然许诺，约定本月二十八日齐赴江都迎驾。阮大铖即忙回复士英，士英又问道：“高、黄、二刘之外，还有何人肯去？”大铖说：“有魏国公徐鸿基、司礼监韩替周、吏科给事李洁、监察御史朱国昌诸人。”士英大喜，说：“勋卫科道都有个把子，这就好了。我本是个外吏，那几个武臣勋卫也等不的部院卿僚，目下写表如何列名哩？”大铖说：“这有甚么可证，找本缙绅，便揽来从头抄写便了！”士英又说：“虽则如此，万一驾到，没有百官迎接，如何引进朝去？”大铖说：“我看满朝文武，谁是有定见的？乘舆一到，只怕递职名的还挨挤不上哩！”马士英听说，大笑，“阮老先生见的极是！”遂着人取了一本缙绅，将衔名一一开列完备，整齐衣冠，收拾箱包，打点出城迎驾。因阮大铖本是废员，着不得冠带，即着他权充贡表官儿，背负表箱前去迎接圣驾，那阮大铖只图要功补官，那管背箱之耻？即欣然将表箱背起，同马士英出城，径往江浦而去。正是：

只知奔走求名利，由人笑骂我不羞。
不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回

设朝仪奸臣大拜 守节义侠女拒媒

且说福王自流贼攻陷河南，其父殉国之后，即逃避江浦，已经数载。不料北京失守，大行皇帝升遐。南京奸臣欲要拥戴之功，不论贤愚，共立福王为监国之主。于甲申年五月初一日谒陵已毕，贺御偏殿，有一班文武官员如史可法、马士英、黄得功、刘泽清等齐拜丹墀，尚书高宏图等奏白：“臣等恭请陛下早正大位，改元听政，以慰臣民之望！”福王闻奏，乃曰：“寡人外藩衰宗，才德凉薄，俯顺臣民之请，来守高帝之宫，君父含冤大仇未报，有何颜面忝居正位？今暂以藩主监国，仍称崇祯十七年，一切政务照常办理，诸卿勿得諛諛，重寡人之罪！”众臣闻言，齐声呼曰：“万岁，万岁，万万岁！真仁君圣主之言，臣等敢不遵旨。但大仇不易速报，大位不可久失，将相不宜缓设，谨具题本，伏候裁决！”内使传上题本，福王览毕，说：“览卿等题本，汲汲以报仇复国为请，俱见忠愍。至于设立将相，寡人自有主意，众卿且退午门候旨。”众官俯伏退出。

不一时，内监捧旨宣读：“凤阳督抚马士英倡议迎立，功居第一，即升补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入阁办事。吏部尚书高宏图、礼部尚书姜日广、兵部尚书史可法亦皆升补大学士，各兼本衙，高宏图、姜日广入阁办事，史可法着督师江北。其余部院大小官员，现任者多加三级，缺者将迎驾人员论功选补。再四镇武臣靖南侯黄得功、兴平伯高杰、东平伯刘泽清、广昌伯刘良佐俱进侯爵，各回汛地谢恩。”众人谢恩已毕，史可法遂向黄得功等说：“老夫职居本兵，每以不能克复中原为耻，圣上命俺督师江北，努力报效。今与列侯约定，于五月初十日齐集扬州，共商复仇之事，各须努力，勿得迟延，老夫今日走马到任去也。”马士英见史可法已去，众官俱散，乃笑说：“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人也！”将欲出门，又见阮大铖探头探脑在那里暗瞧，遂问说：“那不是圆老么，你从哪里来？”阮上前深深一恭，“恭喜老公祖，果然大拜了！今欲何往？目下立国之初，诸事未定，不要叫高姜二位夺了大权，何不入阁办事去？”士英说：“圆老说的极是！”大铖又附耳说：“老师相迎立有功，获此大位，晚生贡表亦有微劳，如何不见提起？”士英说：“你不听见宣旨，各部缺员许将迎立之人叙补么？”大铖喜曰：“好，好！还求老师相提拔！”士英说：“你的事何用多嘱？学生初入内阁，未谙机务，你来帮一帮，也好各宜小心。”大铖即替士英抱笏，进内阁去了。有七言绝句一首，诗曰：

殿阁东偏晓雾黄，新参知政气昂昂。
过江同是从龙彦，也步金阶抱笏囊。

升遐——古代称帝王死去为“升遐”。

丹墀(chí, 音迟)——古代宫殿前的石阶以红色涂饰，故名。

汲汲(jí, 音机)——形容心情急切，努力追求。

忠愍(kǎn, 音捆)——忠心耿耿，真心诚意。

笏(hù, 音户)——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手中所拿的狭长板子，用玉、象牙或竹制成，上面可以记事。

彦——古代指有才德的人。

且说福王嗣位之后，惟将迎立官员不论贤愚，一概补用，是以杨文骢补了礼部主事，阮大铖仍以光禄起用，至于越其杰、田仰等亦皆补官。此数人者皆系马士英同党，故一一得补官职。适因漕抚缺人，该推升田仰。不料田仰知己将升漕抚，遂有娶妾之意，但意中无人，莫可如何。谁知阮大铖潜窥田仰之意，遂向田仰说：“田年兄今升漕抚，官列极品，不知有几位贵宠？”田仰答道：“兄还不知么？弟家中只有拙荆一人，并无娶妾。昨却有心要觅一人，但无中意者，是以迟迟。”阮大铖说：“弟闻青楼中有一妓女，名为香君，生得千娇万媚，真正绝代佳人。龙友杨兄与他交厚，何不托他一言，成全此事？”田仰闻言，欣然起谢说：“多蒙指教！明日我即央龙友兄代为求之。”遂别了大铖，回家兑上白银三百两，送到杨龙友处，以作聘金，求他代聘香君为妾。这龙友一时错了主意，要奉承那新漕抚，遂着长班唤清客丁继之、女客卞玉京，托他二人为媒。不料丁继之等因宏光要将阮大铖所献《燕子笺》抄登总纲，选他们入内教演，特来央恳杨龙友讲情免选。适长班方要去请，那知他们却在门首。长班见了，一一问了姓名，说：“老爷正着我唤你们，来的恰好，你们候着，待我禀报。”遂即禀了龙友，龙友喜曰：“来的凑巧，着他们进来！”俱随长班进去，见了杨老爷俱各跪拜，将求情的话说了一遍。龙友说：“这也不难，明日开列名字，送到阮圆海那边，叫他免选罢了。”诸人听见此言，俱各叩头拜谢。龙友说：“你们起来，你们的事我已应承。我有一事，还求诸位赞助，事成，自当重谢！”丁继之等问说：“不知老爷有何事用俺们？”龙友遂将田仰央他为媒，要娶香君为妾的话说了一遍。丁继之等闻要娶香君的话，大家俱皱着眉头，说：“香君自侯生别离之后，屏迹不下妆楼，这事只怕难成。且老爷与他母亲是厚交，何不亲去说明，或者不好拒绝。”龙友说：“我曾替朝宗作伐，梳笼香君，今日又教他嫁人，怎好覩面去讲？还烦众位力为，待得事成，自当重谢！”

丁继之等不敢再言，遂辞了龙友，来李贞丽院里来。走到里面，只见：寂寂空楼，绝不闻箏声笛韵，缠缠娇容，何曾去迎客送宾？二人大声呼曰：“贞丽在家么？”香君听见有人叫他母亲，望楼下一看，说：“卞姨娘同丁大爷来了，请上楼来坐！母亲不在家，二位光降，有何事情？”卞玉京说：“我们并无事情，一来为你清冷，特来伴你；二来有一喜事，报你知道。”香君说：“夫君远离，有何喜事？”丁继之遂将龙友托他们说媒，教他改嫁田仰的话说了一遍。香君闻丁继之言语，满眼垂泪说：“丁大爷说那里话？俺已嫁侯郎，只知终身依着侯生，即今远去，这定情诗扇，便抵过万两雪花！且奴福薄，不愿为朱门侍妾。请大爷、姨娘回绝他，不要认错题目。”话未说完，郑妥娘、寇白门二人走上楼来，说：“香君，这是杨老爷好意，怜你清苦，特寻一富贵之家着你去受用。”香君说：“我不图富贵，嫁人的话休向我讲！我只知侯郎是我终身之依，任他富贵充盈，放不在我香君眼里，请早回他，休得在奴面前说那些没脸耻事，污我香君之耳！”说完，竟抽身走进卧房。抛下这些人也觉无趣，遂各下楼而去。正是：

一点芳心拴的定，朝朝楼上望夫君。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拙荆——旧时对人称自己妻子的谦词。

作伐——做媒。

覩（dǔ，音敌）面——当面。

第九回

逼上轿面血溅扇 施巧计慈母代嫁

且说香君推绝了众人，终日在楼上守定诗扇，盼望侯郎回来。不觉已到十月天气，谁知首辅马士英执掌朝纲，惟知呼朋聚党，大权在手，不过报怨复仇。一日，因万玉园中红梅初放，要请杨龙友、阮大铖、越其杰、田仰等一班小人同赏红梅。那杨龙友、阮大铖二人见帖，即在士英门房伺候传呼。士英知他二人已到，遂传他进见。二人进得门来，见了士英，百般奉承，千种谄媚，难以言述。士英笑说道：“今日天气微寒，正宜小饮，才下朝来，日已过午，昼短夜长，短了三个时辰。”二人打恭说：“是皆老师相调燮之功也！”士英又问：“越、田二位怎不见到？”长班禀说：“越老爷痔漏发了，早有辞帖。田老爷打发家眷起身，晚间才来辞行。”士英说：“既然如此，吩咐摆席！”士英上坐，二位傍坐，饮酒之时，说了些升迁闲话，讲了些奉承机趣。大铖趁势就生陷害香君之心，遂向士英说：“老师相，今日花间雅集，梨园可以不用，但对此名花，也少不了一声晓风残月哩！”士英笑向龙友说：“老妹丈是在行的，看有何人可以承应，着长班去唤。”龙友说：“余皆平平，现有旧院李香君新学《牡丹亭》，倒也唱得出。”士英即着长班去唤，大铖故问说：“前日田百源用三百金要娶做妾，想必是他？”龙友说：“可笑，这个呆丫头要与侯朝宗守节，断断不从，我着人往说数次，竟不下楼。”士英闻听此言，怒道：“有这样大胆奴才？可恶，可恶！”大铖乘势激说道：“田漕抚是老师相乡亲，被他羞耻，所关非小！”

长班上前禀说：“小人走到旧院去唤香君，他推托有病，不肯下楼。”士英想了想，说：“也罢，叫几个家人，小厮，持着财礼三百两，挟着衣服，抬着轿子，竟抬他送到田漕抚船上去。”家人领命急走，阮大铖向龙友说：“家人未必认得香君，倘或错了，却也未便，杨年兄同他前去，方保不错。”士英说：“这却也好！”

龙友径同家人往香君家去。来到门首，家人一齐敲门，贞丽见叫门甚急，即着人开了门，见轿夫、灯笼随着杨龙友进来。龙友说：“他们是马相爷家人，拿三百两银子，要替田老爷来娶香君，快快打发上轿。”家人将银子递与贞丽，说道：“银子在此，快些打扮上轿！”贞丽见此光景，将龙友扯了一把，同往香君楼上来。叫开楼门，将此事一一告知香君。香君说：“杨老爷是疼俺母子的，为何下此毒手？”杨龙友说：“不干我事，这是马相爷动此义举，依我说，趁早收拾下楼，这一班恶奴甚难支吾。”香君闻言大怒，说：“杨老爷说那里话？当日是你作媒，将奴嫁与侯郎，现有诗扇为证！”遂将扇取来，向龙友一伸，说道：“这首诗老爷也曾看过，难道忘了不成？我与侯郎既成夫妇，举案齐眉，固是万幸，即生离死别，亦当矢志靡他！如何再嫁人？以伤风化！”说还未了，只听楼下家人齐声喊叫：“夜已深了，快上轿，还要赶到船上去哩！”贞丽说：“事已到此，也顾不得你了！杨老爷抱定他，待我替他梳头穿衣，抱他上轿罢！”香君手持诗扇，就如防身宝剑一般，前后乱打。及至草草妆完，龙友方向前一抱，那知香君向楼板上头撞去，鲜血乱喷，晕倒在楼板上不省人事。贞丽见香君如此光景，又惊又

疼，说：“我儿苏醒！把花容碰了个稀烂，血流满楼，连诗扇都溅坏了，保儿暂扶他到卧房安歇，再作商量。”正是：

奸臣要泄旧愤，那管美人花容？

且说香君将头面撞坏，溅污诗扇，已扶到卧房安歇，正在急忙之时，楼下家人又喊说：“夜已三更，骗去银子，不打发上轿，我们要上楼拿人哩！”龙友遂向楼下说：“管家不要忙，略等一等，他母子分离难舍，其实可怜。”贞丽闻听着忙，说道：“香君碰坏，外边声声要人，这可怎处？”龙友趁势就说：“那宰相势力，你是知道的，这番执拗，你母子不要性命了！”贞丽向龙友叩头，哀恳求救。龙友寻思一会，说：“事已至此，没办法，只有一权宜之计。”贞丽问说道：“何权宜之计？求老爷速为指示！”龙友说：“娼家从良原是好事，三百财礼也不算吃亏，嫁个漕抚也不算失所，况到他家，珍馐充口，绫罗适体，一生也吃穿不尽。香君既无福享受，你不如移花换木，替他嫁田仰走遭，却也省的得罪相府，亦且免众家人罗唆，不知可否？”贞丽说：“这可断断使不得！我与香君年纪既不相若，且一时我那里舍得家私？倘或有人认出，更为不便。”龙友说：“这却无妨，我说你是香君，谁能辨别？你说舍不得，这些恶奴硬要抢了去，看你舍得舍不得？你今若与香君一样执拗，我就不管了，任那家人横行罢！”贞丽闻此一段言语，低头暗思，说道：“香君已经碰坏，家人又急要人，倘杨老爷走开不管，教我如何支持？不如暂从杨老爷之计，替孩儿走遭。”遂向龙友说：“老爷包管无事，老身不免代替，只是落下香君在家无人照顾，如何是好？”龙友说：“你可放心前去，却是你的造比。香君在家，我自时常照应。”贞丽无奈，即忙收拾完备，将财礼交与香君收存，再三叮咛嘱咐，遂别了香君，拜辞龙友，走下楼，上了轿子，随众家人竟往田仰船上成亲。正是：

一时舍下笙歌队，不知今夜伴阿谁？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回

因染扇托师寻婿 验优人侍酒骂奸

且说香君自从碰坏花容，母亲代嫁之后，绝迹不肯下楼，不觉又是一月有余。一日，在楼上想起昨日之事，一阵酸心，双泪交流，说：“昨日用苦肉计，得遂全身之节，目今孤守空楼，谁是作伴之人？想起侯郎避祸，不知流落何所？妈妈替奴当灾，未知归来何日？教俺日夜放心不下！今日独坐无聊，不免取出侯郎诗扇展看一回，你看诗扇都被血点溅污，侯郎，侯郎，你那知奴家替你守节！”遂对扇啼哭一回，不觉困倦，将扇压在妆台上，盹睡一会。

却有苏昆生与杨龙友放心不下，同来看视。进得门来，见楼上寂然无声，遂说：“香君不肯下楼，我们一同上去谈谈罢。”上的楼来，见香君睡卧妆台，龙友说：“香君抑郁病损，困睡妆台，不必唤他。”昆生见他扇儿展在面前，取过一看，不觉惊讶道：“这扇面上，怎么有许多的红点？”龙友说：“想为昨日面血溅污，晾在此处。”遂拿过扇来，见上边血点红艳非常，说道：“衬此血迹，不如添些枝叶，替他点缀点缀，只是没有颜色怎么处？”昆生说：“待我摘取盆草，扭取鲜汁，权当颜色何如？”龙友说：“极妙！”

珍馐——滋味好的食物。

罗唆——纠缠；吵闹。

于是扭汁的扭汁，画扇的画扇。不一时画完，大笑一回，说道：“竟成折枝桃花，可谓桃花扇了。”香君正在睡梦之中，被他们惊醒，抬头一看，说：“奴家得罪！”遂让他二人坐下。龙友说：“几日不曾来看你，伤痕渐已平复了。”笑将扇儿递与香君，“下官有一柄画扇奉赠妆台！”香君接扇一看，说：“这是奴家旧扇，怎么有桃花几枝？”昆生说：“这是杨老爷就你的血迹，代为点染的。”香君说：“这桃花命薄，扇底飘零，多谢杨老爷代奴写照！”龙友说：“方才点坏，得罪，得罪！你有这把桃花扇，少不得个顾曲周郎。难道青春受寡，竟做个月嫦娥不成？”香君道：“说那里话？那关盼盼也是烟花，何尝不在燕子楼中关阁到老？”昆生说：“我看香君这般苦情，今世难有！近闻侯郎奉史公之命，同高杰防河去了。不日我即还乡，待我寻着他，叫他使人搬你，管你夫妻团圆如何？”香君一闻此言，倒身下拜，说：“多谢师父！但愿早行才好。”昆生说：“待我明日凑些盘费，收拾起身，但须你一书才好。”香君说：“目下奴家心绪如麻，言不成文，那里还能写书？罢，罢！奴的千愁万苦俱在扇头，就把这扇儿寄去，权当一封书罢。”遂即将扇包封完备，递与昆生，千嘱万叮，泣啼不已。龙友又向昆生说：“你可早行一步，见了侯郎，将一段苦节说与他，他自然来娶的。你回去收拾行李，盘费吾着人送来，速行为妙！”昆生说：“多谢，待我明日起身就是！”二人别了香君，下楼而去。正是：

新书远寄桃花扇，旧院常关燕子楼。

却说香君在媚香楼中苦守贞节，日日盼望师父找着侯郎，早早回来完聚，非止一日。那知新主宏光性喜文墨，雅好女优，欲将大铖所进《燕子笺》被之声歌，为中兴一代之乐。因把王铎补了内阁学士，钱谦益补了礼部尚书，阮大铖破格取在内庭供奉。阮大铖因天颜日近，逢迎益工，遂奏曰：“臣所献《燕子笺》，既蒙圣恩采选，宫人被之声歌，但恐生口不如熟口，清客强似教手。不如广搜旧院，大罗秦淮，将那一般妓女、清客选进宫来，叫他们教演，岂不省事？”宏光闻奏，龙心大悦，立刻传旨，将秦淮旧院中清客、妓女按名搜选，不得遗漏一名。因此丁继之等一班清客，卞玉京等一班妓女，央求杨龙友之情，勾名免选。阮大铖稟知贵阳相公，通知龙友，一传他们来教演，香君遂亦在选中。是日，乃乙酉新年，人逢佳节，天降大雪。阮大铖同杨龙友在赏心亭，邀马士英饮酒赏雪，要将一干清客、妓女带到席前验看。清客、妓女中惟丁继之、卞玉京改妆出家去了，其余如张燕筑等，郑妥娘等以及香君，俱押解赏心亭验看。香君此时满心怨愤，忍气吞声，同众人而来。闻知验看官儿乃是马士英、阮大铖、杨龙友三人，心中自忖道：“难得他们凑在一处，正好吐俺胸中之意！”

不一时，听见喝道之声，知是奸相马士英来了，众妓女同香君回避一边。只见士英下轿，阮、杨二人迎接，百般丑态，令人难看。忽闻马士英说：“好一派雪景！这赏心亭上真乃看雪之所。你看雪压钟山，圆珪方玉，赏心胜事，无过此亭！”三人谈笑一回，吩咐把炉檯、游具摆设起来，遂饮酒赏雪。饮酒数巡，阮大铖遂向长班说：“选的妓女可曾叫到了么？”外班跪禀说：“都已齐了。”“叫上来，席前验看！”于是寇白门、郑妥娘同香君等一班妓女，一一上前叩头。马士英遂个个验看，已完，吩咐：“着他们赴礼部过堂去罢。”

天颜——旧称帝王的容颜。

檯(k, 音科)——古代盛酒的器皿。

阮大铖起身稟说：“特令到此伺候酒席的。”士英说：“既承二位雅意，留下那个年小的在此承应罢。他叫甚么名字？”外班跪稟说：“他叫李贞丽。”士英笑道：“这女子名叫贞丽，恐丽而未必贞也！上前来酌酒、唱曲！”香君摇头说：“不会。”士英说：“不会唱曲，怎称名妓？”香君满眼流泪，说道：“俺原非名妓。”士英见他如此光景，问说：“你有甚心事？容你说来！”香君遂高声说：“妾的心事，提起来乱如飞篷，想前年，把俺夫妻拆散，今日里又将俺母子分离，似这般奸贼挟仇报怨，坑杀平民，真比流贼还猛！”士英说：“有这些心事。”大铖说：“这女子却也受苦了。”龙友说：“老爷在此行乐，不必只是诉冤了。”香君说：“杨老爷，你是知道奴的冤苦，也值不当的一诉。列公在上，听奴一言：半壁南朝，全望尔等扶持，正宜统兵选将，报仇雪恨，以恢复北京，才不愧忠臣！那知尔等惟思希贵求宠，选秦淮之妓，征青楼之客，以媚悦朝廷为事，今日当此雪海冰山，犹着俺陪觞奏咏，忘崇祯缢死之仇，图今朝一时之乐，岂不可愧，岂不可恨！”士英闻言怒道：“这妮子胡言乱道，该打嘴了！”大铖与龙友俱说：“当今内阁在前，不得放肆！”香君遂大骂说：“你这一班阉儿瑯子，觑着颜面在人面前，不知羞惭！呼亲父，称干子，辱身贱行，真愧班联。你今日狗仗人势，把人来毒顽，恨只恨新君刑宽，加不到你这奸臣身边！”大铖闻言怒道：“好大胆！骂的是那个？快快拖下去丢在雪中，这奴才对着内阁大人这等放肆，我们都克罪了！”遂下席用脚将香君痛踢一顿。龙友一面劝止大铖，一面拉起香君。士英说：“这样奴才何难处死，只怕妨俺宰相之度，着人送入内庭，拣极苦脚色叫他去当。拉下去，好好一个雅会，被这厮搅乱坏了，可笑，可笑！”阮、杨二人连忙打恭陪罪，说：“得罪，得罪！望乞海涵，另日竭诚罢！”正是

兴尽宜回春雪桌，客羞应斩美人头。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一回

薰风殿君臣选戏 睢州城将卒被擒

却说杨龙友自香君辱骂阮大铖，在雪中救起，送入内庭。又恐媚香楼无人看守，将蓝田叔招去暂住看守，不题。

是日，新主宏光将那班清客、妓女俱选入薰风殿内，以待选定脚色，好去串戏。那知生旦丑脚不懂其意，阮大铖在内庭供奉，遂先在那里查看妓女，不见香君，问说：“李贞丽怎么不见？”众人说：“自从雪中一跌，至今忍痛，还在那廊下卧着哩。”大铖说：“圣驾将到，选定脚色，以便串戏，那里由得他？”恨道：“这个奴才可恶，今日净脚少不的借重他了！”正说之间，忽闻钟声响处，见二监手执龙扇，引着宏光出来，坐于龙位之上，说：“寡人登极御宇将近一年，幸亏四镇阻挡，流贼不能南下。昨有叛臣倡议欲立潞藩，昨已捕拿下狱。目今外侮不来，内患不生，正在采选淑女，册立正宫，这都是小事。只是朕享帝王之尊，无声色之奉，端居高拱，好不闷人！”阮大铖在旁奏曰：“臣光禄寺卿阮大铖恭请万安！”宏光令其平身，对阮大铖说：“目下正值阳春残雪，早花，争奈寡人慵游倦耍，何故？”大铖跪启说：“圣上应享太平，正宜行乐，慵游倦耍却是为何？”宏光说：“朕的心事谅卿亦应知之。”大铖明知，故做不知，假作茫然之状，启曰：“微臣愚昧，圣虑高深，实不能窥测，伏望明白宣示，以便分忧！”宏光说：“朕谕你知道罢，朕贵为天子，何求不得？只因卿所献《燕子笺》乃中兴一代之乐，点缀太平第一要事，今乃正月初九日，尚未选定脚色，万一误了灯节，岂不可恼？”因指王铎所书对联云：“‘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一年能有几元宵？故此踌躇，寝膳俱减耳！”大铖跪在殿前说：“原来为此巴里之曲有忧圣怀，皆微臣之罪也，敢不鞠躬尽瘁，以报主知！但不知内庭女乐少何脚色？”宏光说：“别样脚色还可将就，只生、旦、小丑不惬朕意。”大铖奏曰：“礼部送进清客、妓女，现在外厢听候拣选，圣上宣旨，传他们进来拣选可也。”宏光准奏，即传着大铖宣旨，传他们进殿。

宏光见了这一班人，一一问说：“你们可能串那新出传奇《燕子笺》么？”众人应说：“都曾串过。”惟香君伏俯不言，宏光问说：“那个年小歌妓，何故不言？”香君启奏：“自幼不曾学过。”大铖乘机奏道：“他既未曾学，可按例应排他做丑脚，学过的例应做生、旦。”宏光说：“既有定例，依卿所奏。”又问香君：“你既不曾学过《燕子笺》，别的可会么？”香君又奏：“曾学过《牡丹亭》。”宏光说：“你即将《牡丹亭》演唱一番！”香君面带羞容。宏光说：“看他粉面发红，象是腴腆，赏他一把桃花扇，遍掩春色。”香君持扇，谢恩起来，唱曰：

为甚的玉真重溯武陵源，也只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他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怨。咳，辜负了春三二月天。

《懒画眉》

宏光喜曰：“此女声容俱佳，排他丑脚太屈了他，不如将那个黑色的换过来罢。”因着长侍斟酒，痛饮一回，笑说：“那两个已能唱演，这年少的也不难学会，眼见得误不了元宵佳节，朕心甚觉欣幸。长侍，再斟酒来，待

朕与尔等打一回十番，寡人善于打鼓，你们各任乐器，快快打来！”遂打了一套《雨夹雪》。打完，大喜曰：“寡人十分忧愁去了九分了！长侍，可将王铎抄的楷本赏与此女，令他就在薰风殿中三日念会，好去上腔演唱，那会的，可领他入班。”大铖与众人俱各领旨退出，惟香君在薰风殿中读念脚本。正是：

纵有春风无路入，长门关住碧桃花。

且说侯朝宗奉史公之命，同总兵高杰来睢州防河。争奈高杰性气乖张，当面将总兵许定国责骂，朝宗恐其挑起争端，难以收救，遂面见高杰百般劝解。那知高杰乃有勇无谋武夫，怎肯听朝宗之言？朝宗惧祸临不测，遂力辞高杰，逃遁而去。以后高杰意气扬扬，有俯视一切之状。不意许定国听他夫人侯氏密计，诈使人手持印符去请高杰进城赴宴，点查军马。高杰那知是计？遂带心腹二将，往许定国署内饮酒，点查而来。定国差人在桥头跪接，高杰行至桥头，问说：“你是何处差官？”众人曰：“小人们是许定国差来的。”又问：“那许定国为何不来？”众说：“许定国卧病不起，特着小人们送牌印来，请元帅进城饮酒，以便查点军马。”高杰绝不疑忌，欣然收了牌印，同众进了察院，吩咐：“拿酒来，待俺痛饮一回，好去查点军马。”不一时，酒筵齐备，高杰同二将饮酒，不觉大醉。才要起身，忽听炮响了一声，许定国将手持利刃将高杰二将俱各杀死，独不见高杰，大呼曰：“高杰走脱了，快寻，快寻！”一齐点起火把，各处找寻，一将仰视而言说：“顶破椽瓦，想是爬房了。”一将往房上一看，说：“那楼脊上影影绰绰似有人形，快快放箭！”高杰无奈，跳下楼来，被众人拿住，认了认，见是高杰，说：“拿住了！”高杰大呼道：“俺是皇帝差来防河的，谁敢害我？”众人说：“俺只认的许总爷，不认的你甚么黑的、黄的，快伸头来！”高杰顿足说：“悔不听朝宗之言，致有今日！”将脖子一伸，“取我头去！”众人将高杰首级献与许定国，遂令众将乘夜悄悄出城，带着高杰首级，投北朝来献，就领北朝人马渡河南下。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苏教师落水逢故 侯公子赴南践盟

话说高杰已被许定国赚杀，持其首级投顺北朝献功而去。黄河岸上尽是逃命兵卒，沿河奔跑。时苏昆生受了香君之托，一心要往高杰营内寻找朝宗，背着包裹，雇了一个驴儿骑着急走。那知高杰逃窜兵马在河岸上逃命，昆生正走之时，只见数十个逃兵赶上，把昆生一推，推下河中，夺驴跑了。幸而昆生落在浅处，水也不甚溜，立在水中，头顶包裹，高声呼叫：“救人，救人！”正在危急之时，见前面有一小舟，一男子撑着，方欲泊船。船中有一贫婆唤说：“驾长，你看浅滩中有一人喊叫救人，想是落水难人，你我撑过船去，救他一命，积个阴德何如？”舟子说：“黄河水溜，不是当耍的！”贫婆说：“人行好事，大王爷自然加护的。”舟子听贫婆之言，即忙撑船至浅水边，呼说：“快快上来，合该你不死。”昆生见舟子伸篙在面前，遂攀篙上船，满身湿衣，在船头上只是打颤，说：“好冷，好冷！”舟子说：“待我拿身干衣服来与你穿换。”昆生说：“多谢！”舟子取了干衣，昆生脱下湿衣换了，纳头便拜，说：“幸蒙驾长捞救，得以不死，真俺重生父母。”只顾叩头，舟子说：“不干我事，亏了这位娘子叫我救你的。”昆生闻言，即向舱中拜谢，抬头一看，大惊：“你是李贞丽，为何在这船上？”婆子亦惊，仔细看了看，“那不是苏师父，你从那里来，却落在水中？”二人各挥泪相认，坐在舱中，昆生将香君托他寄扇寻找朝宗，“闻他在高杰署内，找寻至此，不料被乱兵夺驴，掀在水中，幸遇娘子捞救，此恩非浅！”且问贞娘：“你既入田府，怎得到此？”贞娘面带羞容说：“我自那夜被马士英家丁抬送田仰船中，孰知田仰夫人甚是嫉妒，一见我上船，即与田仰撕闹，不容我在船上。田仰惧内，不敢违拗，遂将我转嫁这个驾长，却也相得，只是日夜挂念香君，不知他近来光景何如？”舟子在旁，见他二人说到伤心处，知他二人原是旧识，遂向贞丽说：“娘子，你且取盆火来，给这位老人家烘干衣服，你们再叙罢，我要睡去哩。”舟子遂向后舱里盹睡而去。正是：

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

且说二人正在舱中烘衣叙话，只见河内有一舟子撑船，一人在舱坐着，说：“驾长，这是吕梁地方了，扯起篷来，早赶一程，明日要起早哩。”撑船人说：“相公，不要心急！这样风浪，如何行得？你看那边有一船泊在那里，我们亦凑泊一处，暂住一夜，俟风息浪静时，再往前去罢。”舱内说：“凭你罢。”遂将船亦泊在贞丽船边。舱中人说：“惊魂稍定，不免略盹一盹。”遂卧在船上睡去。

昆生在船上烘衣，与贞丽讲话，见一客船来帮泊一处，舟中有一秀士，虽然天黑，看不分明，说话声音有些耳熟，遂放所烘之衣，出舱来问舟子：“你那船要往何处去的？也泊在此？”舟子说：“我送一相公往归德去的。”昆生说：“我亦要往归德去的，不知你相公是何等样人？”舟子未及回答，早已惊醒朝宗起来，问驾长：“你与何人说话，将我的梦头惊醒？”舟子说：“要往归德去的一位老客官。”侯生出舱一看，大惊，问道：“那船上站的，莫非苏昆生么？”昆生一看，就说：“莫非侯相公么？我那里不曾寻到，却在这里！贞娘快来，侯郎在此。”贞丽出舱来一看，说：“侯郎，你好负心，将我女儿抛在院中楼上，怎再不去看看？”侯生说：“我因避祸，随着高杰

防河，故尔未回。你二人既在此，想必香君亦与你同在船上，快请来相见！”贞娘说：“香君果在此，岂不是天大喜事？只是香君从你避祸之后，日夜思你，足迹不出楼门，适有一大官央龙友杨爷持银三百两，三番两次要娶香君为妾。”侯生未等说完，急顿足说：“我的香君，怎的他改适了？”贞娘说：“他原不曾嫁，香君立志替你守节，碰死在楼上。”侯生大哭说：“我的香君呀！怎的便碰死了？”贞娘说：“死是不曾死，碰的鲜血满面，不能动移，楼下还声声要人，一时无奈，妾身权充香君，替他嫁了田仰。”侯生喜曰：“好，好，你竟嫁田仰了，今日坐船要往那里去？”贞娘带羞不语。昆生说：“他为田仰妒妇所逐，如今转嫁这船上一位将爷了。”侯生微笑说：“有这些风波，可怜，可怜！”因问昆生：“你怎得到此？”昆生说：“香君在院中日日盼你不回，特托俺持书寻你。”侯生问：“书在那里？”昆生将包袱解开，取扇递与侯生。侯生接来一看，“这是小生赠他的定情诗扇，怎说是书？”又看了看那一面，“是谁画的桃花？”昆生遂把香君碰破花容，溅污扇面，龙友添上梗叶，成了几枝折枝桃花说了一遍。侯生仔细一看，见果然是些血点，遂满眼流泪说：“苦死我的香君了！这桃花扇真是小生至宝，少不得朝夕叩拜，但不知怎的在你手中？”昆生又将“以扇代书”的话说了一遍，侯生不觉大哭：“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报你？”又问道：“你怎生与贞娘同在船上？”昆生遂将黄河岸上遇着乱兵，被他们推在河中，幸亏贞娘着驾长捞救的话说了一遍，又问侯生：“你在高杰署内，怎得到此？”侯生亦将高杰不听谏言，辞了高杰，后高杰被许兵刺杀，恐许兵踪迹，买舟南渡，从头说了一遍。昆生说：“既然如此，且到南京看看香君，再作道理。”侯生欣然说：“有理！目下怕有人踪迹，快快换衣，大家开船去罢！”遂即别了贞娘，同昆生开船往南京而来，不知可能寻着香君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觅佳人楼头题画 访故友书店被擒

且说侯朝宗同苏昆生登舟，星夜望南京进发，幸喜风顺舟快，不数日来到南京。天晚无奈，寻店暂宿一宵。次日天明，着昆生在店中看守行李，自己袖着桃花扇，直扑秦淮而来。不一时，到了香君门首，但见双门虚掩，人踪寂寂，用手推开门儿，侧身而入，早已来至媚香楼下。朝宗心里自忖说：“这是媚香楼，你看寂寂寥寥，湘帘昼卷，想是香君春眠未起。俺且不要唤他！”遂手提罗襟，足蹈楼梯，悄悄上楼一看，只见歌楼舞榭竟改成个画院，不觉失惊。又想了一想：“莫非香君替我守节，不肯做那青楼旧态，故此留心丹青，消遣春愁吗？”又看一看，说道：“这是香君卧室，待我轻轻推开，看香君在内作甚？”方欲近前，又见封锁严密，倒象久不开的，无奈此时惶惶无措，如有所失。

正在惊疑之际，忽听楼下有步履之声，望下一看，见一人手持画笈上楼而来。其人一见侯生，大惊曰：“你是何人，上我寓楼？”侯生答道：“这是我香君妆楼，你为何寓此？”其人说：“我是画士蓝瑛，兵科杨龙友先生送俺作寓的。”侯生说：“原来是蓝老先生，久仰！”蓝瑛问道：“台兄尊号？”侯生说：“小生乃河南侯朝宗，也是龙友旧交。”蓝瑛闻名大惊，“啊呀！”一声，说：“文名震耳，才得会面，请坐，请坐！”侯生坐下，急急问道：“我且问你，俺那香君那里去了？”蓝瑛说：“已被选入宫去了。”侯生一闻入宫之言，不觉神色俱失，两眼垂泪，说道：“怎的被选入宫中，几时去的？你看鸳衾尽掩，残帕犹在，好叫人睹物伤心！想起小生定情之日，桃花盛花，映着簇新新一座妆楼。不料美人一去，零落至此！今日小生重来，又值桃花盛开，对景触情，怎能忍得住？”不觉泪如泉涌，禁止不住。正在悲啼，忽闻有喝道之声，渐到门首，报说：“兵科杨老爷来看蓝相公，门外下轿了！”蓝瑛慌忙迎上楼来。龙友一见侯生，作揖问说：“侯兄几时到来？”侯生说：“适才来的，尚未奉拜！”龙友说：“闻兄一向在史公幕中，又随高兵部防河，昨见塘报，高杰于正月初十日被许定国所杀，那时兄在何处？”侯生说：“小弟见高杰凌辱许定国，力为劝解，高杰执而不听。小生彼时恐生祸端，遂辞职回乡，欲扶着家父逃避山中，恐许兵踪迹，遂又买舟南来。路遇苏昆生持扇相访，只得连夜奔来赴约，竟不知香君已去。请问是几时去的？”龙友说：“他是正月八日被选入宫。”侯生又问道：“几时才得出来？小生只得在此等候。”龙友说：“香君出宫遥遥无期，且此处又非久恋之地，倒是别寻佳丽罢。”

二人叙谈不已，蓝瑛在旁画画已完，二人抬头一看，见是画的一幅《桃源图》，问曰：“兄是替何人画的？”蓝瑛说：“是为张瑶星先生新修起松风阁，要裱做照屏的。”侯生赞道：“妙，妙！位置、点染全非金陵旧派。”蓝瑛说：“见笑！就求先生题咏，为拙画生色！”侯生谦虚道：“只怕写坏，有污名笔！”遂提笔一挥，咏成七言绝句一首，诗曰：

原是看花洞里人，重来那得便迷津。

渔郎诳指空山路，留取桃源自避秦。

归德侯方域题

龙友读了一遍，说：“佳句！寓意深远，似有微怪小弟之意。”遂起身

来，说：“侯世兄不必埋怨，如今马、阮当道，专以报仇为事。恰好八日设席唤香君供唱，香君性气，手指二公大骂一场，阮圆海将香君推在雪中，用脚去踢，幸亏小弟在旁十分解劝，送入宫中，暂保性命。世兄不必恋恋于此，恐为小人所算。”侯生闻言，说：“是，是，小弟即刻告辞！”遂辞了蓝田叔，下楼作别而去。正是：

嫦娥一入月中去，巫峡千秋空白云。

却说南京地方三山街上有书坊一座，乃是蔡益菴开设，铺内书籍充箱盈架，列肆连楼，不但兴南贩北，积古堆今，而且严批妙选，精刻善印，无不俱全。这一日蔡益菴开了门面，挂出招牌，又因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奏，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遂聘了名手陈定生、吴次尾诸人在内删改批评。因将封面一纸贴在檐下，以便发买，不在话下。

且说侯朝宗闻杨龙友之言，急急回寓，将香君入宫，奸阮报仇之事告知昆生，又恐在店内居住，有人踪迹，遂与昆生背着行李，要寻僻静所在多住几时，好打听香君消息。昆生说：“我看人情已变，朝政日非，且当道诸公日日罗织正人，报复夙怨，不如暂避其锋，把香君消息从容打听罢。”侯生说：“你也说的是。但这附近州县别无相熟的，只有陈定生住在宜兴，吴次尾住在贵池，不免访觅故人，也是快事。”

二人穿街越巷，说话之间，早已走到三山街上。看见蔡益菴书铺招牌，侯生指说道：“这是蔡益菴书店，定生、次尾时常寓此，不免问他一信。”走在檐下，见廊柱上贴着封面，上写着“复社文的”，左边一行小字是：“壬午癸未房墨合刊”，右边是：“陈定生、吴次尾两先生新选”。侯生见了大喜，说道：“他二人想必亦寓在此！”遂至柜前问道：“掌柜的！”那里蔡益菴出来相见。侯生说：“请问陈定生、吴次尾两位相公可在此否？”蔡益菴说：“现在里边，待我请他出来。”二人听说是侯朝宗、苏昆生二位，不胜欢喜，遂请至铺内用茶、叙话。

忽有阮大铖升了兵部侍郎，特赐蟒玉，钦命防江。这一日拜客来到三山街上，见书铺廊柱贴着封面，上有“复社”字样，遂叫长班揭下一看，怒曰：“呀！复社乃东林后起，与周镳、雷縠祚同党，朝廷正在访拿，还敢留选书？这个书客也大胆之极了！快快住轿！”遂传坊主吩咐：“这个书肆不守王法，通同复社渠首，如今奉命访拿逆党。快递报单与镇抚司，差校尉拿人，用心着人看守，不可令此人逃脱！”三人在内闻知，即出铺至轿前问道：“我们有何罪犯，着人拿俺？你这老先生不畏天地鬼神了！”大铖说：“请教尊号？”三人遂各通姓名。大铖大怒道：“哦！原来就是你们三位，今日却来认认下官！”三人说：“你就是阮胡子么？今日报仇来了，好，好！大家扯他到朝门外，讲讲他的素行去！”大铖佯笑说：“不要忙，有你讲的哩！”遂扬扬上轿而去。只见四个校尉提锁执牌，来到铺前，见了坊主，问道：“那三个秀才在那里？快快领我们拿人！”三人说：“俺三人就是！”校尉不用分说，用锁套住，蜂拥而去。蔡益菴说：“苏兄快来，了不得，了不得！选书的二位拿去罢了，连侯相公也拿去，如何是好？”昆生说：“我们跟去打听一个真信，好设法救他！”正是：

挟仇且将正人捆，罹殃不失君子心。

佯笑——假笑。

罹（lí，音离）殃——遭到灾祸。

不知三人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救难友昆生见帅 投檄文敬亭罹殃

却说陈定生等三人，被阮大铖嘱镇抚司拿去，送至锦衣卫衙门勘问。幸锦衣卫大堂张瑶星不肯阿附权奸，一力开豁，设法审问，不至入在党逆之中。苏昆生打探明白，一心要救他三人出狱，一路思想设法打救。回至书铺内，寻思说：“目下满朝俱是奸阮党羽，谁人可以救他出狱？”左思右想，忽想起宁南左良玉是侯公子厚交，不免星夜奔至宁南，求他解救，或有可能。于是即刻收拾行李，离了书铺，竟往宁南而来。

不消数日，来至宁南。一住三日，无门可入，逐日在街上闲游。一日，见左帅在江上大操，无奈何寻了一座酒楼，诈作饮酒，专等左帅操完回营，好相机求见。谁想至辰刻直等到天晚，不见动静。待至明月东升，方见左兵回营。于是假作唱曲，好待左帅来时惊动他，以便见面。正唱之时，只听左帅人马渐近，反高声歌唱起来。左良玉同袁继咸、黄澍等并马而来，至酒楼下，闻见楼上歌声嘹亮，便一齐勒住马，问说：“当此戒严之时，楼上是何人歌唱？快快拿下！”众兵等领命，一齐上楼，锁下来带至马前跪下。左良玉问道：“方才唱曲就是你么？”昆生叩头说：“小人求见元帅不得，无可奈何，冒死唱曲，好求见尊面！”左良玉喝道：“军令严肃，如此大胆！你是那里人？带到衙门细审。”

不一时，来至衙门下马，三人同坐下。袁继咸说：“方才唱曲之人，须要早早发放！”良玉遂吩咐将那唱曲人带过来，问道：“你是那里人氏？敢大胆半夜唱曲，快快实说！”昆生说：“小人来自南京，特投元帅，因无门可入，故意犯法，求见元帅之面。”良玉问道：“你要见我，有何缘故？”昆生遂泣诉说：“京中奸臣搜拿党人，无故将公子侯朝宗拿入囹圄，小人特来求见元帅，念旧日交情统兵前去，以清君侧，尽除奸党，救出侯生，感谢不尽！”良玉说：“侯朝宗乃吾恩师之子，可有书么？”昆生叩头说：“那日阮大铖亲领校尉立拿送狱，那里写得及！”良玉说：“凭你口说，如何可信？”想了一想，说：“有了，俺幕中有侯公子一个旧人，烦他一认，便知真假。”遂吩咐：“请柳相公出来！”敬亭闻听外面堂上请他认人，遂缓步出来说：“待老汉认是何人？”一见昆生，大惊：“呀！原来是苏昆生盟弟，你从何处来？”又向左良玉说：“他是河南苏昆生，唱曲名手，谁不认得他。”良玉遂叫昆生起来，让坐，问道：“你且说，侯公子为何下狱？”昆生从头诉说一番，复又一揖说：“只求元帅早发救书，也不枉俺一番远来！”良玉闻言大怒，说：“袁、黄二位盟弟，你看朝事如此，岂不可恨！”袁继咸说：“不特此也，闻旧妃童氏跋涉来寻，马、阮不令收认，另藏私人，以备采选，要图椒房之亲，岂不可杀？”黄澍亦曰：“还有一件，崇祯太子七载储君，讲官大臣确有证据，今已付之幽囚，人人共愤，皆思寸磔马、阮，以谢先帝。”良玉闻言，愈加愤怒，说：“我辈戮力疆场，只为报效朝廷，不料信用奸党，杀害正人，日日卖官鬻爵，演舞教歌，一代中兴之君，行的俱是亡国之政！虽有史阁部心存忠心，俱为马、阮内里掣肘，却也依样葫芦。剩俺单身只手，

椒房——后妃的代称。

寸磔（zhé，音哲）——磔，古代的一种酷刑，把肢体分裂。此有碎尸万段之意。

怎去恢复中原？罢，罢，罢！没奈何，只得做要君之事了！”遂向袁继成一揖：“临侯，你替俺修起参本来，参马、阮欺君误国、弃正妃、囚嗣君数般大罪，还要一道檄文。”又向黄澍一揖，“借重仲霖起稿，只说俺发兵进讨，教他死无噍类。”二人遂一齐提笔，登时参本立就，檄文写完。大家列名在上，遂吩咐作速誊写，明日就要发兵了。袁、黄二位说：“京中匿名文书纷纷雨集，马、阮令人搜寻，随得随烧。且密令安庆将军杜弘域筑起城砦，久有防备我兵之意。此檄一到，岂肯干休？竟从铺递，必行烧毁，差人投递，死多活少，这便怎处？”敬亭在旁，挺身而出说：“这样事，让老汉走走！”众人惊曰：“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敬亭说：“这条老命甚么希罕，只求办的元帅事来。”良玉大喜，吩咐：“取酒来！待我拜敬一杯。”众人齐拜，敬亭答拜起来，向昆生说：“借重贤弟暂陪元帅，俺就束装起程。”遂立刻取了檄文、包裹，辞别而行。正是：

壮士仗义投檄去，雄镇奋怒提兵来。

却说柳敬亭仗义，不怕生死，要往南京递投檄文，遂即辞了左良玉，背着行李，带着檄文，望南京而来。不数日，来到京城。那日正值三月十九日，乃崇祯皇帝忌辰，百官奉旨，俱在太平门外设坛祭拜。马士英等俱行礼已毕，佯哭一回。只见一人素服赶来，大哭说：“先帝，先帝！你国破家亡，总吃亏那一伙东林小人，如今都去投顺北朝，剩下我们几个忠臣，今日还想来哭，你为何至死不悟？”马士英见是阮大铖，亦觉看不上，用手拉大铖说：“圆老不必过哀，起来作揖罢！”大铖方假拭泪眼，与众人相见。众官散去，士英同大铖要去看牡丹，来至门首下马，走至园中，方欲摆设玩具，饮酒赏花。不料班役手持参本，跪禀说：“宁南侯左良玉有本章一道竟投通政司，这内阁揭帖送来过目。”士英接过一看，大惊道：“啊呀，了不得！就是参咱们疏稿。这疏内参咱七大罪，教圣上立赐处分，好不恨人！”有人持檄文禀说：“这文书是差人赍来的，差人尚在外厢押着。”士英折开看时，见是一道檄文，惊惶无措，乃对大铖说：“这文书竟是讨俺的檄文，文中骂得着实，不久还要发兵前来取俺的首级，这可怎了？”大铖闻言，亦浑身颤抖，说：“怕人，怕人！别的有法，这却没法了！”士英说：“难道伸着脖颈，等他来割不成？”大铖想了一想，说：“除非调取黄、刘三镇，早去堵截。”士英说：“倘北兵过河，何人迎敌？”大铖附耳说：“北兵一来，还要迎甚么敌？只有两着，不是跑，就是降。”士英闻言大悟，说：“虑的是，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定，即发兵符去调取三镇的是，还烦圆老亲去走遭。”大铖欣然应承，说：“辞过老师相，晚生即刻就要起程！”士英说：“且住！还有一句密话。”附着大铖耳边说：“内阁高宏图、姜日广左袒逆党，俱已罢职，那周镡、雷縠祚留在监中恐为内应，趁早处决。”奸贼大铖说：“极该的！”遂一恭欲出，士英又说：“且慢，那投檄的差人如何发落？”大铖踌躇一回，说：“不要孟浪，我看黄、刘三镇不是左兵敌手，万一斩了来使，日后何以见面？不如且发在镇抚司，送在

噍(jiào, 音叫)类——原指吃东西的动物，特指活着的人。

疏稿——疏，条陈。书面向皇帝陈述政见等。

赍(jī, 音积)——怀着，抱着。

孟浪——鲁莽。

监内监禁，俟 拿住左良玉之时，再行处决。”士英点头说：“极是！”遂一揖而去。正是：

少留一点情意，日后好去见面。
不知后事如何，再听下面分解。

第十五回

清君侧良玉气死 堕扬州可法投江

话说阮大铖拿了柳敬亭，送在狱中监禁，遂亲赴黄河调取三镇人马，在坂矶截杀左兵。黄、刘三镇见了兵符军牌，遂不顾守河，即刻撤兵，在坂矶上设了弩台，架起炮来，使铁锁截拦江面，以挡左兵进路。那左良玉令其子梦庚驾船前来抢杀，不料弩台上乱箭齐发，不能前进，大败而回。良玉恐儿子梦庚被乱兵引诱，时常劝谕，不在话下。忽闻黄得功截杀坂矶，先锋败回，大惊说：“黄得功也是一条好汉，怎的受马、阮指拨，只知拥戴新主，竟不念先帝六尺之孤，岂不可恨？”叫左右：“快请巡按黄老爷、巡按何老爷过船议事！”黄澍即忙过船相见，良玉喜曰：“仲霖果然到来，何公为何不见？”黄澍说：“他至半路回去了。”良玉叹曰：“凭他罢！目下黄得功截杀坂矶，三军不能前进，如何是好？”黄澍说：“这倒可虑，且待袁老爷船到再商议。”忽报曰：“袁督抚老爷船到了！”三人见面，作揖而坐。袁继咸曰：“适在武昌，回署整顿兵马，愿随鞭弭。”黄、左二人说：“目下黄得功截杀坂矶，先锋大败而回，这便怎处？”袁继咸说：“事已至此，欲罢不能，快快遣人游说才好。”左良玉说：“敬亭已去，无人可遣，奈何？”苏昆生在旁说：“晚生与他颇有一面，情愿效力！”黄澍说：“昆生义士不亚敬亭，今日正好借重！”大家正在商议之际，忽有人飞报说：“九江城内一片火起，袁老爷本标人马自破城了！”袁继咸惊道：“俺本标兵马怎么自破城池？了不得！”左良玉大怒说：“岂有此理，不用猜疑，定是我儿子左梦庚做出此事，陷我为反叛之臣。罢了，罢了！有何颜面再见江东父老？”遂即拔剑，急欲自刎。黄澍抱住良玉，良玉即握住袁继咸手，注目说：“临侯，临侯，我负你了！”大呼大叫，呕血倒地而死。众人恸哭一回，袁继咸、黄澍见良玉气死，三军无主，遂回武昌同何腾蛟另做事业去了。良玉兵马亦各逃散而去。

昆生见如此光景，呆了一会说：“他们竟自散去，剩下俺苏昆生一人守着元帅尸骸，好不可怜！”不免点起香烛，哭奠一番，等他儿子奔丧回船，收敛停当，才好辞之而去。有诗为证。

诗曰：

英雄不得过江州，魂恋春波起暮愁。

满眼青山无葬地，斜风细雨打船头。

却说黄得功只知截杀左兵，以致左良玉因子梦庚叛逆，愤恨而死，却丢下黄河一带无人把守，于四月二十一日北兵渡河入淮，史可法带领淮阳三千兵马敌挡不住，只得弃了淮安，保守扬州。争奈三军离心，各有投降之意，可法设法安抚，三军只是不听。此时束手无策，顿足说：“看此光景，分明有离叛之心，不料天意人心瓦解，至此惟有一死以报国恩！”遂拍胸大哭，泪下如雨，皆成鲜血，战袍皆赤。三军见元帅如此，各自感动良心，一齐至可法面前跪恳说：“元帅忠心俺们尽知，倘北兵围城，俱听元帅指挥，死战不移，务必守住这扬州，誓无他志！”可法闻言，止住泪痕，安慰众军，调拨人马守御。不意北兵所向无敌，兵到之时，各自纳款投降，自得了淮安，遂围扬州。三军虽各用心守御，而城内粮草缺乏，城破只在旦夕，可法此时竟一筹莫展，惟有亲督兵民死守而已。扬州城内，兵民饿死者不计其数，可

法料不能守御，遂自忖说：“扬州大半不能保全，倘被攻破，罪无可赎，不如乘夜堕下城去，奔到南京，彼处兵将尚多，保护圣驾，再图恢复，未始不可。”遂不带一人，乘夜静更深堕下城来，沿江飞奔而去。

行至半途，天色已明，只见沿岸逃难百姓纷纷乱奔，遂止住脚步，略息一回。见一老者背着包裹往南奔走，方欲问他，又见一军官匹马而来，见了可法，翻身下马，说：“史元戎欲向何往，怎么这般光景？”可法说：“你是什么人？”军官跪道：“小人乃南京城把守城门的，今夜不知何故，皇帝开了城门，携带嫔妃逃走无踪，朝中文武官员尽皆逃散。小人只得匹马报知元帅，不料却遇元帅于此。且问元帅，为何不守淮扬，却在此处？”史可法闻军官之言，遂放声大哭说：“我史可法枉读诗书，空谈忠孝！且见淮安已破，扬州难守，意欲奔到南京保驾，希图恢复，不料皇上逃奔无踪，当此国破家亡之时，尚有何面目生在人间！”遂将冠带袍靴脱下，哭拜于地。老者在旁劝道：“史老爷不必如此，且从容打探皇帝消息，再图报仇才是！”可法闻言，说：“你是什么人？”老者说：“小人乃南京赞礼，今欲往栖霞山，替崇禎皇帝做好事的。”可法扯住老者说：“你一赞礼尚思报效先帝，我乃堂堂阁部，反欲偷生乎？”复大哭，跪拜说：“大幸皇帝，臣不能为君父报仇雪恨，不敢衣冠见圣上于地下了！”遂向军官、老者说：“你看那边兵马来来了。”二人回头一看，可法纵身一跳，沉于江中，波浪一涌，随水而没，死于江中。军官见可法投江，骑马而去。赞礼恸哭一会，将衣冠葬于梅岭之上，叹息不已，往南而来。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南京城君臣逃散 栖真观夫妻团圆

话说南京宏光皇帝自迎立之后，日听马阮谗言，在薰风殿中演戏教歌，朝政日非。那知移镇截江，以致北兵乘虚渡河，破淮困扬，史可法连夜告急，人心惶惶，南京臣民都无守志，马士英与阮大铖躲藏无踪。宏光在薰风殿演戏，忽闻北兵渡河，将临南京城下，浑身颤抖，手足无措，急令人扑灭灯火，收拾包裹，领着嫔妃，奔出城门潜逃而去。马士英闻天子逃去，亦即收拾细软，带着家眷逃走。不料遇着一起乱民，持棒大喝说道：“是奸贼马士英弄的民穷财尽，今日驮着妇女、装着财帛要往那里跑？”一齐举棒打倒在地，夺了妇女，抢了财物，一哄而散。士英正在地下伏着，阮大铖亦骑马飞奔而来，见士英在地下哼哼，问道：“老相国还不跑，在此作甚？”士英说：“被乱民将家眷财物抢去，打倒在此，跑不得了！”大铖说：“了不得，晚生家眷、行囊都在后面，不要也被抢去，待俺回去迎迎。”才欲动身，只见乱民持棒拥着妇女，抬着行李说：“这是阮大铖的家私，方才抢来，大家分开罢！”大铖听见，急喝曰：“好大胆，怎敢抢俺阮老爷家私？”众人说：“你就是阮大铖么？来得正好！”一棒打倒，剥了衣服，说：“且饶他狗命，快到鸡鹅巷裤子裆烧他二人房子去。”哄然而散。

马、阮二人一个打伤腰肢，一个打坏臂膊，都爬不起来。正在急难之时，只见杨文骢骑马而来，见了他二人，下马问说：“你二人因何至此？”二人说：“被乱民抢劫一空，仅留性命。”文骢使人拿衣服与二人穿了，说：“幸有闲马一匹，你二人迭骑，出城逃命罢！”二人上马而去。忽见寇白门、郑妥娘亦飞奔而去，杨文骢见了，说：“你二人亦逃出宫来了，香君怎么不见？”二人说：“他脚小走不动，雇一乘轿子抬着先走了。”忽闻有人呼说：“杨老爷，北兵杀过江来，皇帝逃去，宫人散净了！”龙友抬头一看，见是沈公宪、张燕锐二人，问说果然如此，遂改变衣服，同众人向秦淮而来。已到香君门首，龙友敲门，蓝瑛开门一看，见是龙友，急呼曰：“香君快来，杨老爷来了！”香君见了杨龙友，不及叙寒温，急问说：“杨老爷，可知侯郎消息么？”龙友未及答，苏昆生急忙忙走到面前，说：“香君出来了？”香君问曰：“苏师父从那里来，可见侯郎么？”昆生说：“俺为侯生陷狱，特往武昌求左宁南救他，宁南至半途暴亡，没奈何回京，忽闻此信，急寻至狱前，只见狱门大开，众囚四散，怎不见侯生回来？”香君闻言，大哭不止。龙友与众人安慰一回，别了众人，回乡去了。香君遂向昆生说：“前日累师父万水千山找回侯郎，奴已入宫，今日出宫，侯郎又不见面，还求师父可怜，领着奴家各处找寻，务求会着侯郎，奴方甘心！”昆生说：“这离乱之时，不知往那里去方好？”蓝瑛说：“城东栖霞山人迹罕到，有锦衣卫张瑶星在此出家，侯相公未必不往此地避乱。我意欲拜瑶星为师，何不作伴同行，或者天缘凑巧，寻着侯生亦未可知，不知你二人意下何如？”昆生与香君同说有理，遂收拾行李，一同往栖霞而来。

且说侯朝宗同陈定生、吴次尾、柳敬亭三人逃出狱来，缘江而走，正商量分路逃生，只见一老者跌跌踉踉飞奔而来。众人问曰：“老兄要往何处去？”其人告道：“弟是往栖霞山，与崇祯皇帝做好事的。你们是往那里去的？”众人说：“俺们从京中逃出，要送此位过江，今北兵杀奔而来，不能北上，

正在这里商量，去向未定。”老者说：“栖霞山是极幽僻所在，相公既无去路，何不同俺往栖霞避乱，俟平安后，再图归计何如？”朝宗说：“有理！”遂与陈、吴掩泪分手，与柳敬亭同老赞礼往栖霞而来。那知香君与苏昆生被蓝田叔领着早往栖霞，无意之中敲门寻宿，遇着卞玉京做了葆真庵庵主，留他暂住，不在话下。

且说侯朝宗、柳敬亭同赞礼径往栖霞而来。走了数日，已至栖霞地面，赞礼说：“此是栖霞山了，你们可寻一道院，趁早宿下罢。”朝宗抬头一看，见是一座庵观，说：“何不敲门借宿？”赞礼即敲门，玉京问道：“何人敲门？”赞礼说：“俺是南京来的，要借宝庵暂安行李。”玉京说：“这是女道住持，从不留客！”敬亭说：“我们不比游方僧道，暂住何妨？”香君说：“这人好不絮烦！”玉京说：“不要睬他，且到香厨用斋去。”众人见里边不应，等了一会，随即前行。正走之时，忽见一道人提篮而来，赞礼说：“那边有人来了。”遂向前一个拱说：“老仙长，俺是上山要做好事，敢求道院暂安行李，恳求方便。”道人抬头仔细一看，惊道：“这位相公好象河南侯公子？”敬亭答道：“不是他是谁？”道人又认了认，道：“老兄，你可是柳敬亭吗？”朝宗说：“正是他！”敬亭与朝宗仔细一认，说：“你莫不是丁继之，为何出了家？”继之将出家缘由告诉一遍，向众人说：“前面不远是俺修炼之所，就请暂住何如？”赞礼见他二人遇着故人，遂辞曰：“你二人既遇故人，我要往白云庵去了。”一拱而去。丁继之领着朝宗、敬亭，一路叙了些别离的话，言及香君，朝宗掩泪说：“香君入宫不见消息。”敬亭说：“宫中人逃散，香君亦应出宫，且待平定后访问罢！”说话之间，已到继之庵中，遂安息在庵内，已经数日。

及至七月十五日，白云庵要建坛追荐先帝，那些各庵道众、以及村庄士民俱来搭醮。卞玉京遂向香君说：“我要往白云庵听讲，你可同俺到彼散闷何如？”香君欣然收拾，同玉京前来游玩。不料侯朝宗亦同丁继之来白云庵随喜，满庵中也有道家，也有俗家，人烟凑杂，纷纷不一。朝宗在人丛中见一女子惨淡衣妆、体态香丽，定睛一看，自忖说：“那女子好象俺香君模样。”遂取出桃花扇，向着香君玩弄。香君先见朝宗立在人丛中，还不留心细看，及见了桃花扇，定睛一看，禁不住呼问说：“那人莫不是侯郎么？”朝宗听说，向前一认，泣曰：“你莫不是俺的香君么？”二人见了，情不自禁，也不顾道场清静，也不顾人烟众多，向前拉住，大放悲声，哭诉离情，不忍释手。张瑶星在坛上，见了二人如此光景，大喝曰：“何物儿女，在吾坛下调情！”丁继之说：“这是侯朝宗。”瑶星一听，说：“侯先生，你可认得我么？你在狱中怎得出来？”朝宗将前事述说一遍。瑶星又问：“那女子是何人？”玉京又说：“此是香君，乃侯相公聘妾。”瑶星曰：“此处乃清净法坛，岂容尔等在此诉情？快快领下去！”丁继之、卞玉京领命，将二人领下去。出了庵门，二人复抱头大哭，各诉从前别后之事，遂央丁继之找寻柳敬亭，卞玉京寻着苏昆生，各自拜谢他二人患难相救之恩，又转谢继之、玉京收留之情。此时因兵马荒乱，不敢回家，遂托继之代他寻了一处邸宅，夫妻二人与敬亭、昆生同住避乱。后日平定，即辞了继之、玉京，带着苏、柳二人回家。行至江边买船，恰好遇着李贞丽的船，他四人竟登船往河南而来。到了家中，因父亲避乱终南山中，遂携柳敬亭同至终南山，找回父亲，昆生

醮（jiào，音叫）——一种祷神的祭礼。

拜见了，贞丽与香君亦来拜见，一家完聚。朝宗也无意功名，因香君生子三人，只在家中教训儿子，后来俱各自成名，书香不绝。朝宗与香君俱各寿至八旬有余而终。有七言绝句二首为记：

诗曰：

往事南朝一梦多，兴亡转瞬闹秋虫。

多情最是侯公子，消受桃花扇底风。

又曰：

名士倾城气味投，何来豪贵起戈矛。

却教更辟田家聘，仿佛徐州燕子楼。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著

主要人物表

余 生	男主人公。
陈 芸	女主人公。
稼夫公	余生亡父。
心余先生	陈芸亡父。
金 氏	陈芸亡母。
素存公	余生伯父。
俞孚享	稼夫公之友。
蒋思斋	稼夫公之盟弟。
袁万九	余生姑丈。
逢 森	余生和陈芸之子。
青 君	余生和陈芸之女。
憨 园	陈芸结义义妹。
启 堂	余生之弟。
王荅臣	余生表兄。
克 昌	陈芸弟。
韞 石	王荅臣子，后娶余女青君为妻。徐秀峰余生表妹婿。
玉 衡	陈芸堂兄。
赵省斋	余生之师。
王虚舟	余生弟岳父。
石琢堂	余生友，名韞玉，字执如，琢堂是其号。鲁半舫余生友，名璋，字春山。
张闲憨	余生友。
张兰坡	余生友。
华大成	陈芸友，曾赠陈芸一奴阿双后私逃。
胡肯堂	余生友。
王惕夫	石琢堂友。
顾金鉴	余生知己，字鸿干，号紫霞。
喜 儿	妓女。
翠 姑	妓女。
万彩章	余生同乡。
周煦春	余生友。
夏逢泰	余生友，字揖山。
夏南薰	余生友，字淡安。
张禹门	余生同乡。
赵缉之	余生同学。

分题沈三白处士浮生六记

刘樊仙侣世原稀，瞥眼风花又各飞；
赢得红闺传好句，“秋深人瘦菊花肥”。

烟霞花月费平章，转觉闲来事事忙；
不以红尘易清福，未妨泉石竟膏肓。

坎坷中年百不宜，无多骨肉更离披；
伤心替下穷途泪，想见空江夜雪时。

秦楚江山逐望开，探奇还上粤王台；
游踪第一应相忆，舟泊胥江月夜杯。

瀛海曾乘汉使槎，中山风土纪皇华；
春云偶住留痕室，夜半涛声听煮茶。

白雪黄芽说有无，指归性命未全虚；
养生从此留真诀，休向嫦娥问素书。

阳湖管贻萼树荃

君配工诗，此其集中遗句也。

嫦娥（láng huán，音狼环）——神话中天帝藏书的地方。

浮生六记序

是综合冒巢民《影梅龕 忆语》方密之《物理小识》李笠翁《一家言》徐霞客《游记》诸书，参错贯通，如五侯鯖，如群芳谱，而绪不芜杂，指极幽馨。绮怀可以不删，感遇乌能自己，洵《离骚》之外篇，《云仙》之续记也。向来小说家标新领异，移步换形。后之作者几于无可著笔，得此又树一帜，惜乎卷帙不全，读者犹有遗憾；然其凄艳秀灵，怡神荡魄，感人固已深矣。

仆本恨人，字为秋士；对安仁之长簟，尘掩茵帟；依公瑕之故居，种寻药草（余居定光寺西，为前明周公瑕药草山房故址）；海天琐尾，尝酸味于芦中；山水遨头，聘豪情于花外。我之所历，间亦如君，君之所言，大都先我。惟是养生意懒，学道心违，亦自觉阙如者，又谁为补之欤？浮生若梦，印作珠摩（余藏旧犀角圆印一，镌“浮生若梦”二语）；记事之初，生同癸未（三白先生生于乾隆癸未，余生于道光癸未）；上下六十年，有乡先辈为我身作印证，抑又奇已。聊赋十章，岂惟三叹。

艳福清才两意谐，宾香阁上斗诗牌。

深宵同啜桃花粥，刚识双鲜酱味佳。

琴边笑倚鬓双青，跌宕风流总性灵。

商略山家栽种法，移春槛是活花屏。

分付名花次第开，胆瓶拳石伴金罍。

笑他琐碎《板桥记》，但约张魁清早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守此情天与终古，人间鸳牒只须焚。

衅起家庭剧可怜，幕巢飞燕影凄然，

呼灯黑夜开门去，玉树枝头泣杜鹃。

梨花憔悴月无聊，梦逐三春尽此宵。

重过玉钩斜畔路，不堪消瘦沈郎腰。

雪暗荒江夜渡危，天涯莽莽欲何之？

写来满幅征人苦，犹未生逢兵乱时。

铁花岩畔春多丽，铜井山边雪亦香。

从此拓开诗境界，湖山大好似吾乡。

眼底烟霞付笔端，忽耽冷趣忽浓欢；

画船灯火层寮月，都作登州海市观。

便做神仙亦等闲，金丹苦炼几生慳。

海山闻说风能引，也在虚无缥缈间。

同治甲戌初冬，香禅精舍近僧题。

龕（n，音安）——同‘庵’。多用于人名。

簟（diàn，音电）——竹席。

帟（dóu，音仇）——帐子，车帷。

罍（léi，音雷）——古代刻铸云雷花纹的酒器。

浮生六记跋

予妇兄杨甦补明经曾于冷摊上购得《浮生六记》残本，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于伉俪尤敦笃。卜宅沧浪亭畔，颇擅水石林树之胜，每当茶熟香温，花开月上，夫妇开尊对饮，觅句联吟，其乐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几何时，一切皆幻。此记之所由作也。予少时尝跋其后云：“从来理有不能知，事有不必然，情有不容已。夫妇准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盖得美妇非数生修不能，而妇之有才有色者，辄为造物所忌，非寡即夭。然才人与才妇旷古不一合，苟合矣，即寡夭焉，何憾！正惟其寡夭焉，而情益深；不然，即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呜呼！人生有不遇之感，兰杜有零落之悲。历来才色之妇，湮没终身，抑郁无聊，甚且失足堕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难之。乃后之人凭吊，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寿之弗永，是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妇得才人，虽死贤于不死。彼庸庸者即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尽矣。造物所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顾跋后未越一载，遽赋悼亡，若此语为之讖也。是书余惜未抄副本，旅粤以来时忆及之。今闻甦补已出付尊闻阁主人以活字板排印，特邮寄此跋，附于卷末，志所始也。

丁丑秋九月中旬，淞北玉 鮑生王韜病中识。

浮生六记序

《浮生六记》一书，余于郡城冷摊得之，六记已缺其二，犹作者手稿也。就其所记推之，知为沈姓号三白，而名则已逸，遍访城中无知者。其书则武林叶桐君刺史、潘麇、顾云樵山人、陶芑孙明经诸人，皆阅而心醉焉。弢园王君寄示阳湖管氏所题《浮生六记》六绝句，始知所亡《中山纪历》盖曾到琉球也。书之佳处已详于麇生所题。近僧即麇生自号，并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之小印，钤于简端。

光绪三年七月七日，独悟庵居士杨引传识。

重刊浮生六记序

俞平伯

重印《浮生六记》的因缘，容我略说。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当时只觉得可爱而已。自移家北去后，不但诵读时的残趣久荡为云烟，即书的名字也难省忆。去秋在上海，与颉刚、伯祥两君结邻，偶然谈起此书，我始茫茫然若有所领会。颉刚的《雁来红丛报》本，伯祥的《独悟庵丛钞》本，都被我借来了。既有这么一段前因，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且这书确也有迷人的力，我们想把这喜悦遍及于读者诸君，于是便把它校点重印。

书共六篇，故名“六记”，今只存《闺房记乐》以下四篇，其五、六两篇已佚。此书虽不全，而今所存者似即其精英。《中山记历》当是记漫游琉球之事，或系日记体。《养生记道》，恐亦多道家修持妄说。就其存者言之，固不失为简洁生动的自传文字。

作者沈复，字三白，苏州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卒年无考，当在嘉庆十二年以后。可注意的，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偶然写几句诗文，也无所存心。上不为名山之业，下不为富贵的敲门砖，意兴所到，便濡毫伸纸，不必妆点，不知避忌。统观全书，无酸语、赘语、道学语，殆以此乎？

文章事业的圆成，本有一个通例，就是“求之不必得，不求可自得。”这个通例，于小品文字的创作尤为显明。我们莫妙于学行云流水，莫妙于学春鸟秋虫，固不是有所为，却也未必就是无所为。这两种说法同伤于武断。古人论文每每标一“机”字，概念的诠表虽病含混，我却赏其谈言微中。陆机《文赋》说：“故徒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这是绝妙的文思描写。我们与一切外物相遇，不可着意，着意则滞；不可绝缘，绝缘则离。记得宋·周美成的《玉楼春》里，有两句最好：“人如风后入江云，情似雨余黏地絮”，这种况味正在不离不着之间。文心之妙亦复如是。

即如这书，说它是信笔写出的，固然不象；说它是精心结撰的，又何以见得？这总是一半儿做着，一半儿写着的；虽有雕琢一样的完美，却不见一点斧凿痕。犹之佳山佳水，明明是天然开画的图画，然仿佛处处吻合人工的意匠。当此种境界，我们的分析推寻的技巧，原不免有穷时。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俨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这所以不和寻常的日记相同，而有重行付印、令其传播得更久更远的价值。

我岂不知这是小玩意儿，不值当作溢美的说法；然而我自信这种说法不至于是溢美。想读这书的，必有能辨别的罢。

一九二三、二、二七、杭州城头巷

浮生六记

[清] 沈复 著

卷一 闺房记乐

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东坡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因思《关雎》冠三百篇之首，故列夫妇于首卷；余以次递及焉。所愧少年失学，稍识之无，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若必考订其文法，是责明于垢鉴矣。

余幼聘金沙于氏，八龄而夭；娶陈氏。陈名芸，字淑珍，舅氏心余先生女也。生而颖慧，学语时，口授《琵琶行》即能成诵。四龄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长，娴女红，三口仰其十指供给，克昌从师修脯无缺。一日，于书篋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认，始识字；刺绣之暇，渐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余年十三，随母归宁，两小无嫌，得见所作，虽叹其才思隽秀，窃恐其福泽不深；然心注不能释，告母曰：“若为儿择妇，非淑姊不娶。”母亦爱其柔和，即脱金约指缔姻焉；此乾隆乙未七月十六日也。是年冬，值其堂姊出阁，余又随母往。芸与余同齿而长余十月，自幼姊弟相呼，故仍呼之曰淑姊。时但见满室鲜衣，芸独通体素淡，仅新其鞋而已。见其绣制精巧，询为己作，始知其慧心不仅在笔墨也。其形削肩长项，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一种缠绵之态，令人之意也消。索观诗稿，有仅一联，或三四句，多未成篇者。询其故，笑曰：“无师之作，愿得知己堪师者敲成之耳。”余戏题其签曰“锦囊佳句”，不知夭寿之机此已伏矣。是夜送亲城外，返已漏三下，腹饥索饵，婢奴以枣脯进，余嫌其甜。芸暗牵余袖，随至其室，见藏有暖粥并小菜焉。余欣然举箸，忽闻芸堂兄玉衡呼曰：“淑妹速来！”芸急闭门曰：“已疲乏，将卧矣。”玉衡挤身而入，见余将吃粥，乃笑睨芸曰：“顷我索粥，汝曰‘尽矣’，乃藏此专待汝婿耶？”芸大窘避去，上下哗笑之。余亦负气，挈老仆先归。

自吃粥被嘲，再往，芸即避匿，余知其恐貽人笑也。至乾隆庚子正月二十二日花烛之夕，见瘦怯身材依然如昔，头巾既揭，相视嫣然。合卺后，并肩夜膳，余暗于案下握其腕，暖尖滑腻，胸中不觉怦怦作跳。让之食，适逢斋期，已数年矣。暗计吃斋之初，正余出痘之期，因笑谓曰：“今我光鲜无恙，姊可从此开戒否？”芸笑之以目，点之以首。廿四日为余姊于归，廿三国忌不能作乐，故廿二之夜即为余姊款嫁，芸出堂陪宴。余在洞房与伴娘对酌，拇战辄北，大醉而卧；醒则芸正晓妆未竟也。是日亲朋络绎，上灯后始作乐。廿四子正，余作新舅送嫁，丑末归来，业已灯残人静；悄然入室，伴奴盹于床下，芸卸妆尚未卧，高烧银烛，低垂粉颈，不知观何书而出神若此。因抚其肩曰：“姊连日辛苦，何犹孜孜不倦耶？”芸忙回首起立曰：“顷正欲卧，开橱得此书，不觉阅之忘倦。《西厢》之名闻之熟矣，今始得见，真不愧才子之名，但未免形容尖薄耳。”余笑曰：“唯其才子，笔墨方能尖薄。”伴奴在旁促卧，令其闭门先去。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曰：“姊何心春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

合卺(j n, 音紧)——古代结婚时用做酒器的瓢。旧时称结婚为‘合卺’。

拇战——划拳的别称。

芸作新妇，初甚缄默，终日无怒容，与之言，微笑而已。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稍失。每见朝嗽上窗，即披衣急起，如有人呼促者然。余笑曰：“今非吃粥比矣，何尚畏人嘲耶？”芸曰：“曩之藏粥待君，传为话柄。今非畏嘲，恐堂上道新娘懒惰耳。”余虽恋其卧而德其正，因亦随之早起。自此耳鬓相磨，亲同形影，爱恋之情有不可以言语形容者。而欢娱易过，转睫弥月。时吾父稼夫公在会稽幕府，专役相逐，受业于武林赵省斋先生门下。先生循循善诱，余今日之尚能握管，先生力也。归来完姻时，原订随侍到馆；闻信之余，心甚怅然，恐芸之对人堕泪，而芸反强颜劝勉，代整行装，是晚但觉神色稍异而已。临行，向余小语曰：“无人调护，自去经心！”及登舟解缆，正当桃李争妍之候，而余则恍同林鸟失群，天地异色。到馆后，吾父即渡江东去。居三月如十年之隔。芸虽时有书来，必两问一答，半多勉励词，余皆浮套语，心殊怏怏。每当风生竹院，月上蕉窗，对景怀人，梦魂颠倒。先生知其情，即致书吾父，出十题而遣余暂归，喜同戍人得赦。登舟后，反觉一刻如年。及抵家，吾母处问安毕，入房，芸起相迎，握手未通片语，而两人魂魄恍恍然化烟成雾，觉耳中惺然一响，不知更有此身矣。时当六月，内室炎蒸，幸居沧浪亭爱莲居西间壁，板桥内一轩临流，名曰“我取”，取“清斯濯纓，浊斯濯足”意也；檐前老树一株，浓阴覆窗，人面俱绿，隔岸游人往来不绝，此吾父稼夫公垂帘宴客处也。稟命吾母，携芸消暑于此，因暑罢绣，终日伴余课书论古，品月评花而已。芸不善饮，强之可三杯，教以射覆为令。自以为人间之乐，无过于此矣。

一日，芸问曰：“各种古文，宗何为是？”余曰：“《国策》《南华》取其灵快，匡衡、刘向取其雅健，史迁、班固取其博大，昌黎取其浑，柳州取其峭，庐陵取其宕，三苏取其辩，他若贾、董策对，庾、徐骈体，陆贽奏议，取资者不能尽举，在人之慧心领会耳。”芸曰：“古文全在识高气雄，女子学之恐难入彀；唯诗之一道，妾稍有领悟耳。”余曰：“唐以诗取士，而诗之宗匠必推李、杜。卿爱宗何人？”芸发议曰：“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之森严，不如学李之活泼。”余曰：“工部为诗家之大成，学者多宗之，卿独取李，何也？”芸曰：“格律谨严，词旨老当，诚杜所独擅；但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一种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非杜亚于李，不过妾之私心宗杜心浅，爱李心深。”余笑曰：“初不料陈淑珍乃李青莲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启蒙师白乐天先生，时感于怀未尝稍释。”余曰：“何谓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余笑曰：“异哉！李太白是知己，白乐天是启蒙师，余适字三白为卿婿；卿与‘白’字何其有缘耶？”芸笑曰：“白字有缘，将来恐白字连篇耳。”（吴音呼别字为白字。）相与大笑。余曰：“卿既知诗，亦当知赋之弃取。”芸曰：“《楚辞》为赋之祖，妾学浅费解。就汉、晋人中调高语炼，似觉相如为最。”余戏曰：“当日文君之从长卿，或不在琴而在此乎？”复相与大笑而罢。

余性爽直，落拓不羁，芸若腐儒，迂拘多礼，偶为披衣整袖，必连声道“得罪！”或递巾授扇，必起身来接。余始厌之，曰：“卿欲以礼缚我耶？”

曩（nǎng，音攘）——从前。

怏怏（yàng，音样）——不高兴或不满意的神情。

濯（zhuó，音浊）——洗。

宕（dàng，音荡）——放纵。

语曰：‘礼多必诈。’”芸两颊发赤，曰：“恭而有礼，何反言诈？”余曰：“恭敬在心，不在虚文。”芸曰：“至亲莫如父母，可内敬在心而外肆狂放耶？”余曰：“前言戏之耳。”芸曰：“世间反目多由戏起，后勿冤妾令人郁死！”余乃挽之入怀，抚慰之，始解颜为笑。自此“岂敢”“得罪”竟成语助词矣。鸿案相庄廿有三年，年愈久而情愈密。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焉。彼此皆不觉其所以然者，始以为惭，继成不期然而然。独怪老年夫妇相视如仇者，不知何意？或曰：“非如是，焉得白头偕老哉！”斯言诚然欤？

是年七夕，芸设香烛瓜果，同拜天孙于我取轩中。余镌“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图章二方；余执朱文，芸执白文，以为往来书信之用。是夜月色颇佳，俯视河中，波光如练，轻罗小扇，并坐水窗，仰见飞云过天，变态万状。芸曰：“宇宙之大，同此一月，不知今日世间，亦有如我两人之情兴否？”余曰：“纳凉玩月，到处有之。若品论云霞，或求之幽闺绣阁，慧心默证者固亦不少；若夫妇同观，所品论者恐不在此云霞耳。”未几烛烬月沉，撒果归卧。

七月望，俗谓之鬼节。芸备小酌拟邀月畅饮，夜忽阴云如晦。芸愀然曰：“妾能与君白头偕老，月轮当出。”余亦索然。但见隔岸萤光明灭万点，梳织于柳堤蓼渚间。余与芸联句以遣闷怀，而两韵之后，逾联逾纵，想入非夷，随口乱道。芸已漱涎涕泪，笑倒余怀，不能成声矣，觉其鬓边茉莉浓香扑鼻，因拍其背以他词解之曰：“想古人以茉莉形色如珠，故供助妆压鬓，不知此花必沾油头粉面之气其香更可爱，所供佛手当退三舍矣。”芸乃止笑曰：“佛手乃香中君子，只在有意无意间；茉莉是香中小人，故须借人之势，其香也如胁肩谄笑。”余曰：“卿何远君子而近小人。”芸曰：“我笑君子爱小人耳。”正话间，漏已三滴，渐见风扫云开，一轮涌出；乃大喜。倚窗对酌，酒未三杯，忽闻桥下哄然一声，如有人堕，就窗细瞩，波明如镜，不见一物，惟闻河滩有只鸭急奔声。余知沧浪亭畔素有溺鬼，恐芸胆怯，未敢即言。芸曰：“噫！此声也，胡为乎来哉？”不禁毛骨皆栗，急闭窗，携酒归房。一灯如豆，罗帐低垂，弓影杯蛇，惊神未定。剔灯入帐，芸已寒热大作，余亦继之，困顿两旬。真所谓乐极灾生，亦是白头不终之兆。

中秋日，余病初愈，以芸半年新妇，未尝一至间壁之沧浪亭，先令老仆约守者勿放闲人。于将晚时，偕芸及余幼妹，一妯一婢扶焉。老仆前导，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巔，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烂然。隔岸名“近山林”，为大宪行台宴集之地，时正谊书院犹未启也。携一毯设亭中，席地环坐，守煮烹茶以进。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俗虑尘怀，爽然顿释。芸曰：“今日之游乐矣！若驾一叶扁舟，往来亭下，不更快哉！”时已上灯，忆及七月十五夜之惊，相扶下亭而归。吴俗，妇女是晚不拘大家

忒(tu, 音推)——(方言)太。307

欤(yú, 音鱼)——文言助词。表示疑问或感叹。

阁(tà, 音踏)——门, 小门。

渚(zh, 音主)——水中间的小块陆地。

小户皆出，结队而游，名曰“走月亮”。沧浪亭幽雅清旷，反无一人至者。

吾父稼夫公喜认义子，以故余异姓弟兄有二十六人；吾母亦有义女九人。九人中王二姑、俞六姑与芸最和好。王痴憨善饮，俞豪爽善谈。每集，必逐余居外，而得三女同榻；此俞六姑一人计也。余笑曰：“俟妹于归后，我当邀妹丈来，一住必十日。”俞曰：“我亦来此，与嫂同榻，不大妙耶？”芸与王微笑而已。时为吾弟启堂娶妇，迁居饮马桥之仓米巷，屋虽宏畅，非复沧浪亭之幽雅矣。吾母诞辰演剧，芸初以为奇观。吾父素无忌讳，点演《惨别》等剧，老伶刻画，见者情动。余窥帘见芸忽起去，良久不出，入内探之。俞与王亦继至。见芸一人支颐独坐镜奁之侧。余曰：“何不快乃尔？”芸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肠断耳。”俞与王皆笑之。余曰：“此深于情者也。”俞曰：“嫂将竟日独坐于此耶？”芸曰：“俟有可观者再往耳。”王闻言先出，请吾母点《刺梁》《后索》等剧，劝芸出观，始称快。

余堂伯父素存公早亡，无后，吾父以余嗣焉。墓在西跨塘福寿山祖茔之侧，每年春日必挈芸拜扫。王二姑闻其地有戈园之胜，请同往。芸见地下小乱石有苔纹，斑驳可观，指示余曰：“以此叠盆山，较宣州白石为古致。”余曰：“若此者恐难多得。”王曰：“嫂果爱此，我为拾之。”即向守坟者借麻袋一，鹤步而拾之。每得一块，余曰“善”，即收之；余曰“否”，即去之。未几，粉汗盈盈，拽袋返曰：“再拾则力不胜矣。”芸且拣且言曰：“我闻山果收获，必借猴力，果然！”王愤撮十指作哈痒状，余横阻之，责芸曰：“人劳汝逸犹作此语，无怪妹之动愤也。”归途游戈园，稚绿娇红，争妍竞媚。王素憨，逢花必折。芸叱曰：“既无瓶养，又不簪戴，多折何为！”王曰：“不知痛痒者何害？”余笑曰：“将来罚嫁麻面多须郎，为花泄忿。”王怒余以目，掷花于地，以莲钩拨入池中，曰：“何欺侮我之甚也！”芸笑解之而罢。

芸初缄嘿，喜听余议论，余调其言，如蟋蟀之用纤草，渐能发议。其每日饭必用茶泡。喜用茶泡食芥卤乳腐，吴俗呼为臭乳腐；又喜食虾卤瓜。此二物余生平所最恶者，因戏之曰：“狗无胃而食粪，以其不知臭秽；蜣螂团粪而化蝉，以其欲修高举也。卿其狗耶？蝉耶？”芸曰：“腐取其价廉而可粥可饭，幼时食惯。今至君家已如蜣螂化蝉，犹喜食之者，不忘本也。至卤瓜之味，到此初尝耳。”余曰：“然则我家系狗窠耶？”芸窘而强解曰：“夫粪，人家皆有之，要在食与不食之别耳。然君喜食蒜，妾亦强啖之。腐不敢强，瓜可掩鼻略尝，入咽当知其美；此犹无盐貌丑而德美也。”余笑曰：“卿陷我作狗耶？”芸曰：“妾作狗久矣，屈君试尝之。”以箸强塞余口，余掩鼻咀嚼之，似觉脆美，开鼻再嚼，竟成异味。从此亦喜食。芸以麻油加白糖少许拌卤腐，亦鲜美。以卤瓜捣烂拌卤腐，名之曰双鲜酱，有异味。余曰：“始恶而终好之，理之不可解也。”芸曰：“情之所钟，虽丑不嫌。”

余启堂弟妇，王虚舟先生孙女也，催妆时偶缺珠花。芸出其纳采所受者呈吾母，婢姬旁惜之。芸曰：“凡为妇人，已属纯阴，珠乃纯阴之精，用为首饰，阳气全克矣，何贵焉。”而于破书残画反极珍惜。书之残缺不全者，

伶（líng，音玲）——旧时指戏曲演员。

镜奁（lián，音连）——古代妇女梳妆用的镜匣。

茔（yíng，音荧）——坟地。

啖（dàn，音淡）——吃。

必搜集分门，汇订成帙，统名之曰“断简残编”；字画之破损者，必觅故纸粘补成幅，有破缺处，倩予全好而卷之，名曰“弃余集赏”。于女红中馈之暇，终日琐琐不惮烦倦。芸于破笥烂卷中，偶获片纸可观者，如得异宝。旧邻冯媪每收乱卷卖之。其癖好与余同；且能察眼意，懂眉语，一举一动，示之以色，无不头头是道。余尝曰：“惜卿雌而伏，苟能化女为男，相与访名山，搜胜迹，遨游天下，不亦快哉。”芸曰：“此何难。俟妾鬓斑之后，虽不能远游五岳，而近地之虎阜、灵岩，南至西湖，北至平山，尽可偕游。”余曰：“恐卿鬓斑之日步履已艰。”芸曰：“今世不能，期以来世。”余曰：“来世卿当作男，我为女子相从。”芸曰：“必得不昧今生，方觉有情趣。”余笑曰：“幼时一粥犹谈不了；若来世不昧今生，合盍之夕，细谈隔世，更无合眼时矣。”芸曰：“世传月下老人专司人间婚姻事，今生夫妇已承牵合，来世姻缘亦须仰借神力，盍绘一像祀之？”时有苕溪戚柳堤名遵，善写人物，倩绘一像，一手挽红丝，一手携杖悬姻缘簿，童颜鹤发，奔驰于非烟非雾中；此戚君得意笔也。友人石琢堂为题赞语于首，悬之内室。每逢朔望，余夫妇必焚香拜祷。后因家庭多故，此画竟失所在，不知落在谁家矣？“他生未卜此生休”，两人痴情，果邀神鉴耶？

迁仓米巷，余颜其卧楼曰“宾香阁”，盖以芸名而取如宾意也。院窄墙高，一无可取。后有厢楼，通藏书处，开窗对陆氏废园，但有荒凉之象。沧浪风景，时切芸怀。有老姬居金母桥之东，埂巷之北。绕屋皆菜圃，编篱为门。门外有池约亩许，花光树影，错杂篱边。其地即元末张士诚王府废基也。屋西数武，瓦砾堆成土山，登其颠可远眺，地旷人稀，颇饶野趣。姬偶言及，芸神往不置，谓余曰：“自别沧浪，梦魂常绕，今不得已而思其次，其老姬之居乎？”余曰：“连朝秋暑灼人，正思得一清凉地以消长昼。卿若愿往，我先观其家可居，即襍被而往，作一月盘桓何如？”芸曰：“恐堂上不许。”余曰：“我自请之。”越日至其地，屋仅二间，前后隔而为四，纸窗竹榻，颇有幽趣。老姬知余意，欣然出其卧室为赁，四壁糊以白纸，顿觉改观。于是稟知吾母，挈芸居焉。邻仅老夫妇二人，灌园为业，知余夫妇避暑于此，先来通殷勤，并钓池鱼、摘园蔬为馈。偿其价不受，芸作鞋报之，始谢而受。时方七月，绿树阴浓，水面风来，蝉鸣聒耳。邻老又为制鱼竿，与芸垂钓于柳阴深处。日落时登土山观晚霞夕照，随意联吟，有“兽云吞落日，弓月弹流星”之句。少焉月印池中，虫声四起，设竹榻于篱下。老姬报酒温饭熟，遂就月光对酌，微醺而饭。浴罢则凉鞋蕉扇，或坐或卧，听邻老谈因果报应事。三鼓归卧，周体清凉，几不知身居城市矣。篱边倩邻老购菊，遍植之。九月花开，又与芸居十日。吾母亦欣然来观，持螯对菊，赏玩竟日。芸喜曰：“他年当与君卜筑于此，买绕屋菜园十亩，课仆姬，植瓜蔬，以供薪水。君画我绣，以为诗酒之需。布衣菜饭可乐终身，不必作远游计也。”余深然之。

帙（zhì，音制）——量词，用于装套的线装书。

中馈（kuì，音溃）——此指妇女在家主持饮食等事。

惮（dàn，音弹）——怕。

笥（sì，音四）——盛饭或装衣物的方形竹器。

盍（hé，音何）——何不。

襍（fú，音福）——用包袱包扎衣服、被子等物，即捆行装。

聒（gu，音锅）——声音嘈杂。

今即得有境地，而知己沦亡，可胜浩汉！

离余家半里许，醋库巷有洞庭君祠，俗呼水仙庙，回廊曲折，小有园亭。每逢神诞，众姓各认一落，密悬一式之玻璃灯，中设宝座，旁列瓶几，插花陈设以较胜负。日惟演戏，夜则参差高下插烛于瓶花间，名曰“花照”。花光灯影，宝鼎香浮，若龙宫夜宴。司事者或笙箫歌唱，或煮茗清谈，观者如蚁集，檐下皆设栏为限。余为众友邀去，插花布置，因得躬逢其盛。归家向芸艳称之。芸曰：“惜妾非男子，不能往。”余曰：“冠我冠，衣我衣，亦化女为男之法也。”于是易髻为辫，添扫蛾眉，加余冠，微露两鬓，尚可掩饰，服余衣长一寸又半，于腰间折而缝之，外加马褂。芸曰：“脚下将奈何？”余曰：“坊间有蝴蝶履，小大由之，购亦极易，且早晚可代撒鞋之用，不亦善乎？”芸欣然，及晚餐后，装束既毕，效男子拱手阔步者，良久，忽变卦曰：“妾不去矣。为人识出既不便，堂上闻之又不可。”余怂恿曰：“庙中司事者谁不知我，即识出亦不过付之一笑耳。吾母现在九妹丈家，密去密来，焉得知之。”芸揽镜自照，狂笑不已。余强挽之，悄然迳去。遍游庙中，无识出为女子者，或问何人，以表弟对，拱手而已。最后至一处，有少妇幼女坐于所设宝座后，乃杨姓司事者之眷属也。芸忽趋彼通款曲，身一侧，而不觉一按少妇之肩。旁有婢媪怒而起曰：“何物狂生，不法乃尔！”余欲为措词掩饰。芸见势恶，即脱帽翘足示之曰：“我亦女子耳。”相与愕然，转怒为欢。留茶点，唤肩舆送归。

吴江钱师竹病故，吾父信归，命余往吊。芸私谓余曰：“吴江必经太湖，妾欲偕往一宽眼界。”余曰：“正虑独行踽踽，得卿同行固妙，但无可托词耳。”芸曰：“托言归宁。君先登舟，妾当继至。”余曰：“若然，归途当泊舟万年桥下，与卿待月乘凉，以续沧浪韵事。”时六月十八日也。是日早凉，携一仆先至胥江渡口，登舟而待。芸果肩舆至，解维出虎啸桥，渐见风帆沙鸟，水天一色。芸曰：“此即所谓太湖耶？今得见天地之宽，不虚此生矣。想闺中人有终身不能见此者。”闲话未几，风摇岸柳，已抵江城。余登岸拜奠毕，归视舟中洞然，急询舟子。舟子指曰：“不见长桥柳阴下，观鱼鹰捕鱼者乎？”盖芸已与船家女登岸矣。余至其后，芸犹粉汗盈盈，倚女而出神焉。余拍其肩曰：“罗衫汗透矣！”芸回首曰：“恐钱家有人到舟，故暂避之。君何回来之速也？”余笑曰：“欲捕逃耳。”于是相挽登舟，返棹至万年桥下，阳乌犹未落也。八窗尽落，清风徐来，纨扇罗衫，剖瓜解暑。少焉霞映桥红，烟笼柳暗，银蟾欲上，渔火满江矣。命仆至船梢与舟子同饮。船家女名素云，与余有杯酒交，人颇不俗。招之与芸同坐。船头不张灯火，待月快酌，射覆为令。素云双目闪闪，听良久，曰：“觴政依颇娴习；从未闻有斯令，愿受教。”芸即譬其言而开导之，终茫然。余笑曰：“女先生且罢论。我有一言作譬，即了然矣。”芸曰：“君若何譬之？”余曰：“鹤善舞而不能耕，牛善耕而不能舞，物性然也。先生欲反而教之，无乃劳乎？”素云笑捶余肩曰：“汝骂我耶！”芸出令曰：“后许动口，不许动手！违者罚大觥。”素云量豪，满斟一觥，一吸而尽。余曰：“动手但准摸索，不准

吊——祭奠死者或慰问死者家属等。

踽踽(j, 音举)——孤独的样子。

觴(sh ng, 音商)——古称盛有酒的酒杯叫觴。

觥(g ng, 音宫)——古代用兽角做的酒器。

捶入。”芸笑挽素云置余怀，曰：“请君摸索畅怀。”余笑曰：“卿非解人，摸索在有意无意间耳。拥而狂探，田舍郎之所为也。”时四鬟所簪茉莉，为酒气所蒸，杂以粉汗油香，芳馨透鼻。余戏曰：“小人臭味充满船头，令人作恶。”素云不禁握拳连捶曰：“谁教汝狂嗅耶？”芸呼曰：“违令罚两大觥。”素云曰：“彼又以小人骂我，不应捶耶？”芸曰：“彼之所谓小人，盖有故也。请干此，当告汝。”素云乃连尽两觥。芸乃告以沧浪旧居乘凉事。素云曰：“若然，真错怪矣。当再罚。”又干一觥。芸曰：“久闻素娘善歌，可一聆妙音否？”素即以象箸击小碟而歌。芸欣然畅饮，不觉酩酊，乃乘舆先归。余又与素云茶话片刻，步月而回。时余寄居友人鲁半舫家萧爽楼中。越数日，鲁夫人误有所闻，私告芸曰：“前日闻若婿挟两妓饮于万年桥舟中，子知之否？”芸曰：“有之，其一即我也。”因以偕游始末详告之。鲁大笑，释然而去。

乾隆甲寅七月，余自粤东归，有同伴携妾回者，曰徐秀峰，余之表妹婿也，艳称新入之美，邀芸往观。芸他日谓秀峰曰：“美则美矣，韵犹未也。”秀峰曰：“然则若郎纳妾，必美而韵者乎？”芸曰：“然。”从此痴心物色，而短于资。时有浙妓温冷香者，寓于吴，有《咏柳絮》四律，沸传吴下，好事者多和之。余友吴江张闲憨素赏冷香，携柳絮诗索和。芸微其人而置之；余技痒而和其韵，中有“触我春愁偏婉转，撩他离绪更缠绵”之句，芸甚击节。明年乙卯秋八月五日，吾母将挈芸游虎邱。闲憨忽至曰：“余亦有虎邱之游。今日特邀君作探花使者。”因请吾母先行，期于虎邱半塘相晤。拉余至冷香寓，见冷香已半老；有女名憨园，瓜期未破，亭亭玉立，真“一泓秋水照人寒”者也。款接间，颇知文墨。有妹文园尚雏。余此时初无痴想，且念一杯之叙非寒士所能酬，而既入个中，私心忐忑，强为酬答。因私谓闲憨曰：“余贫士也，子以尤物玩我乎？”闲憨笑曰：“非也，今日有友人邀憨园答我，席主为尊客拉去，我代客转邀客，毋烦他虑也。”余始释然。至半塘，两舟相遇，令憨园过舟叩见吾母。芸、憨相见，欢同旧识，携手登山，备览名胜。芸独爱千顷云高旷，坐赏良久。返至野芳滨，畅饮甚欢，并舟而泊。及解维，芸谓余曰：“子陪张君，留憨陪妾可乎？”余诺之。返棹至都亭桥，始过船分袂。归家已三鼓。芸曰：“今日得见美而韵者矣。顷已约憨园明日过我，当为子图之。”余骇曰：“此非金屋不能贮，穷措大岂敢生此妄想哉？况我两人伉俪正笃，何必外求？”芸笑曰：“我自爱之，子姑待之。”明午憨果至。芸殷勤款接，筵中以猜枚赢吟输饮为令，终席无一罗致语。及憨园归，芸曰：“顷又与密约，十八日来此结为姊妹，子宜备牲牢以待。”笑指臂上翡翠钏曰：“若见此钏属于憨，事必谐矣，顷已吐意，未深结其心也。”余姑听之。十八日大雨，憨竟冒雨至，入室良久，始挽手出，见余有羞色，盖翡翠钏已在憨臂矣。焚香结盟后，拟再续前饮。适憨有石湖之游，即别去。芸欣然告余曰：“两人已得，君何以谢媒耶？”余询其详。芸曰：“向之秘言，恐憨意另有所属也。顷探之无他，语之曰：‘妹知今日之意否？’憨曰：‘蒙夫人抬举，真蓬蒿倚玉树也。但吾母望我奢，恐难自主耳，愿彼此缓图之。’脱钏上臂时，又语之曰：‘玉取其坚，且有团栾不断之意，妹试笼之以为先兆。’憨曰：‘聚合之权总在夫人也。’即此观之，憨心已得，

分袂（mè i音妹）——分手，离别。

团栾（luán，音峦）——形容圆的样子。

所难必者冷香耳，当再图之。”余笑曰：“卿将效笠翁之《怜香伴》耶？”芸曰：“然。”自此无日不谈憨园矣。后憨为有力者夺去，不果。芸竟以之死。

卷二 闲情记趣

余忆童稚时，能张目对日，明察秋毫，见藐小微物，必细察其纹理，故时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拟作群鹤舞空。心之所向，则或千或百果然鹤也。昂首观之，项为之强。又留蚊于素帐中，徐喷以烟，使其冲烟飞鸣，作青云白鹤观，果如鹤唳云端，怡然称快。于土墙凹凸处，花台小草丛杂处，常蹲其身，使与台齐；定神细视，以丛草为林，以虫蚁为兽，以土砾凸者为丘，凹者为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见二虫斗草间，观之正浓，忽有庞然大物拔山倒树而来，盖一癞虾蟆也，舌一吐而二虫尽为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觉呀然惊恐。神定，捉虾蟆，鞭数十，驱之别院。年长思之，二虫之斗，盖图奸不从也。古语云：“奸近杀”，虫亦然耶？贪此生涯，卵为蚯蚓所哈（吴俗呼阳曰卵），肿不能便。捉鸭开口哈之，婢姬偶释手，鸭颠其颈作吞噬状，惊而大哭，传为语柄。此皆幼时闲情也。

及长，爱花成癖，喜剪盆树。识张兰坡，始精剪枝养节之法，继悟接花叠石之法。花以兰为最，取其幽香韵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谱者不可多得。兰坡临终时，赠余荷瓣素心春兰一盆，皆肩平心阔，茎细瓣净，可以入谱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于外，芸能亲为灌溉，花叶颇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视之，皆白如玉，且兰芽勃然，初不可解，以为无福消受，浩叹而已。事后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滚汤灌杀也。从此誓不植兰。次取杜鹃，虽无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怜叶，不忍畅剪，故难成树。其他盆玩皆然。惟每年篱东菊绽，秋兴成癖。喜摘插瓶，不爱盆玩。非盆玩不足观，以家无园圃，不能自植；货于市者，俱丛杂无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数宜单，不宜双。每瓶取一种不取二色。瓶口取阔大不取窄小，阔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于瓶口中一丛怒起，以不散漫、不挤轧、不靠瓶口为妙；所谓“起把宜紧”也。或亭亭玉立，或飞舞横斜。花取参差，间以花蕊，以免飞钹耍盘之病。叶取不乱，梗取不强。用针宜藏，针长宁断之，毋令针针露梗；所谓“瓶口宜清”也。视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则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须参差高下互相照应，以气势联络为上。若中高两低，后高前低，成排对列，又犯俗所谓“锦灰堆”矣。或密或疏，或进或出，全在会心者得画意乃可。若盆碗盘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面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胶，以铜片按钉向上，将膏火化粘铜片于盘碗盆洗中。俟冷，将花用铁丝扎把，插于钉上，宜偏斜取势，不可居中，更宜枝疏叶清，不可拥挤；然后加水，用碗沙少许掩铜片，使观者疑丛花生于碗底方妙。若以木本花果插瓶，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觅，倩人攀折者每不合意），必先执在手中，横斜以观其势，反侧以取其态。相定之后，剪去杂枝，以疏瘦古怪为佳。再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叶侧花之患。若一枝到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插瓶中，势必枝乱梗强，花侧叶背，既难取态更无韵致矣。折梗打曲之法，锯其梗之半而嵌以砖石，则直者曲矣。如患梗倒，敲一二钉以筥之，即枫叶竹枝，乱草荆棘，均堪入选。或绿竹一竿配以枸杞数粒，几茎细草伴以荆棘两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势，听其叶侧，

轧（gá，音噶）——（方言）挤，拥挤。

筥（gǔ n，音管）——撑起来，固定的意思。

一年后枝叶自能向上。如树树直栽，即难取势矣。至剪裁盆树，先取根露鸡爪者，左右剪成三节，然后起枝。一枝一节，七枝到顶，或九枝到顶。枝忌对节如肩臂，节忌臃肿如鹤膝。须盘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后直出。有名双起三起者，一根而起两三树也。如根无爪形，便成插树，故不取。然一树剪成，至少得三四十年。余生平仅见吾乡万翁名彩章者，一生剪成数树。又在扬州商家见有虞山游客携送黄杨翠柏各一盆，惜乎明珠暗投。余未见其可也。若留枝盘如宝塔，扎枝曲如蚯蚓者，便成匠气矣。点缀盆中花石，小景可以入画，大景可以入神。一瓯清茗，神能趋入其中，方可供幽斋之玩。种水仙无灵璧石，余尝以炭之有石意者代之。黄芽菜心其白如玉，取大小五七枝，用沙土植长方盆内，以炭代石，黑白分明，颇有意思。以此类推，幽趣无穷，难以枚举。如石菖蒲结子，用冷米汤同嚼喷炭上，置阴湿地，能长细菖蒲；随意移养盆碗中，茸茸可爱。以老莲子磨薄两头，入蛋壳使鸡翼之，俟雏成取出，用久年燕巢泥加天门冬十分之二，捣烂拌匀，植于小器中，灌以河水，晒以朝阳；花发大如酒杯，叶缩如碗口，亭亭可爱。

若夫园亭楼阁，套室回廊，叠石成山，栽花取势，又在大中见小，小中见大，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或藏或露，或浅或深，不仅在周回曲折四字，又不在地广石多徒烦工费。或掘地堆土成山，间以块石，杂以花草，篱用梅编，墙以藤引，则无山而成山矣。大中见小者，散漫处植易长之竹，编易茂之梅以屏之。小中见大者，窄院之墙宜凹凸其形，饰以绿色，引以藤蔓，嵌大石，凿字作碑记形。推窗如临石壁，便觉峻峭无穷。虚中有实者，或山穷水尽处，一折而豁然开朗；或轩阁设厨处，一开而可通别院。实中有虚者，开门于不通之院，映以竹石，如有实无也；设矮栏干墙头，如有月台，而实虚也。贫士屋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乔寓扬州时，曾仿此法，屋仅两椽，上下卧房，厨灶客座皆越绝，而绰然有余。芸曾笑曰：“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气象也。”是诚然欤？

余扫墓山中，检有峦纹可观之石。归与芸商曰：“用油灰叠宣州石于白石盆，取色匀也。本山黄石虽古朴，亦用油灰，则黄白相间，凿痕毕露，将奈何？”芸曰：“择石之顽劣者，捣末于灰痕处，乘湿糝之，干或色同也。”乃如其言，用宜兴窑长方盆叠起一峰，偏于左而凸于右，背作横方纹，如云林石法，巉岩凹凸，若临江石矶伏。虚一角，用河泥种千瓣白萍。石上植芎萝，俗呼云松。经营数日乃成。至深秋，芎萝蔓延满山，如藤萝之悬石壁。花开正红色。白萍亦透水大放。红白相间，神游其中，如登蓬岛。置之檐下与芸品题：此处宜设水阁，此处宜立茅亭，此处宜凿六字曰“落花流水之间”，此可以居，此可以钓，此可以眺；胸中邱壑若将移居者然。一夕，猫奴争食自檐而堕，连盆与架顷刻碎之。余叹曰：“即此小经营，尚干造物忌耶！”两人不禁泪落。

静室焚香，闲中雅趣。芸尝以沉速等香，于饭镬蒸透，在垆上设一铜丝

瓯（u，音鸥）——杯子。

巉（chán，音馋）岩——高而险的山石。

镬（huò，音或）——锅。

架，离火半寸许，徐徐烘之；其香幽韵而无烟。佛手忌醉鼻嗅，嗅则易烂。木瓜忌出汗，汗出，用水洗之。惟香圆无忌。佛手木瓜亦有供法，不能笔宣。每有人将供受者随手取嗅，随手置之，即不知供法者也。

余闲居，案头瓶花不绝。芸曰：“子之插花能备风晴雨露，可谓精妙入神；而画中有草虫一法，盍仿而效之。”余曰：“虫踞躅不受制，焉能仿效？”芸曰：“有一法，恐作俑罪过耳。”余曰：“试言之。”曰：“虫死色不变。觅螳螂蝉蝶之属，以针刺死，用细丝扣虫项系花草间，整其足，或抱梗，或踏叶，宛然如生，不亦善乎？”余喜，如其法行之，见者无不称绝。求之闺中，今恐未必有此会心者矣。

余与芸寄居锡山华氏，时华夫人以两女从芸识字。乡居院旷，夏日逼人。芸教其家，作活花屏法甚妙。每屏一扇，用木梢二枝约长四五寸，作矮条凳式，虚其中，横四挡，宽一尺许，四角凿圆眼，插竹编方眼。屏约高六七尺，用砂盆种扁豆置屏中，盘延屏上，两人可移动。多编数屏，随意遮拦，恍如绿阴满窗，透风蔽日，迂回曲折，随时可更；故曰活花屏。有此一法，即一切藤本香草随地可用。此真乡居之良法也。

友人鲁半舫名璋，字春山，善写松柏或梅菊，工隶书，兼工铁笔。余寄居其家之萧爽楼，一年有半。楼共五椽，东向，余居其三。晦明风雨，可以远眺。庭中木犀一株，清香撩人。有廊有厢，地极幽静。移居时，有一仆一姬，并挈其小女来。仆能成衣，姬能纺绩，于是芸绣，姬绩，仆则成衣，以供薪水。余素爱客，小酌必行令。芸善不费之烹庖，瓜蔬鱼虾一经芸手，便有意外味。同人知余贫，每出杖头钱，作竟日叙。余又好洁，地无纤尘，且无拘束，不嫌放纵。时有杨补凡名昌绪，善人物写真；袁少迂名沛，工山水；王星澜名岩，工花卉翎毛；爱萧爽楼幽雅，皆携画具来，余则从之学画。写草篆，镌图章，加以润笔，交芸备茶酒供客。终日品诗论画而已。更有夏淡安、揖山两昆季，并缪山音、知白两昆季，及蒋韵香、陆橘香、周啸霞、郭小愚、华杏帆、张闲酣诸君子，如梁上之燕自去自来。芸则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良辰美景。不放轻过。今则天各一方，风流云散，兼之玉碎香埋，不堪回首矣！

萧爽楼有四忌：谈宦宦升迁，公廨时事，八股时文，看牌掷色；有犯必罚酒五斤。有四取：慷慨豪爽，风流蕴藉，落拓不羁，澄静缄默。长夏无事，考对为会。每会八人，每人各携青蚨二百。先拈阄，得第一者为主考，关防别座；第二者为誉录，亦就座；余作举子，各于誉录处取纸一条，盖用印章。主考出五七言各一句，刻香为限，行立构思，不准交头私语。对就后投入一匣，方许就座。各人交卷毕，誉录启匣，并录一册，转呈主考，以杜徇私。十六对中取七言三联，五言三联。六联中取第一者即为后任主考，第二者为誉录。每人有两联不取者罚钱二十文，取一联者免罚十文，过限者倍罚。一场，主考得香钱百文。一日可十场，积钱千文，酒资大畅矣。惟芸议为官卷，准坐而构思。

杨补凡为余夫妇写载花小影，神情确肖。是夜月色颇佳，兰影上粉墙，别有幽致。星澜醉后兴发曰：“补凡能为君写真，我能为花图影。”余笑曰：“花影能如人影否？”星澜取素纸铺于墙，即就兰影，用墨浓淡图之。日间

廨（xiè，音泄）——古代官吏办事的地方。

青蚨（qīngfú，音清福）——古代借指铜钱。

取视，虽不成画，而花叶萧疏，自有月下之趣。芸甚宝之。各有题咏。

苏城有南园、北园二处，菜花黄时，苦无酒家小饮；携盒而往，对花冷饮，殊无意味。或议就近觅饮者，或议看花归饮者，终不如对花热饮为快。众议未定。芸笑曰：“明日但各出杖头钱，我自担炉火来。”众笑曰：“诺。”众去，余问曰：“卿果自往乎？”芸曰：“非也。妾见市中卖馄饨者，其担锅灶无不备，盍雇之而往。妾先烹调端整，到彼处再一下锅，茶酒两便。”余曰：“酒菜固便矣。茶乏烹具。”芸曰：“携一砂罐去，以铁叉串罐柄，去其锅，悬于行灶中，加柴火煎茶，不亦便乎？”余鼓掌称善。街头有鲍姓者，卖馄饨为业，以百钱雇其担，约以明日午后。鲍欣然允议。明日看花者至，余告以故，众咸叹服。饭后同往，并带席垫，至南园，择柳阴下团坐。先烹茗，饮毕，然后暖酒烹肴。是时风和日丽，遍地黄金，青衫红袖，越阡度陌，蝶蜂乱飞，令人不饮自醉。既而酒肴俱熟，坐地大嚼。担者颇不俗，拉与同饮。游人见之莫不羨为奇想。杯盘狼藉，各已陶然，或坐或卧，或歌或啸。红日将颓，余思粥，担者即为买米煮之，果腹而归。芸问曰：“今日之游乐乎？”众曰：“非夫人之力不及此。”大笑而散。

贫士起居服食，以及器皿房舍，宜省俭而雅洁。省俭之法曰：“就事论事。”余爱小饮，不喜多菜。芸为置一梅花盒，用二寸白磁深碟六只，中置一只，外置五只，用灰漆就，其形如梅花。底盖均起凹楞，盖之上有柄如花蒂，置之案头，如一朵墨梅覆桌；启盖视之，如菜装于花瓣中。一盒六色，二三知己可以随意取食。食完再添。另做矮边圆盘一只，以便放杯箸酒壶之类，随处可摆，移掇亦便。即食物省俭之一端也。余之小帽领袜皆芸自做。衣之破者移东补西，必整必洁，色取暗淡以免垢迹，既可出客，又可家常。此又服饰省俭之一端也。初至萧爽楼中嫌其暗，以白纸糊壁，遂亮。夏月楼下去窗，无阑干，觉空洞无遮拦。芸曰：“有旧竹帘在，何不以帘代栏？”余曰：“如何？”芸曰：“用竹数根黝黑色，一竖一横，留出走路。截半帘搭在横竹上，垂至地，高与桌齐。中竖短竹四根，用麻线扎定，然后于横竹搭帘处，寻旧黑布条，连横竹裹缝之。既可遮拦饰观，又不费钱。”此“就事论事”之一法也。以此推之，古人所谓竹头木屑皆有用，良有以也。

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

卷三 坎坷记愁

人生坎坷何为乎来哉？往往皆自作孽耳。余则非也。多情重诺，爽直不羁，转因之为累。况吾父稼夫公，慷慨豪侠，急人之难，成人之事，嫁人之女，抚人之儿，指不胜屈，挥金如土多为他人。余夫妇居家，偶有需用不免典质，始则移东补西，继则左支右绌。谚云：“处家人情，非钱不行。”先起小人之议，渐招同室之讥。“女子无才便是德”，真千古至言也！

余虽居长而行三，故上下呼芸为“三娘”；后忽呼为“三太太”。始而戏呼，继成习惯，甚至尊卑长幼，皆以“三太太”呼之。此家庭之变机欤？

乾隆乙巳，随侍吾父于海宁官舍。芸于吾家书中附寄小函。吾父曰：“媳妇既能笔墨，汝母家信付彼司之。”后家庭偶有闲言，吾母疑其述事不当，仍不令代笔。吾父见信非芸手笔，询余曰：“汝妇病耶？”余即作札问之，亦不答。久之，吾父怒曰：“想汝妇不屑代笔耳！”迨余归，探知委曲，欲为婉剖。芸急止之曰：“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姑也。”竟不自白。

庚戌之春，予又随侍吾父于邗江幕中。有同事俞孚亭者，挈眷居焉。吾父谓孚亭曰：“一生辛苦常在客中，欲觅一起居服役之人而不可得。儿辈果能仰体亲意，当于家乡觅一人来，庶语音相合。”孚亭转述于余，密札致芸，倩媒物色，得姚氏女。芸以成否未定，未即禀知吾母。其来也，托言邻女之嬉游者。及吾父命余接取至署，芸又听旁人意见，托言吾父素所合意者。吾母见之曰：“此邻女之嬉游者也，何娶之乎？”芸遂并失爱于姑矣。

壬子春，余馆真州。吾父病于邗江，余往省，亦病焉。余弟启堂时亦随侍。芸来书曰：“启堂弟曾向邻妇借贷，倩芸作保，现追索甚急。”余询启堂。启堂转以嫂氏为多事。余遂批纸尾曰：“父子皆病，无钱可偿；俟启弟归时，自行打算可也。”未几病皆愈，余仍往真州。芸覆书来，吾父拆视之，中述启弟邻项事，且云“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翁病稍痊，宜密嘱姚托言思家，妾当令其家父母到扬接取；实彼此卸责之计也。”吾父见书怒甚。询启堂以邻项事，答言不知。遂札饬余曰：“汝妇背夫借债，谗谤小叔，且称姑曰令堂，翁曰老人，悖谬之甚！我已专人持札回苏斥逐。汝若稍有人心，亦当知过！”余接此札，如闻青天霹雳；即肃书认罪，觅骑遄归，恐芸之短见也。到家述其本末，而家人乃持逐书至，历斥多过，言甚决绝。芸泣曰：“妾固不合妄言，但阿翁当恕妇女无知耳。”越数日，吾父又有手谕至，曰：“我不为已甚。汝携妇别居，勿使我见，免我生气足矣。”乃寄芸于外家。而芸以母亡弟出，不愿往依族中。幸友人鲁半舫闻而怜之，招余夫妇往居其家萧爽楼。越两载，吾父渐知始末。适余自岭南归，吾父自至萧爽楼谓芸曰：“前事我已尽知，汝盍归乎？”余夫妇欣然，仍归故宅，骨肉重圆。岂料又有憨园之孽障耶！

芸素有血疾，以其弟克昌出亡不返，母金氏复念子病没，悲伤过甚所致；自识憨园，年余未发，余方幸其得良药。而憨为有力者夺去，以千金作聘，且许养其母，佳人已属沙叱利矣。余知之而未敢言也。及芸往探始知之，归而呜咽，谓余曰：“初不料憨之薄情乃尔也！”余曰：“卿自情痴耳。此中

绌（chù，音处）——不足；差。321

迨（dài，音带）——等到，及。

饬（chì，音赤）——此通“敕”，告诫之意。

人何情之有哉！况锦衣玉食者未必能安于荆钗布裙也，与其后悔莫若无成。”因抚慰之再三。而芸终以受愚为恨，血疾大发，床席支离刀圭无效。时发时止，骨瘦形销。不数年而逋负日增，物议日起。老亲又以盟妓一端，憎恶日甚。余则调停中立，已非生人之境矣。芸生一女名青君，时年十四，颇知书且极贤能，质钗典服幸赖辛劳；子名逢森，时年十二，从师读书。余连年无馆，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内。三日所进，不敷一日所出，焦劳困苦，竭蹶时形。隆冬无裘，挺身而过。青君亦衣单股栗，犹强曰“不寒。”因是芸誓不医药。偶能起床，适余有友人周春煦自福郡王幕中归，倩人绣《心经》一部。芸念绣经可以消灾降福，且利其绣价之丰，竟绣焉。而春煦行色匆匆不能久待，十日告成。弱者骤劳，致增腰酸头晕之疾。岂知命薄者，佛亦不能发慈悲也！

绣经之后，芸病转增，唤水索汤，上下厌之。有西人赁屋于余画铺之左，放利债为业，时倩余作画，因识之。友人某向渠借五十金，乞余作保，余以情有难却，允焉。而某竟挟资远遁。西人惟保是问，时来饶舌，初以笔墨为抵，渐至无物可偿。岁底吾父家居，西人索债，咆哮于门。吾父闻之，召余诃责曰：“我辈衣冠之家，何得负此小人之债！”正剖诉间，适芸有自幼同盟姊适锡山华氏，知其病，遣人问讯。堂上误以为憨园之使，因愈怒曰：“汝妇不守闺训，结盟娼妓；汝亦不思习上，滥伍小人。若置汝死地，情有不忍，姑宽三日限，速自为计，迟必首汝逆矣！”芸闻而泣曰：“亲怒如此，皆我罪孽。妾死君行，君必不忍；妾留君去，君必不舍。姑密唤华家人来，我强起问之。”因令青君扶至房外，呼华使问曰：“汝主母特遣来耶？抑便道来耶？”曰：“主母久闻夫人卧病，本欲亲来探望，因从未登门不敢造次；临行嘱付，倘夫人不嫌乡居简褻，不妨到乡调养，践幼时灯下之言。”盖芸与同绣日，曾有疾病相扶之誓也。因嘱之曰：“烦汝速归，稟知主母，于两日后放舟密来。”其人既退，谓余曰：“华家盟姊情逾骨肉，君若肯至其家，不妨同行；但儿女携之同往既不便，留之累亲又不可，必于两日内安顿之。”时余有表兄王荇臣一子名韞石，愿得青君为媳妇。芸曰：“闻王郎懦弱无能，不过守成之子，而王又无成可守；幸诗礼之家，且又独子，许之可也。”余谓荇臣曰：“吾父与君有渭阳之谊，欲媳青君谅无不允。但待长而嫁，势所不能。余夫妇往锡山后，君即稟知堂上，先为童媳，何如？”荇臣喜曰：“谨如命。”逢森亦托友人夏揖山转荐学贸易。安顿已定，华舟适至。时庚申之腊二十五日也。芸曰：“孑然出门不惟招邻里笑，且西人之项无著，恐亦不放，必于明日五鼓悄然而去。”余曰：“卿病中能冒晓寒耶？”芸曰：“死生有命，无多虑也。”密稟吾父，亦以为然。是夜先将半肩行李挑下船，令逢森先卧。青君泣于母侧。芸嘱曰：“汝母命苦，兼亦情痴，故遭此颠沛。幸汝父待我厚，此去可无他虑。两三年内，必当布置重圆。汝至汝家须尽妇道，勿似汝母。汝之翁姑以得汝为幸，必善视汝。所留箱笼什物尽付汝带去。汝弟年幼故未令知，临行时托言就医，数日即归，俟我去远告知其故，稟闻祖父可也。”旁有旧姬，即前卷中曾赁其家消暑者，愿送至乡；故是时陪侍在侧，拭泪不已。将交五鼓，暖粥共啜之。芸强颜笑曰：“昔一粥而聚，今一粥而散；若作传奇，可名《吃粥记》矣。”逢森闻声亦起，呻曰：“母何为？”芸曰：“将出门就医耳。”逢森曰：“起何早？”曰：“路远耳。汝

与姊相安在家，毋讨祖母嫌。我与汝父同往，数日即归。”鸡声三唱，芸含泪扶姬，启后门将出。逢森忽大哭，曰：“噫，我母不归矣！”青君恐惊人，急掩其口而慰之。当是时，余两人寸肠已断，不能复作一语，但止以“勿哭”而已！青君闭门后，芸出巷十数步，已疲不能行，使姬提灯，余背负之而行。将至舟次，几为逻者所执，幸老姬认芸为病女，余为婿，且得舟子皆华氏工人，闻声接应，相扶下船。解维后，芸始放声痛哭。是行也，其母子已成永诀矣！

华名大成，居无锡之东高山，面山而居，躬耕为业，人极朴诚。其妻夏氏，即芸之盟姊也。是日午未之交，始抵其家。华夫人已倚门而待，率两小女至舟，相见甚欢。扶芸登岸，款待殷勤。四邻妇人孺子哄然入室，将芸环视，有相问讯者，有相怜惜者，交头接耳，满屋啾啾。芸谓华夫人曰：“今日真如渔父入桃源矣。”华曰：“妹莫笑。乡人少所见多所怪耳。”自此相安度岁。至元宵，仅隔两旬而芸渐能起步。是夜观龙灯于打麦场中，神情态度渐可复元。余乃心安，与之私议曰：“我居此非计。欲他适，而短于资，奈何？”芸曰：“妾亦筹之矣。君姊丈范惠来现于靖江盐公堂司会计，十年前曾借君十金，适数不敷，妾典钗凑之。君忆之耶？”余曰：“忘之矣。”芸曰：“闻靖江去此不远，君盍一往？”余如其言。时天颇暖，织绒袍哔叽短褂，犹觉其热。此辛酉正月十六日也。是夜宿锡山客旅，赁被而卧。晨起趁江阴航船，一路逆风继以微雨。夜至江阴江口，春寒彻骨，沽酒御寒，囊为之罄。踌躇终夜，拟卸衬衣，质钱而渡。十九日北风更烈，雪势犹浓，不禁惨然泪落。暗计房资渡费，不敢再饮。正心寒股栗间，忽见一老翁草鞋毡笠负黄包，入店，以目视余，似相识者。余曰：“翁非泰州曹姓耶？”答曰：“然。我非公，死填沟壑矣。今小女无恙，时诵公德。不意今日相逢。何逗留于此？”盖余幕泰州时有曹姓，本微贱，一女有姿色，已许婿家，有势力者放债谋其女，致涉讼。余从中调护，仍归所许。曹即投入公门为隶，叩首作谢，故识之。余告以投亲遇雪之由。曹曰：“明日天晴，我当顺途相送。”出钱沽酒，备极款洽。二十日晓钟初动，即闻江口唤渡声。余惊起，呼曹同济。曹曰：“勿急。宜饱食登舟。”乃代偿房饭钱，拉余出沽。余以连日逗留，急欲赶渡，食不下咽，强啖麻饼两枚。及登舟，江风如箭，四肢发战。曹曰：“闻江阴有人缢于靖，其妻雇是舟而往。必俟雇者来始渡耳。”枵腹忍寒，午始解缆。至靖，暮烟四合矣。曹曰：“靖有公堂两处。所访者城内耶？城外耶？”余踉跄随其后，且行且对曰：“实不知其内外也。”曹曰：“然则且止宿，明日往访耳。”进旅店，鞋袜已为泥淤湿透，索火烘之。草草饮食，疲极酣睡。晨起，袜烧其半。曹又代偿房饭钱。访至城中，惠来尚未起，闻余至，披衣出，见余状惊曰：“舅何狼狈至此？”余曰：“姑勿问。有银乞借二金，先遣送我者。”惠来以番饼二元授余，即以赠曹。曹力却，受一圆而去。余乃历述所遭，并言来意。惠来曰：“郎舅至戚，即无宿逋，亦应竭尽绵力；无如航海盐船新被盗，正当盘账之时，不能挪移丰赠，当勉措番银二十圆，以偿旧欠，何如？”余本无奢望，遂诺之。留住两日，天已晴暖，即作归计。二十五日仍回华宅。芸曰：“君遇雪乎？”余告以所苦。因惨然曰：“雪时，妾以君为抵靖，乃尚逗留江口。幸遇曹老，绝处逢生，

缢(yì, 音意)——勒死，吊死。

枵(xiō, 音消)——空虚。

亦可谓吉人天相矣。”越数日，得青君信，知逢森已为揖山荐引入店。苾臣请命于吾父，择正月二十四日将伊接去。儿女之事粗能了了，但分离至此，令人终觉惨伤耳。

二月初，日暖风和，以靖江之项薄备行装，访故人胡肯堂于邗江盐署。有贡局众司事公延入局，代司笔墨，身心稍定。至明年壬戌八月，接芸书曰：“病体全瘳。惟寄食于非亲非友之家，终觉非久长之策，愿亦来邗，一睹平山之胜。”余乃赁屋于邗江先春门外，临河两椽。自至华氏接芸同行。华夫人赠一小奚奴曰阿双，帮司炊爨，并订他年结邻之约。时已十月，平山凄冷，期以春游。满望散心调摄，徐图骨肉重圆。不满月，而贡局司事忽裁十有五人，余系友中之友遂亦散闲。芸始犹百计代余筹画，强颜慰藉，未尝稍涉怨尤。至癸亥仲春，血疾大发。余欲冉至靖江，作“将伯”之呼。芸曰：“求亲不如求友。”余曰：“此言虽是。余友虽关切，现皆闲处，自顾不遑。”芸曰：“幸天时已暖，前途可无阻雪之虑。愿君速去速回，勿以病人为念。君或体有了不安，妾罪更重矣。”时已薪水不继，余佯为雇骡以安其心，实则囊饼徒步且食且行。向东南，两渡叉河，约八九十里，四望无村落。至更许，但见黄沙漠漠，明星闪闪，得一土地祠，高约五尺许，环以短墙，植以双柏。因向神叩首，祝曰：“苏州沈某投亲失路至此，欲假神祠一宿，幸神怜佑。”于是移小石香炉于旁，以身探之，仅容半体，以风帽反戴掩面，坐半身于中，出膝于外，闭目静听，微风萧萧而已。足疲神倦，昏然睡去。及醒，东方已白，短墙外忽有步语声。急出探视，盖土人赶集经此也。问以途。曰：“南行十里即泰兴县城，穿城向东南十里一土墩，过八墩，即靖江，皆康庄也。”余乃反身，移炉于原位，叩首作谢而行。过泰兴，即有小车可附。申刻抵靖，投刺焉。良久，司閤者曰：“范爷因公往常州去矣。”察其辞色，似有推托。余诘之曰：“何日可归？”曰：“不知也。”余曰：“虽一年亦将待之。”閤者会余意，私问曰：“公与范爷嫡郎舅耶？”余曰：“苟非嫡者，不待其归矣。”閤者曰：“公姑待之。”越三日，乃以回靖告，共挪二十五金。雇骡急返。芸正形容惨变，咻咻涕泣。见余归，卒然曰：“君知昨午阿双卷逃乎？倩人大索，今犹不得。失物小事；人系伊母临行再三交托，今若逃归，中有大江之阻，已觉堪虞。倘其父母匿子图诈，将奈之何？且有何颜见我盟姊！”余曰：“请勿急。卿虑过深矣。匿子图诈，诈其富有也；我夫妇两肩担一口耳。况携来半载授衣分食，从未稍加扑责，邻里咸知。此实小奴丧良，乘危窃逃。华家盟姊赠以匪人，彼无颜见卿；卿何反谓无颜见彼耶？今当一面呈县立案，以杜后患可也。”芸闻余言，意似稍释；然自此梦中呓语时呼“阿双逃矣！”或呼“憨何负我！”病势日以增矣。余欲延医诊治。芸阻曰：“妾病始因弟亡母丧，悲痛过甚；继为情感，后由忿激。而平素又多过虑，满望努力做一好媳妇，而不能得，以至头眩、怔忡诸症毕备；所谓病入膏肓，良医束手，请勿为无益之费。忆妾唱随二十三年，蒙君错爱，百凡体恤，不以顽劣见弃。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

瘳(chū, 音抽)——病愈。

爨(cuàn, 音窜 去声)——烧火做饭。

不遑(huáng, 音皇)——没有功夫。遑, 空闲, 闲暇。

咻(xī, 音休)——乱吵。

神仙几世才能修到，我辈何人敢望神仙耶！强而求之，致干造物之忌，即有情魔之扰。总因君太多情，妾生薄命耳！”因又呜咽而言曰：“人生百年终归一死。今中道相离，忽焉长别，不能终奉箕帚，目睹逢森娶妇；此心实觉耿耿。”言已，泪落如豆。余勉强慰之曰：“卿病八年，恹恹欲绝者屡矣。今何忽作断肠语耶？”芸曰：“连日梦我父母放舟来接，闭目即飘然上下，如行云雾中，殆魂离而躯壳存乎？”余曰：“此神不收舍，服以补剂，静心调养，自能安痊。”芸又欷歔曰：“妾若稍有生机一线，断不敢惊君听闻。今冥路已近，苟再不言，言无日矣。君之不得亲心，流离颠沛，皆由妾故。妾死则亲心自可挽回，君亦可免牵挂。堂上春秋高矣，妾死，君宜早归。如无力携妾骸骨归，不妨暂厝于此，待君将来可耳。愿君另续德容兼备者，以奉双亲，抚我遗子，妾亦瞑目矣！”言至此，痛肠欲裂，不觉惨然大恸。余曰：“卿果中道相舍，断无再续之理。况‘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耳。”芸乃执余手而更欲有言，仅断续叠言“来世”二字。忽发喘，口噤，两目瞪视，千呼万唤已不能言。痛泪两行，涔涔流溢。既而喘渐微，泪渐干，一灵缥缈竟尔长逝。时嘉庆癸亥三月三十日也。当是时，孤灯一盏，举目无亲，两手空拳，寸心欲碎。绵绵此恨，曷其有极！承吾友胡肯堂以十金为助，余尽室中所有，变卖一空，亲为成殓。呜呼！芸一女流，具男子之襟怀才识。归吾门后，余日奔走衣食，中馈缺乏，芸能纤悉不介意。及余家居，惟以文字相辩析而已。卒之疾病颠连，赍恨以没，谁致之耶？余有夙闺中良友，又何可胜道哉！奉劝世间夫妇，固不可彼此相仇，亦不可过于情笃。语云：“恩爱夫妻不到头”，如余者，可作前车之鉴也。

回煞之期，俗传是日魂必随煞而归，故房中铺设一如生前，且须铺生前旧衣于床上，置旧鞋于床下，以待魂归瞻顾。吴下相传谓之“收眼光”；延羽士作法，先召于床而后遣之，谓之“接筭”。邗江俗例，设酒淆于死者之室，一家尽出，谓之“避筭”；以故有因避被窃者。芸娘筭期，房东因同居而出避，邻家嘱余亦设肴远避。余冀魂归一见，姑漫应之。同乡张禹门谏余曰：“因邪入邪，宜信其有，勿尝试也。”余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张曰：“回煞犯煞不利生人。夫人即或魂归，业已阴阳有间，窃恐欲见者无形可接，应避者反犯其锋耳。”时余痴心不昧，强对曰：“死生有命。君果关切，伴我何如？”张曰：“我当于门外守之。君有异见，一呼即入可也。”余乃张灯入室，见铺设宛然，而音容已杳，不禁心伤泪涌。又恐泪眼模糊，失所欲见，忍泪睁目，坐床而待。抚其所遗旧服，香泽犹存，不觉柔肠寸断，冥然昏去。转念待魂而来，何遽睡耶！开目四视，见席上双烛青焰荧荧，缩光如豆，毛骨悚然，通体寒栗。因摩两手擦额，细瞩之，双焰渐起高至尺许，纸裱顶格几被所焚。余正得借光四顾间，光忽又缩如前。此时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悄呼芸名而祝之，满室寂然，一无所见。既而烛焰复明，不复腾起矣。出告禹门，服余胆壮，不知余实一时情痴耳。

芸没后，忆和靖“妻梅子鹤”语，自号梅逸。权葬芸于扬州西门外之金桂山，俗呼郝家宝塔。买一棺之地，从遗言寄于此。携木主还乡，吾母亦为

奉箕帚——服侍洒扫，做婢妾的意思。

赍(j，音机)——怀着。

遽(j，音句)——急速，匆忙。

悲悼。青君、逢森归来，痛哭成服。启堂进言曰：“严君怒犹未息，兄宜仍往扬州。俟严君归里，婉言劝解，再当专札相招。”余遂拜母别子女，痛哭一场；复至扬州，卖画度日。因得常哭于芸娘之墓，影单形只，备极凄凉。且偶经故居，伤心惨目。重阳日，邻冢皆黄，芸墓独青。守坟者曰：“此好穴场，故地气旺也。”余暗祝曰：“秋风已紧，身尚衣单。卿若有灵，佑我图得一馆，度此残年，以待家乡信息。”未几，江都幕客章驭庵先生欲回浙江葬亲，倩余代庖三月，得备御寒之具。封篆出署，张禹门招寓其家。张亦失馆，度岁艰难，商于余；即以余赀二十金倾囊借之，且告曰：“此本留为亡荆扶柩之费，一俟得有乡音，偿我可也。”是年即寓张度岁。晨占夕卜，乡音殊杳。至甲子三月接青君信，知吾父有病，即欲归苏，又恐触旧忿。正趑趄观望间，复接青君信，始痛悉吾父业已辞世，刺骨痛心，呼天莫及。无暇他计，即星夜驰归。触首灵前，哀号流血。呜呼！吾父一生辛苦，奔走于外，生余不肖，既少承欢膝下，又未侍药床前，不孝之罪何可逭哉！吾母见余哭，曰：“汝何此日始归耶？”余曰：“儿之归，幸得青君孙女信也。”吾母目余弟妇，遂嘿然。余入幕守灵，至七终无一人以家事告，以丧事商者。余自问人子之道已缺，故亦无颜询问。一日，忽有向余索逋者，登门饶舌。余出应曰：“欠债不还，固应催索。然吾父骨肉未寒，乘凶追呼，未免太甚。”中有一人私谓余曰：“我等皆有人招之使来。公且避出，当向招我者索偿也。”余曰：“我欠我偿，公等速退！”皆唯唯而去。余因呼启堂谕之曰：“兄虽不肖，并未作恶不端。若言出嗣降服，从未得过纤毫嗣产。此次奔丧归来，本人子之道，岂为争产故耶？大丈夫贵乎自立我既一身归，仍以一身去耳！”言已，返身入幕，不觉大恸。叩辞吾母，走告青君，行将出走深山，求赤松子于世外矣。青君正劝阻间，友人夏南薰字淡安，夏逢泰字揖山两昆季，寻踪而至，抗声谏余曰：“家庭若此固堪动忿；但足下父死而母尚存，妻丧而子未立，乃竟飘然出世，于心安乎？”余曰：“然则如之何？”淡安曰：“奉屈暂居寒舍。闻石琢堂殿撰有告假回籍之信，盍俟其归而往谒之，其必有以位置君也。”余曰：“凶丧未满百日，兄等有老亲在堂，恐多未便。”揖山曰：“愚兄弟之相邀，亦家君意也。足下如执以为不便，西邻有禅寺，方丈僧与余交最善。足下设榻于寺中，何如？”余诺之。青君曰：“祖父所遗房产，不下三四千金，既已分毫不取，岂自己行囊亦舍去耶？我往取之，径送禅寺父亲处可也。”因是于行囊之外，转得吾父所遗图书、砚台、笔筒数件。寺僧安置予于大悲阁。阁南向，向东设神像。隔西首一间，设月窗，紧对佛龕，本为作佛事者斋食之地，余即设榻其中。临门有关圣提刀立像，极威武。院中有银杏一株，大三抱，荫覆满阁。夜静风声如吼。揖山常携酒果来对酌，曰：“足下一人独处，夜深不寐，得无畏怖耶？”余曰：“仆一生坦直，胸无秽念，何怖之有？”居未几，大雨倾盆，连宵达旦三十余天。时虑银杏折枝，压梁倾屋，赖神默佑竟得无恙。而外之墙坍屋倒者不可胜计，近处田禾俱被漂没。余则日与僧人作画，不见不闻。七月初，天始霁，揖山尊人号蓴芑有交易赴崇明，偕余往，代笔书券得二十金。归，值吾父将安葬，启堂命逢森向余曰：“叔因葬事乏用，欲助一二十金。”余拟倾囊与之。揖山不允，分帮其半。余即携青君先至墓所。葬既毕，仍返大悲阁。九月杪，揖山有田

冢(zhǎng, 音肿)——坟墓。

趑趄(zī jū, 音资居)——行走困难。也比喻犹豫徘徊。

在东海永泰沙，又偕余往收其息。盘桓两月，归已残冬，移寓其家雪鸿草堂度岁，真异姓骨肉也。

乙丑七月，琢堂始自都门回籍。琢堂名韞玉，字执如，琢堂其号也，与余为总角交，乾隆庚戌殿元，出为四川重庆守，白莲教之乱，三年戎马极著劳绩。及归，相见甚欢。旋于重九日，挈眷重赴四川重庆之任，邀余同往。余即叩别吾母于九妹倩陆尚吾家，盖先君故居已属他人矣。吾母嘱曰：“汝弟不足恃。汝行须努力，重振家声，全望汝也。”逢森送余至半途，忽泪落不已，因嘱勿送而返。舟出京口，琢堂有旧交王惕夫孝廉在淮扬盐署，绕道往晤，余与偕往，又得一顾芸娘之墓。返舟由长江溯流而上，一路游览名胜，至湖北之荆州，得升潼关观察之信，遂留余与其嗣君郭夫眷属等，暂寓荆州，琢堂轻骑减从至重庆度岁，遂由成都历栈道之任。丙寅二月，川眷始由水路往，至樊城登陆，途长费短，车重人多，毙马折轮，备尝辛苦。抵潼关甫三月，琢堂又升山左廉访，清风两袖眷属不能偕行，暂借潼川书院作寓。十月杪，始支山左廉俸，专人接眷，附有青君之书，骇悉逢森于四月间夭亡，始忆前之送余堕泪者，盖父子永诀也。呜呼！芸仅一子，不得延其嗣续耶！琢堂闻之，亦为之浩叹，赠余一妾，重入春梦。从此扰扰攘攘，又不知梦醒何时耳。

孝廉——地方官向朝廷推荐的孝敬父母而又清廉的人。士人只有得到这种推荐才能有做官的资格。

卷四 浪游记快

余游幕三十年来，天下所未到者，蜀中、黔中与滇南耳，惜乎轮蹄征逐处处随人，山水怡情云烟过眼，不过领略其大概，不能探僻寻幽也。余凡事喜独出己见，不屑随人是非，即论诗品画，莫不存人珍我弃、人弃我取之意；故名胜所在贵乎心得，有名胜而不觉其佳者，有非名胜而自以为妙者。聊以平生所历者记之。

余年十五时，吾父稼夫公馆于山阴赵明府幕中，有赵省斋先生名传者，杭之宿儒也，赵明府延教其子，吾父命余亦拜投门下。暇日出游，得至吼山，离城约十余里，不通陆路。近山见一石洞，上有片石横裂欲堕，即从其下荡舟入，豁然空其中，四面皆峭壁，俗名之曰水园。临流建石阁五椽，对面石壁有“观鱼跃”三字。水深不测，相传有巨鳞潜伏。余投饵试之，仅见不盈尺者出而噉食焉。阁后有道通旱园，拳石乱矗，有横阔如掌者，有柱石平其顶而上加大石者，凿痕犹在，一无可取。游览既毕，宴于水阁，命从者放爆竹，轰然一响，万山齐应，如闻霹雳声。此幼时快游之始。惜乎兰亭、禹陵未能一到，至今以为憾。

至山阴之明年，先生以亲老不远游，设帐于家。余遂从至杭，西湖之胜因得畅游。结构之妙，予以龙井为最，小有天园次之。石取天竺之飞来峰，城隍山之瑞石古洞。水取玉泉，以水清多鱼，有活泼趣也。大约至不堪者，葛岭之玛瑙寺。其余湖心亭、六一泉诸景，各有妙处，不能尽述；然皆不脱脂粉气，反不如小静室之幽僻，雅近天然。苏小墓在西泠桥侧，土人指示，初仅半坵黄土而已。乾隆庚子，圣驾南巡曾一询及。甲辰春，复举南巡盛典，则苏小墓已石筑其坟，作八角形，上立一碑，大书曰“钱塘苏小小之墓”。从此吊古骚人，不须徘徊探访矣！余思古来烈魄贞魂埋没不传者，固不可胜数，即传而不久者亦不为少；小小一名妓耳，自南齐至今，尽人而知之，此殆灵气所钟，为湖山点缀耶？桥北数武有崇文书院，余曾与同学赵缉之投考其中。时值长夏，起极早，出钱塘门，过昭庆寺，上断桥，坐石阑上。旭日将升，朝霞映于柳外，尽态极妍。白莲香里，清风徐来，令人心骨皆清。步至书院，题犹未出也。午后缴卷。偕缉之纳凉于紫云洞，大可容数十人，石窍上透日光。有人设短几矮凳，卖酒于此。解衣小酌，尝鹿脯甚妙，佐以鲜菱雪藕。微酣，出洞。缉之曰：“上有朝阳台，颇高旷，盍往一游？”余亦兴发，奋勇登其巅，觉西湖如镜，杭城如丸，钱塘江如带，极目可数百里，此生平第一大观也。坐良久，阳乌将落，相携下山，南屏晚钟动矣。韬光、云栖路远未到。其红门局之梅花，姑姑庙之铁树，不过尔尔。紫阳洞予以为必可观，而访寻得之，洞口仅容一指，涓涓流水而已。相传中有洞天，恨不能抉门而入。清明日，先生春祭扫墓，挈余同游。墓在东岳。是乡多竹，坟丁掘未出土之毛笋，形如梨而尖，作羹供客。余甘之，尽其两碗。先生曰：“噫！是虽味美而克心血，宜多食肉以解之。”余素不贪屠门之嚼，至是饭量且因笋而减。归途觉烦躁，唇舌几裂。过石屋洞不甚可观。水乐洞峭壁多藤萝，入洞如斗室，有泉流甚急，其声琅琅。池广仅三尺，深五寸许，不溢亦不竭。余俯流就饮，烦躁顿解。洞外二小亭，坐其中可听泉声。衲子请观

噉（shà，音厦）——形容鱼、鸟等吃东西的声音。

埋（y n，音音）没——埋没。

万年缸。缸在香积厨，形甚巨，以竹引泉灌其内，听其满溢，年久结苔厚尺许。冬日不冰，故不损也。

辛丑秋八月，吾父病疴返里，寒索火，热索冰。余谏不听，竟转伤寒，病势日重。余侍奉汤药，昼夜不交睫者几一月。吾妇芸娘亦大病，恹恹在床。心境恶劣，莫可名状。吾父呼余嘱之曰：“我病恐不起。汝守数本书，终非糊口计。我托汝于盟弟蒋思斋，仍继吾业可耳。”越日思斋来，即于榻前命拜为师。未几，得名医徐观莲先生诊治，父病渐痊；芸亦得徐力起床。而余则从此习幕矣。此非快事，何记于此？曰：此抛书浪游之始，故记之。

思斋先生名襄。是年冬，即相随习幕于奉贤官舍。有同习幕者，顾姓名金鉴，字鸿干，号紫霞，亦苏州人也，为人慷慨刚毅，直谅不阿。长余一岁，呼之为兄。鸿干即毅然呼余为弟，倾心相友。此余第一知己交也。惜以二十二岁卒，余即落落寡交。今年且四十有六矣，茫茫沧海，不知此生再遇知己如鸿干者否？忆与鸿干订交，襟怀高旷，时兴山居之想。重九日，余与鸿干俱在苏。有前辈王小侠与吾父稼夫公唤女伶演剧，宴客吾家。余患其扰，先一日约鸿干赴寒山登高，借访他日结庐之地。芸为整理小酒榼。越日天将晓，鸿干已登门相邀，遂携榼出胥门，入面肆，各饱食。渡胥江，步至横塘枣市桥，雇一叶扁舟，到山日犹未午。舟子颇循良，令其余米煮饭。余两人上岸，先至中峰寺。寺在支硎古刹之南，循道而上。寺藏深树，山门寂静，地僻僧闲，见余两人不衫不履，不甚接待。余等志不在此，未深入。归舟饭已熟。饭毕，舟子携榼相随，嘱其子守船。由寒山至高义园之白云精舍。轩临峭壁，下凿小池，围以石栏，一泓秋水。崖悬薜荔，墙积莓苔。坐轩下，惟闻落叶萧萧，悄无人迹。出门有一亭，嘱舟子坐此相候。余两人从石罅中入，名一线天，循级盘旋，直造其巅，曰“上白云”。有庵已坍塌，存一危楼，仅可远眺。小憩片刻，即相扶而下。舟子曰：“登高忘携酒榼矣。”鸿干曰：“我等之游欲觅偕隐地耳，非专为登高也。”舟子曰：“离此南行二三里，有上沙村，多人家，有隙地。我有表戚范姓居是村，盍往一游？”余喜曰：“此明末徐俟斋先生隐居处也。有园闻极幽雅，从未一游。”于是舟子导往。村在两山夹道中。园依山而无石，老树多极纡回盘郁之势。亭榭窗栏尽从朴素，竹篱茆舍，不媿隐者之居。中有皂荚亭，树大可两抱。余所历园亭，此为第一。园左有山，俗呼鸡笼山，山峰直竖，上加大石，如杭城之瑞石古洞，而不及其玲珑。旁一青石如榻，鸿干卧其上曰：“此处仰观峰岭，俯视园亭，既旷且幽，可以开樽矣。”因拉舟子同饮，或歌或啸，大畅胸怀。土人知余等觅地而来，误以为堪舆，以某处有好风水相告。鸿干曰：“但期合意，不论风水。”（岂意竟成讖语！）酒瓶既罄，各采野菊插满两鬓。归舟日已将没，更许抵家，客犹未散。芸私告余曰：“女伶中有兰官者，端庄可取。”余假传母命呼之入内，握其腕而睨之，果丰颐白膩。余顾芸曰：

“美则美矣，终嫌名不称实。”芸曰：“肥者有福相。”余曰：“马嵬之祸，玉环之福安在？”芸以他辞遣之出，谓余曰：“今日君又大醉耶？”

榼（k，音科）——古代盛酒或贮水的器皿。

罅（xià，音下）——裂缝。

讖（chèn，音趁）——迷信的人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

马嵬之祸，玉环之福安在？——杨贵妃（719~755）原名玉环，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初为唐玄宗子寿王李瑁妃。后入宫，入宫后得到唐玄宗的宠爱，被封为贵妃，立号太真。公元755年安禄山攻占长

余乃历述所游，芸亦神往者久之。

癸卯春，余从思斋先生就维扬之聘，始见金、焦面目。金山宜远观，焦山宜近视，惜余往来其间未尝登眺。渡江而北，渔洋所谓“绿杨城郭是扬州”一语，已活现矣。平山堂离城约三四里，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其最难位置处，出城入景，有一里许紧沿城郭。夫城缀于旷远重山间，方可入画。园林有此，蠢笨绝伦。而观其或亭或台，或墙或石，或竹或树，半隐半露间，使游人不觉其触目；此非胸有丘壑者断难下手。城尽以虹园为首。折而向北，有石梁，曰“虹桥”。不知园以桥名乎？桥以园名乎？荡舟过，曰“长堤春柳”。此景不缀城脚而缀于此，更见布置之妙。再折而西，垒土立庙，曰“小金山”。有此一挡便觉气势紧凑，亦非俗笔。闻此地本沙土，屡筑不成，用木排若干，层叠加土，费数万金乃成。若非商家，乌能如是。过此有胜概楼，年年观竞渡于此，河面较宽。南北跨一莲花桥。桥门通八面，桥面设五亭，扬人呼为“四盘一暖锅”。此思穷力竭之为，不甚可取。桥南有莲心寺。寺中突起喇嘛白塔，金顶缨络，高矗云霄，殿角红墙松柏掩映，钟磬时闻；此天下园亭所未有者。

过桥见三层高阁，画栋飞檐，五采绚烂，叠以太湖石，围以白石栏，名曰“五云多处”；如作文中间之大结构也。过此名“蜀冈朝旭”，平坦无奇，且属附会。将及山，河面渐束，堆土植竹树，作四五曲；似已山穷水尽，而忽豁然开朗，平山之万松林已列于前矣。平山堂为欧阳文忠公所书。所谓淮东第五泉，真者在假山石洞中，不过一井耳，味与天泉同；其荷亭中之六孔铁井栏者，乃系假设，水不堪饮。九峰园另在南门幽静处，别饶天趣；余以为诸园之冠。康山未到，不识如何。

此皆言其大概。其工巧处，精美处，不能尽述。大约宜以艳妆美人目之，不可作浣纱溪上观也。余适恭逢南巡盛典，各工告竣，敬演接驾点缀，因得畅其大观，亦人生难遇者也。

甲辰之春，余随侍吾父于吴江何明府幕中，与山阴章莘江、武林章映牧、苕溪顾霭泉诸公同事。恭办南斗圩行宫，得第二次瞻仰天颜。一日，天将晚矣，忽动归兴。有办差小快船，双舳两桨，于太湖飞棹疾驰，吴俗呼为“出水鬻头”，转瞬已至吴门桥；即跨鹤腾空，无此神爽。抵家，晚餐未熟也。吾乡素尚繁华，至此日之争奇夺胜，较昔尤奢。灯彩眩眸，笙歌聒耳，古人所谓“画栋雕甍”“珠帘绣幕”“玉兰干”“锦步障”，不啻过之。余为友人东拉西扯，助其插花结彩。闲则呼朋引类，剧饮狂歌，畅怀游览。少年豪兴，不倦不疲。苟生于盛世而仍居僻壤，安得此游观哉！

是年，何明府因事被议，吾父即就海宁王明府之聘。嘉兴有刘蕙阶者，长斋佞佛，来拜吾父。其家在烟雨楼侧，一阁临河，曰“水月居”，其诵经处也，洁净如僧舍。烟雨楼在镜湖之中，四岸皆绿杨，惜无多竹，有平台可远眺。渔舟星列，漠漠平波，似宜月夜。衲子备素斋甚佳。至海宁，与白门史心月、山阴俞午桥同事。心月一子名烛衡，澄静缄默，彬彬儒雅，与余莫逆；此生平第二知心交也，惜萍水相逢，聚首无多日耳。游陈氏安澜园，地占百亩，重楼复阁，夹道回廊。池甚广，桥作六曲形，石满藤萝凿痕全掩，

安后，杨贵妃在逃往四川路上被士兵缢死。

啻(chì, 音赤)——但, 只, 仅。

古木千章皆有参天之势，鸟啼花落如入深山。此人工而归于天然者，余所历平地之假石园亭，此为第一。曾于桂花楼中张宴，诸味尽为花气所夺，维酱姜味不变。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以喻忠节之臣，洵不虚也。出南门，即大海。一日两潮，如万丈银堤破海而过。船有迎潮者，潮至，反棹相向。于船头设一木招，状如长柄大刀。招一捺，潮即分破，船即随招而入。俄顷始浮起，拨转船头随潮而去，顷刻百里。塘上有塔院。中秋夜曾随吾父观潮于此。循塘东约三十里，名尖山，一峰突起扑入海中。山顶有阁，匾曰“海阔天空”，一望无际，但见怒涛接天而已。

余年二十有五，应徽州绩溪克明府之招。由武林下“江山船”，过富春山，登子陵钓台。台在山腰，一峰突起，离水十余丈。岂汉时之水竟与峰齐耶？月夜泊界口，有巡检署。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此景宛然。黄山仅见其脚，惜未一瞻面目。绩溪城处于万山之中，弹丸小邑，民情淳朴。近城有石镜山。由山弯中曲折一里许，悬崖急湍湿翠欲滴，渐高，至山腰，有一方石亭，四面皆陡壁。亭左石削如屏，青色，光润可鉴人形。俗传能照前生；黄巢至此，照为猿猴形，纵火焚之故不复现。离城十里有火云洞天，石纹盘结，凹凸嶙峋，如黄鹤山樵笔意，而杂乱无章。洞石皆深绛色。旁有一庵甚幽静。盐商程虚谷曾招游，设宴于此。席中有肉馒头，小沙弥眈眈旁视，授以四枚。临行以番银二圆为酬。山僧不识，推不受。告以一枚可易青钱七百余文。僧以近无易处，仍不受。乃攒凑青蚨六百文付之，始欣然作谢。他日余邀同人携榼再往。老僧嘱曰：“曩者小徒不知食何物而腹泻，今勿再与。”可知藜藿之腹不受肉味，良可叹也。余谓同人曰：“作和尚者必居此等僻地，终身不见不闻，或可修真养静。若吾乡之虎邱山，终日目所见者妖童艳妓耳，所听者弦索笙歌，鼻所闻者佳肴美酒，安得身如枯木，心如死灰哉！”又去城三十里，名曰仁里，有花果会，十二年一举，每举各出盆花为赛。余在绩溪适逢其会，欣然欲往，苦无轿马，乃教以断竹为杠，缚椅为轿，雇人肩之而去。同游者惟同事许策廷，见者无不讶笑。至其地，有庙，不知供何神。庙前旷处高搭戏台，画梁方柱极其巍焕，近视则纸扎彩画，抹以油漆者。锣声忽至，四人抬对烛大如断柱，八人抬一猪大若牯牛，盖公养十二年始宰以献神。策廷笑曰：“猪固寿长，神突齿利；我若为神，焉能享此。”余曰：“亦足见其愚诚也。”入庙，殿廊轩院所设花果盆玩，并不剪枝拗节，尽以苍老古怪为佳，大半皆黄山松。既而开场演剧，人如潮涌而至，余与策廷遂避去。未两载，余与同事不合，拂衣归里。

余自绩溪之游，见热闹场中卑鄙之状不堪入目，因易儒为贾。余有姑丈袁万九，在盘溪之仙人塘作酿酒生涯。余与施心耕附资合伙。袁酒本海贩。不一载，值台湾林爽文之乱，海道阻隔，货积本折。不得已，仍为“冯妇”。馆江北四年，一无快游可记。迨居萧爽楼，正作烟火神仙。有表妹倩徐秀峰自粤东归，见余闲居，慨然曰：“足下待露而爨，笔耕而炊，终非久计。盍偕我作岭南游？当不仅获蝇头利也。”芸亦劝余曰：“乘此老亲尚健，子尚壮年，与其商柴计米而寻欢，不如一劳而永逸。”余乃商诸交游者，集资作本。芸亦自办绣货，及岭南所无之苏酒醉蟹等物，稟知堂上，于小春十日，偕秀峰由东坝出芜湖口。长江初历，大畅襟怀。每晚，舟泊后，必小酌船头。见捕鱼者罾罟不满三尺，孔大约有四寸，铁箍四角似取易沈。余笑曰：“圣

罾罟（z ngmì，音增密）——罾：一种用竹竿或木棍支架的方形鱼网。罟：覆盖，罩。

人之教，虽曰‘罟不用数’，而如此之大孔小罟，焉能有获？”秀峰曰：“此专为网鳊鱼设也。”见其系以长绳，忽起忽落，似探鱼之有无。未几，急挽出水，已有鳊鱼枷罟孔而起矣。余始喟然曰：“可知一己之见，未可测其奥妙！”一日，见江心中一峰突起，四无依倚。秀峰曰：“此小孤山也。”霜林中，殿阁参差，乘风径过，惜未一游。至滕王阁，犹吾苏府学之尊经阁移于胥门之大马头，王子安序中所云不足信也。即于阁下换高尾昂首船，名“三板子”。由赣关至南安登陆，值余三十诞辰，秀峰备面为寿。越日过大庾岭，山巅一亭，匾曰“举头日近”，言其高也。山头分为二。两边峭壁，中留一道如石巷。口列两碑：一曰“急流勇退”，一曰“得意不可再往”。山顶有梅将军祠，未考为何朝人。所谓岭上梅花，并无一树，意者以梅将军，得名梅岭耶？余所带送礼盆梅，至此将交腊月，已花落而叶黄矣。过岭出口，山川风物，便觉顿殊。岭西一山，石窍玲珑，已忘其名，舆夫曰，“中有仙人床榻。”匆匆竟过，以未得游为怅。至南雄，雇老龙船。过佛山镇，见人家墙顶多列盆花，叶如冬青，花如牡丹，有大红、粉白、粉红三种，盖山茶花也。腊月望，始抵省城，寓靖海门内，赁王姓临街楼屋三椽。秀峰货物皆销与当道，余亦随其开单拜客。即有配礼者，络绎取货，不旬日而余物已尽。除夕蚊声如雷。岁朝贺节，有棉袍纱套者，不维气候迥别，即土著人物，同一五官而神情迥异。正月既望，有署中同乡三友拉余游河观妓，名曰“打水围”。妓名“老举”。于是同出靖海门，下小艇，如剖分之半蛋而加篷焉。先至沙面，妓船名“花艇”，皆对头分排，中留水巷以通小艇往来。每帮约一二十号，横木绑定，以防海风。两船之间钉以木桩，套以藤圈，以便随潮长落。鸨儿呼为“梳头婆”，头用银丝为架，高约四寸许，空其中而蟠发于外，以长耳挖插一朵花于鬓，身披元青短袄，著元青长裤，管拖脚背，腰束汗巾或红或绿，赤足撒鞣，式如梨园旦脚；登其艇即躬身笑迎，擎帏入舱。旁列椅机，中设大炕，一门通艄后。妇呼有客，即闻履声杂沓而出；有挽髻者，有盘辫者；傅粉如粉墙，搽脂如榴火；或红袄绿裤，或绿袄红裤；有著短袜而撮绣花蝴蝶履者，有赤足而套银脚镯者；或蹲于炕，或倚于门，双瞳闪闪一言不发。余顾秀峰曰：“此何为者也？”秀峰曰：“目成之后，招之始相就耳。”余试招之，果即欢容至前，袖出槟榔为敬。入口大嚼，涩不可耐，急吐之，以纸擦唇，其吐如血。合艇皆大笑。又至军工厂，妆束亦相等，维长幼皆能琵琶而已。与之言，对曰：“啖？”“啖”者“何”也。余曰：“少不入广者以其销魂耳，若此野妆蛮语谁为动心哉。”一友曰：“潮帮妆束如仙，可往一游。”至其帮，排舟亦如沙面。有著名鸨儿素娘者，妆束如花鼓妇。其粉头衣皆长领，颈套项锁，前发齐眉，后发垂肩，中挽一髻似丫髻，裹足者著裙，不裹足者短袜，亦著蝴蝶履，长拖裤管，语音可辨；而余终嫌为异服，兴趣索然。秀峰曰：“靖海门对渡有扬帮，皆吴妆。君往，必有合意者。”一友曰：“所谓扬帮者，仅一鸨儿，呼曰：‘邵寡妇’，携一媳曰大姑，系来自扬州；余皆湖广江西人也。”因至扬帮，对面两排仅十余艇。其中人物皆云鬟雾鬓，脂粉薄施，阔袖长裙，语音了了。所谓邵寡妇者，

(bī n, 音边)——似鲂鱼而大。

鞣(xié, 音斜)——鞋袜的‘鞋’。

擎帏(qí nwéi, 音铅围)——撩起帐子。

机(wù, 音雾)——一种小凳。

殷勤相接。遂有一友另唤酒船，大者曰：“恒麟”，小者曰“沙姑艇”，作东道相邀，请余择妓。余择一雏年者，身材状貌有类余妇芸娘，而足极尖细，名喜儿。秀峰唤一妓名翠姑。余皆各有旧交。放艇中流，开怀畅饮，至更许；余恐不能自持，坚欲回寓，而城已下钥久矣。盖海疆之城，日落即闭，余不知也。及终席，有卧而吃鸦片烟者，有拥妓而调笑者。俾头各送衾枕至，行将连床开铺。余暗询喜儿：“汝本艇可卧否？”对曰：“有寮可居，未知有客否也。”（寮者，船顶之楼。）余曰：“姑往探之。”招小艇渡至邵船，但见合帮灯火相对如长廊。寮适无客。鸨儿笑迎，曰：“我知今日贵客来，故留寮以相待也。”余笑曰：“姥真荷叶下仙人哉！”遂有俾头移烛相引，由舱后，梯而登，宛如斗室，旁一长榻，几案俱备。揭帘再进，即在头舱之顶，床亦旁设，中间方窗嵌以玻璃，不火而光满一室，盖对船之灯光也。衾帐镜奁，颇极华美。喜儿曰：“从台可以望月。”即在梯门之上，叠开一窗，蛇行而出，即后梢之顶也。三面皆设短栏，一轮明月，水阔天空。纵横如乱叶浮水者，酒船也；闪烁如繁星列天者，酒船之灯也；更有小艇梳织往来，笙歌弦索之声杂以长潮之沸，令人情为之移。余曰：“‘少不入广’，当在斯矣！”惜余妇芸娘不能偕游至此。回顾喜儿，月下依稀相似，因挽之下台，息烛而卧。天将晓，秀峰等已哄然至。余披衣起迎，皆责以昨晚之逃。余曰：“无他，恐公等掀衾揭帐耳。”遂同归寓。越数日，偕秀峰游海珠寺。寺在水中，围墙若城四周。离水五尺许，有洞，设大炮以防海寇。潮长潮落，随水浮沉，不觉炮门之或高或下，亦物理之不可测者。十三洋行在幽兰门之西，结构与洋画同。对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处也。余自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芳谱》所未载者，或土音之不同欤。海幢寺规模极大。山门内植榕树大可十余抱，阴浓如盖，秋冬不凋。柱槛窗栏皆以铁梨木为之。有菩提树，其叶似柿，浸水去皮，肉筋细如蝉翼纱，可裱小册写经。归途访喜儿于花艇，适翠、喜二妓俱无客。茶罢欲行，挽留再三。余所属意在寮，而其媳大姑已有酒客在上。因谓邵鸨儿曰：“若可同往寓中，则不妨一叙。”邵曰：“可。”秀峰先归，嘱从者整理酒肴。余携翠喜至寓。正谈笑间，适郡署王懋老不期而来，挽之同饮。酒将沾唇，忽闻楼下人声嘈杂，似有上楼之势。盖房东一侄素无赖，知余招妓，故引入图诈耳。秀峰怨曰：“此皆三白一时高兴，不合我亦从之。”余曰：“事已至此，应速思退兵之计，非斗口时也。”懋老曰：“我当先下说之。”余念唤仆速雇两轿，先脱两妓，再图出城之策。闻懋老说之不退，亦不上楼。两轿已备，余仆手足颇捷，令其向前开路。秀挽翠姑继之，余挽喜儿于后，一哄而下。秀峰、翠姑得仆力，已出门去。喜儿为横手所拿。余急起腿，中其臂，手一松而喜儿脱去，余亦乘势脱身出。余仆犹守于门，以防追抢。急问之曰：“见喜儿否？”仆曰：“翠姑已乘轿去。喜娘但见其出，未见其乘轿也。”余急燃炬，见空轿犹在路旁。急追至靖海门，见秀峰侍翠轿而立。又问之。对曰：“或应投东，而反奔西矣。”急反身过寓十余家，闻暗处有唤余者，烛之，喜儿也；遂纳之轿，肩而行。秀峰亦奔至，曰：“幽兰门有水窦可出，已托人贿之启钥。翠姑去矣，喜儿速往！”余曰：“君速回寓退兵。翠喜交我。”至水窦边，果已启钥。翠先在。余遂左掖喜，右挽翠，折腰鹤步，踉跄出窦。

衾(q n, 音亲)——被子。

窦(d u, 音斗)——孔，洞。

天适微雨，路滑如油。至河干沙面，笙歌正盛。小艇有识翠姑者，招呼登舟。始见喜儿首如飞蓬，钗环俱无有。余曰：“被抢去耶？”喜儿笑曰：“闻此皆赤金，阿母物也。妾于下楼时已除去，藏于囊中。若被抢去，累君赔偿耶。”余闻言，心甚德之；令其重整钗环，勿告阿母，托言寓所人杂，故仍归舟耳。翠姑如言告母，并曰：“酒菜已饱，备粥可也。”时寮上酒客已去。邵鹤儿命翠亦陪余登寮。见两对绣鞋泥汗已透。三人共粥，聊以充饥。剪烛絮谈，始悉翠籍湖南；喜亦豫产，本姓欧阳，父亡母醮，为恶叔所卖。翠姑告以迎新送旧之苦，心不欢必强笑，酒不胜必强饮，身不快必强陪，喉不爽必强歌；更有乖张其性者，稍不合意，即掷酒翻案大声辱骂，假母不察，反言接待不周；又有恶客彻夜蹂躏，不堪其扰。喜儿年轻初到，母犹惜之。不觉泪随言落。喜儿亦嘿然涕泣。余乃挽喜入怀，抚慰之。嘱翠姑卧于外榻，盖因秀峰交也。自此或十日或五日，必遣人来招。喜或自放小艇，亲至河干迎接。余每去，必偕秀峰，不邀他客，不另放艇。一夕之欢，番银四圆而已。秀峰今翠明红，俗谓之跳槽，甚至一招两妓。余则惟喜儿一人。偶独往，或小酌于平台，或清谈于寮内，不令唱歌，不强多饮，温存体恤，一艇怡然。邻妓皆羨之。有空闲无客者，知余在寮，必来相访。合帮之妓无一不识。每上其艇，呼余声不绝。余亦左顾右盼应接不暇，此虽挥霍万金所不能致者。余四月在彼处，共费百余金，得尝荔枝鲜果，亦生平快事。后鹤儿欲索五百金，强余纳喜。余患其扰，遂图归计。秀峰迷恋于此，因劝其购一妾，仍由原路返吴。明年，秀峰再往，吾父不准偕游，遂就青浦杨明府之聘。及秀峰归，述及喜儿因余不往，几寻短见。噫！“半年一觉扬帮梦，赢得花船薄幸名”矣！

余自粤东归来，馆青浦两载，无快游可述。未几，芸、憨相遇，物议沸腾。芸以愤激致病。余与程墨安设一书画铺于家门之侧，聊佐汤药之需。中秋后二日，有吴云客偕毛忆香、王星烂邀余游西山小静室。余适腕底无闲，嘱其先往。吴曰：“子能出城，明午当在山前水踏桥之来鹤庵相候。”余诺之。越日，留程守铺。余独步出阊门，至山前，过水踏桥，循田塍而西，见一庵南向，门带清流。剥啄问之。应曰：“客何来？”余告之。笑曰：“此得云也。客不见匾额乎？来鹤已过矣！”余曰：“自桥至此，未见有庵。”其人回指曰：“客不见土墙中森森多竹者，即是也。”余乃返，至墙下，小门深闭。门隙窥之，短篱曲径，绿竹猗猗，寂不闻人语声。叩之，亦无应者。一人过，曰：“墙穴有石，敲门具也。”余试连击，果有小沙弥出应。余即循径入，过小石桥，向西一折，始见山门，悬黑漆额粉书“来鹤”二字，后有长跋，不暇细观。入门经韦驮殿，上下光洁纤尘不染，知为好静室。忽见左廊又一小沙弥奉壶出。余大声呼问。即闻室内星烂笑曰：“何如？我谓三白决不失信也。”旋见云客出迎，曰：“候君早膳，何来之迟？”一僧继其后，向余稽首，问知为竹逸和尚。入其室，仅小屋三椽，额曰“桂轩”。庭中双桂盛开。星烂、忆香群起嚷曰：“来迟罚三杯！”席上，荤素精洁，酒则黄白俱备。余问曰：“公等游几处矣！”云客曰：“昨来已晚，今晨仅到得云、河亭耳。”欢饮良久。饭毕，仍自得云、河亭共游八九处，至华山而止，各有佳处不能尽述。华山之顶有莲花峰，以时欲暮，期以后游。桂花之

醮（jiào，音叫）——特指妇女再嫁。

塍（chéng，音乘）——田间的土埂子。

猗（y 音医）——表示赞美。

盛至此为最。就花下饮清茗一瓯，即乘山舆，径回来鹤。桂轩之东，另有临洁小阁，已杯盘罗列。竹逸寡言静坐，而好客善饮。始则折桂催花，继则每人一令，二鼓始罢。余曰：“今夜月色甚佳，即此酣卧，未免有负清光。何处得高旷地，一玩月色，庶不虚此良夜也？”竹逸曰：“放鹤亭可登也。”云客曰：“星烂抱得琴来，未闻绝调，到彼一弹何如？”乃偕往，但见木犀香里，一路霜林，月下长空，万籁俱寂。星烂弹《梅花三弄》：飘飘欲仙。忆香亦兴发，袖出铁笛，呜呜而吹之。云客曰：“今夜石湖看月者，谁能如吾辈之乐哉？”盖吾苏八月十八日石湖行春桥下，有看串月胜会，游船排挤，彻夜笙歌，名虽看月，实则挟妓哄饮而已。未几，月落霜寒，兴阑归卧。明晨，云客谓众曰：“此地有无隐庵，极幽僻，君等有到过者否？”咸对曰：“无论未到，并未尝闻也。”竹逸曰：“无隐四面皆山，其地甚僻，僧不能久居。向年曾一至，已坍塌。自尺木彭居士重修后，未尝往焉。今犹依稀识之。如欲往游，请为前导。”忆香曰：“枵腹去耶？”竹逸笑曰：“已备素面矣。再令道人携酒盒相从也。”面毕，步行而往。过高义园，云客欲往白云精舍。入门就坐，一僧徐步出，向云客拱手，曰：“违教两月。城中有何新闻？抚军在辕否？”忆香忽起，曰：“秃！”拂袖径出。余与星烂忍笑随之。云客、竹逸酬答数语，亦辞出。高义园即范文正公墓。白云精舍在其旁。一轩面壁，上悬藤萝，下凿一潭广丈许，一泓清碧，有金鳞游泳其中，名曰“钵盂泉”。竹炉茶灶，位置极幽。轩后于万绿丛中，可瞰范园之概，惜衲子俗，不堪久坐耳。是时由上沙村过鸡笼山，即余与鸿干登高处也。风物依然，鸿干已死，不胜今昔之感！正惆怅间，忽流泉阻路不得进。有三五村童掘菌子于乱草中，探头而笑，似讶多人之至此者。询以无隐路。对曰：“前途水大不可行。请返数武，南有小径，度岭可达。”从其言。度岭南行里许，渐觉竹树丛杂，四山环绕，径满绿茵，已无人迹。竹逸徘徊四顾，曰：“似在斯而径不可辨，奈何？”余乃蹲身细瞩，于千竿竹中隐隐见乱石墙舍，径拨丛竹间，横穿入觅之，始得一门，曰“无隐禅院，某年月日南园老人彭某重修”。众喜，曰：“非君则武陵源矣！”山门紧闭，敲良久，无应者。忽旁开一门，呀然有声，一鹑衣少年出，面有菜色，足无完履，问曰：“客何为者？”竹逸稽首曰：“慕此幽静，特来瞻仰。”少年曰：“如此穷山，僧散无人接待，请觅他游。”言已，闭门欲进。云客急止之，许以启门放游，必当酬谢。少年笑曰：“茶叶俱无，恐慢客耳，岂望酬耶？”山门一启，即见佛面，金光与绿阴相映，庭阶石础苔积如绣。殿后台级如墙，石栏绕之。循台而西，有石形如馒头，高二丈许，细竹环其趾。再西折北，由斜廊蹑级而登。客堂三楹紧对大石。石下凿一小月池，清泉一派，荇藻交横。堂东即正殿。殿左西向为僧房厨灶。殿后临峭壁，树杂阴浓，仰不见天。星烂力疲，就池边小憩。余从之。将启盒小酌。忽闻忆香音在树杪，呼曰：“三白速来！此间有妙境。”仰而视之，不见其人，因与星烂循声觅之。由东厢出一小门，折北，有石磴如梯约数十级；于竹坞中瞥见一楼。又梯而上，八窗洞然，额曰“飞云阁”。四山抱列如城，缺西南一角，遥见一水漫天，风帆隐隐，即太湖也。倚窗俯视，风动竹梢如翻麦浪。忆香曰：“何如？”余曰：“此妙境也。”忽又闻云客于楼西呼曰：“忆香速来！此地更有妙境。”因又下楼，折而西，十余级，忽豁然开朗，平坦如台。度其地，已在殿后峭壁之上，残

砖缺础尚存，盖亦昔日之殿基也。周望环山，较阁更畅。忆香对太湖长啸一声，则群山齐应。乃席地开樽，忽愁枵腹。少年欲烹焦饭代茶，随令改茶为粥。邀与同啖。询其何以冷落至此？曰：“四无居邻，夜多暴客。积粮时来强窃，即植蔬果亦半为樵子所有。此为崇宁寺下院，长厨中月送饭乾一石，盐菜一坛而已。某为彭姓裔，暂居看守，行将归去，不久当无人迹矣。”云客谢以番银一圆。返至来鹤，买舟而归。余绘《无隐图》一幅，以赠竹逸，志快游也。

是年冬，余为友人作中保所累，家庭失欢，寄居锡山华氏。明年春将之维扬，而短于资。有故人韩春泉在上洋幕府，因往访焉。衣敝履穿，不堪入署，投札约晤于郡庙园亭中。及出见，知余愁苦，慨助十金。园为洋商捐施而成，极为阔大，惜点缀各景杂乱无章，后叠山石亦无起伏照应。归途忽思虞山之胜，适有便舟附之。时当春仲，桃李争妍，逆旅行踪苦无伴侣。乃怀青铜三百，信步至虞山书院。墙外仰瞩，见丛树交花，娇红稚绿，傍水依山，极饶幽趣。惜不得其门而入。问途以往。遇设篷淪茗者，就之。烹碧罗春，饮之极佳。询虞山何处最胜？一游者曰：“从此出西关，近剑门，亦虞山最佳处也。君欲往，请为前导。”余欣然从之。出西门，循山脚，高低约数里，渐见山峰屹立，石作横纹。至则一山中分，两壁凹凸，高数十仞。近而仰视，势将倾堕。其人曰：“相传上有洞府，多仙景，惜无径可登。”余兴发，挽袖卷衣，猿攀而上，直造其巅。所谓洞府者，深仅丈许，上有石罅，洞然见天。俯首下视，腿软欲堕。乃以腹面壁，依藤附蔓而下。其人叹曰：“壮哉！游兴之豪，未见有如君者。”余口渴思饮，邀其人就野店沽饮三杯。阳乌将落，未得遍游，拾赭石十余块怀之归寓。负笈搭夜航至苏，仍返锡山。此余愁苦中之快游也。

嘉庆甲子春，痛遭先君之变，行将弃家远遁。友人夏揖山挽留其家。秋八月，邀余同往东海永泰沙勘收花息。沙隶崇明。出刘河口，航海百余里。新涨初辟，尚无街市，茫茫芦荻，绝少人烟。仅有同业丁氏仓房数十椽，四面掘沟河，筑堤栽柳绕于外。丁字实初，家于崇，为一沙之首户，司会计者姓王，俱豪爽好客，不拘礼节，与余乍见即同故交。宰猪为饷，倾瓮为饮。令则拇战，不知诗文；歌则号呶，不讲音律。酒酣，挥工人舞拳相扑为戏。蓄牯牛百余头皆露宿堤上。养鹅为号，以防海贼。日则驱鹰犬猎于芦丛沙渚间，所获多飞禽。余亦从之驰逐，倦则卧。引至园田成熟处，每一字号圈筑高堤，以防潮汛。堤中通有水窦，用闸启闭。旱则长潮时启闸灌之，潦则落潮时开闸泄之。佃人皆散处如列星，一呼俱集，称业户曰“产主”，唯唯听命，朴诚可爱；而激之非义，则野横过于狼虎，幸一言公平率然拜服。风雨晦明，恍同太古。卧床外瞩即靛洪涛，枕畔潮声如鸣金鼓。一夜，忽见数十里外有红灯大如栲栳，浮于海中，又见红光烛天，势同失火。宝初曰：“此处起现神灯神火，不久又将涨出沙田矣。”揖山兴致素豪，至此益放。余更肆无忌惮，牛背狂歌，沙头醉舞，随其兴之所至，真生平无拘之快游也！事竣，十月始归。

樽(zūn, 音尊)——古代酒器。

淪(yuè, 音越)——煮。

笈(jí, 音及)——书箱。

栲栳(kǎo lǎng, 音考老)——也叫笆斗。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圆筐，形状像斗，用来打水或装东西。

吾苏虎邱之胜，余取后山之千顷云一处，次则剑池而已，余皆半借人工，且为脂粉所污，已失山林本相。即新起之白公祠、塔影桥，不过留名雅耳。其冶坊滨余戏改为野芳滨，更不过脂乡粉队，徒形其妖冶而已。其在城中最著名之狮子林，虽曰云林手笔，且石质玲珑，中多古木；然以大势观之，竟同乱堆煤渣，积以苔藓，穿以蚁穴，全无山林气势。以余管窥所及，不知其妙。灵岩山为吴王馆娃宫故址，上有西施洞、响屧廊、采香径诸胜，而其势散漫，旷无收束，不及天平支硎之别饶幽趣。邓尉山一名元墓，西背太湖，东对锦峰，丹崖翠阁，望如图画。居人种梅为业，花开数十里，一望如积雪，故名“香雪海”。山之左有古柏四树，名之曰“清、奇、古、怪”。清者一株挺直，茂如翠盖；奇者卧地三曲，形同之字；古者秃顶扁阔，半朽如掌；怪者体似旋螺，枝干皆然；相传汉以前物也。乙丑孟春，揖山尊人莼萝先生偕其弟介石率子侄四人，往袱山家祠春祭，兼扫祖墓，招余同往。顺道先至灵岩山，出虎山桥，由费家河进香雪海观梅。袱山祠宇即藏于香雪海中。时花正盛，咳吐俱香。余曾为介石画《袱山风木图》十二册。

是年九月，余从石琢堂殿撰赴四川重庆府之任。溯长江而上，舟抵皖城。皖山之麓，有元季忠臣余公之墓。墓侧有堂三楹，名曰“大观亭”。而临南湖，背倚潜山。亭在山脊，眺远颇畅。旁有深廊，北窗洞开。时值霜叶初红，烂如桃李。同游者为蒋寿朋、蔡子琴。南城外又有王氏园。其地长于东西，短于南北，盖北紧背城，南则临湖故也。既限于地，颇难位置，而观其结构作重台叠馆之法。重台者，屋上作月台为庭院，叠石栽花于上，使游人不知脚下有屋；盖上叠石者则下实，上庭院者则下虚，故花木仍得地气而生也。叠馆者，楼上作轩，轩上再作平台，上下盘折重叠四层，且有小池，水不漏泄，竟莫测其何虚何实。其立脚全用砖石为之，承重处仿照西洋立柱法。幸面对南湖，目无所阻，骋怀游览胜于平园，真人工之奇绝者也。

武昌黄鹤楼在黄鹤矶上，后拖黄鹤山，俗呼为蛇山。楼有三层，画栋飞檐，倚城屹峙，面临汉江，与汉阳晴川阁相对。余与琢堂冒雪登焉。仰视长空，琼花风舞，遥指银山玉树，恍如身在瑶台。江中往来小艇，纵横掀播，如浪卷残叶，名利之心至此一冷。壁间题咏甚多，不能记忆。但记楹对有云：“何时黄鹤重来，且共倒金樽，浇洲渚千年芳草；但见白云飞去，更谁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黄州赤壁在府城汉川门外，屹立江滨，截然如壁，石皆绛色故名焉。《水经》谓之赤鼻山。东坡游此作二赋，指为吴魏交兵处，则非也。壁下已成陆地。上有二赋亭。

是年仲冬抵荆州。琢堂得升潼关观察之信，留余住荆州。余以未得见蜀中山水为怅。时琢堂入川，而哲嗣敦夫眷属，及蔡子琴、席芝堂俱留于荆州。居刘氏废园，余记其厅额曰“紫藤红树山房”。庭阶围以石栏，凿方池一亩。池中建一亭，有石桥通焉。亭后筑土垒石，杂树丛生。余多旷地，楼阁俱倾颓矣。客中无事，或吟或啸，或出游，或聚谈。岁暮虽资斧不继，而上下雍

屧（xiè，音泄）——木鞋。

溯（sù，音素）——沿水逆流而上。

黄鹤楼——故址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蛇山的黄鹤矶头。楼的得名传说不一。《南齐书·州郡志》称仙人子安乘黄鹤过此得名。《太平寰记》称费文祗登仙，尝驾黄鹤憩此，故名。

屹峙（yìzhì，音意志）——山势高耸，直立。

怅（chàng，音唱）——不如意，不痛快。

雍，典衣沽酒，且置铎鼓敲之。每夜必酌，每酌必令。窘则四两烧刀，亦必大施觴政。遇同乡蔡姓者，蔡子琴与叙宗系，乃其族子也。倩其导游名胜，至府学前之曲江楼。昔张九龄为长史时，赋诗其上。朱子亦有诗曰：“相思欲回首，但上曲江楼。”城上又有雄楚楼，五代时高氏所建，规模雄峻，极目可数百里。绕城傍水，尽植垂杨，小舟荡桨往来，颇有画意。荆州府署即关壮缪帅府，仪门内有青石断马槽，相传即赤兔马食槽也。访罗含宅于城西小湖上，不遇；又访宋玉故宅于城北。昔庾信遇侯景之乱，遁归江陵，居宋玉故宅，继改为酒家；今则不可复识矣。是年大除，雪后极寒。献岁发春，无贺年之扰。日惟燃纸炮、放纸鸢、扎纸灯以为乐。既而风传花信，雨濯春尘。琢堂诸姬携其少女幼子顺川流而下。敦夫乃重整行装，合帮而走。由樊城登陆，直赴潼关。

由山南阆乡县西出函谷关，有“紫气东来”四字，即老子乘青牛所过之地。两山夹道仅容二马并行。约十里即潼关，左背峭壁，右临黄河。关在山河之间扼喉而起，重楼垒堞极其雄峻，而车马寂然人烟亦稀。昌黎诗曰：“日照潼关四扇开”，殆亦言其冷落耶？城中观察之下，仅一别驾。道署紧靠北城，后有园圃，横长约三亩。东西凿两池，水从西南墙外而入，东流至两池间，支分三道：一向南，至大厨房，以供日用；一向东，入东池；一向北折西，由石螭口中喷入两池，绕至西北设闸泄泻，由城脚转北，穿窬而出，直下黄河。日夜环流，殊清人耳。竹树阴浓，仰不见天。西池中有亭，藕花绕左右。东有面南书室三间，庭有蒲萄架，下设方石，可弈可饮。以外皆菊畦。西有面东轩屋三间，坐其中可听流水声。轩南有小门可通内室。轩北窗下另凿小池。池之北有小庙，祀花神。园正中筑三层楼一座，紧靠北城，高与城齐，俯视城外即黄河也。河之北，山如屏列，已属山西界，真洋洋大观也。余居园南，屋如舟式，庭有土山，上有小亭，登之可览园中之概。绿阴四合，夏无暑气。琢堂为余颜其斋曰“不系之舟”。此余幕游以来，第一好居室也。土山之间，艺菊数十种，惜未及含葩，而琢堂调山左廉访矣。眷属移寓潼川书院，余亦随往院中居焉。琢堂先赴任。余与子琴、芝堂等无事，辄出游。乘骑至华阴庙。过华封里，即尧时三祝处。庙内多秦槐汉柏，大皆三四抱，有槐中抱柏而生者，柏中抱槐而生者。殿廷古碑甚多。内有陈希夷书福寿字。华山之脚，有玉泉院，即希夷先生化形骨蜕处。有石洞如斗室，塑先生卧像于石床。其地水净沙明，草多绛色，泉流甚急，修竹绕之。洞外一方亭，额曰“无忧亭”。旁有古树三株，纹如裂炭，叶似槐而色深，不知其名。土人即呼曰“无忧树”。太华之高不知几千仞，惜未能裹粮往登焉。归途见林柿正黄，就马上摘食之。土人呼止弗听，嚼之涩甚，急吐去。下骑觅泉漱口，始能言。土人大笑。盖柿须摘下，煮一沸始去其涩，余不知也。十月初，琢堂自山东专人来接着属，遂出潼关，由河南入鲁。

山东济南府城内，西有大明湖。其中有历下亭、水香亭诸胜。夏月柳阴浓处，菡萏香来，载酒泛舟，极有幽趣。余冬日往视，但见衰柳寒烟，一水茫茫而已。趵突泉为济南七十二泉之冠。泉分三眼，从地底怒涌突起，势如胜沸。凡泉皆从上而下，此独从下而上，亦一奇也。池上有楼供吕祖像，游者多于此品茶焉。明年二月，余就馆莱阳。至丁卯秋，琢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所谓登州海市竟无从一见。

菡萏（hàndàn，音汗淡）——荷花的别名。

